

史外明春

張恨水著

世界書局發行

示爲拉丁文，至聖孔子以子游夫子，新從兩城留學歸來，命之譯爲英文。諸生不少，譯英文者，自行譯成漢文可也。

何劍塵笑道：這何洞賓的魔力，實在不小，東西大教的臺柱，他都讀得動，但不知道除惡社的社壇，卻有多大？來這些個聖人，敬他們在那裏坐着？吳碧波道：有宋之間拜何洞賓爲師，就有子游到西域去留學，這些死了的古人真能解放與改進。何劍塵道：這些奇怪的消息，實在新鮮，我們能到他社裏去參觀一次，我想一定有趣得很。楊杏園道：參觀倒不難，只要有社裏的人介紹，就可以去，不過進去就得對帝君的像磕頭。何劍塵笑道：何洞賓無論是不是神仙，他總是一個古人，我們對着古人磕頭，也不算屈尊。吳碧波道：你剛才說帝君的像，這也是扶乩畫出來的嗎？楊杏園道：你要問這樁事，那就更有趣味了。據他們社裏人說，何洞賓曾在崑山告訴他們，說我某日某時，要畫一個真像，和你們相見。到了那時候，你們可以把照相機對空中一照，我的相自然會發現出來。他們得了這個理論，當然沒有不相信的，到了那日，大家盥洗沐浴，香花奉請帝君照相。就把照相機，安在院子裏對着天空，攝了一張影片，說也奇怪，攝完之後，那塊乾板上，就發現了一個道裝的影子。這時候，在旁的社友，不由得心花怒放，三呼萬歲，對空中拱拱手敬的磕頭。後來把這張相片子洗出來，正是一個身背古劍，手執雲拂，眉清目秀，長鬚遠裝仙人，雖然和戲臺上所扮那個三戲白牡丹的何洞賓，有點兒

不詞，但是大教不錯。他們看了，越發死心蹋地，信仰帝師靈驗，就把這張相片放大，在壇上供奉。吳碧波聽了，不由得拍掌稱奇，說道：果然如此，我也要去瞻仰瞻仰，但不知這這個相片是那一家照相館照的？楊杏園道：天機不可洩漏，他們豈能假手於照相館，自然疑本社社友誠心誠意恭請的。何劍塵道：對，中攝影能照出一個神仙的相來，這事我有些不相信。楊杏園道：好在放大的仙相，現在壇供在的，那相確實是相片放大的，一點兒不如山的一個證據。不瞞你說，這社裏我曾去過一次，那相確實是相片放大的，一點兒不假。你不信，你只要一見相片，就沒有話說。何劍塵聽見這話，也不由得高興起來。說道：果然這樣靈顯，那簡直是活菩薩，我很願意去看看，你社裏既有熟人，就請你設法介紹我們去看看，好不好？楊杏園道：就外人去參觀，事先要通過他們的什麼總教長，統這長，答應不答應，卻是不能定。等過兩天，我再給你們回信。吳碧波笑道：無論如何，務必請你說法。楊杏園說道：有一個楊學孟，是我一個本家，他常在宗大梅那裏跑，也是除惡社的一個社員，要找人介紹參觀，他倒可以辦。等我過一兩天去找他說說。何吳二人，說得很好，再談了一會話，各自去了。過了兩天，楊杏園抽了一點工夫，便到共和飯店去找楊學孟。恰好他在家裏，這時，他正伏在桌子上，擺着筆兼，旁邊堆了一大堆參考書，正在做詩呢。看見楊杏園來了，把筆一放，連忙招呼請坐。楊杏園道：你是做詩的人，怎麼有這閒工夫？楊學孟道：我那裏是做詩？也是沒法。昨天在除

壓吐真扶地，呂祖做了幾首詩，一定要我們和韻，在場的人，和了三四個頭，勉強交卷，那不算好。但是這詩，卻要印在仙佛樂之裏的，不能不修飾得好看一點，所以拿回來重新改過一下，偏偏仙佛慈悲等着要印，不能不趕起來。楊杏園道：我正請參觀你們的貴客而來，我有兩個朋友，想去請仙佛出祖的真相，特帶些茶來和你商量，可否介紹門題去看看。楊學孟笑道：這就是這麼一回事，你們當新聞記者的耳目靈敏，又對什麼不知道的？天下的事，無不曉得，還是那奇怪的，一看見就中書了。楊杏園道：照你這意思，吾輩顯貴的事，應該全算做假。楊學孟道：假是不假。楊杏園道：既然不假，為什麼不可以介紹？楊學孟道：我聽了笑，不肯說下說。楊杏園道：我告訴你，我也去參觀過一次，確是有些真覺。楊學孟道：你也有動說要，我來問你，你這說的是那一處？楊學孟道：我聽說那真仙快品的，卻有一處的人，不是正人卻可以扶的。那末，這不難對天祖說，楊學孟道：換頭道：這水真成俺，就趁這生人去扶地，也是一樣，可以扶出字來的。楊杏園道：那了這一點，我這問話，行話，都神旨一說，問問有沒有別的地方。楊學孟道：楊學孟道：我這不能說他是假？就是天祖就真的人，那又誰能說他真？楊學孟道：我這問話，就是那真仙真相好，聽說真仙真相好，在空中了。楊學孟道：真仙真相好，可以說真。楊學孟道：這也真有什事說好？這真相好，真仙真相好。楊學孟道：前次天祖仙真相好，真仙真相好，真仙真相好。太極這一兩天，真仙真相好。楊

杏園聽了，笑着說起來，說他：這個機會，那就好極了。無論如何，他那天必帶我們去瞻仰瞻仰，究竟照相是怎樣照出來的？楊學孟道：若果你一個人，我盡可以說去，若還要帶朋友去，就要先通知社裏，這要請帶師位批示，成與不成，那可不敢斷定。楊杏園道：若果為表示贊助起見，當然歡迎人參觀。這何必要請示？楊學孟道：我們同帶師，社裏之事，事無大小，那是躬親的。去年上半年你老人家家的生日，社裏會戲的戲員，那是親熱的，演唱的時候，戲臺上多點兩盞油燈，他老人家還批示下來，光顧太強，有礙觀衆目光，着即撤去，以節糜費。由此想推，你可知道帶師調備幽微了。楊杏園笑道：呂祖他本來是個風流瀟灑的人，既知飲酒賦詩，毫無拘絲，對於舊律，一定不為外行，看了戲之後，作了戲評沒有？楊學孟笑道：戲評還沒有，卻也有幾句批語。有一位唱正生，和一位唱青衣的，他老人家，竟批着每人賜供果兩碟呢。楊杏園道：這什麼真得這樣少？楊學孟道：這還少嗎？社裏的社裏燒干的洋錢捐出來，也不過賜茶一杯半杯，賜果一些兩枚，而今整碟子的菓子賜出來，那總算是二十口分前兩子四。楊杏園道：何不賞戲子幾文錢？楊學孟笑了，笑，不作聲。楊杏園也覺得這句話問得不合式，便也放了過去。又道：照仙相的那一天，務必要你帶我去參觀。楊學孟道：老實告訴你，就是今天。你若是不願去，我自可以替你，你不去，我自替你。楊杏園道：要去看照仙相，就都依允了。又過了片刻，韓相和孟把詩稿寫完，兩個人便一同到徐翠

批來，到在德憲社門口，只見車馬盈門，十分熱鬧。一直走到裏面，只見西海牆上，用黃紙寫了一尺來大的一個字，寫着肅靜誠敬的字樣，四圍靜悄悄的，一點聲息沒有。只有檀香燭油的氣味，一陣一陣的撲鼻而來。楊學孟走到這裏，連咳嗽也沒有了。他把楊香閣引在旁邊一間小會客室裏坐了。說道：你在這裏等一等，讓我進城去看看，我沒有來，你千萬別走。說着，他就進城去了，走到墳裏，只見本處的總務員曹小風，跪在呂祖面前，再三的磕頭。楊學孟一看，他猜一定是帝師氣了，站在一邊，也不敢作聲。那邊沙盤上卻批下批示來，要曹小風捐二千元辦理四郊的旱災。曹小風磕了三個頭道：回帝師的話，弟子這幾年在京賦閒，絲毫沒有收入，就是有點積蓄，也都用光了。那鼎上又批道：子雲本社幹員，對慈善事業，而乃如此推託，將何以我提倡？看賣手心五十板，以為不忠社務者戒！命悟能悟空執刑，切切。曹小風聽到說要打他的手心，心想，自己也曾做個一任道尹，如何能受這樣的侮辱，連忙又爬在地下磕了三個響頭，請願回去辭款，請待多少捐多少。鼎上批道：胡說！現在即捐款亦須打手心五十板。曹小風偷眼一看那兩個扶鼎的，板着面孔，不像往日那樣安閒。心想，是了，早一個星期，我曾當總教長面前說：他們兩句，今天他們是報仇一筆。又磕了一個頭，直挺挺的跪着，請帝師饒恕。這時，那邊亂筆在沙盤上飛舞，寫着打打打！那兩個來示執刑的，道：悟能悟空兩位先生，和曹小風向來不和，便走過來對曹小風道：帝師已發怒了，你還不領刑嗎？

？說着，拿了戒尺過來，便要動手，曹小風急了，爬起來就往外跑，昂頭對着天，口裏嚷道：這是假的！這是假的！你們別這樣捉弄我，惹得我戳破了這個紙老虎，大家都不好看。說着，他就跑走了。這時，在這裏的戈甘慶和一班社員都勃然變色。心想，曹小風這就來，那紙老虎，這跑了得！戈甘慶取下帽子，雙膝跪在魯祖神位面前，說本人就無方，是誤信末字所致，而今跪在這裏，請帝開處分。桌上班道：子無罪，起來。戈甘慶跪在地上道：曹小風從軍社務，很有功勞，後帝師饒他一次，弟子一定教他前來謝罪。這些社員，看見戈甘慶不起來，也只得都跪下，和曹小風講情。桌上班道：小風之罪，誠不可赦，請念汝等懇求，恕其初犯。大家看見這番情形，都磕了三個頭，方才爬起来。桌上又班道：李有泉懇求，勞過站着的李有泉，跪在跪下。桌上班道：着汝捐銀一千元賑災，願否？李有泉看見剛才的情形，那敢說半個不字？而且他又是最信呂祖的，更不會抗命。便道：弟子遵命捐銀一千元，另外捐款五百元，為本會服務人員作慰。沙盤上班道：批道：善哉！吾國知子為大慈善家也。魯祖川土二兩，以獎有功。又批道：吾知余子小德，所願川土甚多，可代予贈孝子。然而予未免乞福其鄰而與之矣。哈哈！余小德家裏藏的川土，都是六七年的老貨。用繩子綁着，封好了口埋在土內，這是他自己不用用的，除了他老太太面外，誰也莫想染指！這件事不知怎樣被呂祖知道了，心裏佩服帝師靈驗的了不得，爬在地下磕下三個頭說道：願遵諭送李有泉二兩川

士，不知帝師要此畫與不與？畫上批道：嗚呼！仙人毋須此也。楊學孟看見呂祖已心平氣和，等余小隱爬起來了，便跪下去說道：弟子有一友人楊杏園欲來濟內進謁，現在腹外候諭，可否能讓他進來？畫上批道：可。楊學孟謝了呂祖，便走到外面來謁楊杏園。楊杏園正等得不耐煩，埋怨道：你怎樣進去這久？楊學孟道：剛才帝師畫了一個吹雪的题目，叫就做，又限定用九作韻，當場就要交卷，儘直把我逼死了，我剛才纔做完。楊杏園道：和神仙做詩，一定是做得很好，念給我聽聽。楊學孟道：這時沒有工夫，你就隨我進去罷。楊杏園跟着他走過一重大院子，上面便是仙壇，門窗格扇漆得金碧輝煌的，壇上面供着呂祖的像，繡轎低垂，轎轎環列，香案上的紫銅爐，正焚着沉檀，香煙繚繞。四面擺有許多經卷，和玉堯古玩，配上素梅碧桃秋龍菊，和溫室裏養的鮮花一盞，覺得這屋子裏，別有一種天地。壇裏的人穿着長袍馬褂，都是恭而敬之的，說起話來，都是極低的聲音，真是有些神祕的意味。楊學孟把楊杏園引進來，說光敬他和呂祖被頭，事到了壇上，楊杏園抵着面子，要躲也躲不了，只得在香案前擺的布墊上，跪了下去，磕了三個頭，爬起来又作了一個揖。不進禪心裏，覺得此國不彈已久，好得做得不大合式。楊杏園磕過頭，站在一邊，只見那呂祖像的上面，掛着塊大匾。上面題着四個大字，五字統一，匾的右頭題着一行大字，上寫着佛封贊化台誠懃劫救生大帝，兼授慈靈太上無量壽佛。五字歸宗真主並哲勳華若水早兵晨帝統事宜通隔道君。他想起：我只知

這已風聲入佛堂一，不料他感人竟有許多差處。不過這五鼓統一，俱不可解，中廟向劉
 儒釋道三派，叫作三教，如今無端又添上兩教，是那裏來的呢？難道這清世四重之內嗎
 ？這倒疑問；這倒不便問，只知在心裏。只見那邊沙袋已落在地上，他急急走來，急急備有銀
 華黃紙，有人影微出。原是小廟側做道，他急急道：「這便今晨在精舍花籃裏的錢之款
 ，下午趁趁陀山的靈靈大士往孤山探勝。此時大廟已開杭州，功筆官在一小廟側也。這
 時，就有一個人對空中作了一揖，那有欠欠吳清兩地，想口有言空中問說：小廟側這道
 說，一定也來自海上，到了孤山沒有？其其地地有沙袋上，急急指出，上上下下討了一
 陣子。旁邊依舊有人踏踏出來，一看時，那上可苦的道：「是也！孤山一帶，如蘇逐山，
 雪香成海，實為江南妙景，予附林和坊處士，彼方有樹探吟，情與之同也。楊杏園看品
 上這樣說，便打算考一考仙家，輕輕的刺楊杏園道：「這位仙人，你從孤山來，何不請他
 做兩首梅花詩？」楊杏園托了一扯袖的衣襟，又輕輕的搖搖頭，但平素亦非動如雲仙的。
 楊杏園看見如此，也就不便問，只得默然。一會兒工夫，看他急急道：「這道相館，
 帶着這相架子進來了。這道相館三宗大德說道：「叫他把照照鏡子到這相架子裏來。至
 於照相，我們自己知道，他信神身的信氣，不要動了神氣。這道相館急急道：「他急急道：
 了出去，照相館的人，把這片照相鏡子，一切照相的東西，都放在院子裏，急急道：「他急急道：
 去。一時就有二個壯友，走到院子裏，將照相器具帶來了。一番，急急道：「不很潔淨

。總教長戈甘塵道：既不很潔淨，怎樣可以替神顯顯相？可以送到裏面去，用穢香淨水除去穢污。那兩個人便一同拿着照相器具，上別的屋子裏去了。這裏的脏友，依舊在這裏請仙扶乩。約有半個鐘頭的工夫，那沙盤上已經批出來了，八仙裏面的張國志已經降壇。這裏總教長戈甘塵都跪下去，問道：弟子等現已道帝師諭，準備替老仙照相，可否就照？那乩上批道：老夫方避海上三由，不遠千里而來，正為此也。雖在院中，可北向，數日後，諸子可見吾入畫之龍鍾老態矣。哈哈！乩上批完，大家忙亂了一陣子，已把照相器在院子裏擺北擺好，除了扶乩的以外，所有的人，都在院子裏恭而敬之的站着，恭候仙家照相。一會兒，張國志在乩上批道：吾已在鏡前，可即攝影。扶乩的看見批示，對外面一打招呼，這裏攝影的人，把照相盤對空中，一開一關就照了相。在旁邊參觀照相的脏友，依舊進壇來和極壇仙人談道。戈甘塵便吩咐聽差，把那花照相館的人叫進來，叫他驗明玻璃版，就帶回去洗。照相的人知道這上面有神仙的相，也就擺出二十四分鄭重的樣子，把不盒子裝着玻璃片帶着走了。以上情形，極各屬都看在眼里，似乎一點破綻也沒有。心裏想道：難道這就把仙相照去了嗎？心裏存着這個疑問，總還不能十分相信，一會跟着職員出來，楊學孟送到大門口。楊杏圃道：今天所照的相，是張國老。這個老頭兒，是老瞎着瞎子的，這相片上有瞎子沒有？楊學孟道：怎麼沒有？昨天小仙顯仙顯相，他就批明了，說是倒騎豬驢子。三天後，片子就可以洗出來，你再臨

燃。說着，兩人各自分別，行不到十幾步，後面有個驢子飛也似的，從陰靈社大門跑出來。一身白毛，兩隻白耳朵，俱是英俊。後面有許多人追趕，那驢子一直從楊杏園身邊跑過去，恰好前面有一輛大車，驢子攔住，後面幾個人趕上，就把驢子捉住。旁邊有一個穿短衣服的人，氣喘如牛的，舉着鞭子，對驢子一頓亂抽。白裏罵道：「混帳東西，照相也要跑，給你好吃的，你又要跑，真是不識抬舉。」楊杏園看見這人和驢子說話，一路笑了回去。過了三天，他特意跑到移花照相館去看張國志的相，諸想先趕為快。相片這時剛到收好，除黑底還沒有拿去，照相館以為楊杏園是除黑底的人，當真把相片取出來。楊杏園一看，果然，驢子想說，倒騎在驢子上，那驢子也是一身白毛，兩隻白耳朵，他就不必細看了。世裏叫照相館把相片存好，便坐車回家。車子走到櫻桃斜街，忽然聽見後面有人喊：「楊杏園！楊杏園回頭看時，卻是梨雲的娘姨阿毛，便和他點了一點頭，笑了一笑，車子卻依舊拉着。阿毛道：「慢慢走走，那裏這慌忙呀？說着，便上了車。楊杏園只好停在車子，走了下來。阿毛道：「早兩天，我就想打電話給你，又怕你老話不接，豈不是找釘子碰嗎？楊杏園笑道：「你們還找我嗎？阿毛道：「喲！不要說這話了，人家都病了好幾天了。說時，把手上提的那個包包，舉起來給楊杏園看。楊杏園道：「誰病？阿毛道：「該病了哩，老七病了哪。今天一共是五天了，頭一兩天，還健強的可以走動，第三天就不能起牀。因為生意上實在不方便，那天就搬到小房子裏

來了。老七對我說了好幾回，要你安一轉，我這小房子裏亂七八糟的，怕你嫌惡，此說有敢來請。楊杏圃道：幾天不見，怎麼就害起病來？哥同是什麼病？阿毛道：渾身發熱，就這樣昏沉沉睡著，我門並不知道是什麼病。說着，把手裏東一指道：過去不多幾家，就是說門的小房子。說到這裏，笑了一笑，又道：我們可不耽擱，楊老爺苦言責先，願到去看一看老七，說他個比吃一頓飯還好。楊杏圃聽了，一會兒，想道：這說方已經離開了，這一去未免有點小好忘記。不，他？又急急一點。阿毛道：這話的交涉，去看一看也不要緊啊。難道他那一點小孩子脾氣，你還記在心裏嗎？楊杏圃說他這樣一說，這聲不好意思不去，只得跟着阿毛走去。車夫拉着車子，在後面慢慢的跟着。走到門口，原來是個小窄門，半開半掩着，阿毛將門一推，在前面走。楊杏圃跟着走了進去，是個小院子，兩邊房檐下，扯了許多破爛舊帳，上房裏鋪下，一邊一堆木柴，一邊一堆煤球，又是條帶土裏烘燥的銀子，堆成一片。楊杏圃走到院子裏，阿毛早一腳踏進屋裏面去，無端老三，早連，出來。說說：啊！楊老爺來了，這真是想不到的事，屋子裏可斷的很呢。這時，東西兩邊臥房的人，都是不認識的，大概是新請。看見外間走進一個青年來，都圍着。楊杏圃道：這人，兩腳三腳走進屋子。這正屋裏，上面掛着一幅三皇圖，下面一張畫桌，供着許多神像之類。牆上掛着許多金銀紙錢，畫桌單着一張方桌，上面擺着許多香燭檫油糕子，堆了一片。側邊一架

齊極，一個白娘子，又是散輪胎來鉤石磨與疾骨棍之類，屢子裏簡直壞透了。只覺一段油膩的氣味，便白娘子裏的火氣愈發十分燭母。阿毛撇過左邊倚的白布門簾子，說：「請進來坐。」楊杏園走進去，一睜就看見上頭一張手紙架子，床上鋪着一條淡紅的布單，身兒，一盤，露着，半截雪白的手臂，搭在枕頭上，被服腳頭，另外堆着一條藍綢薄被，幾件皮棉衣服。牀頭邊放着一張茶几，上面放了一碟子鹹菜，一隻筷子，一隻空碗，碗裏還有幾粒剩飯。牀頭邊放着一張方凳子，上面又堆了一捲衣服。楊杏園沒有地方坐下，在牀面前站了一站，便說：「牀滑歪了。」阿毛便叫道：「老七，楊老爺來了。」楊杏園對他搖搖手道：「不要叫，他睡着了，嚇他去罷。」梨雲早聽見了，便轉過臉來，楊杏園一看他瘦了許多，眼兒都覺得大了些，臉上雪白，那裏有一點血色？連嘴唇上都是白的。他兩邊的頭髮，都散披在版上，氣喘吁吁便提起手來將頭髮理了理，扶到耳邊，倒去。楊杏園兩隻手放在牀上，俯着身子對梨雲道：「老七，你怎麼樣了？」梨雲將眼兒對他看了一看，說：「沒病。」楊杏園拉着阿毛道：「我聽見他說你病了，特意來看你。」阿毛抽抽鼻子道：「阿毛動動飯？阿毛把眼睛看着他，搖搖頭。阿毛道：「沖點百合粉吃吃。」阿好？梨雲道：「勿要。」阿毛道：「阿毛吃點茶？」梨雲把嘴一撇，轉身裏裏一轉

道：「嗚呼！這世道！楊杏園看見他這等小兒子樣子，倒覺得笑了。這時無錫老三
 本已歇了茶來了，因毛走了梨雲一調釘子，也走了。楊杏園便攪着梨雲的手道：「嗚呼！
 ！怎麼這樣！梨雲一調釘子，將棉襖扯開大字樣，將紅緊身兒露在棉襖外面。楊杏園
 連忙兜着被壓頭，輕輕的替他蓋上。又將被頭掖了一掖，說道：「你不是胡鬧！正發燒的
 時候，怎麼扯開被壓頭？受了涼，難受了得！梨雲拍臉伸出被頭外來，嘻嘻的笑了一笑，
 說道：「蓋不住。楊杏園只見他兩腮上，微微有點紅色，伸手一摸，熱的像火燒一般。
 便問道：「這病可是不輕，是誰什麼大夫看的？梨雲搖搖頭，楊杏園道：「你真是小孩子脾
 氣。說到這裏，轉回頭一看，屋裏沒有人。說道：「你又沒有人在這裏，自己不要重一
 點，別人那管得許多？這病誰知道梨雲的心事，嘴一撇，忽然流下淚來。楊杏園輕輕
 道：「他們不來大問你嗎？梨雲見問，輕輕的嗚咽，掙到棉被裏去哭起來。楊杏園輕輕
 拍着棉被道：「你別哭！他們看見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呢？說着，把被掀開，只見梨雲把
 兩隻手蒙着臉，伏在枕頭底下流眼淚。楊杏園道：「這倒是我的不好，一句話把你引哭了
 。說時，只聽見房門外腳步響，楊杏園趕緊替他將被又蓋上，又輕輕的拍了他兩下，只
 見無錫老三捧着一把茶盞走進來。楊杏園道：「你瞧！他倒睡着了，陪客坐在一邊。楊
 杏園道：「不要緊！我們又不是一天兩天才認識的。無錫老三道：「可不是嗎？裏不然，這
 燒病的孩子，我們也不取鬧進來坐了。說着，取一條手巾，搥搥搥搥了一個，遞了一杯

茶壺楊杏園。楊杏園見他這般客氣，只得和他敷衍一陣。因為自己還有事，便要走了，樂雲聽見說他要走，將頭伸出窗外來，對楊杏園望着，拿一隻手對他招了一招。楊杏園便走了過去，坐在牀沿上，斜着身子握着樂雲的手道：「我今天沒有打草來看你，所以沒有騰出了工夫。明天上午沒有事，我一早來看你，好不好？」樂雲道：「不嗎？我不！說罷，却拉着他的手不肯放。楊杏園沒有法，又坐了一會兒，說了許多話，約定明日早上準準，樂雲方才放了手讓他去。楊杏園才走出房門，又復走回來，再樂雲道：「你要吃什麼？我切切替你買來。梨雲道：「頭在枕頭上搥了幾搥頭，楊杏園又走到牀前握着他的手道：「你買些糖果和葡萄乾，好不好？梨雲用毛筆正要搔起來，有些不耐煩。忽然又勉強對楊杏園笑了一笑，微微的點了一點頭。楊杏園這才走了。次日一早，楊杏園洗了臉就坐車子到香廠糖果公司買了一塊多錢的糖果，又買了一大匣子葡萄乾，便一送上櫻桃斜街來。在半路上遇見賣糖的，他忽然心裏一動，又買了兩斤下關的胭脂梅花，到了梨雲小房子門口，叫車夫先走，自己進去，說方才夾着一包糖果葡萄乾，留美而去。阿毛一隻手裏拿着一口氣，一隻手拿着兩斤糖，走上房門漱口，便笑道：「楊老爺，早呀！楊杏園笑着點頭，問道：「怎麼了？沒有？」阿毛一盤泥泥道：「昨晚上一鬧了一夜，一直到天裏才睡，這病病病病了不得。剛才我起來，他才回自己屋裏去睡覺呢。楊杏園聽見無錫老三罷了，心裏倒說說評評，便放開腳步，走進梨雲屋子裏去。一看牀上，蓋着兩條棉被

枕頭上只露着幾隻髮髻，懶懶不去驚動，把新果葡萄乾放下，忙着把兩盞梅花燻了茶來，放在鏡臺上。這時，阿毛正在院子裏與白爐子裏的火，楊杏園二個人坐在屋子裏，冷冰冰的，鴨子沒有脫下，太太也懶有脫下，只在屋子裏走走來去。請早起來，沒有喝茶，又沒有吃點心，心事有一事說不出的感觸。一會兒阿毛走走來，笑道：楊老爺怕冷吧？楊杏園道：不要緊。阿毛請着牀上道：像這樣待他的，裏看沒有第二個，他好了，可要重賞謝呢。楊杏園道：謝甚什麼？他又沒有比什麼。阿毛道：楊老爺你這句話，就當真把我們吃子飯的人，覺得一點不懂好歹。楊杏園正要說話，想雲哼了一聲，把一隻瘦手，就向前了出來，問道：我要吃茶。娘便請壁上掛的溫水壺取了下來，倒了半杯白開水，遞與牀前。楊杏園道：你怎麼不脫下，一雙眼睛都睜開，問道：你幾時來的？楊杏園道：我有一點事。想雲便對阿毛道：人家大衣都脫有脫，想是怕冷。說說這話，咳嗽一聲，就頭也不回，下去了。停了一會，說說：你也許火進來呀。阿毛端着半杯開水，遞與牀前。阿毛道：你不是要喝茶嗎？雲道：你放下，先弄火去罷。阿毛官裏把茶林放下，燒火。楊杏園把把火脫了，拿着茶杯就倒盞雲問道：說這：我這請你喝，好不好？雲道：便把頭路，雲道：楊杏園將茶杯送到他嘴邊，他接着嘴，呷了一口。又咳嗽了一聲，倒了下去。楊杏園一看見他這病，實在是沉重，便說道：雲，你這病，可是不輕，你們請他到平的大夫，恐怕醫不好。

我這病到底乾麼事？病好？病不好？病好，病久沒有作聲。楊杏園道：你怕你媳婦不肯嗎？不要緊，我這命不值多些。劉雲道：我這病好起。劉雲道：我這病好起。劉雲道：我這病好起。不是他。楊杏園道：不是病，你為什麼不肯嫁呢？劉雲道：在廣東到廣東有阿毛媽嫁給我，劉雲道：就丟我一個人在那裏，更更難受。楊杏園道：醫院裏，家裏人也可以去的。阿毛陪着你好了。劉雲道：有沒有外國醫生？楊杏園道：醫院裏，有外國醫生的也有，沒有外國醫生的也有。不過你這個病，不容易診治，我是打算送到外國醫院去的。劉雲聽見這話，望他發瘋一縮，說道：我怕，我不去！楊杏園看見他這一般小孩子脾氣，又好笑，又可憐。這時，阿毛端着火勢熊熊的一隻白爐子進來了，爐子放下，他對楊杏園一笑，說道：楊老爺，你想什麼心事呢？衣服濕了。楊杏園省悟過來，原來自己眼睛望着官戶，只想梨雲的病，忘記了手上的茶杯，隨手的拿着，開水流出來，大爐上灑了一大塊。阿毛笑道：老七，你快點好罷，楊老爺為你的病，心都不在身上的。楊杏園倒倒怪不好意思的，將茶杯放在茶几上，伸着手站在白爐子邊烘火。停了一會，他便把熱茶倒子打開，捧到梨雲枕頭邊，說道：你吃不吃？梨雲把頭微點了一點，他便捧了一粒紅果色的，送到梨雲嘴裏，梨雲吃了一粒，楊杏園捧了一粒碧葡萄色的，又要遞過去，梨雲把頭微點，說道：我一個身，不多大一會，又開轉茶，閉着眼睛，摸摸摸摸的睡去了。楊杏園看着梨雲的臉，越發紅了，妙若眉對阿毛道：這是怎樣好？

這句話，梨雲又聽見了，眼睜睜又睜着，歎了一口氣道：「哎喲！救苦救難觀音菩薩，快點保佑我好罷。哎喲，媽呀，怎麼過得這！楊杏園整不住便坐在牀沿上，伸手去替他理一理額角上的亂髮，說道：『你倒煩一點罷，慢慢的就好了。』說時，撥着燈臺上那兩盞梅花燈；及替他買藥的，好不好？梨雲勉強笑了一笑。楊杏園便折了一小枝，上面有兩三朵花，兩三朵蕊，遞給梨雲。梨雲在被裏伸出幾手來，接過去，藏在鼻子上聞了一聞，放在枕頭邊，閉着眼睛，昏昏沉沉又睡了。停了一會，楊杏園看見他鼻裏着了，便穿起大衣要走。阿毛正要說話，楊杏園指指牀上，又搖搖頭，楊杏園走出去，阿毛送到外邊屋子裏，才說道：『老七這病，有六七分沉重。』我若要費點想法子才好，我的意思是送到醫院裏去為妙。他的媽媽醒來的時候，你可以告訴他，若是大家都願意，這筆款子，歸我負責。阿毛笑着『一』的答應了。這日，楊杏園回來之後，偏偏事情接二連三的來，忙得不能分身，晚上在報館裏正編稿子，阿毛忽然打了電話來，說是七小姐的病，現在不好得很，請你快來看一看，楊杏園聽見這話，把電話機掛了。回頭一看牀單子上，稿子又是一大堆，坐下去一句話也不說，一陣風似的，就把稿子擲好發下去了。便匆匆忙忙的到櫻桃斜街來。到了門口，他下車就跨門，這時，已經快一點鐘了，門關得緊緊，半天也敲不開。好久，好久，只聽得門裏，一陣推鞋子的聲音，接上就有人說道：『誰呀？老二嗎？半夜三更，又不知道在什麼地方遊了回來，這纔這天動地的亂打

門。楊杏園一聽是個山東漢子口音，心裏一想說：錯了吧？這時，那人已經把門開了，隔着門裏面，星光底下，露出一個大院子，心裏不覺說一聲糟了。但是事到如今，逃也逃不了，只得說道：勞駕，你們這裏有一姓吳的江蘇人嗎？那人氣憤憤的說：你這裏都是山東人，他姓吳的，這字及把人家在炕上擡起來，是……楊杏園道：那末勞駕得很，晚上看不清門前，……兩節了。那人一聲不言語，碎的一聲，把門闔上。楊杏園碰了一個大釘子，自己未免也笑起來，倒是他的車夫認得，說：再過去三家才是呢。兩個人暗暗地裏走到那門口，楊杏園又有細看了一看大門，覺得對了，這才敲門。一會兒，門裏有人問道：何人？楊杏園道：是阿毛的聲音，便答應道：是我。阿毛一聽開門，一邊說道：楊老爺，這是怎樣好呢？七小姐恐怕是不中用了。楊杏園大為一驚，急拘裏走。要知梨雲如何，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滿面晴痕擁衾倚繡榻

載送風雪收骨蕤花邱

卻

說楊杏園聽了梨雲不好，急向裏走。裏面黑洞洞的，便摸索着走進去。院子裏不過見一點燈光，裏面屋子窗戶紙上，露出淡紅色的燈光，屋簷下也不知道吊着什麼東西，被楊杏園捉來與去。楊杏園走了幾步，則於下一顆黑珠子，前……

了他一驚，那黑影子在煤堆上，把兩隻光閃閃的眼睛轉過杏園。等楊杏園走近，他又跳上炕了。楊杏園走進屋子去，牀上蓋着棉被，梨雲已經睡得昏昏沉沉地，無錫老三哭哭臉臉，看着燈捻着一管水煙袋不住的抽煙。他看見楊杏園走進來了，勉強放下煙袋站了起來。楊杏園道：「病怎樣了？無錫老三道：『恐怕是不中了。』這時，阿毛正走進來，便指着道：『自己也有說，楊老爺打算送阿國到醫院裏去，我說那有這樣的道理？自己家裏還氣不好，怎樣倒破費人家，領人家這大的人情呢？』楊杏園道：『那倒不要緊！老實說，只要把人的病治好了，人情不人情，以後我們還沒有來研究的日子嗎？無錫老三道：『我也是這樣想，楊老爺是最常回國的，恐怕人家嫡親的阿哥，也不能這樣待他嫡姊妹，以後他病好了，叫他再謝謝楊老爺罷。』」

「事到如今，我也不能客氣了，所以只好厚着臉，請楊老爺來試試法子。楊杏園走到牀前，伸手到棉被裏去一摸梨雲的手，覺得像火炭一樣，雙目裏邊，臉側着睡在枕頭上，那兩面灰白的瘦腮，還向轉着淡紅色，右手摸摸他的額角，也是十分熱。楊杏園俯看身子，接着梨雲的額角，接連輕輕的叫了兩三聲老七。梨雲沒醒的睜開眼睛，睜了一眸又閉上。楊杏園回轉頭來對無錫老三道：『這副樣子，人都昏迷了，遲醫一刻，病重一劑，要是等明天送到醫院裏去，還不知道病到無錫哪，無錫老三捧着那管水煙袋，老也沒有放下，又在桌上瓶子裏，取了一根紙煙點着，接上抽煙。楊杏園說了這句話，無錫老三只看着紙煙，將桌上的物，低着頭深深的吸

者，一句話沒說，呼哩呼嚕，水煙袋直聳，一口氣將煙吸完，把煙噴出來。才皺着眉毛道：「這夜靜更深，有什麼法子呢？」楊杏園道：「夜深倒不要緊，我有個熟大夫，就住在這條街前面不多的路，可以請他來看看，你們這裏有現成的藥墨沒有？」無錫老三道：「我們這兒那裏有那樣東西呢？」楊杏園道：「鉛筆也沒有嗎？」阿毛道：「我倒有一枝畫眉毛的鉛筆，可以使不可以使？」楊杏園笑道：「使得。娘舅便在鏡臺抽屜裏翻了一盒，翻出一枝一寸來長的鉛筆，遞給楊杏園道：「就是這個行不行？」楊杏園笑着接了過來，一面在身上拿出皮夾子來，在裏面取出一張自己的名片，把名片按在桌上，將鉛筆濕了一點刺茶，便在上面寫道：「子明先生，茲有……寫到有字這裏，忽然停住了筆，想道：「這下面寫兩個什麼字呢？茲有友人嗎？不。茲有親戚嗎？更不對。茲有什麼呢？阿毛在旁看見，問道：「什麼事爲難？怕大夫不會來嗎？」楊杏園便笑着把意思告訴了他。阿毛笑道：「這不要緊，就說自己相好得了。」楊杏園笑道：「沒有這樣的稱呼。想了一想，只得寫着茲有梨雲校書，身染重病，今晚已極危險，請其私高探疾，望發仁慈，來此一視。寫完，便遞給娘舅道：「你托這熟名片交給我朋友，叫他到劉先生那裏去，他就知道，娘舅拿着名片去了。楊杏園便和他們坐在房子裏圍坐等看，不到三十分鐘，外面敲門。楊杏園道：「阿毛，你去開門，大夫來了。」阿毛趕忙走出去，不一會兒，只聽見院子裏的得得的一陣皮鞋響，接上有一個人趕進：「杏園！楊杏園連忙答應道：「阿！是是，我在這裏。」

剛毛舉把劉子明引了進來。楊杏園道：對不住！深夜嚴寒，把你請出來。劉子明躬道：我本該了，我看見你的名片，我早就明白，不敢就揣，披了衣服就來了。楊杏園笑道：這實在是對不住！我知道你喜歡吃西菜的，過幾天之後，我再來奉請，劉子明一兩脫身上的西裝大衣，一面說道：我們做的是這種職業，能說半夜就不替人看病，叫病人等天亮嗎？說着，大衣脫下，穿着短窄的西裝，復又除了手套，把兩隻手掌伸開，使勁擦了幾下，走到牀面前，對梨雲臉上看了一看，又伸手在他額角上摸了一下，便回身對楊杏園道：請你把他胸前衣服解開。楊杏園聽了這話，躊躇得很，嘴裏吸了一口氣。無錫老三在旁邊看見，早會意了，便道：這也不要緊呀，還是外人嗎？這句話說得楊杏園越發不好意思。劉子明又含着淡淡的笑，一再望着他。楊杏園低着頭不管那些，走上前將棉襖揭開一角。梨雲正仰着身子，昏沉沉的睡着，楊杏園便將他身上的水紅絨緊身鈕扣兒解開，裏面是件紅條格子布小嵌肩，那嵌肩緊緊的繃在身上，上面一排白扣子，足有十三四個。楊杏園繃住了手。劉子明道：還要解呀。楊杏園只得再去解，誰知道扣子扣得十分緊，解起來費事得很，手指頭不能不按在梨雲的胸上。梨雲彷彿有點知覺，睜開眼睛看了一看，趕緊把身子滾裏一翻，把手在胸前撥了幾下。無錫老三走近前來，一面和他解鈕扣，一面說道：阿阿，大夫手和你熱病來了，你等大夫看一看罷。梨雲還是昏沉沉的，依然半仰身睡，讓無錫老三將嵌肩解開了。楊杏園站在醫生背後一看，真是細

膚滑玉，柔體凝脂，瑞雪欲溶，難與新剝，想起從前有一個人集唐詩作三句臨江仙道：酥胸露出白瓊瓏，遙知不是嗎？爲有暗香來。如今真是情景畢具。這時，劉子明過去聽了一會脈，看了一看梨雲的身上，又取出一隻小測溫器，放在梨雲口裏。一會兒，劉子明將測溫器取出來，就燈光下一看，隨口說下一句道：可是病重得很。楊杏園聽見醫生這樣說，便問道：是什麼病？劉子明道：照我看，怕是小腸炎。治得早，原是可以好的，現在遲了，可是很費事。剛才我診他的體溫，已經三十九度多，病人怎樣受得了？現在且打一針，減少他的痛苦罷。說着，便有提來的皮包裏，拿出藥針兩瓶之類，在梨雲腹部七打了一針，梨雲好像不覺得，仍是昏昏沉沉的睡着。楊杏園問醫生道：我打算送他到醫院裏去，你看怎樣？劉子明道：送到醫院裏去，自然比在家裏好得多，但是不妨過了明天再說。說着，他收拾東西自去了。楊杏園一看手表，已經兩點多鐘，對無錫老三說道：不早了，我要回去了，明天早晨再來。無錫老三道：這個時候，外邊冷得很，又是黑漆漆的，怎樣走呢？你要不嫌煩，我就拿條新被來，在老七的腳頭垂一垂。要不然，叫阿毛來，我們三個人打小牌，明天早上，還得請你費心，送老七到醫院裏去。阿毛笑道：三個人怎樣打牌？人家明天還有公事，讓人家休息一下罷。楊杏園卻躊躇了一會子，說道：我還是回去罷。阿毛道：楊老爺的車夫，我已經打發他回去了，免得人家受凍，難道楊老爺自己走了回去嗎？楊杏園笑道：也好，你們熬了好幾夜，辛苦了，我

替你們一夜罷。阿毛聽他這樣說，便在對門無錫老三房裏，抱了一牀乾淨被褥，抱了個小筒子，放在梨雲牀外邊，口裏一邊說道：這幾夜都是我陪着七小姐睡，身都不敢翻個。楊杏園道：今夜呢？阿毛道：反正燒着爐子的，我就拿一牀棉被，在這外邊屋子裏鋪椅上睡罷。七小姐喊起來，要茶要水，也方便些。說時，無錫老三已經打了幾個呵欠；擦着眼睛，和楊杏園道：對不住！我快要睡了。說着，扶着門出去，阿毛也就在外面鋪橋上，鋪好了棉被，楊杏園在裏面屋子裏，先還聽見阿毛展轉翻身，一會兒，呼聲大作，也就睡着了。他將皮袍子脫了，穿着棉褲棉襖也在梨雲牀頭睡下。和衣而睡，本來就不舒服，加上又是個生地方，看看這一間小屋，對着一個病人，不免生起種種的感觸，這時，楊杏園心猿意馬，那裏睡得着？睡了一會，仍舊坐了起來，便紫住牀架子坐着。那邊梨雲忽然伸出一隻手來，放在棉被外頭。楊杏園趕快過去，將他的手輕輕的扶進被裏去。誰知道機一動，梨雲倒醒了。他道：媽媽，給我一點茶喝。楊杏園趕忙就在溫水壺裏倒出半杯茶。送到梨雲枕頭邊去，梨雲微微的搖起一點兒頭，把嘴就着杯子喝。一眼看見是楊杏園，便道：什麼時候了？你還在這裏。我睡得好裏面動盪的時候，好像聽見你說話，你來了多久吧？楊杏園道：我已經在這裏一晚了，阿彌陀佛，你也醒過來了，你這時覺得心裏怎麼樣？梨雲道：這時候，心裏倒也清爽。楊杏園道：你還要茶不要？梨雲搖搖頭，仍是睡下。楊杏園將茶杯放下，索性便坐在梨雲牀頭邊陪他說話。梨

雲這才明白給醫生打了一針。便對楊杏園道：「你別看我年紀小，我心裏什麼事也都明白。我看我的病，快好是好了……」說到這裏，眼淚像珍珠一般的落枕頭上。楊杏園便安慰道：「你不要傷心，傷心傷神越要加重，我已經和你媽媽商量好了，明天送你到醫院裏去。」梨雲道：「你這番好意，我心裏很謝謝你的，不過我已經沒用了。你看，默然不語，眼淚……」說着，臉上的淚流到枕頭上去。伸出一隻手來，拉着楊杏園。楊杏園在手上取出一條手絹，替他擦眼淚。一面擦着他的手，心裏也是說不出來的難受。梨雲問道：「現在幾點鐘了？」楊杏園道：「現在已經三點多鐘了，要是在夏天，就快天亮了。梨雲道：「他們都睡了嗎？」楊杏園道：「他們也沒有去睡好久，實在是熬不住了。梨雲將楊杏園的短棉襖一換，看見他腰上繫着一根古銅色的絲帶，說道：「你這根帶子顏色很好，我很喜歡，你快給我罷。」那時，他伸手到被窩裏去，將自己一條寶藍色的絲帶拿了出來，給楊杏園。楊杏園明知他的用意，連忙就將帶子換了，把自己的交給梨雲，梨雲也拿進被窩去繫上。誰知氣力實在不足，就是勞動這麼一下，喘氣就喘着一團。楊杏園替他將棉襖蓋上，又接了一杯，說道：「你耐煩一點罷，不要胡思亂想。說時，自己覺得眼皮也有點重，伸着兩隻手，打了兩個呵欠，就在腳頂坐下。剛要蓋上被，梨雲轉一個身來，說道：「你來，我有話說。」楊杏園又只得坐到這頭來，梨雲伸出一隻手，拉着楊杏園的手，好像要說話，好久又沒說出來，兩個人默然無語的，四目相視。停了一會，梨雲道：

你的心事，我現在十分明白，我是個一身無主的人，沒有什麼報答你。楊杏園道：「你不要說這些話，說起來了，又要傷心。你還是好好的睡覺，等到明天，我送你到醫院裏去，快點把病治好。」梨雲道：「你可知道，前些日子，你怪我，是錯怪了。說着，長歎了一口氣。楊杏園看見他病得這副樣子，說這話詞話來，也漸覺得恨。說道：「我也後悔。說着，替他將耳朵邊的亂髮，理了一理。低下頭輕輕的說道：「等你病好了，我再想法子。梨雲歎了一口氣道：「那也看造化罷了。我有一樁事託你，你可能替我辦到？楊杏園道：「你只管說，憑我的力量去辦。梨雲道：「我還有一個娘在蘇州，你是知道的，請你寫信，叫他趕快來。我知道，我是好不了的，母女倆兒一面，那是很好，就是見不了面，再好來替我找一塊土把我埋了。他子裏的人，都是用四塊板裝起來，亂丟在南下窪子裏的，我看見過兩回，真是作孽煞。不想我……說到這裏，眼淚再也禁不住了，又嗚咽着哭起來。楊杏園無論怎樣心硬，聽了他這一番話，也禁不住流了幾點兒女子的眼淚。便說道：「你的病，還不要緊重，不要做尋常路上想。叫你母親來可以不必，你放心，你萬一怎麼樣了，這個事情，也不至於累你可憐的娘。我難道就忍心……唉，但這是絕對沒有你的事，不要胡說了。梨雲嗚咽着道：「你的話，我也明白了，我說句不害羞的話，我就把你當自己的阿哥一樣，我死了，你若能替我殮葬起來，我在陰司裏也保佑你。不過你在北京，雖然常常到我墳上去看看，但是你總是要回南邊去的，到底還是個孤魂野鬼的。」

梨雲嗚嗚咽咽這樣說下去。雖然一大半是小孩子話，偏偏句句都打在楊杏關心坎上。說道：你既然這樣說，我索性不顧忌諱了，你真要這樣了，我一定送你回南，我祖墳旁邊空出一丈地來，你先估五尺，將來那五尺就是我的。不過祖墳邊是不能容外姓人的，我可要做些事不伴你的事。梨雲聽了這句話，反而住了哭，當真把這等事商量起來，一邊時着，一邊說道：我九願不得高嫁了，能這樣。梨雲有什麼話說？不過我是個子真的人，不敢做人家的正主的。你將來娶了太太，養了少爺，你少爺上墳的時候，叫我一句阿娘罷。梨雲說時，不覺得累人，話一說完，又累的上氣不接下氣，喘將起來。那外邊阿毛翻了一個身，模模糊糊的，說道：噯，楊老爺還沒有睡嗎？說完這句話，他又睡着了。楊杏園恐怕他聽見了這些話，自己很不好意思，也就沒有留下說。坐了一會兒，梨雲又慢慢的睡下去，自己身子覺得撐不住，也就在腳頭倒下睡了。一覺醒來，天已大亮，一看手表，已經九點多鐘了。無錫老三和四毛都已經在屋子裏。楊杏園道：我模模糊糊一開眼睛，就睡熟了，你倒醒了，怎樣不叫我一聲？阿毛道：我們也是剛起來呢，反正這早，讓你多睡一刻兒罷。楊杏園一看梨雲，又睡得很昏沉的樣子，不像晚上那樣神志清楚。連忙穿起皮袍來，要了一盞水，胡亂擦了一把臉，茶也沒有喝，急急的就要走。對阿毛道：我先回去一躺，便到我醫院裏去，將房門看好，就雇汽車來接他。至遲一點鐘，我準來。說畢，便走了出去，誰知越忙越事多，走到家裏，長班送上昨晚剩的

一封電報，上寫着自天津發的。趕忙尋出電報號碼本子，也來不及坐了，站在桌子邊，綁着腰縮出來。那電報只有十五個字，今抵津地避別墅，速來，遲則不及，惠。楊杏園讀了這封電報，呆了。這字，是他惠文堂叔號中一個字，這電報是他打來無疑的。他原是一個小閩人兒，在大連一家公司裏辦事，只因有肺病，早就要回南，總爲事耽誤了。照這封電報看來，分明是爲肺病重了回家，一到天津，病勢轉劇，所以連電話都沒有打，就打電報叫他去託付後事。只恐遲則不及四個字，原可以知道情形不好，自己盤算了一會，想着，他雖然是個堂叔，但是若病在天津，卻有關山失路之歎，不能不去看看。梨雲的病，雖然也丟不下，料想一兩天內，也不會有變動。這時候，已經快十點鐘了，要趕上午到天津的車子，還有許多事沒有辦，一定來不及，就決定乘下午四點鐘的快車。計畫已定，腳也沒有停，他又忽忽的跑出去，要把這事和無錫老三去商量商量。坐上車去，走了幾步，覺得身上有黏黏，原來這屋子的時候，脫了大衣，這回沒有穿出來，一摸頭上，也沒有戴帽子。便叫車夫，停住車子，跳下來，跑回去穿大衣戴帽子。穿戴之後，走出車上車，一看手上，左手的手套丟了，幾個大衣袋裏，都摸到了，並沒有。車夫看見，便問錢什麼？楊杏園道：錢手套。車夫道：右手不有一隻嗎？楊杏園道：是呀，是一隻呀，還有一隻呢？車夫道：你帶上一隻，提着一隻，那裏還有一隻呢？楊杏園道：這悟了，自己不覺笑起來。車夫拉起車子，不一會兒，又到了

響。雲向小房子，掃帚掃身已經走熟了，他便一直走了進去。上房裏面，一
花，及在房子裏面，好像正在想什麼呢。楊杏園脫了大衣，走進去，將手裏的
手裏，便輕輕的。說道：「小雅大媽，你心裏現在怎麼想？好些嗎？梨雲那
滿手圓點點頭。楊杏園將手裏的棉花，接過來一看，不是昨天折斷的。一
，問道：你放在那裏？並沒有扔掉嗎？梨雲用手將枕頭下面摸了一摸，說道：你拿來，
梨雲在這底下呢。楊杏園當真給他放下了。楊杏園，梨雲老三提着一壺茶進來了，
楊老爺這時進來的？你不是說一點也不來嗎？楊杏園道：「真不湊巧，我有一個堂兄，
重病在天津，今天下午四點鐘，我要去看他，明天才能回來。我正要和你商量，老七
景今天就送到醫院裏去呢？也是叫我回來再說呢？梨雲在牀上插嘴道：我一個人上醫院
裏去，我是不去的。說者，一語中，梨雲也聽了。無錫老三道：你看他這個小樹樣子。楊杏
問道：我看他病，這病好得多，也有起色，暫時不搬到醫藥處去也好。反正昨天
來的那個劉大夫，是我那朋友，回頭我給他通個電話，請他每天來多看看。無錫老
三道：那末，好極了，楊杏園你忙一會，大庭忙一清早，還沒吃點心。家裏那隻雞
，我弄一點你吃吃，好不好？楊杏園道：他已去了。梨雲道：家裏那隻雞，你今
天要弄一隻嗎？楊杏園道：他已去了。楊杏園道：他已去了。他這身要費

慰他兩句，梨雲伸出一隻手來，搖弄楊杏園房牀上的鈕扣，一句不會話，眼淚汪汪流下來。楊杏園看見他這個樣子，安慰了許多話，說道：我這一去，要過兩天也就回來了，難道就不見面嗎？從前我們一兩詞禮拜不見面的時候也有，這又算什麼呢？梨雲噙着道：你不知道，我一天到晚睡在牀上，壓得要死，你來說候說說，說心裏也痛快得多。我又沒有親人……：：：：說到這裏，停了一陣。楊杏園聽他這樣說，替他感身處地一想，自己卻不逃走。便握了他一隻手，坐在牀沿上，正要說話的時候，無錫老三已經蹣跚進來了，楊杏園便走過來接着，胡亂吃了一點。一看手表，已經十二點鐘了，想想有許多事要辦，不能耽擱了，趕緊回去罷。披上大衣，戴上帽子，一看梨雲卻睡了，想和他說兩句話，又不願驚他，看見他回着身子睡去，背脊朝外，只大牛被冰紅絨蓋着，全露在外面，便走了過去，將棉被輕輕的牽着，替他蓋好，將他渾身的被都按了一按。這時，婦人還沒入，楊杏園掀着桌子，呆呆的對牀上望了一會，歎了一口氣，才別了無錫老三回去。到家之後，寫了兩封信，給兩個報館請假，寫了一封給大夫楊子明，重重的託他，醫梨雲的病。各事辦得小有清楚，還只需點多鐘，王車站邊嫌早，便決定再到梨雲那裏去走一轉。楊杏園主意打定，把洗換衣服鈔票零用東西之類，收了一塊包，坐了車子，二次再到梨雲小房子裏來，踏進上房來，便把提包放在外面屋裏，然後走進裏面屋子。只見梨雲正枕牀上，看着臉回來，娘兒危：楊老爺來了。梨雲問：哪頭來，

呼嚕生夾着那，你耐煩兩天，少哭一點，你想見你娘，我也是四五年沒有見娘的人，還
顧着沒有法子。梨雲把頭靠着楊杏園的手，好久不言語。楊杏園一看手表，又過了十五
分鐘，實在要定，便站起身來，說道：我要走了，你好好養病罷。說時，阿毛已經進來
，楊杏園又吩咐了幾句，便又走到牀面首，握着梨雲的手，說了一聲再會，然後才出
了大門。吩咐阿毛道：屋子裏沒人，你不要惹器。楊杏園提起了提包，剛走到院子裏，
只聽見阿毛遠遠的喊道：楊老爺！楊老爺！楊杏園轉身又走進房來，便問什麼事？阿毛
道：七小姐和你有話說。梨雲在牀上側着身子，對楊杏園點頭，意思叫他走過去。楊
杏園站在牀前面，俯着身子低低的問道：什麼事？梨雲眼睛顧着楊杏園，手撫摸着被服
，呆呆的一句話也沒有說。好久才說道：我和你說的話，你可記得？楊杏園也不知指的
那一件事。說道：記得的。梨雲低着聲音，輕輕的說道：你可要快點回來的。哎喲！我
也不說了。楊杏園恨不得把心都掏出來給他看，口裏說：那是一定的。然後握着他的手
，叫他好好養病。耐煩點，才硬着心走出去。那時，他看見梨雲兩眶子汪汪的眼淚，只
覺沒有說出來。他一路走出院子去，也好像有一件什麼事，沒有解決一樣。走上東車
站，他糊裏糊塗的上了火車，總覺得像若有所失。由北京到天津四個鐘頭旅行的時間，
他都有精神恍惚的說說裏面過去，倒不覺帶有什麼旅行的感想。火車到了天津，夜已深
了，卜卜火車，便坐人力車到身遊病室。坐在車上一路幻想着，他的叔叔必定一個人

馬在路旁裏，被驚醒了，自己一驚門過去，叔叔連被衝散，尙在那裏呻吟不絕，看他來了，一定我照樣外傳。不一會兒，車子到了恩德別墅，便急進去開帳房；有個楊惠文先生，他在那一樓，被房想了一想道：大塚來的嗎？楊君國意；是訪。帳房便吩咐一個茶房，引了楊君上樓。茶房引到門口，門一推，誰楊君國進去，他拍門而進，親先叫了一聲惠叔叔，只見他堂叔惠文，正叫了一聲大塚在裏吃，看見楊君國來了，笑道：我料你上午就來來了，怎麼到這個時候才來？楊君國一日一夜，都盤算惠文病重得要死，不料他還是活活新鮮的一個人，不免爲之愕然。放下提包，脫了大衣，一面坐下，一面對楊惠文道：惠叔何以在這個時候還要南下？楊惠文道：今年我本不打算回去的，只因接了家裏電報，說你纏綿危在旦夕，叫我趕快南下，我想，既有電報來，人是未必還在世上，不過得回去替他收拾身後罷了。上到了一口氣道：到了這種生離死別的時候，人才覺得作客的痛苦。我這次回去，我就在故鄉讀書種菜，永不出門了。但是我雖然不幹了，我那公司裏的債，倒是不想。倘若生意好，每年也可落個兩三千塊錢，白丟了豈不可惜？我怎麼這就辭職了？我一來到這腦汗，實在太苦。我的意思，把我那個位置讓給你，所以特請先生使備一天，叫老話說來商量一商量。這話也長，不是三言兩語就可以說得完的，你先休息休息，吃點東西，我們今晚作長夜之談，從長計議。他這一篇話說完了，楊君國才明白了他叔叔這電報叫他來的意思，雖然電報打得冒失一點，

總覺人家一番好意，楊杏園也就只得容客氣氣，和楊蕙文討論起來。這一晚，二人直談得兩點鐘才睡。一覺醒來，已經是十二點鐘了，楊杏園心裏想念雲雲的病，下午就想回京，得無文道：「叔姪經年不會面，多談幾句罷。我是學女晚八點快車南下，你也坐晚車回京，不好嗎？」就就事忙，也不在乎一晚上。楊杏園雖然心裏很急，又說不出所以然來，楊蕙文問着他，火說其家事，楊杏園隨隨隨答，一句也沒有聽清楚。恨不得馬上天就黑，打塔車回京，偏偏到了下午彤雲密佈，颶陣西北風，刮下一場大雪。楊蕙文上車，也沒有送他，自己直接就上車站去。誰知剛到旅館門口，楊杏園又碰見了一個多年不遇的同學余浩然，拉住了費十分鐘的話。這余浩然的記憶力最好，說起從前在小學裏的時候，翻牆頭到鄰居花園裏去折桃子吃的那段故事，真是有趣，記得被先生知道了，他教楊杏園證明了一句，還罰了一小時的站。說到這裏，不由得哈哈大笑。他又道：「老兄，多年不遇，今晚我們那裏樂一樂去？楊杏園道：「不能奉陪了，我這就打車上車站，將那老兄到京裏的時候，再轉訣罷。余浩然道：「是趕八點鐘這一趟車嗎？那就該走了，我一星期後，進京來，京裏見面。楊杏園也來不及多說客套話，揚着皮包，走出旅館，在雪地裏雇了一輛人力車，就上火車站，黑暗中叫車，又是急忙，就沒有看看車夫是否力可勝任，雇好了就坐上去。偏偏這位車夫，衝着雪一步一步的拉着，走得慢極了。楊杏園說道：「我是要趕火車的，你快點罷！再多給你幾個小兒錢了。車夫聽了說多給他

說，騎馬跑了幾步，此車子左一顛，右一顛，顛了幾下，又慢起來了。魏德安坐在車上，裏面感得兩隻脚，無力抵着踏脚板，半身不舒暢。這車道又湊巧，揚起的雪，下得正大，颶風一吹，亂撲進車子來。飛在臉上，脖子裏，馬上化了，非常難過，車夫在衝動地裏，彎着半截腰，腦袋上，一顛，跑一步。破氈帽上破棉襖上，都是雪，有時連脚底也扭扭下，看見車夫背襟子和化的雪水，由其邊直流，燈光射着，他呼出一陣一陣的喘氣。楊杏園一看，逆料這車夫一定很吃力，老大不忍，便叫他放下，車夫起初不願意，後來楊杏園說，照樣給他錢，他才停下了。楊杏園一看，原來是一個老頭兒，鬍鬚鬍子，黏着鼻涕，又是一雙眼睛，心裏大呼倒霉，除了車錢，重新雇了一輛車，才上火車站。那知道被這兩次就候，過了時間，到了火車站，車子已經開了。楊杏園見誤了車，又急又氣，若是趕第二次車時，又是半夜，到京不能天亮，也是不方便。自己在火車站躊躇了一會子，沒有第二個法子，只好在火車站附近，找一個旅館，胡亂睡了一晚。次日一早，便趕早車回京，車子到了正陽門，雪又下起來，站臺上，不比往日，冷冷清清的。站臺外的雪，被風一吹，趁勢一捲，好像撒了一把碎鹽似的，私着嚴重的寒氣，鑽到身上直凍，楊杏園衝着寒走出車站，街上已經是一片白，行人十分稀少，只有疏疏落落的人力車，在雪地里拉車。加上自己又是兩晚沒有睡好的人，只覺景象淒涼得狠，他不知這什麼緣故，心裏並沒有打算先回家，只記折翅的鳥怎樣。這時，站外的人力車

病症加重，昨天晚上就獲得人事先効。到了半夜裏三點多鐘，他就丟着大家去了。說着，又哭起來。楊杏園問道：那位劉大快沒有請他來嗎？無錫老三道：前天來个兩回，昨日下午，他來看我一看，他說：人是沒有用的了，不必再去請他。楊杏園道：不能呀，他是我重託他的，豈是沒有救，他也要湊盡盡人事的，要不然，就是你們胡鬧，另外請了中醫，吃錯了藥，所以他不要來了。無錫老三道：請是請了，仙人看一看，只吃了一劑藥，我想也不至於誤事。楊杏園道：這是那裏的工夫？無錫老三道：他不是專做大夫的，他在石頭胡同裏開了一家藥店，是熟人請他，他才順便開一個方子。楊杏園道：是不才買花柳藥的？無錫老三道：是的。楊杏園聽了他這幾句話，氣得兩臉發赤，頓着腳道：糟了！糟了！你這豈不至於誤事呢，他這一條命，八成是死在你手裏了。無錫老三正要回話，一陣腳步像連珠響，幾個人，有個捧着上海口香糖，隔窗門簾子喊道：阿姐！無錫老三道：請你倒東邊屋裏坐。說着，走了出去了。這時，只剩楊杏園一個人在屋子裏，他一看牀上的兩條被，已經拿出去了，空蕩蕩的，只剩一條灰色破舊的綠毯，鋪在草蓆子上。那草蓆子上的稻草，毛蓬蓬的露了出來。屋子裏原來的兩口箱子一架櫃，都搬走了，騰出地位，放着些些，其餘空空的舊衣服，倒有一大捲，亂堆在牀頭邊一張椅子上。因為箱子搬走了，櫃底下的破櫃破櫃，蜘蛛網，都列在眼前。說桌上的鏡子，把一張紙遮住了，只餘有幾隻破水瓶子和幾高腳的煤油燈，看他玻璃櫃子裏的油

他已經斷得要乾了，那燈還是盞豆大的一點淡黃光，想是忘記把他息了，屋子裏兀自還有幾絲味。再一看死去劉翠芬，穿着水紅色的單衣服，睡在靈牀上，牀邊下放着一隻破鍋，盛着半鍋紙錢灰，缸面沒有一樣東西，不現出淒慘的景象。楊杏園呆呆的坐着，只聽見無錫老三在那邊嘖嘖的說話，他說道：死鬼這一去，真是害了我了，外而大大小小的帳，還虧空一千多塊錢，教我怎樣是好？教我還要拿出幾百塊錢，替他辦後事，我實在拿不出。老實說，昨夜應爲你們幾位來幫忙，要不然，就是他的身子，也撞不下牀。就有一个人說：雖然這樣說，總要找口棺木把他收殮起來呀？北京二三十塊錢的東西，那簡直是四塊板，可是不能用。楊杏園聽見他們這樣說，又想起梨雲在日，珠圍翠繞，那種繁華，不想到如今，求四塊板面不可得，再一看他的遺骸，穿着單薄的衣服，放在門板上，若不是自己在這裏，還沒有人理他，一陣心酸，淚如雨下。便獨在牀上的枕頭上，閉着眼睛，哽咽不住。原來這枕頭是梨雲常枕的，他頭髮上的生髮油沾在上面，香還沒有退呢。楊杏園翻着枕頭起來，走到梨雲靈柩邊問道：老七！你不睡這個枕頭了麼？送給我罷。呀！你怎樣不說話呢？說着，把枕頭望牀上一拋，又倒在牀上，放聲大哭。楊杏園當日拆給梨雲的一小枝梅花，卻未丟掉，依舊擺放在枕頭的地方。不覺哈哈大笑，拿着一枝梅花，走到梨雲遺骸面前，笑着問道：老七！我給你戴上，好不好？戴了梅花，就有人替我們做媒了。板上睡着可冷哪！我扶着你上牀罷罷。哈哈，你已經嫁

給我看了，他管得着嗎？胡鬧！新娘子臉上，只蓋紅手絹，沒有蓋紙的？這時，那阿毛在門簾子外，已經聽了多時了，便嘆道：你們快來，不好了！快來快來！不好了！東邊屋子裏那班人，正在商量梨雲的後事，聽見阿毛嚷，便一擁跑進來，只見楊杏園坐在梨雲身邊，握着他的手道：你的手好冷呀！無錫老三道：楊先生，你怎麼了？楊杏園看見無錫老三，心裏明白過來，哇的一聲，吐了一口血，一陣昏迷，頭重腳輕，站立不住，便倒在地下。這時，楊杏園面前一陣黑，一點人事不知，一覺醒來，只覺一陣陣的藥氣味，往鼻子裏鑽。睜開眼一看，只看自己躺在一張小的鐵牀上，蓋着白的被服，何劍虛與楊杏園兩個人，和着一個穿白衣服的醫生站在牀面前，何劍虛問道：杏園！你心裏覺得怎樣？楊杏園哼了一聲道：是胸口裏悶得狠，這好救醫院裏呀，我怎麼來的？醫生搖搖手道：你不要說話，閉着眼睛養精神。楊杏園也覺得交瘁得狠，閉着眼睛，依舊睡着，這樣慢慢的醒了又睡，睡了又醒，約有一個多鐘頭，人才完全清醒過來，這時，醫生走了，何劍虛和吳碧波還在牀面前。楊杏園便問道：我是幾時進醫院的？是你二位送來的吧？吳碧波道：你是劍虛送來的，他打電話給我，我就趕上這裏來了。何劍虛道：你可以把我藏起來了，老宅的娘姨急急忙忙把我找了去。好！板上鋪着一個，牀上又躺着一個，弄得我魂飛天外。後來他們說明了，我才明白，我就趕緊把你送到這裏來。楊杏園聽着他這樣說，閉目一想，想盡以前的事，不覺流下淚來。何劍虛道：他已死了，你傷

願也是無益，你幾千里路上，還有暮年訪老母，你要明白些，你要像尋個樣子過於盡心的，說若萬一不幸，老弟，你的罪孽就拍更重了吧？楊杏園道：你這話不說，我也是明白的，不過身當其境，我實在抑制不住。說完，氣息有些接不起來，又休息了一會。何劍道：醫生說你沒有什麼病，不過神經受了劇烈的激刺，休養兩天也就好了。楊杏園道：我的病，我自信也不要緊，倒不勞二位煩心，另外卻有一件事情，要請你們幫一個大忙。吳碧波道：報館裏的事，停兩天也不要緊，這倒不算什麼。楊杏園道：不是的，梨雲躺在靈牀上，大概還沒有收殮起來，我有一個癡願，想把他當作我家的人，收殮起來，暫時葬在義地裏，以後移棺南下，免得他當孤魂野鬼。說道這裏，氣力接不上，停了一停，何劍道道：好！這是千金市骨的意思，也不枉梨雲和你那一番割臂之盟，只要你這有這一句話，有我可玉成你這一番美意，你只管在這裏養病，我就去和無錫老三說。楊杏園道：你知道他們肯不肯？吳碧波笑道：呆話！禮佛得少出一條錢，爲什麼不肯？就是墓上的碑文，我也替你做好了。是說求婚娶何梨雲女士之案，楊杏園不言語，過了一會道：請你二位就去，免得他們的收殮了。何劍道道：你打算用多少錢呢？楊杏園歎了一口氣，將手拍着牀道：盡我力之所給罷了。何劍道吳碧波聽了他的話，當真就和無錫老三去商量。這回，梨雲躺在靈牀上，已隔十幾天了，無錫老三先是想窮窮空不得了，急得直哭，沒有理會到吉伯，時間一久，倒真敢不敷進房。以合娘媽都

，在屋中間子裏坐，打算天一晚，弄一副四塊板拼的棺材，把裝裝殮了，趁天亮就抬了出去。幸喜不到天曉，何劍塵與魏濟就來了，兩個人一看梨雲的屋子，嚮外探頭看，推開門，屋子裏慘慘的，發瘋瘋手裏是睡在鐵牀上。頭邊一盞油燈也滅了，將那破鍋裝的半鍋鈔紙，也沒有一點火星兒。這倒樣子，屋子裏大極好，久沒有人進來，加上天陰，黃昏的時候，屋子裏更沉沉的，又幾天沒有火爐，也比較別的屋子險涼，所以越覺得淒慘。何劍塵看見這情形，也覺難受，便把來龍告訴了魏老三。魏老三戶額杏圓有運番如意，也感動了，對着何劍塵再三的道謝，並且備臘臘山幾條臘臘燒餅，衣服，給他帶了去。何劍塵和吳與波商量着，便替楊杏園作主，給梨雲買了一口一百四十塊錢的棺材，定當夜就入葬，臨時又和梨雲說了幾句，梨雲也覺着這禍，魏老三自出錢，買了兩個花圈掛上，這才比較有點像人事。兩個人忙了半天，又怕楊杏園着急，這夜又到醫院裏來，把話告訴他，依着因查平的才想，以一聲再對和梨雲會面，魏劍塵與魏波再三的勸解，叫他發誓為重，楊杏園只得含淚退休，卻與吳與波說道：我住的屋子裏桌子上，有一張六寸的照片，是我最近照的，勞化福，請我來拿這張照片去了，放在他棺材裏。吳與波聽了這話，卻是躊躇未決。楊杏園道：你為什麼不答應？難道還替我惡諱什麼嗎？吳與波雖然覺得這種事有些出乎常情，卻又說不出所以然來，只得勉強答應，和何劍塵辭別他去了。這晚，楊杏園就睡在醫院裏，到了次日，人靈精神復原

其實他也没算傾力，一應到第三拜，他才回家。那梨雲的靈柩，因為何劍塵和無錫志寫商量好了，等蠟木到齊，送到墓地裏去葬，所以還停在家裏，這日，楊杏園要到靈前去一祭，便買了四盆白菊花，四盆水果，一束檀香，一束紙錢，作為祭禮。他本想騰出半天工夫，做一篇祭文，無如心是亂得很，那裏作得上來？只勉強想了一篇挽聯，請人寫了。那聯是：

十載揚州，都成幻夢！對伯牙琴，季子劍，司馬青衫，問誰是我知音？淚熱張緒當年，淚面空揮秋士淚。

一江春水，無那多愁！想沾泥絮，隨腸花，相思紅豆，恰莫如卿薄命，若教玉環再世，離魂休作女兒身。

挽聯上數，也寫着裴雲女士千古，下款只寫着楊杏園淚晚。自己明知道着筆過於疏淡了，但是懸掛起來，總怕有識者看破，只得如此，祭品備好了，便一齊送到梨雲小房子裏來。他一走進門，便覺得心裏有一種異樣的感觸，忍着眼淚走進上房，正中懸着梨雲的靈柩，頭邊擺着小橫桌，陳着香燭靈位。楊杏園一見，想忍住眼淚也忍不住了，抽出手帕來不住的擦，阿毛和無錫老三早忙著過來，和他將東西接了過去。把四盆梅花，四盤水果，都放在靈位面前。楊杏園親自將挽聯掛起，焚着檀香，對靈位三鞠躬，不由的一陣淚如泉湧，無錫老三坐在一旁，帶着帶說的哭，阿毛坐在一張矮板凳上化紙錢，也揮手

拍着胸脯，笑了幾句。也不知是誰通出去的消息，左右隔壁的鄰居，聽說收發梨雲的人，無靈藥了，勳來好幾個病人，在院子外探頭探腦的看。這幾家本都是老鴿的小房子，所以來的人裏面，也有幾個妓女。他看見梨雲有這樣多情的少年知己，欣喜得，不得，一想起各人自己的身世，又看見楊杏園帶着病容，憔悴可憐，不覺眼圈兒一紅，這一個便帶着那一個道：四四姐，你這舅家媽媽，哭得作孽煞，教人心裏多難過！這一個道：可不是嗎？我的心腸是最軟的。說着，便拿平糶去撫卹。楊杏園三見院子外有許多病人，心裏更難過，便避到裏面屋子裏去，叫着姨媽過去，問些藥書擔危時候的話。無窮老道收了銀藥和德說話，不住的道謝。姨媽便問擇定那日安葬？楊杏園道：年各儀裝，這短命鬼的靈柩放在家裏，這房是不歡喜的。好在鴛鴦裏安葬，是沒有手續的，只要通知一聲，明天將這夫廬好，就是接天路。無窮老三膽子是最小的人，說起這來，他就怕，梨雲雖然叫他一聲舅媽，又不是自己養的女兒，棺材放在屋裏，他晚上死也不敢進來，只到那房裏去，也不得馬上就把棺材抬出去。楊杏園說是後日就搬走，他極力贊成，阿毛不知道他害怕，還說這也來看看日子吧？無窮老三道：而今民國時代，不講究這些。阿毛道：我還打算打掃打掃屋子呢！這樣一說，也可以不必了。楊杏園本來想在梨雲靈位前，多徘徊一刻，聽見他們這些話，又好氣，又難過，對着梨雲的靈柩長歎了一聲，就回去了。到了第二日，雇了十二名橫夫，前去抬靈，自己雇着一輛馬車

，隨書車到雲小房子門口來，自己也懶得再進那個門子，就坐在車上等著，一會兒工夫，只見吳書何刺張生着兩輛人力車，飛快的趕到門口停了。楊杏園便在車上招呼道：「在這裏。」他們走過來，兩着車子窺戶站着，都埋怨着道：「你這事怎麼一點兒不告訴我們？我們剛才到你那裏去，才聽見說的，就趕來了。許多朋友，都要送禮，還有人下張開追悼會呢。」楊杏園道：「我和他不過相識，一番別墅的交際，就敢弄他，我這心之所安妥了。要鬧起來，豈不叫人家肉麻？可刺張道：『這話說，像我和楊波，你不應該不通知？楊杏園道：『不能不告訴你們，我親和你說了出去。既然來了，不可不沒你們的盛意，就同坐這輛車，送他一程罷。』吳書波道：『你這什麼不進去？』楊杏園道：『少見這些風的，少生些氣，我已經和他沒關係了，進去作什麼？』說着話，讓他們進車來坐。這時，街上電線杆上的電線，嗚嗚的響，天色黑沉沉的，已經刮起風來。街上行人稀少，空蕩蕩的，清道夫潑在地上的水，和土纏了起來，又光又滑。楊杏園在車裏伸頭一望，雲霧成一片，天都低下來，一點口色沒有，卻有一陣烏鴉從頭上飛過去。楊杏園縮回頭來說道：「哎喲！冷得很，怕又要下雪了。」一個人在車裏望了半晌，大門裏面一陣喧嘩，靈柩已經搬出來，馬車便跟到後面，在柩前走。這天這夜，楊杏園走了，半空靈柩一擲，已經下起雪來了，這天也不在衣冠冢外，在一片曠地的中央。靈柩走出外城來，一到曠野，雪裏下得人。楊杏園從車裏向外一看，舉目無家，留下些殘雪，東一片，

園裏面，楊杏園早一天已派人來挖掘墳地，鋪墊石灰了。所以梨雲的靈柩抬來了，進了藕園的門，一直就盤上墳地。楊杏園和吳碧波何劍塵下了馬車，三人一路走走說說，那位班主的管理員，卻早迎接出來，請到那黃土號矮屋裏去坐。那管理員對楊杏園吳碧波道：你二位是我認識的了。又指着何劍塵道：這一位呢？吳碧波正色說道：這是何總裁。管理員吃了一驚，大膽不該亂指，咳嗽了兩聲，然後滿臉堆下笑來，問吳碧波道：這位大人在那衙門裏？吳碧波道：幣制局。管理員連忙對何劍塵拱手道：這地方實在不恭敬，祇好請大人委屈一點，連忙拿出三個茶杯子，用衫袖將杯擦了，親自到隔壁廚房裏去拿開水，依着廚房裏那個禿子圍了，他要提開壺進來。管理員對他一翻眼睛道：你這種死下作東西，一點不知上下，眼請瞧了，你總也懂得書寫紙來。今天來的那二位，有一位總裁在裏頭，你也配去湯茶嗎？這總裁是幹任職，就是新請一二品的地盤，和他說一句話，都有三分裨益。我站在他面前，兀自身上流汗呢。那圍了壺得臉口無言，管理員提着一壺水，便自上這邊屋上來。一進門，一齊人都不見了，他一想，一定是上墳地去了，便又在箱子裏翻出一件黑布馬褂穿上，也跟著上墳地來。只見楊杏園二人，站在哪地裏看土工築墳，墳穴面前，燒着紙錢。他會遙遙看見何劍塵對墳穴脫帽鞠躬，走上前來，不問三七二十一，便在雪地上跪下去，對着墳穴磕頭，頭撞擊，便請人進屋去坐，說是外邊太冷，但是三個人都沒有理會。這墳地不在兩株樹邊，楊杏園攜着樹，

眼看了將土壘築完，填上墳去，心裏，碧玉年華的美人，從此就和黃土同化，永不見
 天日了。人生至此，還有什麼意思？由此想到一切的人，想到自己，眼光直了，人也呆
 了。倒上積雪被風一吹，比雪直瀉，揭杏園的帽子上去衣上，鋪了一層很厚的白粉，現
 夾着些微的寒氣，楊杏園人就像，揭杏園手發抖了，披掛浴戰。他是吳惠波何劍塵與鮑家
 鳳三人，有些站不住。便拉黃楊杏園道：外面太冷，我們屋裏坐罷。楊杏園偶然若失，
 一點兒不能自主，隨着腳步跟他們走，再走那屋。那位王管理員這一會兒就更忙了
 ，盤廚上了一杯茶，極看敬愛手捧着送到何劍塵手上，然後滿臉堆下笑來，說道：總
 大人，警署我們這個小隊兒。何劍塵苦茶一口茶，被他一叫總裁大人，禁不住要笑，
 嘩一聲，把茶噙了一地。只得假裝着咳嗽，低着頭咳個不休，管理員以為茶裏有什麼毒
 面，把他噙了扎了，急得滿臉通紅，一句話說不出，任一旁只拍手。所幸何劍塵咳嗽聲
 聲，也就好了，管理員心裏一塊石頭，方才落下，慌忙又張羅着和吳惠波楊杏園倒茶。
 何劍塵且觀吳惠波與小言，吳惠波神板直與孔一點不笑。他說道：總裁！這鄉下的茶
 水，卻是別有風味呢。何劍塵心裏罵道：你這個促狹鬼，真是淘氣。他們正在這裏玩筆
 ，楊杏園卻心裏十分不受用，臉上青一陣，白一陣，頭忽然昏起來。何劍塵看見，便道：
 杏園！怎麼了？你有點不好過吧？楊杏園道：是的，心裏只是要吐，頭昏得很。說着
 ，便伏在一張桌子上。吳惠波道：你既然不好過，我們趕快回去罷。楊杏園道：我這

到頭頭道：「這老。這老，便東搖西擺的管管，走了許多。這時，天上又往下雪了，雪
腳本不冷，雪上一走一滑，一條車管職化，油立不保，便倒在一尺多深的雪堆裏。
何劍峰真得這老有命，那吃了一驚。屋子的門開了，看見何人跌在雪裏，連忙跑上
前，俯身查問決起。何劍峰更沒敢也趕上前，便問他怎麼了。何劍峰搖搖頭道：「心裏驚
過。何劍峰知道是中了一車，便向屋裏去，給他一碗開水喝。何劍峰喝了一口，一轉
惡心，反而大吐起來。吳君說：「這老不是事，快把他送回去罷。便向王管理員借
了一條被鋪，吳君說：「請楊杏園扶上車，把被鋪他半墊半蓋，再馬車夫，快點走。
到家多給他幾個餉錢，馬車夫聽他說多給錢，就極力的打着馬走。楊杏園本來頭昏，又
馬車一顛，人越昏沉沉的，一路之上，只是胡亂，一聲不言語。進城到了家，吳君波
叫香長子，把這老送進屋裏，用兩條棉被蓋着，然後用薑汁紅糖胡椒三樣，煎了一
碗很濃的薑湯給他喝。香長子一路受了涼，犯了感冒，本沒有大病，蓋着大被，喝了薑
湯，這老發覺，出了一身大汗，熱快了許多，便安然入夢。這老，已是晚上八點鐘，何
劍峰來到屋裏去了。吳君說：「這老要走了，便叫長班胡二進來，說道：「楊先生今天偶然
感冒，轉無大礙，不過病初好的人，總要好好照應他一晷，你就拿一牀棉被，在室外
兩房門睡，多拿兩塊一牀。胡二答應了，他二人放心走。這裏楊杏園一覺醒來，爬
已過午，睜眼一看，裏面的煤油燈，點着小小的燈頭，屋子裏昏暗不閉，窗戶的煤爐

一些是博學浮闊，有一些又像森林而聚。正要看看究竟，一會兒，又成了大海，依舊是被湧起伏，凶險萬狀。自己便不敢望前走，也轉身來，又是一條很長的柳堤，堤影露出半截古廟，那廟裏嗡嗡響個不住，一陣響著的鐘聲，從柳樹林子裏穿了出來。自己心裏好像明白了許多，用手揉揉眼睛看，原來自己卻還睡在牀上。那桌上的煤油燈，閃出泛黃的光來，滿屋子模模糊糊的，想是煤油已盡，夜深了。隔壁屋子裏的掛鐘，在這寂寂的現象裏，那燈酒香酒香，搖動，更響。慢慢的想起來之前的情形，才記起是給梨雲送葬山城中，的寒病了。這病，有一陣微微的呼吸，從隔壁屋子裏發出來，好像有人在外邊陪了。問道：是誰在外邊？便有人從夢中驚醒，在被窩裏答道：是我。楊杏園一聽，是胡二的聲音。知道一定是陪管自己來了，也就沒聲下開。心想，我這病一定是很厲害，不然，也不至於有人看護來了。無端惹下這病，這是何苦呢？胡二聽見他叫喚，便走了進來，在溫水裏，倒了一杯熱水給他。他就從被窩裏探起半截身子來，接水喝了。睡的時候，倒不覺得，探起身子來，方才覺得頭暈，嘔了一口氣，便又睡了下去。頭一靠着枕頭，人就迷惘了。第二次起來，窩子紙上，已經曬着大半截太陽。他慢慢的爬着坐了起來，頭還覺得有點發暈，便換着衣服，捲着棉被坐在牀上。見窩下桌子上，放着一大疊報，本想叫胡二弄點茶來進來，順便還報過來看。無如他住的，是另外一個院子，和內房隔得遠遠，決計是叫不到人回。一聽胡二說，便拿了一匙，鐵勺子敲着，一陣亂

響，竟似合煎着一陣白米煮肉餛飩香味。想這：難道快吃午飯了嗎？我真是睡得先醒了。自己，晚上學了一會子，沒有洗臉，又沒漱口，很不舒服，只得慢慢的穿起衣服，自行下。心想，幸好是中突的病，病得快，好得快，若是病上十天八天，也像這樣子，不病死也把人煩得死了。正想走出房去叫胡二，何劍塵卻一腳走過來，失聲道：「晚！你卻醒起來了，你好了嗎？楊杏園道：我本想還睡一會兒，要點茶水，一個人也叫不到，只得爬起來了。何劍塵道：我早就勸你搬出會館，你喜歡這個號子僻靜，老不肯搬。害了病你就感到旅舍新條的痛苦了。我就去和你叫人罷。說畢，放下一捲紙，走出院子去了。一會兒，何劍塵轉來，楊杏園問道：那一捲紙是什麼？何劍塵道：是春聯。楊杏園笑道：你還弄這個，太無聊了。不說起來我也忘記時候了，今天是什麼日子？何劍塵道：今天是臘月二十三，是這年的日子了。楊杏園道：二十三了嗎？單身作客的人，最容易忘記日子，沒有人提起，大概一直到了爆竹，才知道過年呢。不過你也太媽媽經了，還鬧着掛起什麼春聯來？何劍塵笑道：我原不要貼的，我們那一位，一定要辦。我想這事也有點趣味，只得弄起來。不過爲着話語那些老套頭，未免太肉麻，所以又自己做了幾副，買了一些紙預備自己去寫。你常告訴我的哀哀雪天地，款款論英雄，我祇喜歡他豪放，已把他預定下，算作堂門上的一聯了。楊杏園道：你大門口的一聯如何？我勸他豪放，已把他預定下，算作堂門上的一聯了。楊杏園道：你大門口的一聯如何？我勸他豪放，已把他預定下，算作堂門上的一聯了。楊杏園道：你大門口的一聯如何？我勸他豪放，已把他預定下，算作堂門上的一聯了。

。何劍塵道：很難看麼。酒說不好，物謔又不好，我總總以四五言爲妙。我現在想了十個字，就是個守靈靈靈靈靈靈靈。不過我嫌他廣一點。楊杏圃洗過臉，端了一杯茶，坐在桌邊上，聽着何劍塵的話，沒有作聲。雙目注視茶裏浮起來的麵粉，半天笑道：你下面用現成的詞詩，不如上面也用現成的論語，就是宗改革聖樂也。何劍塵道：德魯特有些頭巾氣，不好，你替我想一副對。楊杏圃呷了一口茶，裏面杯放下，聽在船場上，閉眼養了一會神，說道：我這不信思張，過了一二天，再和你對一副。不過你鳳室的一副，我卻和你想會了。少明後學有別張在那裏，聽着來杯攝攝攝攝；這副是不容易，要能大度落是方妙。楊杏圃道：我川常榮生彩筆，對內裏道可驚人。忍何？何劍塵道：不好不好，一來式不姓張，二來我又不在湖杭府言什麼書記和信武武武，一點也不相稱。楊杏圃道：上聯表示你的風流，下聯表示你的滑稽，不很合嗎？何劍塵笑道：這樣說，你簡直是罵我有我。楊劍塵生花兩個字，引起書房一聯，是妙詩愛用梨花格，沾酒拂清寶賦錢。楊杏圃贊了一聲好，說道：你照樣寫出一聯。何劍塵放下茶杯，起來，背看兩隻手在屋裏繞圈去，復又坐下說道：有了，吟詩小試磨馬手，賣賦詞磨倚馬才。楊杏圃道：你這也是罵我有我了。說着，咳嗽了幾聲。何劍塵道：打！我只顧和你說，忘記你是個病人了。楊杏圃道：不要緊，痛痛快快的說說；且後能提起人的精神，比說我一個人在這裏發悶，還好得多呢。何劍塵道：我原也沒有工夫，因為要

着看你的病，所以逃到這來。明天我們南方人過小年，我將我們太太親自燒的
樣百壽菜，和你作一個表夜之歡，去不去？楊杏園道：謝謝！你們小夫妻在一處燒兩盞
的，多麼有趣。天上我一個拙料打諢的，有什麼意思呢？何劍塵卻再三的說：一定交與
去。楊杏園道：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以為明天是個小年，我一個人在家裏必定會將這
。其實，到了能靠書影的時候，看見人家一盞一盞的年宵燈，隨處可見，隨處可見，隨
的，何必一定限於明日晚上？畢竟年呢？楊杏園道：這話可以發生遺憾
不被生計變成難了。何劍塵知道他的脾氣古怪，見他不去，也就不勉強，換了一台白去
了。楊杏園一個人坐在屋子裏，悶悶不樂，飯也懶得吃，也懶得睡。只買了一包新
乾，燒着喝湯，隨便吃了幾片。雖然口裏說沒有什麼感觸，看見何劍塵正式的過年，又
隨着點春聯，一盞起自己的失意，人家所慶的那個快樂，就不能算動聽中了。自己也怕
越想越煩，便在井架上抽了一串剛抽的絲線，看不到三頭，照樣繞了五，繞了五，
發出一片拉胡琴的聲音。那胡琴聲的清脆，唱下聽去，好像五六尺公尺，
拉到第三下，更停了半天放一個字。胡琴若是敲敲敲，敲敲敲，其上這人，說不天
，整弄個一散板的胡琴。胡琴聲去，十分耐文。客胡琴人，陳州八步，這胡琴上
的胡琴，彼此用胡琴子到胡琴子，最是耐耳。胡杏園說着胡琴，實比度如何。這
時，胡二輪好是來迎客，他與胡琴在拉胡琴？胡二道：是徐二先生。他一聽，立時想了

個調虎離山計。便道：你去告奉堂王老爺，等我有一書給奉堂王老爺，等他來給奉堂王老爺。胡二答應去了，不一會兒，徐二先生果然來了。說道：合司，你好闊呀！居然寫信給奉堂王老爺了。我就原知道你們幾段沒幾段的兒說俱樂部，是一條好路子，如今果然要就上巴結了。說着，把手拉着半邊臉和嘴，就着楊杏園的耳朵說道：你寫信給他，是不是問他弄幾文過年費？楊杏園心裏想着，既然騙他來了，若要否認，他一定要惱，不如騙他騙到底。說道：那卻不是，只因爲他現在要保一大批請任職，和蔣正談，我想要求他在名單上加上一個名字。徐二先生道：你和他够得上這個交情嗎？楊杏園道：我有一個朋友，和他有交情，我不過託朋友間接說情罷了。徐二先生道：他是開張的，便道：我說呢，你那裏會認識他？他家裏回候了，有八個會客廳。除了一個洋會客廳，專會洋人之外，還有一個內客廳，專門是招待我們院裏人的。有一天，我們科長叫我送一封信去，他就在內客廳裏面我。他的記性真好，一見面，就認出我的名字。究竟做議長的，腦筋和別人不同，你想，我院裏單是議員就有八百人，若不是有本領的，那裏能認識許多呢？而且他那個人又最客氣，待院裏的職員，就像家裏人一樣。那天這家了兩匣埃及煙出來，親自遞了一根給我。楊杏園道：原來你和蔡清叔，有這樣好的交情。怎麼他不把你的差事升一升呢？徐二先生道：照交情幫忙，本來可以說得過去，然而呀，這裏面也有分別。楊杏園問他來，意思原是教他停止拉胡琴，那管他長家裏什麼事？如今見他

的嘴轉不過灣來，正好把他的話截開。便道：日子真快，今天已是這寬的日子了。你們快放暑假了吧？徐二先生道：我們放了兩天假了。這幾天沒事，我正想找你教我填詞呢。楊杏園道：這個我也不會，我把什麼教你？徐二先生笑道：論起作詩，我還可以對付着和你談談，填詞詞實在不諳。我今天在書攤子上買了一部殘的詞書，回來一看，老念不上句，念去七個字不似七個字，五個字不似五個字，也不知押什麼韻？我看了半天，一點摸不着頭腦，我這就拿來，請你教教我怎樣念法？說着，發去了，一會兒工夫，徐二先生拿了兩本書來，交給楊杏園。接過來一看，原來是兩本木刻版的花間集。隨手一翻，裏面掉下兩張名片，徐二先生彎腰檢起來一看，說道：哦！叫我好捧呀！連忙便揣在衣襟裏。楊杏園道：兩張什麼東西，這樣要緊的收起來？徐二先生道：是兩個頭人的名片。前天何次春的老太太生日，我也前去送份子的。吃酒之後，回頭我們就看戲。何次春到堂舍弟也在那裏，卻和我坐在一排椅子上，一談起來，我中學堂裏的老師，也當過他們學堂裏的教員，論起來，我們還是同學。大家就交換名片，我一看他們的官銜，一個是存記的巡撫，一個是關緊督，都是前任職，真是同學少年都不賤了。楊杏園道：你們又沒回在一個學校讀過書，怎麼算是同學？徐二先生道：不然，從前同拜一個老師的，都稱老師兄弟，現在我的教員，當過他的教員，和同門拜老師一樣，怎麼算不得同學？你還不知道呢，他兄弟兩個，和氣可殺，一見就要求換帖。我想，他們都是前任

職，我進一個薦任職，還沒有已請上，怎麼可以和人笑挾帖？所以我極力推辭，不奉奉命。他兩個人給我的名片，很算得我一種交際上的紀念品，我就留下。楊杏佛說：『這話，一面將書翻看，只見裏的總序後面，有半頁白紙。上面行書帶着『』字樣，寫得極小，但是筆法秀麗，看得很是清楚的。把那段文字，從頭至尾一看，卻是一段小跋，寫的是：

孟夏日永，慵坐多暇，作繭餘燕，攜麈成塵，顧影自憐，徘徊几榻。因檢點舊笈，收拾殘稿，閒取一卷，白蓮題詞。忽得是書，重復先人手澤。曾憶十三國歲時，先嚴鼎篆前，煇煇燦燦下。常為拊膺吐難，口授誦咏。時值外月蒼梧凋，風傳蟋蟀，嬌笑迷罔，秋灑狂盡，一展斯篇，依稀如夢，釋卷慨然，不期復補之清也。浴佛初一日，晚槐陰窗下，唐隱松頌墨隨筆。

楊杏佛念了一遍，不覺失聲道：竟是一篇六朝小品，好清麗的文字！再一看那此文之下，印了一個小圖章，是兩個篆字。看了半天，讀出『』字，是『』字。心想，『』字和這個印章，一定是個女士了。照我看來，一定是『』字，『』字。便問二先生道：你這『』字裏的『』字？二先生道：『』字三十個字，在『』字裏，『』字。楊杏佛道：世上『』東西，真是一定的價值。有人愛他，就愛他三十個字了。二先生道：『』字，『』字。有人愛他，就愛他三十個字了。二先生道：『』字，『』字。有人愛他，就愛他三十個字了。

徐二先生在延遲嗎？徐二先生道：你別忙，我就來，反正和你打幾兩場頭子便得了。那人道：那末，我教去個他們了。楊杏園問道：什麼人這頭？徐二先生道：誰刺來好？就是住在隔壁屋子的。劉義貞的兄弟劉子善，這一些海軍起來了。軍門口上，有兩個學生，又帶了他去延二爺，坐坐着他扶活一夜。他正和劉子善了幾句，身上帶着六塊，一時高興，就答應了。那兩個就拉他在一邊，坐他放下三塊錢，交給他回去換一身小衣服再來。劉子善起頭了，便到會門，他一發不動，自在屋裏燒小水。忽然他對我思裏的鐘，已經敲了十二下。心想，往日這時候都睡了，今天怎麼不睡。他衣櫃的門，打開皮夾子一看，只剩三塊錢。又心想，裏面好多東西都淘氣，這錢的在去三塊，這不冤枉？今日若是早睡一刻，就省下步了。越想越心焦，心猶疑不付。越想越心焦，越想越心焦，越想越心焦。兩個學生就他吵不過，只得和他去了。那兩個自然不肯，劉子善哭喪着臉，說要告訴他哥哥。兩個學生，又和他說幾句，他也就回去了。這回來了一塊錢。這是一塊錢，兩個學生便替他送一掃小帳，這錢也給他出來。這錢是一塊錢之一。楊杏園笑道：胡說！沒有這節節怪事。徐二先生道：你一個，兩個學生，你什麼時候，你去一看就明白了。楊杏園笑道：他哥哥劉義，本來是個好學的人，自從問，爲日無多。他這兄弟，當然是個老土了。老土花錢，沒有捨得的，你說的話，也許可以打對折相值。徐二先生道：說了半天，你還是疑信參半，我不和你辯論了，那裏還轉着

我呢。說着，自去了。楊杏園一人坐在屋裏，將那本花間集打開，見是交感的可子上，或是用紅筆，或是用黑筆，都畫兩個圈。看了這本，再看那本，都是一樣。心想，這各書女士，一定是個傷心人，所以遇到爽感的句子都表示同情。由此類推，他一定也是個女詞章家了。翻着書，隨手打開一頁，只見書裏裏面，夾着一張紙條。條子上，寫着兩首七絕：

淨水瓶兒綠玉瓷，秋花斜掃兩三枝，移來意態蕭疏甚，相對凄然讀楚詞。
霜後黃花不沁香，銅屏紙帳調秋涼，曉來幾點梧桐雨，惹煞燈前李易安。

楊杏園念了兩遍，看看那個筆跡正和那位贈跋的冬青女士，一樣無二。心想道：這位女士何怨之深？看他後面一首詩，卻是崇拜李清照的，詞一定填得好，我來翻翻看，書裏面可還有他的大作？想着，把書亂抖的一陣，卻是沒有。在睡椅上，拿着那紙又念兩遍，心想，清覽得很，我卻做不上來。這樓的女士著作，我道不多見呢。他一人在這裏想得出神，無如隔壁院子裏，嘩嘩嘩嘩，那打牌的聲音卻鬧不休。楊杏園被麻雀牌的聲音吵不過，心裏卻是煩躁。便放下書慢慢的走出來，到隔壁院子裏去。走到劉子壽的屋子邊，由窗櫺朝屋裏一看，徐二先生等四個人，正在那裏打牌。那劉子壽卻背着手站在一邊看。楊杏園情不自禁的，也就走了進去。徐二先生一回頭，說道：你是最不願意走進別人屋子的，怎麼來了？楊杏園笑道：你們能打牌，我有一看還不行嗎？說時，這劉子

韓早客客氣氣的遞過一枝煙捲來，楊杏園接看煙捲道：「我們同住一個會館，不必客氣。劉子善又塞了一枝火柴，遞給楊杏園。他只得接過來，燃着煙捲吸了一口。這一吸，不打話，幾乎把煙子都吸斷了，不由的咳嗽了一陣。這煙味又酸又燥，也不知道是什麼煙？拿在手裏卻不敢吸，劉子善卻毫不介意，自取了一枝在手上，在抽屜裏翻出一把剪刀來，將一枝煙捲，剪成三截，把兩截放在窗臺上，另外在窗臺邊水煙袋上，取下一枝紙煤筒來，嚙在嘴裏當煙嘴子，卻把一枝煙捲塞在筒子裏燃着吸了，他吸了一口，由鼻子裏噴出兩道青煙，然後問楊杏園道：「這兩天，和家兄談過嗎？楊杏園道：「我這幾日身體不好，不很出來，沒有會到令兄。劉子善道：「本來也不容易會到，他就很忙，昨日晚上，他一點多鐘才回來，今天上午就在什麼堂吃飯，聽說是內務總長請的。兩點鐘還有一餐，晚上八點鐘，是他們請客，吃的地方就更奇了。說是在前門火車上，吃外國菜。當議員的雖沒有品級，照我看，和總長都甚並肩一樣大。不說別的，這口福就不小了。楊杏園一邊聽劉子善說話，一面看牌，順手就把手上的煙捲，扔在地下。劉子善看見還有一大截煙，楊杏園就扔了，心裏怪難受的，想檢起來吧？又有些不好意思。眼瞧着那半截煙，只是轉個不住。這時，桌子上已經成下了一個三圈，卻只抽四個子兒的頭錢。劉子善嫌太少，便不滿意：「像你們這樣抽頭，什麼時候，才可以抽到一塊錢？桌子上有一個人笑着說道：「沒吃沒喝的場面，就只有這個樣子。劉子善本知人家是玩話，說

道：我家兄在黨部裏打牌，吃哩都是自己的，爲什麼一回四錢，就好幾十塊呢？那人又笑道：人家是抽頭給聽差的，你呢？不是議員的本家老爺嗎？徐二先生最近當選議員的人，就不肯得那幾錢的兄弟，覺得那人的話太重了，他道：劉先生話不虛傳，這道不道我們漢一個漢國後，頭着好話迷了。那人將牌一推道：我不會真去重，這道不道這道一個是本老爺。說着，氣憤憤地走了。大家面面相覷，一場政事，可憐也。就笑着走出來。剛走到院子裏，只見劉議員，忽忽的在外面進來，手上拿着一個可憐的克，一搖一擺的走。看見楊青園，便對他招手道：來來！我有一段好話問你。今日下午，陳總長在憲法會議員，楊先生知道嗎？楊青園道：不知道。劉議員道：這道不道這道：陳子餘的總長，都在我們非敢心裏，他不會不請於世間。在憲法會議員，大半都是不很熟悉政局的，惟有我一人能在黨部裏混過十個人，都有幾十個。此外，我這有一個消息告訴你，也是很重要的。昨天我們黨部裏開會，我彼爲第十次會議，這道不道這道必請在貴報登一登。楊青園道：可以。楊青園道：不消我的話，你不必忘了。是請你做一會稿子送來。楊青園道：可以。楊青園道：我這道不道這道。這道不道這道，等修改好了，也可以送到貴報。我這道不道這道。這道不道這道。這道不道這道，不可不親。其一，是中國無宗教，不以正人心，自正本。其二，請各達政府各機關各學校，不帶任何文字。以口文爲主，

越發感慟重生。病雖好了，身體本來還有些虛弱，連飯都懶得吃，就全斷了。到了次日，身體完全恢復，加上雪後天晴，地下的塵土，都被化的雪水沖了，雖有些風，卻刮不起來。天氣清朗了許多，人的精神格外好些，就依舊忙起事來。這天，何劍塵吃飯之約，也就因為晚上在報館裏已恢復工作，到底沒有去。在客邊的人，看見人家忙得過年，雖然有些一年將盡，萬里未歸的感想，但是想到不用愁辦什麼油鹽柴米，也不用得結什麼年帳，度什麼年關，卻也痛快得很。這會館裏的董事，本來是守舊人物，到了二十七日，大門口就貼起花箋春聯來。大門口的對過，本有一個小水果攤子，如今卻收了水果，擺着大大小小許多花爆。大門旁邊，原有一個賣卦的老頭，這幾天，老道也收了籤筒卦牌之類，桌子上擺着一大碗油搥汁，幾枝大筆，堆了許多紅紙，他身後的白粉牆上，釘了兩根釘子，繫了一根麻繩，繩子上用小火籤子，夾着許多紅紙對聯。什麼皇恩春浩蕩，什麼鶯聲燕語報新年，什麼爆竹一聲除舊，這一類的話，寫了許多。牆上另貼一張紅紙，寫着一尺見方書來兩個大字。這些事情，一經看見，覺得年就在眼前了。到三十這一日，就有許多朋友約他去過年，他都辭了。下午沒事，身上帶着十多塊錢，在琉璃廠閒逛。在各家舊書攤子上翻舊書，看見好的，就買了下來。沒走幾家，就夾着一大包書。走過一家花爆店，看見許多人在裏面買花爆，買的正熱鬧，順腳走進店去，情不自禁，也買了些。拿紙的一算帳，倒有兩塊多錢，這才覺得錢多了。但是既無意中

買了，就是沒有用，也只好帶回去。到了家裏，將書擺在書架上，一看上兩個星期買的書，放在那裏，還有沒讀的呢。自己一想，今天花這些個錢，把書買來，不又是擺樣子嗎？但是自己也知道這道理，可是正苦苦裏讀書的時候，覺得那一部都應該看一遍。就是一冷一熱，也不能厭過，坐在車上，兩眼直睜着幾行。一到了家裏，擺上書架子，就不知那天有工夫再賞了？仔細一想，卻也是不可理解的一樁事。一面擺書，一面想着，自己也笑起來了。擺完書，坐了一會，忙慌了的人，今天一點事沒有，倒反覺得悶得慌。便背着手，走出大門，只見那些擺年貨的，在街上來來往往走着，看了也很有趣，一直到天色已黑，各家燈火，他才回去。這時，屋子裏燭子，火正燒得興旺，便靠近爐子，拿了一本十八家詩話就燈下看。一個人在屋子裏，自然是很沉靜，聽聽屋子外邊，震天動地的爆竹，已經東應西響起來。坐了一會，有些不耐煩，便推開門在院子裏望望，只見天色漆黑，院子裏的東西，幾乎看不清楚。伸出頭來，雖然很冷，可是也沒有什麼風。有時屋頂上響一聲，在黑暗的天空中閃出一批火球，正是人家在放冲天炮。這時，那胡二兩和孫女兒，一個孫子，一個人提着一個小紅紙燈籠，燃着一枝香，也在院子裏放小爆竹。過一會兒，拍的一下，三個小孩子，攙着那燈籠，跑來跑去，卻是有味得緊。楊杏園看見，忽然想起二十年前，自己和街坊小孩子鬧的玩意兒，正是一樣。回頭一想，不覺發覺二十多年了，真是做夢一般。在院子裏徘徊着一會兒，胡二已經送上飯

來，因這楊春園倒來不齊情小登的，所以連他過知這一天，也格外恭敬一些，在門口候着，兩儀堂，一個小火鍋，另外一把小鍋，煮了一碗酒。這些東西，都多放在外邊。楊春園上，又給他換了兩個洋酒盤，煮了兩碗飯，飯色兩洋些。楊春園一看，心想這，真驚什的，真有些意思。這時，風子也換火酒盤，紅燭高燈，茶几上兩盤糕茶，烘出一陣一陣的香味，加上桌上的酒子酒杯，都也照樣，不覺心有些酒興，便端了一把椅子，對着楊春園了，斟上一杯酒，喝了一口。這時，爆竹的聲響，連發一陣緊似一陣了，雖然一個人自用自飲，却是今天大年三十日的觀念，一刻也去不了。看見剛才看的十八家詩鈔，竟在旁邊桌子上沒有看見，又去他記起一坐幾幾夜，萬里未歸人的句子，便將一枝喜煙筒拿自身邊，拿了一本詩集在面前，一邊喝酒，一邊念詩。不知不覺一小盞酒都喝完了。火鍋裏肉菜，他吃去一大半。孩子一放，這才覺得有些餓兒。胡二後他這一頓吃過久，已過來過三四次了。這時，又來了，見他一人坐在屋裏，便道：館裏有幾桌牌，楊先生不奉一個嗎？下午下，替講課。楊春園倒其美笑。胡二倒下茶水，收拾碗筷去了。楊春園也取出兩手來，一盞天色，就先更無，半盞中，卷煙的夾他，真比胡二多。胡二倒着，楊春園兩放完，一盞煙筒，穿過煙筒，獨自太酒。剛才一會和胡二倒酒的時候，志在比其用法。胡二下，楊春園來受受香香的，就其身上也倒酒的出了些汗。如今在冷的空氣裏，又聞着爆竹氣味，精神倒甚之一快。想起今天費了兩塊多錢

通四海，財源茂。這三江。牛頭小隻馬，都是偏僻又有些意思。仔細一想，不由待你不發笑。楊杏園道：這一早晨，你們都是幹這個玩藝嗎？吳碧波道：糊裏糊塗一跑，由北城到南城，走的路實在不少，可是紙的對聯，卻小逾一兩副。他們到了南城，選順甸去了，我卻來找你。楊杏園道：去年何劍巖拿着許多紅紙回去，大概寫了不少的對聯，你何不來看看？吳碧波道：你也閒着沒事，我們一逃去談談，好不好？楊杏園正在無可消遣，也很同意，便和他一路到何劍巖家裏。走到門口，並沒有看見對聯，卻有兩輛人力車，放在大門邊，好像是帶人的樣子。楊杏園道：我不進去了，這不是他家裏來了客，就是他夫。兩人要出去。何碧波去帶人家的興？一言未了，只見何太太穿了一身豔裝，走了出來。後面跟着位二十開外的姑娘，長髮堆雲，圓顰潤玉，雙目低垂。若有所思，皓齒淺露，似帶微笑。不單脂粉，且見清瘦。他身上穿了一件瓦灰布皮襖，下穿黑布裙子，肩上披了一條綠色繡白邊的圍脖，分明是個女學生。和何太太整裝一比，她發顯得淡雅。何太太一眼看見楊杏園和吳碧波，便道：請坐。劍巖在室裏，我不久就回家來的，回頭我們再打牌。說着，他和那姑娘上車去了，就拉走了。楊杏園道：很奇怪！他這裏那裏來的這一位女學生？何碧波道：這女學生，還有些很，絕不是何太太的舊姊妹，也不是何劍巖的親戚。這卻教人大意思了。兩人走進門，直往何劍巖房裏走去，只見他面前桌上，擺着兩個關銀子，一盤紅盤，一本賬簿，他賬房裏，一盤

三兩根指頭，夾着一粒棋子，小和尚在桌上，拿子他拿盒子裏抓棋子。全副精神，都射在棋上，兩人走了進去，他並不知道。一直等他們走到桌子邊，擡頭一看，兩手推開棋盤，才笑了起來。楊杏園道：尊夫人剛才上車，想是送順甸去了。你怎麼不前去奉陪？何劍塵道：他是去拜太師母的年，我怎麼好陪着去？楊杏園道：他又信口開河，他那裏來的太師母？何劍塵道：你們剛才進來，看見他身後還有一個人沒有？吳魯波道：不錯，他後面跟着一個女學生。何劍塵笑道：那就是他的先生，有先生自然就有太師母了。楊杏園道：這一位女西席，是漢詩詩的？怎麼我們一點兒不知道？何劍塵道：說來就話長了，有一天，我在做親家裏閒談，說到女子的職業問題，我做親告訴我，說正是很要緊的事，不過不可本事太好了；太好了，就怕沒有飯吃。我說：這話太玄。我就問：這是什麼意義？他和我說：現在有個女學生，書也讀得好，字也寫得好，他去了正經本領，只靠繡花賣錢吃飯，你想，這不是本事太好的不幸嗎？我就問這是什麼緣故？他說：這個女學生，原是廣出的，父親在日，是個很有錢的小姐。後來父親死了，嫡母也死了，他就和着他一個五十歲的娘，一個九歲的弟弟，靠着兩位叔叔過日子。兩個叔叔，一個是僉事，一個是武備一任差尹，總算小康之家，不至於養不起這三口人。譬如他那兩位嫡母，總是冷言冷語，給他們顏色看，這女學生氣不過，一發脫離了家庭，帶着母親弟弟，另外租了房子住了。他母親手上，雖然有幾百錢，也決一拖一，持久遠，他

窗外寒林孤潔，林外亂山蒼疊，地靜少人行，門掩一冬黃葉。簷際凝珠殘雪，簷外
半鉤新月，便不種梅花，料得詩人清絕。

楊杏園道：這詞本不算惡，在如今女學生裏，有能填詞的，尤其是不多見。說着，一看
畫上面，有一塊鮮紅的小印，刻的是隸書，是冬青兩個字。他不覺失聲道：哦，奇怪！
這個名字，就好像在那裏見過，但是一時想不起來。便問道：他姓什麼？何劍塵道：他
姓李，你聽聽他唱：楊杏園偏着頭想了一想，說道：認識我是不認識，只是這名字，我
好像在那裏見過。吳碧波道：這有什麼可想的？這位李冬青女士，既然是個詞章家，難
免向梨園雜誌上投稿，大概會在報紙上遇見他的作品了。楊杏園道：也許是這樣。吳碧
波笑：劍塵夫人有這樣一個好先生，將來一定水可限量。可是待先生要說恭且敬才好
呢。楊杏園道：這一層，我想一定不會錯的。你只看這一兩題詞和畫，這金紅木鏡框
子配起來，真是碧紗籠句呢。其他可想了。何劍塵卻只笑笑，依舊把畫拿到裏面去了。
一會兒，何劍塵家裏的老媽子，搬出許多茶果子來，何劍塵一盤一盤的，送與吳碧波，趕快
收了去，把茶熬好了的那些鹹東西，可以切出幾碟子來。說到這裏，吳碧波道：看
你們的飯菜，大概還有什麼，煮一點兒吃吃，好不好？吳碧波笑道：剛纔我已經把茶果
子收了去，我原就老大吃不飽，如今有飯吃，我自然是個飽了。何劍塵便道：時來貴人難
去，又笑說：不是不給茶果子你吃，這種東西，實在太俗，也沒有什麼好說。吳碧波

道：這讓說，你又何必辦在家裏呢？何劍塵道：等你聚了老婆，你就會知道所以然。這都在奶奶經上，多少章多少條規定的呢。不多一會，老媽子果然端上八碟酒肴茶之類和一小壺酒來。三人一面喝酒，一面說笑，說了一陣，又說到這位李多青女士身上來。楊杏園問何劍塵道：你們嫂夫人，既然去拜太師母的年，怎樣這位先生劍在你家裏？何劍塵道：他們也是前世的緣分，這位先生和這位高足，簡直不能隔一天不見面。李女士是前天在這裏教書的，昨日過年沒來，今天他在家裏預備了許多吃的，怕內人不去，就先來接他了。吳碧波道：他上面是個婦母，下面是個弱弟，一個人怎麼維持下去，恐怕不容易吧？何劍塵道：現在他自由自主，不過負擔重些，倒不要緊。從前靠着他叔叔的時候，十分可憐，前不久的時候他曾做了幾十個小令，敘述他的境況，頗為可憐詞，可惜他不肯拿出來給我看看。但是由剛才你們看的那首詞而論，已經值得誇獎了，那末，他的可憐詞，可想而知，可憐的往事，也就更可知了。楊杏園道：文字為憂患之媒，這位女士，要是不認識字，糊裏糊塗的過去，或者不會這樣傷心。何劍塵道：你這話也有相當的理由，我卻也承認不錯。說到這裏，劍塵的夫人，已經回來了。何劍塵道：你怎麼回來得這樣快？何太太道：我知道三差一，趕緊回來打牌來了。楊杏園笑道：愛老師，到底不抵愛打牌。何太太道：我這個老師，也不能再教我這個無用的學生了，他要到學堂裏，真做老師去了。何劍塵道：那個學堂要請他？你怎麼知道的？何太太道：也

是老太太說的，還叫我問你可以去不可以去？說是個什麼教戲子的學堂，難道唱戲的還要進學堂嗎？何劍塵道：唱戲的怎麼不能有學堂？有一天，在街上過，你看見一大班孩子，一律穿着黑布馬褂，藍布棉袍，戴着青布小帽，在人家屋檐下，梯階梯階的走，那就是唱戲的學生。你還問我呢，這是那家大店裏，這些些個徒弟？我就說是唱戲的，你忘了嗎？何太太道：孩子唱的戲，我也看見過。臺上扮起小生小旦，都很俊的。那些孩子，就像苦兒院裏放出來的可憐蟲一般，面孔黃黃的，瘦一片，掛一片，你說是唱戲的，我有些不信。楊杏園笑道：你們所辯論的，都是文不對題。剛才嫂子所說的戲子學堂，決不是得班。那種十八世紀思想的科班社長，字還小讓學生好好的認，那裏還會請女學生去當教員？我猜所說的戲子學堂，一定是那個愛美戲劇學校。吳碧波道：或者是的。不過愛美戲劇學校的內容，我是知道的，有許多候補教員，候缺還沒候上，也不至於另外請人吧？若是那真真請人，我想這位李女士教了一點鐘，第二點鐘就決不肯上堂。何劍塵道：其故安在？吳碧波看見何太太在這裏，那句解釋的話，卻不便說。只說道：一言難盡。總而言之，那裏面男女學生是沒有界限的，算「罷」，不要以下說了，我們打牌罷。楊杏園道：我的病剛好幾天，我不能久坐，我不打牌。何太太並不理會他這句話，一陣高跟鞋子響，早跑到裏面屋子裏去，捧出一個方匣子來。那老媽子聽說打牌，趕快就把桌子擺好，並不用得主人吩咐。何太太將匣子蓋打開，嘩啦啦一聲，早倒了一桌

子麻雀，便嘆着道：坐下！坐下！楊杏園站在桌子犄角邊，用手撫摸着牌，口裏說道：我不能久坐，我不來吧？吳碧波道：坐下待了，不要客氣罷。楊杏園一面坐下，一面笑道：真來嗎？那就不必拈風了，我就坐這裏罷。何劍塵笑道：口裏說不打牌，手上已經打起來了，凡是說不打牌的人，都是如此。四人便打起麻雀牌來，這一場牌，直打到天色漆黑方才休手。何劍塵又將家裏成的酒菜，搬了出來，請他們吃晚飯。吳碧波一晚上沒睡，就先進城了，楊杏園又說笑了一陣，方才回家。到了次日，依舊在假期中，無非看看書，打打小牌，一混就是三天。這日上午，天氣晴和，又無大風，心想，天天雖假期，到了假期裏，又是這樣話講過去了，真是可惜！正在這裏盤算，只見舒九成走了進來。楊杏園道：哦！好幾天不會了，我聽說你忙得很呢！舒九成道：對不住！你害病的時候，我正到天津去了，我昨天回來，才聽見說的。今天在遊藝團包了一個廂，請你聽戲去。楊杏園道：你向來不愛聽戲的，怎麼會包起廂來？舒九成道：那裏是我包的，這是衆議院那班雜漢包廂捧謝碧霞的，今天他們包了廂，廂裏有尋無人去，就作個順水人情送給我。楊杏園道：我正無事，既然有現成的包廂，我就陪你去。舒九成道：那末，我們就走罷。兩人走出大門，只見一輛汽車攔在門口。舒九成道：你就坐我的車罷。楊杏園笑道：你很忙，非坐汽車，是忙不過來。我早就這樣建議，你以為我是說俏皮話哩。現在怎麼樣？舒九成道：其實，也是生計程長各人自己修高起來。若是

沒有汽車坐，就不作事嗎？兩人坐上汽車，不消片刻，就到了壽春園，走進博古園裏面，舒九成前前後後，就扶着帽子，和人點了點頭。楊杏園道：包廂裏面，你那些有許多熟人？舒九成低低的說了五個字，這都是新舊。楊杏園聽他這樣說，也不笑，不言，便和舒九成坐下去看戲。這天謝梨雲，正演的是姮娥宮，先是梳着高髻，穿着宮裝，一會兒，臺上大吹大擂，奏起喇叭銅鼓的軍樂來。謝梨雲改了西洋裝，穿着極薄的跳舞衣，在臺上作單人跳舞。舒九成對於戲之一道，本來就是十足的外行，而今一看宮裝的仙人，這作西洋跳舞，一跳就是好幾千年，越發莫名其妙。便問楊杏園道：這演的是那一段故事？楊杏園道：我也不很會，好像是唐明皇遊月宮的故事吧？這時，謝梨雲正在臺上，賣弄腰腿的工夫，伸出一隻腳來，兩隻手叉着腰，將身子扭幾扭。於是包廂左右前後，就劈劈拍拍，放爆竹似的，鼓起掌來，隔空包廂裏，有個小鬍子，一個大鬍子，都是和舒九成談過頭的，大約都是議員。他們這會都現出了會，搔起頭來，望着臺上，眼睛珠子，也不肯動一轉。有一個戴眼鏡的小鬍子，口裏啣着一根茶管，嘴裏，噴着，口水由嘴外上流了出來。那個沒戴眼鏡的鬍子，笑嘻嘻地，偏着頭，把兩隻手伸出包廂去，一隻伸向包廂上，一隻伸向包廂下，好像在議論真和假。鬍子反手當一樣，用三四個牙齒咬着一點嘴唇皮，極力的鼓掌。那胖子瞧着一雙肉德眼，笑着只是擦嘴，一隻手按着茶壺拿起，就托嘴對着嘴。他偏他手上拿的是茶壺，嘴喝的是茶壺把，老

楊老沒有，他只是把茶壺豎起來，眼睛仍舊望着裏面，那茶都由茶壺蓋上流了出來，澆了胖子一身，一件藍緞袍子的大襟，濕了大半邊。胖子聽見滴滴搭搭響，低頭一看，不覺呵呀一聲。楊杏園在一邊看見，覺得很有趣味，竟把看戲都忘記了。等到戲散了，臨廂那兩個小鬍子，都和舒九成打招呼，說道：「不要走，一塊兒吃小館子去，晚上的戲，還好哩！」我們已經把這廂門下來了。舒九成道：「我還有事，不奉陪了。一個小鬍子將舒九成衫袖一拉，低低說道：『晚上到布長街去玩吧？大頭今天晚上準去，回頭我們看他派人來接謝碧霞罷。』那人說完，自和他的同伴走了。楊杏園和舒九成道：『回去也沒有事，忙什麼？我們就在這裏吃晚飯，回頭在雜耍場裏坐坐，也是很有趣味。』舒九成本來就無可無不可，就答應了。無如這大正月裏，遊藝園裏面，人山人海，十分擁擠，那裏人也是滿的。他們走進味根園去，只聽見紛紛擾擾，盤子碗聲，嘻笑聲，坐客吶吶聲，夥計答應聲，小孩兒啼哭聲，鬧成一片。叫了幾聲夥計，也沒有一個人理會，四圍一看，不認坐的地方，站的地方，也沒有了。走出門外，等了好久，裏面才稀鬆，胡亂進去，找了一個座位，要了幾樣菜，吃過晚飯，再到雜耍場去。誰知這裏也是一樣擠，一點兒地方沒有。舒九成道：『我說還是走的好，何必擠着找罪受？』說畢，竟自往外走，楊杏園也只得跟着。走不多遠，一個大個兒，戴着獼皮帽子，穿着獼皮領子大氅，手上拖着一根手杖，顯然是個小闊人。他看見舒九成，連忙把手一指，笑着問道：『你一個

人嗎？舒九成道：還有二位朋友。便笑着給兩方面介紹道：這是楊杏園先生，這是崔大器先生。楊杏園一看崔大器衣裏面，是一件禮服呢馬褂，鈕扣上吊着一塊金質徽章，分明是一位議員。那崔大器問道：你們二位在什麼地方坐？舒九成道：人多得很，沒有地方可坐。我們要走了。崔大器道：我們在坤戲場有兩個包廂，你愛在那裏坐，就在那裏坐。早着哩，何必走？舒九成道：你們的人太多吧？崔大器道：加上一兩個人，總坐得下的。回頭我還有要緊的事，和你商量。舒九成笑道：我想沒有什麼可商量。有事商量，也不至於在包廂裏圍談判斷。說畢，帶着楊杏園在人叢中一擠，便不見了。崔大器追上前來，一把抓着，笑道：別走別走，包廂裏聽戲去。那人回轉身來，是個小鬍子，原來是議員賈民意。崔大器拉錯了人，倒楞住了。賈民意笑道：怎麼着？坐包廂。崔大器只得順風推舟，和賈民意同到包廂裏去看戲。好在包廂裏的人，賈民意認得一大半，倒也沒有什麼拘束。看到後面，正是謝碧霞的紡棉花，當他坐在邊口上唱小調的時候，有一句奴的心上人，那時卻把他的眼光，不住的向賈民意包廂裏射來。崔大器撕着一張闊嘴不作聲，只是嘻嘻的笑，幾乎合不攏來。等到戲要完，崔大器特將賈民意的衣服一拉，便一路走出戲場來。崔大器輕輕的笑着說道：我和緩卿到上池子去，你不去？賈民意道：那裏來的什麼緩卿？崔大器把手上拿的手杖向地上一頓，然後說道：嘿！連緩卿是誰，你都不知道，你還聽戲？賈民意道：我本來就不懂戲，你問起我的內行話來，

我自然不知道。崔大器道：你猜，猜是誰？賈民意想了一想，笑道：是誰呢？呵！是了。你們前幾天做了一大卷垂詩，左一個顰顰，右一個顰顰，還說要刊專集。當時，我倒沒有留意，如今想起來了。那詩的序裏曾說道：碧霞、姪謝，字鏗鄉，這鏗鄉一定是謝碧霞了。崔大器道：正是他。老實告訴你，我有一個好差事，就是每天一次，送謝碧霞到北池子去。他的戲唱完，我的辦公時候就到了。賈民意道：那天，那就先走一步，那邊會罷。崔大器道：我們三人坐一輛車去，不好嗎？賈民意笑道：那就有些不妥，而且我也有我的車子，何必呢？說着，走出避塵園，坐上他自己的汽車，何消片刻，早到一個地方停住。那裏有個朱漆大門，門上的電燈，點得通亮，在左右前後，停上四五輛汽車，兩三輛馬車。賈民意想道：今天的人多一點，也許今天晚上牌九，要有新門記去。走道裏過，又要說這裏開會了。他下了車，一直就往前進，聽見的看見，都是睡着手站在一邊，叫一聲賈先生。到了裏面，走進內客廳裏去，把兩門簾子一看，只見圍了一圈人，在那裏打撲克，都是議員，旁邊有兩個侍女，夾在裏面，和大人玩笑。有一個職員，拿着一個佛手，也在裏面。有一圈侍女，卻在和這圈牌，賈民意將帽子取在手裏，和大人笑笑，背着手，也站在裏面。檢點看牌。那侍女手上拿的，卻是兩張九，一張五，一張四，一張A。到了牌牌的時候，侍女說道：抽牌。抽出一張白，一張五，再抽，抽出兩張九，一張A。再抽一張白，把牌都看一瞧。

計買佛說：不要想管閒事。賈敬倫笑道：非說不管，反正把我那兩塊錢輸完了，也就罷了。這個人名色已把手上的細柄在前面，賈敬倫手快，搶了一張在手裏，對妓女道：我們個人看一張。妓女道：可以的，你別別什麼。說着，把那板牌拿了起來，就向牌桌上，一轉，隨聲把牌抽動了幾回。擺成一疊，把那四張牌，用手抄起來，一片香和鼻一尖。戲每，一看第一張牌，還是取來的九。便用手指頭慢慢將下面三張取出。是九的牌，先看第二張是狗屎來的黑A。展開第三張是原來的九，一直展到第四張，是點數的牌，他翻開看，半天還沒移動一絲絲。桌上的人都催道：老九，你快點吧？他應道：點數牌到來，有一個紅字，兩面並立着，正是半截A字，他便使勁自手一撥，露出牌中心的那一朵花過來。查一查手上，是九和A兩對，他便收成一疊，書上手心裏。賈敬倫道：你變了一些什麼牌？我看看；老九道：沒有什麼；你的呢？賈敬倫把手伸到桌下，往裏掏東西，伸出一張牌來，卻也是一張A。那妓女越發舉了這來，把五張牌都看了一遍。看桌上，有兩家圍桌，在那裏當斯，正等着看牌呢。老九問道：你變了牌了多少？一個人說：你出什麼牌。就可以看牌。老九笑笑，先拿出一張十塊錢的銀票，放在桌上，隨手又推一張十塊錢的，一張五塊的。賈敬倫站在後面，以為他這銀票的錢財，並不以爲然，可是小僧於說，只好一瓣不作。這時，那對面的那一派，那紳士在耳邊細細說着，又偏着頭望望老九的臉，笑道：小僧頭兒，你又

想揆機。老九也微微一笑，說道：「噫！那可不一定。那人用手摸着鬍子問道：你揆幾張的？」敬佛道：「換兩張。那人依舊摸着鬍子，自言自語的道：哦！換幾張，難道三張二回？」或者三個頭？想了一會，將桌子一拍道：「我猜你們一定是投機，十五塊之外，我再添三十塊，不怕事的就來。老九看見人家出許多錢，便有點猶豫了，將牌遞給敬佛看道：你看怎麼樣？敬佛原來猜他的牌，不過三個頭，現在看三張，兩張九，是一副極大的富而發，不由得心裏一陣歡喜。仍舊將牌交給老九道：也許是他投機，想把我們嚇倒。他既出三十，一共五十五塊了，也罷，再加四十五塊，湊成一百，和他拚一下子。老九巴不得一聲，心想，贏來了，反正我要敲他一下。果然就數四十五元的鈔票，放在桌上。這時，不但滿桌子的人，都注意起來，就是在屋子裏一邊談話的人，也圍攏來，看看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偏偏對面的一位，又是一個不怕死的人，便道：你既拚一百，好，我再加一百。道一下，把敬佛的臉，弄得通紅，不出吧？白丟了那一百塊錢。照出吧？又怕人家的牌，可莫比自己大。手上把牌接過來，把一隻手，只去抓耳朵後面的短頭髮。說道：也好！就添出一百塊錢，看你的！那人把五張牌擲桌上，一擲，微微的笑道：賀賀！四個小二子。敬佛將他的牌，一張一張展出來看。正是因張二，一張三，一點不少，恰恰管了他的富而發。他把牌一丟，把面巾一擦，道：「容留桌子中間一攤，說道：拿去！在桌上三張煙燭筒子裏取出一根煙捲，用火燃着，便伸長

兩條大腿，倒在沙發椅上，一聲不言語，極力的抽煙。那人點一盞鈔票數目，說道：「敬佛，還差五塊呀。賈放佛道：『少不！你的命！明日給你不行嗎？』旁邊有人笑道：『剛剛在汪竹亭那裏弄來二百元，腰還沒上呢！我說叫你請客，只是不肯，現在呢？』這一句話，說得大家都笑了。惟有那個妓女和人家抽了一副牌，不三不四的工夫，輸脫二百塊錢，真有些不好意思，低着頭，默默的在那裏擦弄桌上牌。賈民意站在一邊，看了一會子，覺得也沒有什麼意思，便自向上房來。原來這上面幾間屋子，是這賈主人弄幾間給預備的靜室，留給二三知己密談之所，賈民意在門外頭就聽見一個女人的聲音在那裏說話，說道：『我給你燒上一口，抽一口是足的，好不好？』又聽見薛清叔，格格的笑出笑聲。說道：『我不要抽煙，你把新學的王堂弄給我唱上一段，好多着呢。』那女人道：『人家來了，總是婆人家唱戲，怪膩的。』薛清叔道：『這孩子，又撒嬌。』旁邊就有個人插嘴道：『這都是該長大人慣的呀。』這句說完，接上一陣笑聲。賈民意一氣瘋子進去，見正中屋子裏設飯的雪茄煙味，九日云消。左邊屋子裏門簾子放下，一陣暗響，嘴輪鴉片的聲音，隔簾子，卻聽得清清楚楚。瘋子進去一看，幾個人坐在牀上抽煙，崔大德一面燒着，蘇清叔坐在旁邊一盞茶，把皮毯子的沙發上，把冬瓜般的服裝露在椅子上，並討着眼前。鏡子上根兒的綉子，笑着都想了起來。謝興波果然來了，身上穿着大紅緞子小皮靴，寶藍緞子開襟衫，蓬鬆一把握子，預戲時候，化裝師的胭脂，還在臉上。沒有洗

也不發言，與我什麼相干？何必問我？張四爺道：那末，我可不容氣了。謝碧霞道：罷了，罷了！你說出來試試看。崔大爺道：別鬧！別鬧！讓碧霞坐着歇一會兒，等他好好的唱一段青衣新編長卷。謝碧霞到牆上的聽一看，已經唱完了。說道：你們說你們的話，我走走。張四爺道：別忙，我有件事請謝教。說着，就走到隔壁屋子裏拿了一把胡琴來。這胡琴響了，說到：昨天聽你唱得這般好，段廣東調，實在有趣，聽你唱一段，我們大家洗耳恭聽了，就讓你走。謝碧霞笑道：唱一段可以，胡琴我實在拉得不好。崔大爺道：這又沒有外人，拉的不好也不要緊，你就拉一段罷。謝碧霞一面說話，一面調胡琴絛子，調好了，取出一塊手絹，垂在大腿上，然後把胡琴放在上面，拉了一個小過門，就背過臉去，唱將起來。謝碧霞穿着大紅衫兒，衫領領子，都是短的，露出了手和胳膊，雙眉紅，白是白，他雖然背着身子，你聽他水葱兒似的手指頭，一隻手拉着胡琴絛子，一隻手拉着琴，就覺得十分玲瓏可愛。這時候，正是深夜，已經靜悄悄了，胡琴拉着胡琴廣東調，越發越婉動人。大家正聽得有味，謝碧霞忽然將胡琴一放在衣架上，取下一件青呢大衣，披在身上，把辮子都穿在大衣裏面。笑着和大家點了一點頭，明眼兒！說着，一扭身子就走到外面去了。蘇清叔笑道：忙什麼？還沒叫他們開門，稍等一等，我送你回去。謝碧霞扭着身子說道：不要緊。要說第二句，已經走到院門口，也就忍住了。這裏的胡琴，越近越不響了，看見謝碧霞走了出來，說道：謝

老板要走了嗎？謝碧霞鼻子裏答應了一聲。那聽差就趕快走到門房裏去，把那歪在牀上的汽車夫叫醒，去開汽車。汽車開好，謝碧霞不到十分鐘，就到了家門口。汽車剛停住，卻見一個黑影子從屋邊一閃，謝碧霞倒看了一驚。欲知是人是鬼，請看下回。

第二十五回 破屋疏窗空名傳勝蹟 荒城古刹幸遇晤芳姿

卻說謝碧霞走到自己門口，只見一個黑影子一閃，心裏未免一驚。仔細看時，卻是一個穿一件大藍的人，一陣風似的走了。汽車夫停了車子，早過去和他敲門，過了一會兒，裏面開了門，亮着燈請謝碧霞進去。謝碧霞一看，是他跟包的，便問道：家裏人都睡了嗎？跟包的道：老爺沒睡，還在燒煙。謝碧霞便不說什麼，走回自己屋子裏去。回到屋子裏他父親謝二問道：今天怎麼這時候才回來？已經快三點鐘了，明天日裏還有戲哩。謝碧霞道：不是我跑了出來，他們還不讓我走呢。這夜深，也不知道我們門口怎麼還有人走路？謝二到門口，看見一個黑影子一溜，可真嚇我一跳。這時，只聽見謝二抽着煙嗚呼嗚呼直響，一口氣響完，聽見謝二骨節一響，喝了一口茶，然後才說道：你這一說，我明白了，一定是那個混帳小子。謝碧霞道：那個混帳小子？謝二道：就是天天就在包廂面河的那個學生，這酒家，老是在門口帶茶壺的。今天晚上，有一點鐘了，他忽然敲門，一閃跑了進去。當時，我以為是鬼人，真嚇得我，心裏不得。

串小生，若是反串小生，屬雞鴨越發比不上你。昨天我看你演的精練娘，比上兩次還好，有幾段小調，簡直是北京沒聽見的。風琴按出複音來，尤其是難得。說也奇怪，桃紅色衣服，就格外漂亮。我常說，不好看的人，穿好衣裳越發醜，好看的人，無論穿什麼衣服，總是好看的。說畢，接上一陣哈哈大笑。謝碧霞道：昨天的戲，可以對付嗎？柳上蕙敲着手掌，將腦袋擱了幾擱。說道：很好！謝碧霞道：我昨天的嗓子啞了，本來不願唱的，偏偏前臺老板不讓請假，只得勉強上臺，還好得起來嗎？柳上蕙道：怪道呢，我昨天聽你唱了許多新腔，很有味兒，原來你是啞了嗓子。這一啞，實是好，把你用腔的那股巧勁兒，都使出來了，真是想不到的事。謝碧霞道：我今天演天女散花，怕唱不過去。柳上蕙小和謝碧霞說話，卻和謝老娘說話。先笑了一笑，然後說道：原來擊脚今天演天女散花，怪不得他一起來，就練調帶子。一個人或一個名角，決不是含糊得來的。擊脚這樣有，實在是應該的。誰能像他這樣，不穿衣服，站在子裏？謝碧霞道：天女散花，實在是在臺前，作工唱工，都是很難的。坤伶裏面，除了你，還有誰能唱。說了這句，一定他可憐。謝碧霞道：老實說，那做老生的實不行，我想還是演天女散花。柳上蕙道：天女散花這戲，你舞帶子的那一段，我看厭，今晚我是一定早到。這時，謝老娘進真屋子裏去了，謝碧霞也跟著走了進去。低低的問他母親：這個男的是給

他了嗎？謝老娘道：前天他來過一回，我因手邊沒錢，所以沒給他。謝碧霞道：反正少不了的，於他就得了，你馬上就拿出來罷。謝老娘道：一次全給他不好，上個月一次給他了，沒半個月，他又來，我想今天先給十五塊，過半個月，再給他十五塊。謝碧霞道：給他得了。省得過幾天，他又來了麻煩。說着，便到自己屋子裏去，拿出三十塊錢的鈔票，交給謝老娘，由謝老娘交給柳上惠。說道：對不住，這個月還了兩天。柳上惠手上接着鈔票，說道：別忙呀，我來坐坐，並不是爲着要錢來的。說時，兩個指頭分開鈔票的騎角，一張一張都檢查了一番，嘴裏說話，眼睛卻不住的看那騎角上的字，數一數，共是兩張有十字的，兩張有五字的，道才含着笑和謝老娘說話，不在乎似地，隨便將那一摞鈔票，揣到袋裏去了。一面又問謝碧霞道：我這兩天，收到許多投稿，都說你的字寫得越發好了，將來還可以反串戲迷傳呢。說時，在衣袋裏摸索了一會，拿出一張草稿來，笑着對謝碧霞道：我昨天晚上，一夜沒睡，替你作了十幾首詩，打算明天用你的名字，登在報上，你看好不好？謝碧霞道：什麼詩？就是花田錯裏面，在扇子上題的那個詩嗎？柳上惠將手一拍道：對了。謝碧霞仰着頭想了一想，說道：哦，那以什麼爲關呢？就以我爲題嗎？柳上惠道：戲裏面以什麼爲題，那是一句俗話，六言道的好，作詩言志。作詩是心裏有了什麼話，想說出來，便把什麼話說出來。那心裏想什麼詩，便隨時找一個題目來湊付的。謝碧霞道：你這話我雖然不很明白，說也可以猜想一點。

怕你並不知道我心裏有什麼話要說；怎樣也請我做詩呢？柳上惠問着這些事，露露臉
 紅了，做了就登在報上，有許多朋友看見他的詩多，都說他是一個詩家，他素日也自
 負得了不得。不料今日被謝曉霞這樣一問，卻說不出所以然來。謝曉霞道：「詩幾天聽見
 有人和我做詩，登在報上，我不知道怎麼一回事？你這一說我才明白，這……什麼意思呢
 ？」柳上惠笑道：「這不過表明你想明會讀書……：謝曉霞不覺臉紅，便道：「我不當女
 學生，要在太學堂畢業，讀什麼書？柳上惠連忙笑道：「是呀！那太學堂的畢業學生，
 誰比得上你呢？正說時，只見一個三十多歲的漢子，穿一件灰呢呢皮褲子，頭上戴一頂
 鞞預模狐皮帽，嘴角上咧着。管戒煙煙嘴，手上提着兩隻藍布袋，袋裏着兩把胡琴，直衝了
 進來。柳上惠一看，這正是謝曉霞的琴師，大概是和謝曉霞說練習處來了。自己便站起來
 道：「隔日再會罷！說着，便走了出來。謝曉霞走出院子來，撥了兩步，也就回去了。柳
 上惠走上大街，身上有了錢，精神了許多。心想，早幾天要買雙鞋子，總是遲了下來，
 今天可以去買了。便拿五元的鈔票，在小谷煙舖子裏，買了一盒三鞭膏，找了一些洋錢
 輔幣和銅子，及着煙捲，雇了一輛乾淨些的人力車，坐到了大湖橋，舒服的很。剛過松
 鶴園，看見有熟人進去。便喊道：「楊杏齋！那人回過頭來，正是楊杏齋。便笑道：「原來
 是柳上惠，久違了。柳上惠笑着跳下車來，手揮在大衣袋裏摸出一塊，抓了一把銅
 錢，遞了兩枚，眼睛着也不看。卻笑着和楊杏齋問道：「有約會嗎？楊杏齋問道：「沒有約會，

我因為上街買點布料，肚子餓了，順便到這裏來吃點東西。那人力車夫，把那又粗又大的手掌，托着幾個銅子，直送到柳上惠面前，說道：先生你少給一個子。柳上惠道：什麼話？我在這裏數得清清楚楚，怎麼會少？車夫道：這五個大子裏面有一個小子嘛。柳上惠紅着脸，便給了車夫一個銅子。楊杏園道：柳君既然沒事，何不回到裏面去坐坐？柳上惠道：很好，我也要和你說說。說着，二人一踏走進去，揀了一間屋子坐下，要了幾樣菜，兩小空酒，便喝着談起來。柳上惠道：你是很忙，老纏不棄你。楊杏園道：我們兩人本不容易碰頭，你所有的工夫，都消耗在歌舞場中。我的光陰，卻消耗在故紙堆裏。怎樣會容易見面？柳上惠道：你這話不然，我雖然不像你那樣詩酒風流。歌舞場中，也走得罷了。近來我就常在清雅的地方逛。楊杏園笑道：你也會走到清雅的地方去，這是不想不到的，但不知道你所認為清雅的地方，又在那裏？柳上惠正樂着談子吃盤子裏的宮保雞，眼睛看着盤子裏，只挑好的吃。楊杏園和他說話，他也沒聽見。一直等吃了好幾塊，把筷子停住，才想起拿楊杏園真同他的話。便說道：你說什麼？楊杏園道：你說清雅的地方，在那裏？柳上惠道：那自然很多。楊杏園道：你最近說的那個地方？柳上惠道：這個地方，你應該也去過。就是陶然亭北方的舞臺。楊杏園想了一想，說道：琉璃臺？這地方倒滿熱鬧，我卻沒去過，不知這那裏有些什麼風氣？柳上惠道：那地方也是一座亭臺，在陶然亭之西，亭臺十分好，若是夏天，在柳樹底下，靠着下坐，四邊清野

，一望無際，就是現在，那裏一塵不染，曝背閒話，也是一個好地方。楊杏園道：我來北京這多年，並沒有聽見有這樣一個好地方，我真錯過了。那日天氣好一點，我一定抽空去看。柳上燕道：不但賞玩風景，還有一樣好處。那鄰近的地方，有一個小戶人家，他兩個女兒，一個唱青衣，一個唱大花，我都認識，可以去坐坐。楊杏園道：我說呢？你那麼能夠到這雅的地方去？原來那裏有你的老主顧。柳上燕正色道：你這雖是一句玩笑話，我不能不正式聲明。老實說，捧角的事，我是不免，那也不過是弄作戲。要說爲捧角弄些好處，或者弄幾個錢，可絕對沒有這回事。就像今天早上我到謝碧霞那裏去，除了喝他一杯茶，抽一枝煙捲之外，連他請我吃早飯，我都沒吃。由此類推，你想，我可是會弄好處才捧角的人？再要說到辦小報，不能不吃窩子戲子並兼道三個人，但也不可一概而論。我爲人，你是知道的，喜歡作遊戲文字。我便是爲這個辦報金報，好發表發表自己的作品，那裏有別的用意呢？楊杏園笑道：你不要多心，我不過順便說一句笑話，汝不敢說作窩子戲子的錢。柳上燕臉上又一紅，卻站起身來在旁遊茶几上撿了一根火柴，擦着吸煙。楊杏園覺得自己的話唐突了些，連用別的話，把這事緩過去。問道：這席臺也有些裝飾嗎？柳上燕道：怎麼沒有？臺下是一層山曲折的石坡，臺上樹木花草，子都有，臺的後面，還有一座古剎。楊杏園一聽，照樣說，這席臺簡直是一個好地方，不可不去賞鑑一番，也就未免重疊柳上燕之言節動。一餐飯吃畢，楊杏園吩咐計算帳

。棧單子關上來，楊杏園便任衣袋裏掏了三塊錢給夥計會帳。夥計接了錢，剛要走，柳上惠一眼看見那裏有？把簿簿遞給他，他那一帶錢票，一橫拿了出去，遞給楊杏園看道：「我這裏給錢！我這裏給錢！楊杏園便用手掠着夥計道：「你拿錢去罷。夥計拿了他的錢，上櫃去了。柳上惠拿他的錢，望桌上一放，說道：「唉！我昨天打牌贏了幾，燒錢，滿心預備請你，反被你請了。楊杏園道：「這小東也不算什麼，何必客氣？你真要作車，第二次遇見再說罷。柳上惠在桌上把那幾張鈔票拿起來，遞給楊杏園看道：「我車是用錢不會節制，是個大毛病。今天早上還有七十多塊錢，現在連二十都不到了。楊杏園微笑了一笑，對他點點頭，柳上惠見他依舊沒說什麼，也就只好把鈔票放進袋去。兩人出了松鶴園，柳上惠去買鞋子。楊杏園卻自回家。他因為聽見柳上惠說，瑞香有好的風景，便問人到底有這地方？誰說有的？那裏空氣是狠好的。楊杏園一聽地方好，便決計去玩一玩。一直過了一個禮拜都是大風，不願出去。到了第八天，天氣已經晴了，便吩咐車夫，一直拉到瑞香園。車子走到寬敞的道路上，遠遠的已聽見崗亭。車子走過一片草地，忽然拉到一個大土墩邊，就停下了。楊杏園問車夫道：「你停在這裏做什麼？車夫道：「你不是到瑞香園嗎？這裏就是。楊杏園一聽這裏，想是瑞香園。心裏想，我說瑞香園個好名，組成一個玉砌，一所很大的古殿，原來是個土墩，真好笑話。但是既到了這裏，不能不上去看看，便邁着土墩，踏着土坡走上去，走到臺上面，左右兩邊

洞也有幾根禾樹，正中一個大頭架子，上面懸着一條藍布被袋，又掛了一個鳥籠子。木頭架子下，擺着兩張破桌子，幾隻破椅子，破碗破碟。土墩的裏邊，有一排破椅子，也放着幾件衣服。兩邊是兩張破桌子，各口門邊，都懸着幾件衣服，懸的特別上，一燒焦，一在那裏穿洞，一在那裏是爛的。土墩的裏邊，懸着一塊古銅，不過二次來高。兩邊是破破門，破上的神龕上，土墩的裏邊，懸着一塊古銅，不過二次來高。兩邊那些泥塑的神像，有的沒手，有的沒腳，實在不成個東西。楊杏園看了一會子，一個人不由得笑起来。心想，我這想中神龕神像，就是這些東西。那屋門前，有一個六七十來歲的老婆子，坐在那裏曬太陽，兩個黑鼻流油流了嘴的小孫，蹲在地上刨土坑。他看了一看，這斯豈實在無可勾留，便裏走了下去。到這時，有一個老兒，從屋裏出來，便笑嘻嘻的對着楊杏園道：你西才歇一會兒，楊杏園到這動點頭，也沒說什麼，順着土坡，便走了下去。走了下土坡，心想，今天來得太遲意思，這裏到陶然亭，還早，既然來了，不如也去看看，想定，便坐在車子，向陶然亭來。走到陶然亭門口下車，見門口早有一輛馬車停着，大概也是新客來了來。他下了車，走進門，在禮堂上，問問下，遞了一個兒，也沒有什麼趣味。他過兩邊房上，卻聽到是外有兩個婦女的聲音，在那裏說話。有一個人道：我們從小就聽見人家說，北京的陶然亭，是最有名的一處名勝，原來卻是這樣一處地方，我真不信。何以享這麼大一湖盛名？又有一個人道：我是老聽耳

你們說，偶然等沒出過，安樂看看。我也以為不錯。要知是這樣子，我真不來。楊杏園一聽此二人說話，有一個人的聲音，十分耳熟，只是想不起來這是誰？又聽見一人說道：若是秋天呢，儘看城上的一段西山，近看一片蘆葦，難看幾叢樹，還有點蕭疎的風趣。楊杏園又想道：聽這人說話，卻是文人的吐屬，怪不得跑來這個地方來遊覽名勝。便也慢慢的說道：剛一轉灣，就聽見有人喊道：楊先生！楊杏園抬頭一看，原來是何劍塵的夫人。另外還有兩位，一位是老太太，一位是個二十歲附近的女學生。他只一看，立時想起正月初一在何劍塵大門口遇見的那位姑娘，不用提，這便是李冬青女士，何太太的先生了。便答道：娘子今天怎麼也到這裏來？這可碰巧。劍塵呢？何太太道：他沒來，我是來看看這位太太來的。說着，便給楊杏園介紹道：這是李老太太，這是李冬青先生。劍塵他又對李冬青道：這就是劍塵常說的詩家楊杏園。李冬青淡淡的笑着，和楊杏園微微一鞠躬。楊杏園也笑着點頭，卻對何太太道：娘子膩了幾個月，進步得多了，居然知道這詩家兩個字。其實，這兩個字尊貴得很，不是可以亂稱呼人的。劍塵前次曾告訴我，李女士是個文學家，要在李女士面前，稱起詩家來，那不是班門弄斧嗎？李冬青含笑低低的說了一聲：不必客氣。何太太道：楊先生剛來嗎？我們要先走了。楊杏園道：請便，何太太和李冬青便跟着李老太太走了。李老太太道：這廟裏有佛爺，怎麼來了就走？住在這裏，還要到廟裏去進香呢，今天走到佛爺家裏來了，反

不隨頭去嗎？這是最要不得的事。何太太也是信佛的人，聽見李老太太這樣說，便主張到佛殿上去進香。李冬青雖然不願意，可是不肯違背他母親的意思，只得和他二人一路走進佛殿去。這時，楊杏園從走過，轉來，覺得有點疲倦，便坐在一間小客廳裏。廟裏的夥計，奉了和尚的命，早笑嘻嘻泡了一壺茶，捧着四碟乾點心上來。楊杏園自然未便拒絕，只得坐下喝茶。一會兒，只見何太太三人，從佛殿上進來，連忙又站起來招呼。那夥計看見是客人，以為是一席的，就與客廳裏讓，楊杏園於此，不得不說句人情話，便對何太太道：「娘子也不進來坐坐，歇一會再走。」何太太就轉對老太太道：「慈伯母子，你老人家也走得累了，歇會兒罷。」李老太太道：「也好。這客廳裏，一列厚澤書兩張桌子，楊杏園坐在右邊，他們二人進來了，便坐在左邊。楊杏園見他們坐定，便叫夥計重新泡茶端點心來。楊杏園問何太太道：「娘子不是早要定嗎？怎麼還在這裏？」何太太攔住李老太太道：「老伯母說，見了佛爺不隨頭，那是有罪過的，因此上我們到佛殿上去，拜了一拜佛爺。」李冬青聽見何太太說拜佛爺的話，熱結望着他，抽出手絹來，替他擦臉。李老太太卻對李冬青道：「你這孩子，還是想拜，在佛爺面前，總要恭敬些，別叫他破頭。」李冬青見母親說他，臉黃笑了一笑，卻不辯駁。楊杏園見他們在那裏說話，一個個都只覺默默的在一邊坐着。倒這李老太太先開口和楊杏園說話，說道：「這北京的廟宇，都沒有前邊的高大，楊先生說是不好？」楊杏園見李太太和

他這話，便恭恭敬敬的答應，說：是的。聽說從前北京有皇帝，造上那這有限制的，不許舉高做。所以一些廟宇，他都一樣的低矮。李太太道：聽楊先生說，他像是安徽人。楊杏園道：是的，你老人家何以知道？李太太道：我在安徽居住過多年，安徽話，我還認得幾句，所以你先生說，一聽就知道。楊杏園道：你老人家到北京來，是少年了？李太太道：前後有六七年了。楊杏園道：公館現在在那裏？李太太笑道：開張館兩個字，那就說得可笑了。我就是領着一個男孩子，和一個女孩子過活。現在麥骨胡同二分人家一個小院子住了。楊杏園道：今天也沒有帶少爺出來玩？李太太道：去學去了。他年紀還小些，太淘氣，說也不很顯靈，帶出來。何太太在旁插嘴道：別回老人家總是喜歡男的，厭喜小的，老領母他就不調。李冬青在一邊笑着輕聲的說：你可別擱上我。李太太笑道：你這兩個，都沒有規矩，先生固然不配做先生，學生也就一點不敬重先生。何太太道：幸而楊先生不是外人，很知道我的。不然，人家聽了去，不說先生言不實學生，卻說這這太一個學生，又不分上下呢。李太太笑着道：你真是會說話，除非在公館裏教文章的人，像何先生一樣，才可多實德你。楊杏園道：吃報館的人，不見得會說話，說方我是一個嘴不為人。李太太道：何先生在那家報館？楊杏園道：影報。李太太道：哦！如何先生回，我們安徽晚報的及這份報。我們各齊常說：有一位姓楊的，文章作得最好，原來這是楊先生。楊杏園道：在報上做文字

，天天是忙著元嘉話，那裏會嫌？李老太道：這並不是說客氣話。硬問着李冬青道：你回頭給你弟弟說，有一篇小說做得好，可以當文章念，也是楊先生做的好吧？李冬青道：這話和楊杏園說了一句客氣話，說道：楊先生的武俠小說，寫得在在都有色。楊杏園笑道：不瞞女士說，我就不懂武事，那還是胡亂的。李女士很高興看小說嗎？李冬青微微一笑道：從前喜歡看小說，現在俗事多，沒有這閒工夫了。楊杏園道：聽說女士在愛美戲劇學校，擔任了功課，不知教的是一頭？李冬青道：不過有人介紹去教音樂，我還沒答應。聽說校風不很好，我也懶得去了。何太太接道：楊先生，你不是說愛美學校有熟人嗎？請你打聽打聽，到底內容怎樣？若是好呢，我倒主張李先生去。楊杏園道：這容易，那學校主任教員龔慈航，是我的老朋友，內容怎樣，我一問便知，就是假校長，我有幾次會面的交情，也可以問的。李老太道：那就好極了，就託楊先生問問，內容到底怎樣？楊杏園因為不費什麼力，就滿口答應了。談了片刻，由楊杏園給了茶錢，一路出門。李冬青上馬車的時候，因為和楊杏園是初次見面，微微的鞠了一個躬，含着笑，說了一聲再會。

第二十六回

奇句寫情懷攫羊似虎

錦屏漏消息打鴨驚鴛

這

一次會晤，給了楊杏園一個很大的印象。他覺得這位女士，於幽雅貞靜之中，

落落大方，高然可親，決沒有小家子氣象，卻是在少年場中，少遇的人物，很是佩服。過了兩天，楊杏園正因為有一樁事到南城去，記起李太太所說的事，便順便到愛美學校來訪訪李太太，他因為這個地方，是常常到來的，所以一直的走着。

一層院子，碰見了一個二十來歲的人，身上穿了淡藍華絲葛棉袍，下擺寬寬的，露出水紅色的綢裏，袍子外面，套着一件亮絨小坎肩，四週圍着白絨，胸前前一排六個水鑽扣子，袖頭上沒戴帽子，一頭黑漆似的頭髮，留條梳着，一直披到肩上。瘦瘦臉兒，白裏泛黃，遠遠的就聞到一陣雪花膏的味。他看見楊杏園，也就點了一個頭，笑着說道：好久不見，慈航剛下課呢。說畢，就走了。楊杏園一想，這個人好像演文明戲的，他怎麼認識我？哦！是了。他是在遊藝團演風扇且的季雙成，去年和黃夢軒在一處，不是和我談過兩次話嗎？正在想時，只見鄭慈航穿着一套新西裝，腦下夾着一大夾西裝書，從教室裏走了出來，後面跟着七八個男女學生。三圍圍着他說話。鄭慈航說了一大串英文，然後自己又翻譯出來，遠遠的卻聽不清楚，不過那些學生，都由他來說，好像聽得很有味。鄭慈航一搖頭，看見楊杏園，老早的拿出腦子的書，對他招了個招，叫他走過去。楊杏園走過去說道：快忙呀！鄭慈航道：我們每星期兒子這一齣戲，可過沒有？楊杏園道：你編的劇本我看過了，很好，可說別班入戲，這卻沒有見過……鄭慈航道：

我那篇洋錢與批評。你見了沒有？上海這班文丐，都拿電影公司的洋錢，一齊收買了。報上關於電影的文字，都是叫屈喚屈，和鴉片貨，看了教人生氣，痛罵不可。楊杏園道：好極了，要你多作幾篇文章批評批評。鄭慈航道：你對二春和賈克何根的比曉如何？楊杏園道：我覺得……鄭慈航道：近幾期的小說月報，看了沒有？楊杏園道：這倒問題，鄭慈航卻又把他身邊的幾位學生，一個一個給他介紹。這……還有兩位女學生，一個是趙錮，一個是蘇飛鴻。都帶出字來，和楊杏園握手。楊杏園本不是道學先生，講不到男女授受不親。便就先接着他兩人的手，握了一握。趙錮對蘇飛鴻道：密斯蘇，你到我屋子裏去坐坐，我給你一樣東西看。蘇飛鴻聽說，一隻手搭着趙錮的肩膀，趙錮一手抱着蘇飛鴻的腰，和楊杏園點了個頭，便並排擠着走了。蘇飛鴻走到趙錮屋裏，問道：密斯趙，你有什麼好看的東西，要給我看？趙錮笑道：我請你看，你可別告訴人，不然，他們都要來看，我這東西，保不定還要被他偷去呢。蘇飛鴻道：你若教我守秘密，我決不告訴人。趙錮見他這樣說，便在牀上枕頭底下，取出兩張畫片，遞給蘇飛鴻一握。笑着問道：你猜是什麼？蘇飛鴻道：你愛人的照片罷了，這也值得稀罕。趙錮道：準是照片嗎？說着，便把一張畫片，遞給蘇飛鴻手裏，蘇飛鴻一看，是個極體美人，笑道：這是一個模子兒，也怪平常呀！算什麼呢？趙錮道：那張模子兒，原不算奇。你再聽這張。說着，把手裏的一張畫片，又遞給蘇飛鴻，蘇飛鴻一看，抿着嘴笑了一笑，

我，又何嘗是那些回氣？陶英臣道：就是般般校長，也管不了我們戀愛的事，何況他是一個學醫？趙細道：話雖是這樣說，我們在學校裏，吃的是他們的飯，住的是他們的房子，一箇字了，我們立刻也不能夠組織小家庭，我們就得時時忍耐一點。陶英臣道：下車時，你已經在搗吃飯的鈴，只得丟下不說，出去吃飯。吃過飯之後，陶英臣道：趙細，又惹起論的爭論先前那一段話，只見蘇飛鴻和他的愛人汪興漢，正圍着趙細在門口說話。他就擠了上去，聽他說些什麼？蘇飛鴻道：今天是禮拜五，明天晚上又要演戲了。你明天可別請假回家，要不然，那個生角要換一個人我就不演。說時，他望着汪興漢等他回話。汪興漢道：你不要我回去，我就不回去。趙細聽了，對陶英臣睜了一眼，說道：你瞧！密斯脫汪就不像你那樣喜歡強辯。蘇飛鴻聽了這話，臉上現出很得意的樣子。卻笑着對趙細道：密斯脫陶他還不聽你的話嗎？你們的事，我都知道。趙細道：知道就知道，怕什麼？異性的朋友，為着證實戀愛，發生一點關係，那也很平常的。你就是這樣解放下透氣，總不肯明白表示態度，你不信，我給一點你看。陶英臣道：小點聲音罷！這裏人多着。趙細道：你少作聲，我愛和誰戀愛，就和誰戀愛，你若是怕事，同學有的是……陶英臣道：得了，得了！蘇飛鴻也笑道：這孩子不知道受了什麼刺激？又發生了神經病。說畢，轉身走了。汪興漢一聲不言語，也在後面跟着，走到蘇飛鴻屋子裏去。蘇飛鴻一回頭，看見汪興漢，眯着眼睛一笑，低低的問話：你這……候，跟了

來做甚麼。汪興漢笑道：什麼也不做，就是來陪你，免得你一個人坐在那裏發悶。蘇飛鴻道：你說了個瞎話，也就沒有再說別的什麼。汪興漢坐在榻上，便找出一多話來。蘇飛鴻道：你的山功課裏到演戲，再又由戲談到愛情問題。汪興漢道：你這與異性的戀愛，和異性的性交，究竟是一件事，還是兩件事？蘇飛鴻道：自然是兩件事。汪興漢道：那末，男女交朋友，有不雜一點戀愛意味在內的嗎？蘇飛鴻道：由我看來，一般的人很多。不過你們男子，對於異性的朋友，十九都懷着野心罷了。汪興漢聽了這話，沉默了一會，又笑了一笑。蘇飛鴻道：你怎樣不說話了？汪興漢道：你這話說得太厲害，我聽及什麼？蘇飛鴻道：這還說，你是自己已經承認有野心了。汪興漢笑道：你怎麼開口要說人家有野心？蘇飛鴻道：若實說，我這話也有分別的，總得上談戀愛的資格，那才能談戀愛；够不上談戀愛，勉強要談戀愛，那就是懷着野心。汪興漢回頭一看，見子外面，並沒有人，然後說道：譬如你和我，照你所說，應該屬於那一類？蘇飛鴻用手拍着鼻子，把頭一偏道：不是我自吹的話，這班同學，誰都想和我談這個問題，我都不放在眼裏。你呢，眼前前也不記把這話來問我，過了幾時再說。汪興漢道：以我和你說到這地步，你還是這種不即不離的，我今天非要逼你一個實在不可！說着，蘇飛鴻的臉紅了，眼裏含着淚，恨不得要哭出來。汪興漢道：實說，你必定要逼我一句實在的話，說出來，我回給你。汪興漢道：我這蘇飛鴻的身手，除了下去，吃這話的包在面

前。蘇飛鴻笑道：傻瓜！這又不是戲，要你在這裏做戲？汪興漢道：你不答應，我今年在這裏跪一跪，也不起來。蘇飛鴻笑道：假孩子，你起來罷！汪興漢道：你答應不答應？蘇飛鴻道：是！是！你答應罷。汪興漢聽見他這樣說，完全是允了，便牽着蘇飛鴻的手，站了起來。蘇飛鴻道：你那裏這樣做？汪興漢道：不是我，實在是你的心太緊了。說起話來，可叫人不得得又和密許多。蘇飛鴻道：我的心，早已允許你了。實在用不着你這話和我說。要不，第一個密斯脫，在萬牲園向我求婚，第二個密斯脫李，在遊藝園和我求婚，都比你還懇切十倍，我不爲着你，早答應人家了。此外，第三個就是密斯脫張，天天請我上萬九看電影。第五家吃大菜，都爲的是這個問題。第四個是密斯脫王。我這裏還有好幾封信呢。等我來想一想，第五個是誰？說着，把手扶着臉，凝神想了一想。接上笑道：大概是密斯脫何吧？此外還有密斯脫趙，密斯脫陳，密斯脫袁，都是野心者之一。汪興漢道：那都是癩蝦蟆想吃天鵝肉，可笑得很！蘇飛鴻正色道：那也不見得！你以爲你就不是癩蝦蟆嗎？這幾個人，我爲着中國的禮制，形式上不能和他結婚。神上可是也應當允許他結二次婚。中國的禮制，就是這樣不平等，男的可以愛上七八人，女的就只能許愛上一個，極沒有理由。姑且告訴你，你也不過是癩蝦蟆裏走出的第一個，所以我允許你結婚。你以爲真愛我，我也真愛你，你愛愛上別人，我馬上也派派一個人去愛。這就愛愛中的請去。汪興漢聽了蘇飛鴻一番話，只笑了笑，說

道：這事……放心，我決不能有不平待過，就是你和寄書辭到們作精神上的結合，我也很贊成。

待他們有失戀的痛苦。蘇飛鴻聽見他這樣說，卻又笑道：你不起酸澀作用嗎？沈鴻道：那你就把我看得太頑固了。在這種社交公開的日子，那裏能禁止男女交朋友？不過你說和他們是精神上的結合，蘇飛鴻道：反正是有那麼一天。

說着，伸了一個懶腰，便倒在自己的牀上去睡覺。汗與漢道：我也知道有那麼一天，但是……說着，也追了過來，坐在牀上，拉着蘇飛鴻的衣襟，要問這句話。蘇飛鴻一翻身

坐了起來，笑道：你別胡鬧，好好的坐一刻兒，不然，我就轟你出去。汗與漢聽了這話，當真離開牀，坐到旁邊一張椅子上去。規規矩矩的坐着，一句話不說。蘇飛鴻看見他

這個樣子，又一伸手把汗與漢的臉，掙了一把，笑道：可便宜了你。汗與漢輕輕的道：我給老媽子幾個錢，叫他別嚷。蘇飛鴻道：怕什麼？你只管在這裏坐着。這時，已經是

八點多鐘，天早黑了。屋裏電燈已亮。他們兩人依舊說一陣，笑一陣，牽連不絕。伺候這個寢室的老媽子，進來好幾回，雖然知道他們男女同學玩笑慣了的，可是看着蘇飛鴻

和汗與漢的情形，和往日大不相同，也就不很敢離開，老是在屋子外頭走走。一會兒，到了九點半鐘，這女寢室的總院子門，應該關上了，老媽子看見汗與漢還沒有出去的意思，便走進來要蘇飛鴻道：蘇小姐，快開院子門了，讓汪先生出去罷。蘇飛鴻把臉

一板道：不！汪先生今晚上就在這裏睡。老媽子一看蘇飛鴻的臉色，一點笑容沒有，那裏敢說第二句話？蘇飛鴻道：我這裏沒你的事，你出去罷。老媽子聽了這話，只得退出來。但是這事鬧太大了，若瞞着不說，校長明天怪起來，可擔不了這個罪名。便私自一人，走到學監室，對學監姜庸生說道：姜先生，現在汪與漢先生，坐在我們這邊蘇飛鴻小姐屋子裏，今晚打算不出去，請問怎樣的辦法？姜庸生道：你怎樣知道他不出去？老媽子道：我剛才因為要關院子門，特意告訴蘇小姐，請汪先生出去。他就說：汪先生今天住在這裏了。姜庸生一聽這話，倒沒有了主意，要是偷偷的叫汪與漢出來吧？那不成個樣子。明正言順的公開叫他出來吧？鬧得滿學監室的人都知道，又怕鬧出事來。想了半天，沒有主意，便打電話到殷校長家裏去，請示校長，究竟怎麼辦？殷校長在電話裏說道：這也很平常的事。就早知竟免不了。若是去干涉他們，面子破裂了，他們兩個人都站不住。一來，轉到外面去，不好。二來，怕學生有反感。三來，演戲的時候，也少兩個重要角色。只要他們不鬧出事來罷，我們只好裝點模糊，隨他去罷。姜庸生見校長也不干涉，自己更不願去多事。便對老媽子道：你先別作聲，去把院子門關了，免得又招事端，今天已經不早，大家都睡了，隔夜就是值班的，只要一喚，他們就聽見，很不合式，你先回去，只裝沒看見罷，他們說話聲音小一點，免得許多人知道。老媽子看見學監不能管，還有什麼可說的？便走回去，將院子門關上。老媽子自己心裏想

我沒有到這學堂裏來的時候，聽說男女同學，我很奇怪，後來看慣了，也就不驚奇了。而今十八九歲的姑娘，圍着二三十歲少爺兒們在屋子裏，一點兒也不害羞，我又怕是驚天動地的事，那裏知道開了管領們的先生，先生也是不在乎們的。怪不獨鄉下人說，北京城裏是花花世界，直嚷不讓年青兒們進城呢。他一路關着門，一路想着，走到蘇飛鴻的門外，只見裏頭的燈，已經滅了，氣不作聲，自己去睡自己的覺。第二日清早起來開院子門，汪與漢卻在蘇飛鴻屋子裏一頭鑽了出來，三脚兩步，走到院外去，倒嚇了他一跳。汪與漢一看同學都沒有起來，一聲不響，溜回自己屋子。誰知陶英臣，清早起來解手，回來的時候，走在仙後面，看個清清楚楚。走到外面，一看女生宿舍的院子門，剛剛打開，心裏一想，猜了個八九成。到了上午，陶英臣趁着沒人的時候，闖進與漢一早便那裏來？汪與漢紅着臉支吾了一陣，說是一早起來呼吸新鮮空氣。陶英臣便設法道：我昨晚到你屋子裏去，你也不在這面睡。這也是呼吸新鮮空氣嗎？汪與漢笑了一笑，不肯往下說，便走開了。陶英臣看這個樣子，越發信個十成十，便找到趙錫，私私的把這些話，一五一十告訴他了。趙錫道：這人愛戀愛自由，天驚小怪做什麼？陶英臣道：這個自然不算奇怪，但是他們在學校裏裏面同居起見，膽子也太大了。趙錫吓了一驚，說道：可不開通的話！陶英臣笑道：怎樣不開通？我倒要請教。趙錫道：我問你一，男女因戀愛的結果，在一處同居，是不是正當事情？陶英臣道：那自然是正當事情。

趙細道：那還說什麼呢？男女同居既然是正當的事情，爲什麼在寢室裏舉行，就算膽大？難道凡是戀人，都應該到旅館裏去同居嗎？在你的眼光裏，只怕還是十七世紀的愚想，把風性的結合，當做大逆不道吧？陶英臣被趙細一番痛駁，說的啞口無言。笑了一笑道：既然這樣說，寢室裏同居，那是不妥當的。那末，我昨天在寢室裏和你求一點小事，怎麼你也不肯？趙細笑道：那看我高興不高興。高興起來了，我可以按密斯蘇的例，讓你在寢室裏伺候我一晚。不高興，連你說話，我還不受聽呢。陶英臣看見趙細這樣說，好像有些機會。便道：我昨晚作了一首詩，請你看看。說着，在身上掏出一張英文練習紙的稿子，交給趙細。趙細一看，是鋼筆寫的一首詩。那題目和詩是：

「求吻」

看着伊瓊玖般的兩頰，

帶上一笑一口的兩個酒窩，

是何等嬌媚而香甜呀？

我忡忡顫動的心絃，

禁不住了！

我猛然間如像虎攔羊也似的擁抱着伊！

我緊緊地擁抱着伊。

心絃是何等的緊張而踴躍呀！——如小鹿撞一般！

唉！伊猛烈地掉轉臉去了！失望！

親愛的，怎不回過臉兒來？

但，伊「則若驚鴻」似的逃走了。

只有那一陣低頭推拒中的淺笑和嬌羞，永久使我失望的人吮嚙甜舌而吮嚼其津津美味於無窮期的事核！

趙錫看了，把稿子一扔道：這有什麼希奇呢？誰的愛人不接吻？也值得做一首詩。舊的詩人，做了幽會的詩，說他是侮辱女性。新的詩人，做出接吻的詩來，就不是侮辱女性嗎？況且前天晚上，你也不過這樣說了一句，我沒理你，怎麼說擁抱着我不算，還要緊緊地擁抱着我呢？當面就扯謊，什麼屁詩！陶英臣做的新詩，向來自負的了不得的，以為趙錫看了，必定要誇上幾句，不料他卻扯上了一個馬字，紅着臉，半天說不出一句話。趙錫看見他鬆為情的樣子，又過意不去，將手捏了一個拳頭，在陶英臣背上輕輕敲了一下。笑說：怎麼不說話了？陶英臣道：我還沒說什麼呢？說出來了，總是砸釘子。趙錫道：你說，有多少事，給你釘子砸了？陶英臣道：你把我的詩稿都拿了，我這不算砸釘子嗎？趙錫笑道：你再說一樁事，我不給釘子你砸。陶英臣道：真的嗎？趙錫笑道：真的！陶英臣道：那末，我無論說出什麼，你不能駁回的。趙錫笑道：不駁回！陶英臣見

他這樣說，便附着趙的耳朵，輕輕說了一句。趙笑着把頭一偏，說道：那不行。陶英臣道：我說怎樣？你不是不駁回了嗎？你這笑我不解故呢。你不如密斯那樣直截痛快。趙道：見陶英臣說他不解故，便道：那有什麼？我就答應你來，鬧出什麼了，我還要你負責，你以為我趙細其不擔這嗎？陶英臣見他答應了，喜歡的不得了，馬上亮着趙的手，放到鼻子尖上，嘆了氣。他是學不技巧，那學監姜庸生，正走門外邊過。他一眼看見陶英臣牽着趙細其手，放到鼻子尖上去嗅，心裏已經有了八成數。心想，蘇飛鴻和汪典漢的鑒子，我還沒有懲罰他們，現在又聯合一對起來了。這豈不想法子取締，少不得一對一對，都要在學校裏配起來，愛美學校豈不成了婚姻介紹所？況且女生不到男生六分之一，也不够分配，沒有得到戀人的男生，對於得到戀人的男生，決不能無事，將來若爲這個爭吵起來，恐怕非打破頭不可！陶英臣這東西，平常總也沒有我在眼睛裏，記了他兩回大過，他還不怕，他現在又在作怪，我可不能放過他。主意想定，放在心裏。到了晚上便叫女寢室裏的老媽子，到學監室裏來。因吩咐他道：晚上若是再有男生到女生寢室裏去，你不必做聲，只悄悄進去告訴我，我自自辦法。老媽子道：現在趙細其加派子裏，就有一個男學生。姜庸生道：姜陶英臣嗎？老媽子道：是的。姜先生看見嗎？姜庸生道：我自自然知道，你回去別關院子門，只是虛掩着，我自己會來查。老媽子聽了這話，心想，你這捉奸嗎？那可把事弄大了。但是自己也不敢說什麼，便答應着。

退了下去。過了一會，姜庸生便走進寢室來了，他走到趙劍窗戶邊下，將窗紙戳了一個窟窿，對裏面望去。這時，趙劍的牀，是沒有掛帳子的。牀的外邊，只圍了一架短屏。姜庸生在窗戶窺竊裏一望，燈光之下，看看屏風邊，有一雙男鞋，屏風上面，又搭着一條男子衣服，姜庸生一見，不由發好好的生氣，便在窗外面咳嗽一聲，趙劍以為是同學的男生，存心搗亂。他罵道：「這傢伙，怎麼這裏咳嗽？大家放明白些，誰並別管誰的閒事。姜庸生想道：「好哇！他倒先罵起人來了。便答道：是我！什麼事明白不明白？趙劍這才聽出來，原來是學監，便不作聲。這時，別個寢室裏的女學生，都醒了，大家靜靜的聽外面說些什麼？還有醒起來，打開門聽動靜的。姜庸生一想，這個時候，若是叫兩個喬夫來，當然手到擒拿，不成問題。不過這樣的鬧，大家都不好看，而且女生都是對趙劍表同情的，就是陶英臣，也有他一黨的人，萬一動起手來，恐怕也有反動。想了半天，只得悄悄退了回去，打一個電話給校長，請示辦法。殷校長一想，實在不成活了，便回答道：「今天晚上，由他去，明天早上，我自自辦法。到了第二日一清早，姜校長和教務主任鄭之純到學校來了。姜庸生一個字不瞞，一五一十的說了。殷校長說：事實的有無，我們不能證明，不必去問。但是男生在晚上到女生寢室裏去，這是有違校章的，陶英臣應該記大過一次。姜庸生道：陶英臣記了兩次過了，再記一次，應該開除。殷校長道：我們照章辦，該開除，就開除。說着，起了一個牌示的稿子，交給書記，馬上

就寫了一塊牌示掛出去，說陶英臣破壞校規，着即開除。這塊牌示懸出去了，立刻來了許多男女學生，潮圍的圍住。趙錕看見，首先表示反對，要問校長，怎樣破壞校規？站在旁邊的男生聽見趙錕說要質問校長，大家都鼓掌贊成。當時趙錕跳上院子的邊一條凳子，就演說起來。說道：密斯脫陶，他是校中一個很高尚的青年，龍犧牲，龍奮鬥，是我佩服的，我想各位同學也是一樣。破校長聽了二三破壞份子的話，糊裏糊塗，把破壞校規四個字來開除他，這完全是出於私意。在中國藝術界裏這樣黑暗的時候，辛虧有個愛樂學校產出來，殺出一條光明之路，我們應該怎樣合作進行？現在有幾個野心家，想壟斷學校……大家不等他說完，便同時喊了起來，打倒野心家。趙錕道：這事我想學監婆……大家又同時喊道：打倒學庸生！趙錕道：般被記固然是我們愛樂的，這回事情……大家又喊道：打倒般校長！趙錕道：現在女生寢室裏的老媽子，都是英庸生的走狗……大家喊得口滑了，繼續的喊道：打倒老媽子！打倒走狗！這種聲浪，越發響亮，般校長早聽見了，便走了出來，對大家道：諸位不要吵，有話慢慢的說，這院子裏不是說話的地方，請大家到教室裏去，我和諸位講一講吧。說着，本人先走，就進了第一教室。這些男女學生，看見般校長出來了，先喊了一聲，聽他還要講理，自然不能說什麼，也都走到教室裏來。就是那些沒有在院子裏開會的學生，也都來了。般校長道：我這次開除陶英臣，實在是為學校的名譽計，長處得已的事，你們大

再打電話告訴你。再要說話時，許多同學，送了出來，胸裏直嘖嘖的。這話，趙細心裏一萬分委屈，說不出來，走回房去，睡在牀上，兩隻手攪着臉，伏在枕頭上。哭。哭得久了，忽然跳着站了起來，將牀上的枕頭擄了，對院裏一陣亂擄。老媽子看見，慌過來問道：趙小姐，你怎麼啦？生這麼大氣！趙細帶哭帶喊道：他們把我的愛人轟起跑了，我也不活了。你瞧，那裏站着一個藍面鬼，他便是我的愛人的人。哼！上帝答應我了，叫我拿一把刀來，把你們全殺了。我這張牀只有我和密斯陶可以睡，誰敢換一換？哼！你們真要來嗎？我曾願自己撕破了也不給你做。說時，趙細拿起牀上一條布毯子，用手使勁的撕，撕成了幾十塊。老媽子一看也嚇倒了，連跑帶滾，走到校長室裏，對嚴校長說道：不不……：：：好了。趙小姐瘋了！你快去瞧瞧！可真該死我了。嚴校長聽了這話，便趕快跑到趙細屋子裏去看，學生早已聽見了這個消息，一窩蜂似的跑了過來。這時，趙細越發鬧得厲害，一頭的一頭，全都散了，披在脊梁和肩膀上。他睡在牀上，左一滾過來，右一滾過去，口裏說着：：：你們……的愛人。嚴校長便問道：趙細！你怎麼了？這成個什麼樣子？可憐的人，還要自愛一點。趙細跳起來說道：姓嚴的！你憑什麼剷除我的愛人？你不還我的愛人，我就叫天兵天將下來殺你。回頭一看，見有一個女學生在身邊，便拉着他道：姐姐！我們還不起來嗎？媽嗎？他……人。一人去兩個媳婦。大老婆，小老婆，有了不做，還娶個媳婦。我們一個

人分這座一個愛人。他還不許，太不平等了，我們要和他拚一拚。姐姐！我的愛人走了，你的愛人，又保得住嗎？那個女學生見他說得實在不像話，紅着臉順手將他一推。這一推不打緊，他站立不住，便倒在地下，直挺挺睡着。大家都慌了，以為出了人命案。至於趙錮究竟死了沒有？下回書中交代。

第二十七回 夢感前塵填詞傷舊雨 書還故主錯錯得新詩

卻

說趙錮倒在地下，大家以為他摔死了，便七手八腳，走上前去找他。誰知他卻清醒白醒的睡在地下，死也不肯起來？說是校長不取消替示，就死在地下。般

校長去，又懸出一塊牌示來，索性把趙錮也開除了。這一來，學校裏一對一對的戀人，都有戒心，不敢那明目張膽的鬧，只有董飛鴻一個人，熬不住，到了星期日請假，宿過戲之後，無論如何，必定請一晚的假。起初有兩回，校長原是不肯。董飛鴻請假，裏的余其儀，也是每逢星期日請假。爲什麼我就不行？校長說：余作怪他有理。余其儀開公函：每次到趙成家裏去。你沒有親戚，到那裏去？董飛鴻道：那個我不管，我只曉得學生應當待過李等。要請假大老請假，校長就是把我開除了，我也不罷放鬆的。校長

一想，學校裏的經費，一大半靠每禮拜兩次戲，演戲吸引看客的魔力，又要靠葉飛鴻一大半。他雖不演戲，就很受影響。就只得勉強答應了。葉飛鴻得了這一種特權，這一天，他自由。這天星期，葉飛鴻在泰明戲院演五個條件裏的周太太，恰巧是它愛演的戲，它一分賣力。有一部，是在房裏梳頭，葉飛鴻下面穿着寶藍色的短褲，露出水紅絲襪來。上身不穿外衣，只穿一件水紅絨緊身兒，那小個兒，越發顯得苗條。露出擦滿了粉，雪白的胳膊，和雪白的身子，很像是一尊的希臘美人。臺下的人，看見這種打扮，沒有一個不喝采的，那巴掌裏開機關破一樣，打個不歇。臺下第一排，坐着一個穿西裝的，他的掌聲最響最多，響到全場的掌聲都完了，劈劈劈，拍拍拍，他一個人，還在那裏拍掌。葉飛鴻聽得這種單調的掌聲，未免格外刺耳，就偷着瞧了一眼，只見這人穿着最漂亮的西裝，鼓掌的時候，顯出手上的戒指，上面有顆豌豆大的鑽石，光燦燦地。那人雪白的臉，戴有一副克羅克斯的圓框眼鏡，越發顯得丰致楚楚，他偷偷的瞧了一眼，倒覺得這並不討厭。不由待接二連三的，偷瞧了幾眼，尤其是他手裏持的那個鑽石戒指，看了，人又愛又想。到了演完戲的時候，葉飛鴻照例有個可憐。已經於早兩日約好了密斯脫李，七點鐘陪他在華美吃大菜。又約好了密斯脫張，九點鐘去真光電影院相會。又約好了密斯脫錢，十二點半在北京飯店相會，在那裏看跳舞。所以他下了裝，什麼也來不及管，搶先由泰明劇場側門出來。誰知一出門，就碰見那個帶鑽石戒

攔的少年？四目相視，不覺打了一個照面。蘇飛鴻本想雇車的，這時車子也不雇了，低着頭，口在馬路邊上慢慢倒走。那帶鑽石戒指的少年，也不知怎樣會領會他的意思，也就任憑四目走過來。由泰明劇場走到西珠市口，他回轉頭望了好幾回，穿過兩條街，那少年還跟在後面。這裏馬路寬，馬路邊上，走路的人很少，那少年就追上了一步。輕輕的喊道：密斯蘇。蘇飛鴻不理他，依舊低着頭走路。那少年又喊道：密斯蘇！密斯蘇！蘇飛鴻被他喊了幾聲，過意不去，回頭望了一眼。那少年見他並不吝惜，又緊緊的走上前，睜着雙飛鴻走。輕輕的說道：密斯蘇上那裏去？走着不累人嗎？雇一輛車吧？蘇飛鴻睜了他一眼，依舊低着頭走。那人道：天不早了，應該吃晚飯了，我想請密斯蘇到攝美去吃飯，不知道肯賞光不肯賞光？蘇飛鴻望了他一眼，又不覺笑了一笑，說道：誰認識你？那人道：現在男女社交公開的時候，交一交朋友，也不要緊呀。雖然不認識，從今天起，就可以認識了，那個朋友，是生來就認識的呢？說時，蘇飛鴻還是走他的路，那人道：不要緊的，走！我們到攝美去談談罷。蘇飛鴻道：我有事，我不能去。那人道：坐坐就走，也誤不了什麼事呀？說畢，不由分說，在街上喊了兩輛膠皮車，也沒講價錢多少，就請蘇飛鴻坐一輛，自己坐一輛，一直拉到攝英番菜館來，吃飯之間，彼此一笑，才知道這人並非汪，是個大的一個大學生，名字叫有才，不但有學問，家裏還有幾十萬家產。兩個人一說，十分投機，依在有才的意思，還要請蘇飛鴻到北京飯店去看眺

無。蘇飛鴻一聽，事不學，北京飯店，還約了密斯脫錢在那裏。我，若是碰着了，豈不是很不巧遇着。便說道：我要到西單牌樓西單公寓去看一個女同學，沒有工夫。汪有才笑問道：那一位，我也可以去見見嗎？蘇飛鴻道：彼此都是朋友，怎樣不能見？汪有才道：既是能去，好極了，我就和密斯蘇一塊兒去，蘇飛鴻也不推辭，帶着汪有才一路就向西單公寓去。這西單公寓本是余作優的母親家裏，因為蘇飛鴻和余作優到這裏來，有時候余作優住在這裏，蘇飛鴻也就住在這裏，卻是混得很熟。這天余作優正在公寓裏請教務主任鄭慈航補習英文，蘇飛鴻一頭撞了進來，後面又跟着極漂亮的一個男學生，鄭慈航和余作優都愣住了。蘇飛鴻卻不在乎似的，指着汪有才和鄭慈航道：先生，這是我新認識的一個朋友密斯脫汪，現在幽大。對汪有才道：這是鄭慈航先生，這是密斯余作優。汪有才經過介紹之後，對鄭慈航少不得說了一番景仰的話，又在每兩三句話裏夾一句英語，談了些外國劇本。鄭慈航一點人笑談到了戲劇，覺動了他一肚子的劇學，不由得把愛美的戲劇，職業的戲劇，說了許多。回頭又是法國劇院，是怎樣佈置的，英國劇院，是怎樣佈置的。談到外國人穿了禮服去看戲，中國人在臺下品茶壺裏嗑瓜子，鄭慈航十分感慨。他最好的一個警噱，就是說現任的新劇家，雖然也知道什麼叫作藝術，其實用中國菜把洋式盤子盛着，用刀叉來吃，那裏能算是吃番菜呢？汪有才聽了鄭慈航的批評，一句答應一聲也司，不住的點着那頰西裝腦袋，蘇飛鴻余作優卻另外擠在一邊。

外國人，口裏嘔哩咕嚕又說又笑，一會兒站住椅子上，一會兒又跪在椅子上，拍手畫脚，爬上爬下，鬧個不了。鄭慈航很是不高興，便拉着楊杏園道：走！我們到那邊去坐罷。楊杏園和鄭慈航剛一移脚，電燈滅了一半，只得胡亂找了兩張椅子坐下。一會兒開映起來，大家都去看電影，沒有一點兒聲息。忽然椅子背後，唧唧噥噥，發出兩個人說話的聲音。楊杏園的耳朵，向來最靈，忽然有戀愛神靈四字，聳地耳朵來，心裏不覺一動，便把身子靠後一點，聽了下去。有一個人問道：你那封信，是昨天幾時發的？九點就發到了我家裏，我父親還沒上衙門哩。聽著的也沒有仔細看看，就送上去了。那個時候，我早到學堂裏去了，十二點鐘我回家，母親拿了你的信交給我，問這是誰寫的信？我心嚇碎了。我接信來看一看，還好，上面沒說什麼，我膽子就大了，說這是同學寫來的信，約我去看電影。母親說：你們同學天天見面，有話都可以當面說，為什麼還要巴巴的寫信？那一個問道：這一問，問得太厲害，你怎麼答覆呢？那一個道：我就說，這是從前小學裏的同學，不是現在中學裏的同學。我媽也沒有深問，就糊糊塗塗去了。以後寫信，你可寫到我學校裏，千萬不要寄到我家裏去。那一個道：我也知道怕驀馬脚，所以寫的伊總是姑娘的口氣。那一個道：你真把人當傻瓜了。信是女子的口氣，字總是男子的筆跡哪。那一個道：這樣說，以後我就寄到學校裏去罷。下個星期，我們到那裏去玩一天？說到這裏，聲音就越發小了，彷彿聽得有什麼西河沿路北就是的幾個字。過

了一會，聲音又大些。有一個道：畢業是畢業時候的事，現在！說到這裏，聲音又小了，好像是說，什麼話？別鬧！楊杏園正聽得有趣，只見有許多大個兒都走了起來，人聲鼎沸。一個西人，如春筍出土一般。在電光影裏仔細一看，都是美國。原來音樂隊正在奏美國的國歌。所以他們都站起來表示敬意。一會兒電燈小起來，休息十五分鐘，楊杏園回頭一看，只見背後一排椅子上，只有兩個人，一個是西裝少年，一個是挽髮髻的女學生，兩人卻客客氣氣的在那裏坐着呢。楊杏園不住的回頭去望，那女學生有點不安，不覺不響，站起來往食堂那邊去了，那西裝少年坐着卻沒有動，過了一刻兒，楊杏園再回頭看時，也不見了。鄭慈航道：你只管回頭看些什麼？楊杏園笑着說了。鄭慈航道：這種事，在真光電影院，一天也不知有幾十起，這有什麼奇怪？楊杏園笑道：你們貴校裏，本來就專門發現這種事，所以不奇怪。鄭慈航聽了這話，只是笑笑。楊杏園道：哦！我想起一樁事，你們學校裏要請一位女教員，可有這樁事？鄭慈航道：現在搶着來教義務書的，還用不了，得罪了許多人，那裏還去請人呢？楊杏園道：他們搶着教書，有什麼好處？為的是多收幾個女弟子嗎？鄭慈航不說，又笑了一笑。楊杏園見他這個樣子，心裏自然明白，也就不問了。電影看完，依着鄭慈航，還要請楊杏園到東安市場去吃點心，楊杏園因為路遠，就先回來了。到了家裏，一刻兒又睡不着，便在書架上抽了一本書，喚在牀上看。一翻書裏，掠下一張信箋來，試起一看，是自己做的兩首詩

，灑了幾陣細雨，很有涼意，便走進屋子來。一看壁上掛的月份牌，離清明節只差一個禮拜，由不得又嘆了一口氣，心想，去年這個時候，還沒有認識梨雲，今年這個時候，人已埋在三尺黃土之下了。這樣一想，越發悲感得很。又念道：梨雲死的時候，我就只隨隨便便作了一副輓聯，連祭文也沒有做一篇，今年清明，前去掃墓，一定要補上的。楊香園，真得看，便坐在椅子上，按頭對窗外看去，只見那院子裏的細雨，越發密了，風一吹，就像捲着一陣一陣的白煙，由牆外頭吹過來。這個當兒，牆外頭的柳樹，露出一叢半黃半綠的樹梢子，一起一落，像波浪一樣，有時候風大些，還把長的柳條吹到牆這邊來。他又想起去年月亮剛在柳樹枝上出來的時候，因為記起朱淑真生查子裏，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兩句詞，馬上就去訪梨雲。而今呢，正是不見去年人，淚濕青衫袖了。再一回想，自己在松竹班和梨雲兩窗夜話的情形，彷彿還在目前，人卻是隔世了。下雨天一個人坐在屋裏，本來無聊，加上想起心事，越發煩惱，他打開墨盒，在筆筒裏抽出一枝筆，就着桌上白紙，寫起序來。心裏想到那裏，筆下寫到那裏。不知不覺，把朱淑真的生查子，從頭到尾，寫了好幾遍，一張紙，也就寫滿了。這時忽得了兩句詞，今日踏勝地，一曲生查子，他一時的感觸，覺得這兩句話，很有意思，便又找了一張信箋，不加思索，隨筆隨意，寫了一首生查子。那詞道：

戲吟楊柳枝，笑展桃花紙，攜手玉臺前，教與鴛鴦字。西窗夜雨時，去歲今宵事，

今日斷腸吟，一曲生資子。

楊杏園將詞填完，自己念了一過，覺得沒有什麼大意思，隨手把面前的一部書打開，便把這張稿子，夾在書裏。這時院子裏的兩絲，比較大些，檐溜已穩的答的答滴下水來。天上的雲，凝成一片，一絲光線也沒有，大概是連陰天了。一個人坐在屋裏，十分悶得很，吃過午飯，便吩咐長班胡二，打一個電話，約何劍塵來下圍棋，不到一個鐘頭，何劍塵果然來了。兩個人下了兩盤棋，各輸一盤，到了第三盤，一個小角，已經被楊杏園佔來了，何劍塵爭先卻埋伏下了兩個劫，這時候左一個劫打過來，右一個劫打過去，楊杏園的棋勢，漏洞太多，看看要輸。他說道：和棋！和棋！說着，將盤上棋子一陣亂攪，全都亂了。何劍塵笑道：豈有此理？下輸了就賴，你這棋品太壞！楊杏園道：你這劫老打不完，我實在不耐煩。我這叫快刀斷亂麻之法，你不服，我們再來一盤。何劍塵道：贏了就算，輸了就賴，我不和你來，下久了，也憊人得很，坐着談談罷。說時，何劍塵翻動桌上的書，看見是一本花間集。打開一看，見封面背後，上面有半顆墨跡寫的字，最後卻印有冬青兩個字的一顆小圖章，不覺失聲道：噢！這是那位李女士的書，怎麼在這裏？楊杏園道：那位李女士？何劍塵道：就是我家裏教書先生，李冬青女士啊。楊杏園道：你這話更奇了，我這書怎樣是他的？何劍塵道：空口無憑，我有證據在這裏。說着，便把書上題的字，印的圖章，指給他看。楊杏園看了，一拍手說道：哦！我想起

來了，難怪我總覺得李冬青女士的名字，在那裏看過，卻又記不起來呢。何劍塵道：你這本書，是那裏弄來的？楊杏園道：是我們這裏一個姓徐的，在舊書攤子上買來的。買來了，他又看不很懂，就送給我了。何劍塵道：不知道是李女士的，不是李女士的？若是李女士的，應該珠還合面才對。楊杏園道：那是自然，這部書我收着沒用，還了人家，人家還是先人的手澤呢。何劍塵說着，就在裏面拿了一張報紙，將書包好。兩人又說了一會話，何劍塵就把書拿着去了。到了次日下午，李冬青到何劍塵家裏來，數完了書，何太太就把報紙包的這本花間集拿出來，遞給他。說道：李先生，我檢到一本書，不知道是你的不是？李冬青一接手，就認得是他的書，不覺失聲道：噢！這是我一年前失落的書，老找不着，怎樣在你這裏？何太太道：這是劍塵在那位楊先生那裏拿回來的。李冬青道：那個楊先生？何太太道：就是那天在陶然亭一處喝茶的楊杏園。李冬青道：他又在那裏得到這部書的呢？又怎樣知道是我的書，請何先生送還我呢？何太太道：這層我倒沒有問劍塵。李冬青想了一想也沒做聲，依舊把報紙將書包好，帶了回去。又過了兩天，李冬青將書翻開看看，不料接連在裏面找出三張稿子。一張是一首生查子的詞，兩張是兩首七絕。李冬青從頭至尾，念了幾遍，心裏好生疑惑，心想：這楊杏園就爲這這幾首詩給我看，特意送書還我嗎？這就奇怪了，我只和他見過一回面，也談不到以文字相往來呀？是了，我和何劍塵談話，常常說過，這人的文字，靈活得很，難道何劍

應的話，轉告訴了他嗎？他肥的，瘦的，分明是與會我的意思了。想這這與，覺得地在的，小子漢，尤其他信作幾句文字的，萬萬意不穩。只要你給他一兩分顏色，他就趁機而入，和你通信，和你談竹談馬，手之端一點的，實弄他有學問。把他似通非通的詩，蘭時浪笑；亂寫信給你。而十上這書給你，和你研究什麼文字，談什麼性靈，其實引誘人家，做他的玩物，侮辱你的人格了。李冬青這樣一想，覺得楊杏園借看這書的緣由，附帶送這幾首詩來，實在是不過癮的行爲，但是看那四首詩裏，怪底梨花是小名，刺憐十五位盈女，都是指着有人的，決不是說自己。就是那首生查子裏面，西廂春雨，去歲今宵事。更寫得明明白白，與己無關，我不冤冤枉人家罷，把那三張稿子，依舊放在書裏，也不和人提。到了次日，李冬青到何劍塵家裏去致書，無意中和何太太談話，由楊杏園還書的事，談到楊杏園的為人。何太太就說：這個人，倒是多情的人，去年冬天，還爲着一個女朋友死了，發了幾天瘋，幾乎死了。李冬青道：這女朋友，一定是個有學問的人了。何太太道：那裏是有學問的人？是個可憐蟲罷了。說到這裏，就把楊杏園和梨雲的事，大致說了一遍，又笑道：據劍塵告訴我，這人的瘋病，還沒全有盡除，他書桌上，供着梨雲的一張六寸半身相片，常常對着相片念書，對着相片說話，有時候出了新鮮的花，和新鮮的果子，一定要先買來，供在相片面前。偏偏還有一個劍塵，說他這事做得真對，十分贊成。李冬青道：這人總算一個不忘舊的，倒不是瘋，

不過看不透世情罷了。何太太笑道：據李先生說，要怎樣才算看透了世情呢？李冬青道：這倒難說；總而言之，權上一切事情，都把他當做假的，就看得透了。何太太笑道：這話我越聽不明白。魯方說，我和李先生細細說得來，難道也要當做假的嗎？李冬青道：自然是假的。不是你說交情是假的，連你我的身子都是假的。何太太道：李先生這個話，我聽了，糊糊塗塗死了。怎麼自己因身？也是假的呢？李冬青笑道：我問你一句話，我是誰？何太太道：你是李先生啊。李冬青笑道：胡說！不是那樣講。我問我字是指着誰說話？何太太笑道：你難道是個瘋子？我字指誰說話呢？我就是我啊！李冬青道：不對！不對！世上絕沒有瘋。因為我生出來，不是我作主，我死了也不是我作主，怎樣會有一個我？從前沒有我這個我，將來也沒有我這個我，就算現在有一個我，我又老留不住，那裏能算我呢？何太太聽了，偏着頭想了半天，搖搖頭道：我就不懂我怎樣不是我？李冬青笑道：傻孩子，你不要問了，你決問不曉的，你再讀幾年書或者也就明白了。李冬青雖然這樣說，何太太却不放心，還是低着頭想了半天，他那一副耳聾子，被他搖得一直響到晚上，笑道：這是甚麼話，是沒有道理的。李冬青笑道：這話就怪話罷！不要說了。要他作，那纔查問他在什麼地方？我要猜着他他是怎樣得到我這本書的？何太太因李冬青問，就把楊杏園的地址，告訴他了。李冬青聽了，放在心裏，也就沒有再說第二句。回到家裏，把楊杏園的詩稿，檢出來重新看了一遍，恍然大悟，原來這詩和

詞，都是當那個梨雲而作的。那末，是難怪人家了。不過他夾在書裏，或者是一時忘記了，所以沒有檢出去，將來他記起來了，言情的詩卻在這裏，算一回什麼事呢？想到這裏，就把三張稿子，放在一個信封裏，寫了地址，寄給楊杏園。楊杏園接得這封信，打開來一看，却是自己三張稿子，裏面並沒有信，看看封面上，只寫了李絳兩個字。想了一想，配起來了，這三張稿子，是夾在花間集裏面的，那天劍塵把書拿去，我就沒有想到。咳！這是什麼話？我把這樣的詩，送給一個不相識的女子看，這算一回什麼事呢？那天我填詞的時候，那一閩生查子，我記得是寫好了，就扔在桌上的，後來隨便夾在一本書裏，怎樣也傳到那裏去了呢？這位李女士看見這首詩，似乎可以一笑置之，何必這樣認真，還要寄回來給我呢？就是寄給我，似乎也應該寫一封信，何以一個字沒寫，模模糊糊的只把幾張稿子寄回來呢？這樣想來，也不知道他是好意，或是惡意？若照自己看來，這樣哀艷的文字，除了送給有關係的人，是不許送給第三者的，我無緣無故的，送書這人家，卻夾了這三張稿子，這不是存心和人開玩笑嗎？越想越是自己不對，而且他知道我和何劍塵是好朋友，這書又是何劍塵拿去的，只怕連何劍塵他也要怪起來呢？若果他怪下何劍塵來，何太太必然知道，我何不去探聽探聽。主意打定，便到何劍塵家裏來，偏是事不湊巧，何劍塵夫妻兩個都出去了。

第二十八回 惜玉笑量珠舞彩撲朔 獻花同染指捷徑迷離

楊

杏園一肚皮的疑團，恐怕這何劍塵夫婦，都爲這個事犯他，無賴打彩的走了出來。剛一出門，頂頭碰見一個人急急走，他看見楊杏園，卻請了一個安，望後

退了一步，然後站住了。楊杏園一看，原來是劉廚子。這人原是何劍塵家裏的老用人，後來改了行做廚子，便不在何劍塵面前當差。有一次，劉廚子掉了事情，曾求着楊杏園寫了一封信，在一家俱樂部包飯，很賺了幾個錢，所以他見了楊杏園十分恭敬。楊杏園便問道：你現在在什麼地方？劉廚子道：現在開了好幾個月了，今天是特意來見何先生，打算請他老人家賞一碗飯吃。楊杏園道：我聽說你都發了財了，還沒有飯吃嗎？劉廚子含着笑容道：沒有的話。還想請你提拔提拔呢。楊杏園道：你要是找何先生，你可空跑了，他和他太太都不在家呢。說着，自去車子去了。劉廚子碰不着何劍塵，十分懊喪，心想，從北城老遠的跑了來，不但找不到機會，連人也會不着。真是倒楣！這裏到草廠胡同小翠芬家裏不遠，不如到那裏去會會老李，也許碰着什麼機會。主意已定，便到小翠芬家來。這老李搬了一張方桌靠着大門，口裏嚼着旱煙袋，手裏拿着一份彙報，看小說讀演聊齋，正自有味。劉廚子走上前便喊道：李頭兒。老李一擡頭，看見是劉廚

子，忙站起來道：大哥！你好？劉廚子也答應道：好。老李道：大哥，是不常到城府來的……一句話沒說完，只聽見嗚嗚的一陣汽車喇叭聲。老李說道：老李，快回來了。車到了門口，停住了，汽車夫打開門，走出一個二十來歲的少年，頭上戴一頂瓜皮帽，紅絨球貫緞夾袍，套黑緞子小坎肩，胸前，一排紅亮珠扣子。頭上戴一頂瓜皮帽，紅絨球帽頂，帽面，安了一片帶點綠色的玉石，玉石上面，又有一點圓圓的紅寶石。這人瓜子臉兒，漆黑的一雙眉毛，眼睛雖然睫毛很長，可是黑白分明，十分流蘇。厚厚的嘴唇，卻也白裏泛紅，一說話，露出嘴角上兩粒牙齒，他走身邊過，看他臉上的粉，雪白的一層，衣襟上的香氣，走動起來，似人鼻子裏直鑽。他下了汽車，走進裏面去了。那汽車裏面，卻另外有個少年，沒有下車，就坐着汽車走了。劉廚子看見，便問老李道：剛才進去的這人就是余老板吧？老李道：是的。劉廚子歎了一口氣道：咳！人要發財，真是料想不到的事。當他在科班裏的時候，我們常到後臺去玩，他穿着一件藍布褂的舊棉袍子，清鼻涕流着，道嘴邊，很是可憐，我們還買些高饅頭給他吃呢！那個時候的小翠芬，和現在的小翠芬，真是天上地下了。老李道：天下事，就這麼沒準。你還不知道呢？昨天晚上在常小宦家裏推牌九，三條子牌，就輸了一千多，他官的，幾個有他這樣闊？劉廚子道：什麼？三條子牌，就輸一千多麼？那末，半個月的戲份，都一撈了。老李道：他自己那有那些個錢？自然有人替他會帳呀！劉廚子再要問誰替他會帳時

小翠芬的包打車夫王二，拖着一輛空車，慢慢的走過來，他們就停住了。話沒說。老李道：你怎麼不叫車進來，就停在門外頭？王二道：還要走呢，拉進去作什麼？老李道：拉到那裏去？王二道：聽說常老板，今天晚上給咱們老板邀頭，就要上那裏去，恐怕要鬧一晚上呢。老李道：剛才不是常老板送咱們老板回來的嗎？爲什麼不一直去？王二道：常老板送咱們老板回來，就要去接胡春航總長，所以咱們老板，不能一直就去。聽說咱們老板，還得回來換衣服呢。劉廚子一邊聽了，記在心裏，心想，他們唱且角兒的，都能和總長來往，我不如在這裏面想想法子，也許能够碰得着一點兒機會。主意想定，便只攆和老李王二兩人，談了下去，過了一刻兒，小翠芬又出來了，果然換了一件綠絲色的長袍子，腰上還繫了一根白色的綾子腰帶。一脚登上車坐着，先跨了幾下車輪，嘴嚙的直響，王二扶起車把，飛也似的跑，不一刻工夫，就到了磨坊上九條胡同，常小霞家裏。這裏是小翠芬強佔的地方，他下了車，一氣就注裏走。走到會客室裏去，只見一個老頭兒在那裏打電話，正是胡春航。他問道：你來吧？今天誰是請席的主人，其實是替翠芬湊個小局面，不好意思不幫這個忙，公事不要緊，留著明天辦得了。胡春航把電話掛上，一回頭看見小翠芬，笑道：你別來嗎？今天的錢給計，你領會真好，現在夏你的，我還有點怕你。小翠芬道：幹嗎怕我？胡春航道：你任憑上，活像一個又拉又拽的，我的激婦，真叫人疼又不足，恨又不足，當你在茶舖上受氣的那一碼，氣去之氣極的，我

他要說你駭倒呢。說到這裏，常小霞走進來了。他穿着兩越天青色綢緞馬褂，外面套着兩越天青色綢緞馬褂，四週滾着金邊。他的衫袖口上，露出一路花邊，大概是汗衫袖口土鑽的。他下面穿着幾件白色絲光褲，尖頭花緞鞋，輕輕的走了過來，在小翠芬肩膀上一拍，笑道：你這孩子，怎麼也不做聲，就跑進來了？小翠芬回頭一看，拍着嘴道：可嚇着我了。二爺，可得管管他，越越越胡鬧了。胡春航笑道：你的膽也太小了，這樣拍一下子，就嚇倒了嗎？說着，伸手在煙捲筒子裏，抽出了一枝煙捲，在茶几上頓兩下，常小霞連忙找了一盒火柴，擦着了一根，伏在胡春航身邊，給他點煙。胡春航將手一摸常小霞的臉，笑道：你瞧，回來這半天，臉上的粉，還沒有洗掉。常小霞笑了胡春航一眼，說道：你別瞎說了，我臉上就是這個樣子。我還要問你的事呢，前天我薦給你的兩個人，你發表了沒有？胡春航道：這幾天，部裏正在裁員，怎樣好派人？過幾天再說罷。常小霞道：那不行，你非發表不可，今天你就得發表。胡春航道：我今天晚上，不是在這裏打牌嗎？我怎樣發表？小翠芬插嘴道：那也不要緊呀，打個電話到部裏去。他們發出公事去，那還不行嗎？胡春航笑道：孩子話！說到這裏，早聽得門外汽車喇叭味味的響。一會兒一個人嚷道：春航！春航！你好快活，在這裏打牌。看，盧南山帶着兩個馬弁一直衝了進來。小翠芬認得他是陸軍總長，便走上前，斜着身子望下一蹲，請了一個安。盧南山走進屋來，兩個馬弁看見兩個小且在這裏，他們就退了出去。盧南山卻站着腰

牌錢，中間卻是一個特製的煙紅子。常小霞將煙傢具擺好，便將那位玩一口。那說：不必！我們就打牌罷。這時，常小霞的兄弟常幼謙，捧着一盒象牙骨牌進來，他穿着一件綠色的袍子，週身滾着白邊，也沒有戴帽，腦後上前面梳了一蓬留海，後面披着半截漆黑的頭髮，長長的瓜子臉兒，溜圓的黑眼睛珠子，倒很像一個旗裝的女孩子。盧南山看見，一手扯了過來，便撲生在懷裏，把鼻子湊着常幼謙的臉，一陣亂聞，口裏說道：那裏跑來這麼一個小姑娘？好香的臉。常幼謙掙扎不脫，漲得滿臉通紅，手一撒，把捧着的牙牌，嘩啦啦一響撒了滿地。胡春航笑道：小孩子怕害臊，你就別和人家鬧罷。盧南山只當沒有聽見，依舊摟着不放，常幼謙趁他不防備，卻一扭身子跑了。盧南山拍着兩隻手，哈哈大笑。這時，早有小霞家裏的用人，將骨牌檢起，放在桌上。胡春航便問道：誰推莊？盧南山道：自然是你推，我們隨便押一個方向。胡春航對孔亦方道：亦方先生推幾條子試試看。孔亦方笑道：這一個月也不知什麼緣故？我的手氣總不好。前次在錢次長那裏推牌九，摸了一副天橫，要吃一個通，偏就碰到胡總長一對五，吃了兩家，還賠出去一千八，推莊我是不敢來。胡春航笑道：那回我只贏五千塊錢，結果一個也沒落下。說着，對常小霞道：給他買了一輛車子了。你今天何妨再摸一副天橫？又笑着伸手拍了小翠芬的肩膀道：也許孔次長送你一輛汽車呢！孔亦方笑道：若是那樣送汽車，就送一百輛，翠芬也不見我的情呢！小翠芬笑道：我就不是那樣想，隨便那個

送我一輛汽車，在這兒的人，我都見他的情。這話怎麼說呢？因為沒有你五位，牌就打不成功，打不成功，就沒有入牌。這汽車給我，所以說起來，都是有人情的。盧南山笑道：恰牙俐齒，你瞧他這一張嘴。大家都說：這孩子真會說話，怪不得雙鈴許，他演得那樣活靈活顯。胡春航走到桌子邊，用手撫摩着牙牌，說道：誰推莊？快來，不要騙天了。大家都說：還是胡總長推罷，真是胡總長輸得太多了，我們自然有人接手。常小診道：胡總長在我這裏要飯，沒有輸過。金善予道：你總是幫着胡總長。盧南山道：這才叫疼不白疼，像剛才我疼一疼幼齒，就一撒手跑了，那才是白疼呢。說着，哈哈大笑。這時，胡春航已經坐下去了，在那裏推莊。大家抓着籌碼，便押起來，孔亦方坐了上門，金善予坐了下家，盧南山坐了天門，雙青化卻坐在盧南山的旁邊，押一個滿天飛。常小診端了一張方桌子，揀着胡春航坐下，小翠芬隨即便在二層樓御坐在金善予後面。盧南山道：小翠芬坐過來，你怎麼老愛姓金的？雙青化道：那末，坐到我這裏來罷，我如飯，我也不讓姓金的闖呀。他們這一說笑話，弄得小翠芬坐在金善予背後不好，不坐在他背後也不好，弄得滿臉通紅。恰好莊家拿了一副地八吃了一個單，大家才止住笑，留心得神上去了。自這牌以修，莊家手氣紅起來，不到一個鐘頭，胡春航就贏了七八千。孔亦方手氣也開，常常拿幾十，他牌品是聚好的，越輸越鎮靜，胡春航手氣越旺，越打越穩，連贏一頓，連贏一頓，連贏一頓。盧南山說不然，輸了三千多，

一件行頭，好不好？小翠芬卻站在甯小霞身邊，和他素衣襖，扯領子。他身上一套衣服，色袍子，繫着白綾子腰帶，和甯小霞的衣服，互相襯托，越發顯得鮮艷。胡春航一看，真是心曠神怡，好看煞人，正合了古人那一句話，不知烏之誰雄。只裏不住的嘆氣；好好！甯小霞見胡春航說好看，笑着那件旗袍不脫，就輪在牀上和胡春航嬉戲，小翠芬更一屁股坐在牀沿上，緊緊的挨着胡春航。胡春航一口煙正吃得是了，便在袋裏掏出那三張支票來，對小翠芬道：他們的支票交給我，我竟忘了交給你，你拿去罷。說着，把那一張五千元的紙單子交給小翠芬，又道：多的一千六百塊錢，算這借單的，你買珠花也好，買寶石也好，……小翠芬笑道：我也不是個娘兒們，買那些個東西作什麼？胡春航笑道：買給你大奶奶，還不行嗎？小翠芬原來也認得幾個字，看看那紙單紙，以爲五千元，又沒有圖章，又不像個發票，便問道：憑這個就能拿錢嗎？胡春航道：單你這們一個紅角，難道這一點小事還沒有經過不成？這句話說出來，臊得小翠芬滿臉紅。常小霞道：不是他沒有看見過支票，不過數目多一點兒，恐怕要先打一編電話，通知公行及一撥吧？胡春航道：你這倒說的是，不過銀行裏的人，那認得筆跡的，你去身鏡，他問自言打電話去問，用不着你操心，小翠芬見胡春航插插快快，給了他五千塊錢，感歎之餘。心想：不許昨晚上輸了一千多塊錢，倒輸出好處來了。這一感激，真不知道怎麼謝謝胡春航才好？胡春航在那裏燒鴉片，小翠芬只是在旁邊陪着，並不說回去的話，

一直到了兩點多鐘，實在夜深了，常小霞便對小翠芬道：「天叟子在家裏等着你做，還不回去嗎？再過一會兒，天就快要亮了。胡春航病片癱，本來不大，原是燒着玩，提提精神，這時並沒有事，只躺在牀上，和他們說話，也笑着對小翠芬道：「我叫我的車子，先送你回去罷。」小翠芬心裏一着急，明白了，便道：「路不多，用不着坐汽車，我自家兒的車子，還在這裏等着呢。」說着，又和胡春航鞠了一躬，笑着道：「謝謝你哪。便笑着走了。常小霞看着小翠芬的手，送到房門口，小翠芬便攔住她道：「你陪總長坐罷，別出來了。說着，用手一牽常小霞的衣襟道：「喚你這個。常小霞低頭一看，才想起身上穿了件花旗袍，紅着臉就掩着走了。這裏常小霞和胡春航纏綿燈，一直就鬧到天亮，到了下午一點鐘，胡春航要出門開會，才坐着車到商務院去了。閣議席上，內務總長陳伯儒問胡春航道：「昨天晚上，有一個物件，回家說了一點。說着，對陸軍總長盧南山望了一眼，陳伯儒一想，這裏面一定有些緣故，於是他們又在那裏賭了一晚上錢了，也就沒再問。鬧着散後，胡春航心裏心裏萬萬上打電話找他，因為有事沒去，約了今天下午去的，說倒要去看看，說他有事到不許心裏裏來。牛蕭心的妹妹牛劍花，左手提着一隻銀鍊錢袋，右手提着一把銀鑰匙，正穿外走。在天門口頭頭撞着陳伯儒，站住了，笑了一笑，深深的鞠躬。陳伯儒一看，只見他穿了一身水紅色的衣服，拉着一個方面，雪白的臉上，微

笑道：好不該出去。說着，舉起手，捏着一個小拳頭，在額角上擰了幾下。陳伯儒笑道：大姑娘不是怕電影去了嗎？怎麼又回來了？牛劍花道：一連電影，腦筋覺得要命，一張片子也沒看，痛得坐不住，我只得回來睡覺，誰知到了家，頭暈又好了？陳伯儒道：我猜不是這樣，一定約的朋友沒有到，大姑娘一發氣，就回來了。對也不對？牛劍花瞪了陳伯儒一眼說道：可得賠償我的名譽。陳伯儒道：憑你哥哥在這裏做證人，我這句話，怎麼要賠償大姑娘的名譽？難道說你就沒有朋友嗎？牛劍花道：朋友是有，也不過是幾個姊妹們，不像你說的，話裏有話的朋友。陳伯儒道：我也沒有說你是尋男朋友呀，你為什麼先就疑心？牛劍花在身上取出一方手絹蒙着臉，笑着說道：我不和你說。他們在這裏鬧，牛爺心在一邊看見，只是礙天，一聲不言語。陳伯儒笑着對牛爺道：我看你們大姑娘，實在是聰明人，比起來，比你好得多了。要管他的話，真不容易呢。牛爺又說回來了，你還調哥哥，也太糊塗，這們大姑娘了，還不給人找個家？牛爺心道沒有說話，牛劍花一翻身站了起来，用手舉着桌上的茶杯，眼睛睜着看，笑道：你胡說八道，我滾你。陳伯儒笑道：做姑娘的，總有一個婆家，我這話也不難聽呀。回轉頭來又對牛爺道：正經話歸正經話，我路上倒想着一個主兒，不知道你們主兒自由結不結？還是主張舊式的人做媒呢？牛劍花又插嘴道：新說不要，舊的也不要。牛爺心道說這：總長能出來介紹一個，那是極好的。不知道是我們南邊人，還是北邊人？

陳伯備與牛劍花夾一夾眼，又對牛肅心笑道：回頭我們再說。牛劍花把身子一扭，說道：我不和你說了。說着，一撒手就走了。陳伯備等牛劍花走了，便想到牛肅心身邊椅子上，輕輕的對他道：你妹妹究竟有人家沒有？要是沒有……牛肅心道：他能伺候誰？那是很好的，不過你太太知道了，說我兄弟兩個包圍纏長，可不要打到我家來嗎？陳伯備笑道：小孩子，你猜猜了我的意思了，我這大的年紀，他還要我嗎？他到這裏，聲音放得極低，對牛肅心說了許多話。然後放大聲道：這麼辦，我的事就成功了，我跟你總可以幫我一幫忙。就不知道你們大姑孃樂不樂意？牛肅心道：他人也供過我的，大概不至於不肯，我回頭慢慢再和他商量。陳伯備道：我今天晚上和秦八爺在一處吃飯，那個時候，我打一兩個電話問你。大姑孃若是答應了，我就和八爺說明，不給虛說，我就不必說了。牛肅心道：那樣就更好，成不成都沒關係。他兩人這樣約好了，當天晚上，陳伯備到秦家吃晚飯。飯後，大家都散了。陳伯備道：想說八爺和牛肅心一點好上，能不能讓我們嘗兩口？秦家道：可以可以，我陪你幾口氣兒。於是陳伯備引進他的使室裏，在牀上擺開燈檯具換起煙來。陳伯備抽了兩口煙，便將菸灰筒擱在牀上，向牀上插銷夾一插，就躺在牀上向牛肅心打電話。電話要來了，牛肅心道：我在秦八爺家裏呢，那事怎麼了？牛肅心道：貧妹完全答應了。請你速行罷。陳伯備大喜，摘下電話，對秦家道：八爺，你猜我和誰打電話？秦家道：不是小牛嗎？陳伯備

要製造與空筆。不然，這一筆誤說就都也不好意思攬。陳伯儒道：這個不成什麼，我有法子，你放心吧。他掛得向車，回到家裏就時應聲製作的電話。那通接話的，正是社長何丕正，聽說陳伯儒要自叫電話，在電話裏一迭連聲的叫總長。陳伯儒道：我這裏現在有一段消息告訴你，可以發表。何丕正道：是是！陳伯儒道：就是永定河的水現在還在漲，京裏這兩天雖沒下大雨，上游的兩大湖很，若是再下一兩天，這河堤一定保不住。北京怕要上水了，這段消息，關係北京秩序很大，新聞界太不注意了。何丕正道：總長說得是，新聞界的人，太缺乏常識了，我一定鋪張一下子，總長看好不好？陳伯儒道：很好，就是這樣發。兩方各把電話掛上，何丕正那敢怠慢？連忙坐在書桌旁，抽出一張紙來，提筆就寫了本報專電四個字，後面接上就是新聞，說永定河如何如何的危險，非趕快籌款修堤不可，內長陳伯儒爲了這圖事睡不安枕，只是財交兩部，老不撥款，教他也沒有法。新聞發完了，在前面安了一篇題目，寫道：北京人將不免爲魚矣。題目旁邊，又用許多新聞。做完了，自己抄了一遍，在煙筒裏抽出一根煙捲來抽了幾口，接着吸上一捲煙，手裏笑了一笑，自言自語的道：我這一段新聞，被打入伯儒的心坎裏去了吧？菸煙放下，又抽出紅水筆，在上面註明，掛號一條，刻木數題，草草在桌上，預備晚上登報去登，這道，將這送上一張名片來。何丕正急急來一看，卻是楊查爾。便道：請到西來坐。請差口話出去，一會兒楊查爾進來，何丕正滿臉是笑。說道：我們在

朋友家裏，會過好幾次面，總是沒有暢談過。楊杏園道：這只怪我太懶，說不很出來活動。何歪正道：兄弟託徵本家劍塵先生的話，一定催送到了，楊先生能不一點忙嗎？楊杏園道：正爲這個事來的。劍報那邊的事，前天才寫信去催的，那邊還沒有答覆。這幾天之內，收到貴報，好像厚此而薄彼，有些不便。何先生的盛意，我景氣感，所以特爲謝券說明。何歪正道：那倒不要緊，現在的編輯，在甲報罵乙報，後來甲報罵了乙報，特地跑進乙報去罵甲報，這種事多得。況且我們這是在劍報，向來沒有什麼糾葛的，便不便，倒說不到。楊杏園笑道：正爲事情太多了，辭了那邊的事。若辭了那邊的事，又到這邊來，二五等於一十，又何必多此一舉哩？何歪正道：這就叫能者多勞。設若楊先生要休息幾天，遲一刻兒來，卻是不妨的。說時，楊杏園一眼看見他桌上墨盒底下，壓着一張稿子，上面又有紅筆標記，便道：貴報稿子，預備得真早，這個稿子有了。何歪正聽說，就把那張稿子拿起來遞給楊杏園說道：這條消息，是原值備親自打電話告訴我的，很有價值。據他說：他在商議上一下來，就在國務院裏打電話給我，那些關員都說陳伯博和我的交情太好了，差不多要當我的訪員了。這是真話，我們這樣努力的，實在不多，你先看看我們這段消息，這是千真萬確的事。楊杏園道：來看了一遍，原來是永定河夏泛的消息，便道：這樣說來，水勢大得很，想北京的水，永定河的水，漲到北京城裏來，卻是沒有的事。這回的水若是這樣大，不是京師的

他游得最勤，在浮海艇上，抽籤，新籤，我們新聞界站在社會的前面，不能不切實地研究。他研究得最勤，這話說起，雖是陳伯備告訴我的，我不改觀。我聽得之，楊杏佛一則以爲是，二則以爲非。楊杏佛說：『這話，一定同樣發表。何不正又地說的話；我認爲云云，恐怕山外山，海外海，太難了，不可不說，有些同業，把他登在報上，則更難，就是沒有他這層。』楊杏佛聽了這話，只是鼻子裏答應。後來何不正越發談到他和陳伯備的交情，和陳說：『彼此不過是老朋友，絕不是受了聽什麼津貼。他辦河工，辦得實在好，政府不給大錢，他地地敢成，真是可惜。楊杏佛有些坐不住了，硬告辭要走。何不正說：『某正去的事，還沒辦決呢。楊杏佛道：『改日再談罷。自己更起身走出來，何不正不能強留，也只好由他去了。』

第二十九回 臨水對殘花低徊無限 倚松鄰瘦竹寄託遙深

楊杏佛想，我去回劍豪一個信罷。便到別劍豪家裏來。何劍豪的夫人，一雙青布不底鞋，素淡極了，清清亮亮的梳一個頭，只憑着一點髮裝，臉上一點粉也沒

擦，白裏越發顯出紅來，一淚薄明大方的樣子，都顯了出來。他抱着手護着袖子，靠行走廊的柱子下，看何太太扯空竹，只是哈哈的微笑着。他猛擡頭看見楊杏園，一面站了一個個，一面笑喊道：何太太，客來了。何太太一回頭，見是楊杏園，笑得把嘴一低到懷裏去。手一停，空竹掉在地下直轉，將手上扯空竹的棍子麻索一扔，搶先進屋子裏去。何劍庭在屋子裏笑了出來，請楊杏園裏面坐，李冬青也跟進來了。何劍庭因為他二人會同，想起起腳的事，不禁說道：天下事聚散沒有一定，東西也是這樣。李先生丟了的那部書，據李先生說，好幾年不見了，不料一點兒沒動，卻在杏園那裏被我尋出來，物歸原主，這不是一個證據嗎？李冬青聽了這話，就對楊杏園一笑道，謝謝楊先生。不是何先生說，我都忘記了。楊杏園道：我也忘記了一件事，令堂大人，前次不是託我打聽美學校的事嗎？我於是去了一回，就因為耽誤了，忘記回信，對不起得很。李冬青道：這是家母的意思，我就始終沒有想到這上頭去，這是不成問題的事了。他本坐着的，說到這裏，起了起了身，牽一牽衣襟，然後又坐下，才說道：楊先生那書裏，還有幾首大作，恐怕錯夾在裏頭的，我當寄回去了，敢到了嗎？楊杏園聽了這話，臉上禁不住熱一陣，卻笑道：這本是做好了，打算在報上塞塞空白的，後來一看，究竟不大好，沒有發出去，不知道怎麼就夾在那本書裏了。不知道的不要說我班門弄斧嗎？李冬青笑道：很好，是老手筆，那時得工夫，我很願意請教。何劍庭對楊杏園道：李女士這個世界極

高的人，他說好一定不錯。不知道李先生看見的，是幾篇什麼文章？李冬青嘴角微微一動，有點笑意，正想說出來。楊杏園使說道：幾首無聊的小詩，什麼好東西呢。李冬青道：楊先生太客氣了，我會聽見何先生說過，楊先生近讀詩幾篇甚好。去年年冬，和張船山的八首梅花詩，尤其是傳誦一時，可惜沒看見。楊先生儘不能憐惜了出來。趁我瞻仰瞻仰？說完，先就假裝一笑，楊杏園一想，我那八首詩，是本學詩，怎麼能拿特出來？本想說不值一看，又恐怕礙事多青的要求，很不合適。便道：也是有一回事，並不是梅花詩，不過借張船山的厚韻，做了八首感懷詩罷了。那天得空，險山陳報來，一窺送給李女士指教。說到這裏，便笑着對何劍塵道：我這幾首詩，又是幾時佈誦一了？你不是譽揚過分嗎？何劍塵道：從前人家不知道北京城裏有個楊杏園，自從你在報上登過那八首詩之後，……：……：楊杏園聽他說到這裏，生怕他老實的說出來，對何劍塵望了一眼。何劍塵接上說道：人家就說你是一個詩家，引得你越發的要作詩，還打算印專集呢，這不是傳誦一時的明證嗎？不過你在李女士面前，好像是小巫見大巫，總有些辦法法的，不致說有本事，免得惹起身，是也不是？李冬青聽不住笑了，拌着些惹起手去理髮，說道：我常說何先生是個會說話的人。這時，何太太換了一件長些的衣服，又鑲了一條裙子，笑着走出來。楊杏園笑道：我又不是客，親子爲什麼要換衣服才出來？何太太道：我倒不是爲客來換衣服，因為到了一張新片子：我要和李先生出去

我命上卻有個人。楊杏園聽了這話，不知道什麼緣故，心裏先，跳了一下。又微微的一震，繼發說道：你這個詞心，許得早了，還是你夫人要過門的時候許的哩。說着，靠在椅子上，伸了一個懶腰，兩隻腳架起來，搖曳不定，望着何劍塵笑。何劍塵道：不錯，這話是我說的，你要知道那個時候我說這話，是有目標的，打算給你做一個現成的媒。楊杏園聽他這話，明知道他是指梨雲，不覺黯然神傷，說道：日子真快，梨雲已經死了一百多天了。何劍塵道：清明節快到了，你要到墓地去，告訴一聲，我和你同去一祭。楊杏園道：不是你說，我倒忘記了。說到這裏，又長歎了一聲道：七千里紀鼓郵程，塚山何處？一百六禁煙時節，野祭堪憐。我是死不了要去。不過去，又要叫我幾天難過。何劍塵道：你念這聯四六，我好熟，好像在那裏看過。楊杏園道：花月痕上雙鸞詞的辭文，你怎麼不記得？說起花月痕，我又想起來了，我那和張船山梅花詩的八首本事詩，我完全是仿花月痕的意思，你為什麼告訴密斯李？他要我送給他看，我怎麼拿得出手？何劍塵笑道：好在你不是個倚馬才高的人，你不會再做八首嗎？何劍塵說了這話，望着他微笑了一笑，楊杏園倒不好意思，以為他這笑裏面，很有些皮裏陽秋呢，又閒談了一會，由詩談到畫花，楊杏園道：白過了一大半春天，很是可惜，明天我們同到萬牲園看桃花去，好不好？何劍塵順口答應好，楊杏園就約着明天十二點鐘一路去，他才回家。誰知到了次日，他去找何劍塵時，何劍塵已不在家？他一股子高興，又不願算了，便

，對面有一樹半封半紅的花，遠遠斜伸在水面上，水裏頭也有一樹花影子。風吹過去，水波蕩漾，那水裏的花影，隨着水浪也搖動起來。楊杏園看見這種景象，不覺暗地裏喝了一聲彩，便一直走到橋邊去。這時，風已一陣似一陣了，這一樹花，被風吹得花枝顛簸，撲撲簌簌，只是留不落，只一會兒工夫，草地上，水面上，落了一片的。那水裏的花影子，顯得模模糊糊，也是一陣一陣的，岸上花片影子來。楊杏園隔着一橋某景的看了一會子，信步走上木橋，拉看欄干，看那水裏的花影，又接頭看那一樹花，花片依舊的隨波下來，他忽然想起五個字，紅葉花影兒。自己想想：這倒是一句詞，回頭回去，我把他淡着填起來。想着，一直走過木橋，走到橋下，仔細一看，原來是一株杏花，滿樹已開得十分茂盛，一星花蕊也沒有了。這個地方，本根僻靜，一個人也沒有，他在橋下，坐了一陣子，想起來了，前兩年在這地方，曾和朋友遊過，有一株杏樹不過一人來高，據說他樹小可憐呢，那不是這株樹，今日重逢，不覺有這樣大，真是樹猶如此，人何以堪了。一個人靠着樹的幹子，坐了一會，風是已經住了，那樹上的花，還是有一片沒一片的落下來，飄飄蕩蕩，只在空裏打翻身，落到地下去。楊杏園便念道：黃鸝兒喚啼，風定恐紅猶弄。又說道：這地方，渺無人跡，殘留下這一樹搖蕩不定的杏花，他更找這杏花人來，裏面無所之的楊杏園一樣啊。忽因杏花雖然生在野橋流水向地方，還有衣來灑灑他，只恐他玩？想到這裏，長歎了一聲，便在杏花旁邊，找

一塊乾淨的石頭坐了下去，兩隻腿並着曲站起來，兩隻胳膊，撐着膝蓋，托着臉，望着杏花出神，不知身在何所？坐了半天，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也忘記了回去。正在出神，忽然有人站在身邊，叫了一聲楊先生。楊杏園猛的醒了過來，擡頭一看，卻是一個穿童子軍制服的小孩子，也不過十歲上下年紀。楊杏園站了起來，對那小孩子笑道：兄弟，你認識了我吧？你認識我嗎？那小孩子被他一問，把臉臊得通紅，把一個右手的手指，在嘴裏嚼着，說不出話來。楊杏園看見，不覺好笑，便攆着他的左手道：我姓是姓楊，你怎樣知道？那小孩子轉過身去，用右手一指道：我姐姐說的。楊杏園喚着他的手看去，只見那過木欄橋上，站着一位姑娘，灰色衣服，黑裙子，那風面上風如，吹動他的裙子，只在木欄干上，搖來拂去。楊杏園認得是李冬青女士，還沒有招呼出口，那邊早是颯風點頭，笑盈盈的說道：楊先生。楊杏園牽着小孩子的手，一路迎上前去，對他點了一個頭。走到橋上，楊杏園指着小孩子道：這是令弟。又牽着小孩子的手道：叫什麼名字？小孩子勉強答應了小鱗兩個字。李冬青笑道：是的，沒出息，見人說不出話。楊先生就是一個人來麼？楊杏園道：本來約着劍犀兄來的。他臨時爽約，我又不願打回興頭去。所以一個人來了。李冬青笑道：楊先生又在樹下尋詩吧？我在這裏看見好一會了。楊杏園道：我覺得這地方，很是僻靜，這一樹殘花，一灣流水，十分可愛，就坐在這地方休息一會子。說時，回頭一看，太陽光已射在樹沙上。樹的下半截，都沒有陽

老了。便說道：「時候不早，我也要回去了。」李冬青扶着小麟的肩膀道：「我們也回去罷。不知不覺，三個人便順着一條石路，慢慢的走回。李冬青笑着對小麟道：「楊先生剛才在杏花底下坐了許久，一定做了幾首春詩。」楊杏園道：「我的思索，向來枯槁，做起詩來，總要伏案構思，一個字一個字，慢慢的填去，那裏能够隨隨便便，就做得出來？」李冬青笑道：「太氣了，只怕對牛彈琴，做好了詩，也不能告訴我們呢。」楊杏園道：「笑話！笑話！李女士不信，去問劍兒便知道。」我是常說的，李女士的學問，我最佩服！李冬青笑了一笑，搖搖頭道：「我不過是個失了學的中學生，那裏能夠到學問二字呢？三個人一路走着，楊杏園和李冬青只顧說客氣話，好像倒是初見面的朋友，儘量的謙遜，一點也不矯揉，走到大門口，那時候的長人，從旁邊彎着腰走出來。也沒有言語，對人伸出一隻大手，楊杏園知道他是來收票的，便拿出門票交給他。李冬青的票，在小麟手上，他也學樣，走過去交給他。人雖得意不覺得，走近了，大小一比，小麟只比他的膝蓋高上幾寸，那長人俯着身子接了票去。小麟記起他童話上的一段故事，笑着問李冬青道：「姐姐，這個人好長，是不是大人國跑來的小孩子。」這句話，不打緊，說得李冬青忍不住笑，用手絹捂着嘴笑了。李冬青先前的和楊杏園說話，都是客氣的笑；這回卻是放蕩的笑，楊杏園看了，彷彿若有所感。大家走出門來，說了一句話，再會，便各自坐車回家。他這天到家，卻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愉快，自己也不知道從何而來？一個人坐在

塵千裏沉沉地想遊園的經過。自己一個人坐在屋子裏，禁不住思潮湧落，想到李冬青問他寫詩看的話，就把去年作的那八首本齋詩拿出來，自己翻看一遍，只見頭一首頭一句，寫得最覺得意，就覺不妥，心想：這詩詩，那裏可以送給人家看？他今天不是說我作杏花詩嗎？我何不就把這詩，和八首杏花詩。自己想一想，詩思就不覺湧將起來，便把一隻手撐着桌子，托着頭，想了一想，免有了大意。揭開墨盒，鋪了一張乾淨紙，提筆就寫，橫卷圓向來就着款和詩，加上今天很愉快，不到兩個鐘頭，八首詩就做起來了。他坐在詩，背上，兩隻手捧着稿子，念了一遍，覺得沒有什麼不妥，便從新抄了一張紙讀了，另外寫了一張八行，拆在一處，用一個信封套了，寫了地號將給李冬青。次晨得到李冬青家裏的時候，他抄完了頭，收拾乾淨了書桌，捧着一杯茶，坐在那裏休息。桌上綠瓦盆子裏，栽着的一盆紫心蘭，開了兩切，十分好看，白瓷盆子裏，擺了一束半開的紅白杏花，是老媽子清早從菜市帶回來的，他看着茶看花，不覺出了神。忽然老媽子送上一封信來，卻注着楊福兩個字，他低着臉想了一想，就猶是楊福送來的。將信拆開，先看那信：

冬青先生文鑒：下三個月下下，真不能與人合。習與成，非勤所適，轉不嫌其孤獨。日中偶踏興至，涉足芳園。微風吹水，暮雲歸林，地僻人稀，幽瑣成憫。恨

詩，殊慚無足陳者，然而文字之交，正在攻錯，則又不容其有所藏拙。掩袂歸來，百感交集，掩燈燈張船山梅花詩，多韻杏花八首，感物自知不工，寫我之所感而已，惟大雅正之！

李冬青君見，默默的聽了一會，不覺歎了一聲：「究竟還是你，斷入勸修。信外另有

一張紙，便是詩。」

看杏花之詩，張船山八首，杏花原簡是正李冬青君。一從春風爆影落，但幾有清不情。斷詩流春感相向，野言飛揚各自新。細雨灑前

寒客夢，曉歌君上故平。無言一感傷之泊，底事呼為得意花？欲紅似白可情生！秀骨嬌媚夢也清。顏色平暗知有意，夕陽一樹是多情。飄零無奈到寒食，及有隨慚是小名。村外爭傳消息好，提壺正唱勸杯聲。

春深也應過來遲，此恨滿濕曉蝶仙。

李冬青君到這裏，不覺臉上一紅。心想，題是題得好，押韻字知字，也不索強，只是太露跡。又望下看：

古道停車幾處遊，小樓聽雨最相思。

李冬青明知這還是浪蕩的詞，倒杏花典，李冬青用了。但是玩味詩中的語氣，很像此中有人，呼之欲出。用手扶窗牖，想了一想。又聽一個全頌想道：本來呢，杏花詩押思字不

容易下筆，要我做，他倒只有這句詞用了。又念二：

卜居願種三冬白，酌酒須須一兩枝。路染關雎原不俗，漢梁漢隸相宜。

李冬青想道：三首詩，以這首詞韻最好，也就拿這首和的好。想到這裏，又從春深也應恨春遲起，念了幾遍。他記古這停鞭驚避道，小樓遮雨最相思十四個字，細細推敲了幾遍，又往下念：

花前流水遠孤村，野店人來倒酒樽。佛亦多情留古刹，春原無礙到柴門。三冬癡癡落慈緒，一半嬌嬌種粉痕。裁向日邊終去駿，記應雨露有私恩？

江南猶憶舊因緣，明日清明又幾年。脂粉清勻如好女，雲霞叢擁想靈仙。晚風庭院花初落，夕照欄干蝶可憐。終誤詩人添笑附，曲江一宴到今傳。

側轉尋來得老隨，兒童盡招幾重童。江南紅雨三春老，樓上青眉一笑逢。託詞劇憐尋複竹，夢魂不是對春陰。

李冬青念到這裏，又不住聲讀上一陣盡然。心想，這幾首詩，再查問也是解張船山，引杏花詞他的名字自此又添一人。以前原句，他身處離，看不出原句來，這首扣松字韻，不是有些意思嗎？船山的詩我不很記得，原詩上，他並沒有這個松字。不然，那也太巧了。想到這裏，就把家裏清朝幾部詩集，都翻看了一遍。找出張船山的梅花詩，果然他押二冬韻的一首，有對客登無語燕鷗，實心應是凋後松，這樣兩句，他「肚子的雞圈」

到這兒又取酒了。再斟下酒。

明就附化寒梨後，絕異桃花別樣嬌。

二月東風第作團，小紅相對學吹彈。含嬌欲滴精神潤，帶雨和烟惹總難。

念到這裏，忽然院子外頭，有人問道：密斯李在家嗎？李冬青連忙將信和詩捲着一團，放到桌子抽屜裏去。李冬青一看，原來是他的老同學梅雙修女士。便含着笑引他到屋裏來坐。梅雙修笑道：有許多天你都沒有到我那裏去，若是在家裏看書嗎？李冬青道：那裏有什麼書？還不是混而又一天嗎？昨天我還跑到三貝子花園去看桃花呢。梅雙修道：你和我去的？怎麼不通知我一聲？李冬青道：昨天帶我的小弟弟到西城去找一個朋友，因為他不在家裏，就順便到三貝子花園去走走，其實，我自己也沒有打算去的。梅雙修道：一個人遊園，你不嫌冷淡嗎？李冬青笑道：冷淡什麼？我還有個小弟弟陪着呢，人家……：說到這裏，又笑了一笑，說道：人家那裏像你，總要趕熱鬧呢？梅雙修道：我也不見得就趕熱鬧。說着，梅雙修看見衣櫃上的鏡子照了一照臉，用手將髮髮理了一理，又把背對着鏡子，點着腳，回頭看看後影，用手摸了一摸頭。李冬青笑道：一班朋友……總要算你髮修飾的了。梅雙修笑道：那也不見得。出門總要換一件衣服呀。李冬青笑着他雪白的天樣拿起來抖了一抖，笑道：你瞧，女學生穿這樣的衣服，未免太醜陋了罷？梅雙修道：這是印花印度綢，很普通呀！李冬青道：多少錢一尺？梅雙

修道：兩塊錢上下一尺。李冬青道：那末，做一件就夠多少錢？梅雙修道：面子銀二十
五塊錢，裏子銀十塊錢，花邊銀五塊錢，工銀銀四塊錢，一共總是四十多塊錢。李冬青
笑道：大小姐，這還算普通嗎？我有一個朋友當小學教員，每天放六點鐘的書。累得喘
茶的工夫都沒有，一月得錢不過二十塊錢，你這件裙子的錢，他不吃飯，兩個月也掙不
出來呢。梅雙修道：天下事本來不無有錢不等的，那怎樣能作比例呢？你說夜愛穿，
你瞧！密斯余，那才真是愛穿呢？李冬青道：你說起這話，說也不解。密斯余小的時
候，也很樸實的，怎樣這幾年之間，竟變到這種樣子？梅雙修道：這個原故，我很知道
的人，年紀又和他姐姐差不多，都是打扮得十分光潔的。起初是他家裏少奶奶學機穿
起來，後來又再由少奶奶，把這種風氣傳染到了小姐，因之一家人都積皮起來。李冬青
笑道：你還說人情反的，你呢？梅雙修道：我也只是出來穿穿，他們在家裏，也是這個樣
子呢？他家裏很好玩的，銅器，銅匣子，小電影機，機槍那兒，沒有學過，到他家裏玩玩
去，好不好？李冬青道：我不去，我穿這件襪襪的衣裳，到他家裏去，不要把我當是
梅小姐的老媽子嗎？梅雙修道：別說！你這豈不是指着相同路充錢？以後我到你家裏
來，我決計不穿綢衣服。免得來一回，受你一回奚落。李冬青笑道：你不要誤會了我的
意思，我這是一句真話。你那裏知道？富貴人家，主人倒罷了，他們底下的那班僕役，

眼界十分高，你稍爲衣服差一點，他就瞧不起你，我們何犯着去看底下人的顏色？所以許多朋友家裏，我都不願去。不知道的，說我性情如何傲，我亂小必去強辯。梅雙修道：唉！這樣說，你這詩人沒有到我家裏去，難道是家裏的空氣不好，你才這樣了？李金哥笑道：那都不對，你不要疑心，因為你住在京師，好買些東西，是我懶勞動肥了。梅雙修道：我怎樣懶看你呢？進來坐下，就住這道嗎？這句話說出來，聽得李金哥沒有話說，只是微笑了一笑。說道：好久不見，見了面，我却又懶辯論了。昨天我買獅子到我家裏來，我買了一頭東西，今天上午，你不要走，正我這裏吃午飯。梅雙修道：什麼南貨獅子？李金哥道：這大概是寄居北京的江浙人，沒有事幹了，就做這個生意。獅子上，是江浙人勞動的零碎東西，吃海用的，還有一點。他上街上去，看見你門口宅各牌子上，寫了江浙的地點，他就欺在門口，梅雙修道：死生靈。大概作事的人，聽了這些話，總是有有一種感觸的，再看見故鄉的東西，少不得買一點，因此這批南貨獅子的入，倒也不少。梅雙修道：我們廣東人，也是這樣，有廣東人，專挑着廣東貨賣。李金哥道：梅雙修道：點心，又燒肉，什麼都有，他買了就買。李金哥道：梅雙修道：梅雙修道：梅雙修道：不免，說起這話，我就心似火燒。而且說又是個沒有用的女子，像着一個老婦，一個小兄弟，亂池在外，怎樣了局？梅雙修道：你，你別心虛了？大家過一天算一天罷了，白念些什麼呢？我不懂什麼文學，不敢高聲說是鄉邑。但是我們同事的情分，是不薄的。

活着一天，就總和你分一天錢。李冬青道：你自然是好錢，我也是個人，指望着你扶助我。我好意思嗎？說到這裏，笑了一笑道：況且你不小了，年一老二，就有婆婆家了。是不知道在南在北呢？梅雙修臉一紅，笑道：胡說八道！這時，李老太太戴着一副老花眼鏡，一隻手拿着一根針，一隻手拿着一條線，在那邊上房走了過來，老早的說道：你給我穿上這管針。他一撇門簾子，梅雙修笑着叫了一聲伯母。李老太太笑道：原來是梅小姐，怪不得才我彷彿覺得有一個大進來呢。梅雙修道：一進來了就和冬青說上話了，忠記着伯母，該打！李老太太道：那卻不敢當。我們這孩子，總是個。早應該到你廠里，去看看你們老太太。梅雙修笑道：他怪下來了，說我們家真的底下人，得罪了他。李老太太道：沒有回話！你們家裏是文明人家，那裏有這樣的事？李冬青笑道：媽媽也是，越是不懂新名詞，越喜歡在人家面前說。李老太太道：你這孩子，倒說起我來了？民國的時候，樣樣改了良，老人家說話，都不受聽了。李冬青笑道：你老人家不說不說，又說了兩個新名詞了。這句話一說，大家都笑了起來，連房外頭在院子裏種的玉媽，聽着也笑起來了。梅雙修道：伯母，冬青留我吃飯，我已經答應了。李老太太道：很好。梅雙修道：我還有句話說呢，吃過飯之後，我要冬青陪我玩玩，你老人家肯不肯？李老太太道：那有什麼不可以呢？只是又要花你的錢。李冬青道：媽媽劍先走了，就不許我請密斯梅嗎？這句話說畢，大家又笑了。

第二十四回 不辨雌雄混戰娘子隊 都無倫次同結女兒盟

犬

家說笑了一陣，李老太太留着梅雙修和李冬青說話，自己卻去監督着王媽做飯。一會兒飯好了，大家吃畢。梅雙修一定逼着李冬青一路去玩。李冬青沒有法

子推諉，只得跟着他去。梅雙修道：「平安今天有一張新到的片子，我想邀你看電影去。本道這時候還早，我們同到密斯余家裏去坐坐，你說好不好？」李冬青道：「我不是說了嗎？我的衣服不好，我不配到闊人家裏去。」梅雙修道：「得了，幹嗎老這樣說？你不自負是個很瀟灑的人嗎？」李冬青笑着牽着他的衣襟道：「我和你去了，走道少說話罷。說着，梅雙修在胡同口上揀了兩輛乾淨人力車，說了地名，也沒有講價錢，就坐上去了。到了余宅門口，梅雙修在錢口袋裏，拿出六個小銀幣，把三個跟這輛車子腳踏上一扔，又把三個跟那輛車子腳踏上一扔，頭也不回，就望裏走。李冬青笑嘻嘻地在後面輕輕的說了一句，真是大小姐。梅雙修回頭也笑了一笑。他在這裏，本是熟地方，一直望裏面走。恰好他們所要拜訪的余瑞蓉女士，從裏面出來。看見他們進來，連忙引他到內室裏去。剛一進去，只見一個二十幾歲的少婦，梳了一個雙拈的如意頭。上身衣服是月白綢底子，上繡蝴蝶逐飛花的花樣，大襟擺都是圓角，也不過一尺多長，就像團圓式一般，

下身穿一條深綠色的呢絨褲子，又長又寬，超厚像一件棉子一樣。臉上的粉搽得厚厚的，人還沒有到，早就來了一陣香，他看見她進來了，先隔窗加添了。余瑞香把介紹着說，這是我的三姨娘。李冬青早就知道這三姨太太可有意思了。今早一看，除了打扮時髦，卻並不覺得什麼好看，倒出於他意料之外。三姨太太人雖不細細說，招待倒是好的，很不討厭，所以也陪着李冬青說話。談了一刻，余三姨太太自己用的揚州老嫖，進來說道：三姨太太，劉太太來了電話。余三姨太太就笑着對李冬青道：我有點兒事，請我們的老二陪你二位坐坐，說着，在余瑞香小姐肩膊上拍了一下，說道：好好的陪客。就笑着走了。他到自己屋裏，一抽電話，問道：你是劉家姐姐？那邊劉太太道：是的，你們老爺在家沒有？余三姨太太道：沒有在家。劉太太道：今天是誰在胡說，你去不去？余三姨太太手裏拿着電話筒，跟那裏着鏡戶外道，說道：這一向子，就給劉太太送了，連帶我的錢都周轉不來。劉太太在電話裏笑道：你哭什麼？我又不是不給錢。余三姨太太道：這話真話，昨天和劉太太說，我還有二百元，又給劉太太。天氣也漸漸的暖了，就要做幾件單夾衣服。劉太太道：不算算罷了，我不過你的老頭子，算給我做做什麼？劉太太道：說去不去？余三姨太太想了一想，說道：去來罷！不過要請你先挪動一百塊現款。劉太太道：現款沒現款，打到漢堂子裏去梳帶帶，我在這裏等你，你可以去找我。錢的話，回頭再說。余三姨太太道：好！就是那樣說罷。余

一會兒就來。劉太太道：不長進的東西，明天告訴你家太太，罰你跪踏板。小胖子把頭一縮，張着嘴伸出半截舌頭，眯着一雙肉眼，笑了一笑，就擡着肩膀走了。余三姨太太問：這是誰？我倒和他同過兩回場面，還不知道他姓什麼？劉太太道：這是劉二混，你怎麼不認識？早幾年，做了四五任知縣，很有幾個錢。現在在那裏，弄了一個掛名差事。一年到頭，專在外頭賭。雖然鬼頭鬼腦，人倒是很好的。兩個人說着話，走到後邊。劉太太先就在錢袋裏掏出兩捲鈔票，走進廚房裏去，房裏一個男子漢，正坐在桌子邊算籌碼，看見他二人進來，便站起來笑道：今天要多少？劉太太將一捲鈔票，擡桌上，說道：三百！余三姨太太對劉太太道：劉姐，你拿一百五十給我，好不好？劉太太道：你就在我籌碼裏分一半去得了，我們好算帳。那漢子已經把紅綠白三色的骨頭籌碼，抓了一把，遞給劉太太，劉太太便把籌碼望口袋一塞，和余三姨太太走進上房去。一掀門簾子，只見七八個男女，在那裏推牌九，余三姨太太道：沒有意思，我們上邊去罷。這裏我還是新來第一次，請你在前走。劉太太道：你隨我來罷。兩個人又走過一個院子，早聽見嗚嗚一陣笑語之聲。走到上房，揭開簾子，兩張大鑿桌併擺，擺在中間，正在搖擲。桌子坐男女夾雜坐着，也有聽得的，也有不聽得的。劉太太走到桌子邊，看了一看，身邊兩個男子漢，正聚的高興，劉太太見他二人擠在一處，卻坐第三張椅子，他便將脚一提，在人縫裏插了進去，擠着坐下去，左右兩個男子，都回過頭來望了一眼，有

一個笑着說道：慢一點啊，你這是讓上我了。劉太太把眉毛一揚，將錢袋一板，說道：少討太太的便宜？劉太太不是好惹的。余三姨太太站在那邊還沒過來，一看四週，簡直沒有插腳的地方，躊躇了一會子。對面的小鬍子一眼看見了，將身子側了一側，用手拍着旁邊一張椅子。這裏有空位子，在這兒坐罷。小鬍子上手，坐的張五奶奶，是個大胖子，恐怕人嫌，瞪了小鬍子一眼道：你這不是存心，那兒有地方呀？你這只是望這邊擠。一邊說着，一邊拿香五十塊錢的壽碼，押二的孤丁。一言未了，寶盒子裏面，卻是一寶國。張五奶奶把那張肉臉，望下一板，把手將桌子一拍，輕輕的罵了一聲道：他媽的！亂七八糟吵也吵的。小鬍子笑嘻嘻的說道：五奶奶，你可別含混着罵，我可受不了。五奶奶道：管得着嗎？我罵我的，你和人家客氣你的。說着，又對他上手的王奶奶道：這不是糊眼睛？二的風頭好些，就都押二。輸了也活該！余三姨太太，和這位張五奶奶，本來也就同氣連理，很討厭那兩老前輩的樣子。小鬍子讓他那邊坐的時候，他本不願去，而今看見張五奶奶那股兒酸勁，心裏一陣冷笑。便提着錢口袋，踏着高跟鞋，嬌嬌婷婷的走到小鬍子邊下，坐着坐下去。問小鬍子道：身上有煙沒有？這根我抽。小鬍子道：有有有！就在袋裏拿出一個銀質珊瑚的煙盒子，打開蓋，遞給余三姨太太。余三姨太太，順手拿了一根，啣在口裏，問道：你有取燈兒沒有？小鬍子道：有有有。在身上取出個白磁自來火匣子，將機子一捺，匣子打開噴出火頭，俯着身子，遞了

過來。余三姨太太低頭，就着火吸了一口，然後呼出一口煙，用手取下煙來，對小鬍子笑了一笑道：「勞駕！張五奶奶看見，只氣得一張胖臉。白裏翻紅，紅裏翻紫。余三姨太太只當沒有那回事，在劉太太那裏分來一百塊錢的壽禮，自去賭他的錢，今天這場壽禮，是曹司長太太做莊，也不過三個神頭，一千塊錢的壽禮，看看要輸光。勞邊就有人問道：曹太太，氣不好，是不是繼續擲下去？曹太太坐在桌子的橫頭，一隻手托着腮，一隻手用兩指攥着，拿着煙攪在頭髮抽，眼睛望着桌子邊的人下注。他聽了這話，呼了一口煙，隨便答應了一句話：「不要緊，只見耳朵上兩串珍珠環子，微微擺了幾擺，似乎搖了搖頭。勞邊坐着一個三十來歲的婦人，叫楊四奶奶，乃是曹太太的幫手。曹太太兩隻手，懶懶的伸了一伸，四頭對楊四奶奶道：「我的傢伙呢？楊四奶奶道：「在隔壁。曹太太聽說，便站起身來，說道：「你別動，我去過門口轉再來。說着，退出位子去，就到隔壁去了。他一推門，只見有個十五六歲的漢子，正躺在牀上抽鴉片。一陣一陣的咳嗽，滿嘴唾沫往外噴，曹太太見了這會，便走到桌子邊去，拿起一個紅木嵌玉石的匣子，裏面，牀上那人問道：「曹太太要煙兩口嗎？我送你。曹太太笑道：「我說是誰？原來是王老七。王老七，你不走了，把煙香下夾着的木匣子，也放在牀上，揭開蓋來，裏面正是一盒煙。王老七把煙盤子一移，自己爬起頭到右邊去，曹太太擦了一根火柴，點煙盤子裏煙盤點着，自己卻在王老七原來躺的地方睡下去了。王老七和曹太太隔

笑評了莊。俗語說，兵敗如山倒，賤錢的人，手氣凶了，也是這樣。宋太太把贏的錢輸光了，還把自己那家錢袋，都輸了。也不知什麼道理，背上，一陣一陣的發熱，兩腿就像着了火一樣，肉裏發癢，那裏，湧過那雲花膏，直紅到耳朵根下去。但是他捧著硬勁，極力的露出笑容來，裏面不在乎的樣子。這時候，那張五奶奶早來了，他押的天門，手氣最好，宋太太輸的二百兩錢，他倒贏了一半。宋太太低着頭，把桌上的牙牌理好了，正要補牌出去，只見那解官那當一陣響，一隻又白又厚的大手，按在牌上，接上就有一個入說：「請忙！宋太太裏頭一看，原來是張五奶奶關住了他，五奶奶手裏，原帶着兩副繩子，一副是玉的，一副是金的，一隻粗手帶兩隻繩子，本來就噙着響起來，現在他心手使勁，裏頭一放，一金一玉和桌子一碰，自然翻響起來了。出其不意的，倒嚇了宋太太一驚。宋太太道：「你為什麼攔我？張五奶奶道：「我攔你幹嗎？你拿本錢出來比比再誰。誰也不配開兩張，我攔你幹嗎？宋太太想便停着不推，未免面子上下不去，紅着臉道：「比比做什麼？你只管押，你贏了，不少你一文半文。張五奶奶那隻手依舊極力的按住牌，好像這一着就能制宋太太死命似的，一面說道：「又能夠誰一個蚌子呢？那小蟹，你總得拿本錢出來看看。宋太太氣不過，將衣服的大襟，裏面上掀了一下，用手在腰上拍了一下，說道：「本錢是有的。張五奶奶道：「那不行，總得拿出來看一看！宋太太這行沒有法，只得走到隔壁屋子裏去找他的老爺宋主事。宋主事正在牀上燒鴉片煙，

看見宋太太進來，說道：歇了手了嗎？宋太太理也不理，把臉板得一點笑容都沒有，宋太太一見不敢作聲。宋太太氣憤憤的說道：給我兩百塊錢！宋太太放下煙槍，坐了起來，慢慢的問道：歇了碼？宋太太板臉道：自然是歇了，不輸，到四你言說做什麼？宋太太道：欠人家多少？宋太太道：欠人家多少？欠人家一萬八呢！我帶錢班本，快拿出來，誰和你說這些話？宋太太偷眼看宋太太臉色，一面慢慢地把擺在煙盤子邊的煙捲盒子，拿了起來，在盒子裏取出來一根煙捲，煙盤子上放了幾個，然後腳着就上。口煙，把煙捲放下，又把煙盤子邊的茶壺拿起來，就着。嘴子喝了一口茶，把茶壺放下，然後才說道：噲了！就噲了罷，今天手氣不好，改天再來罷。宋太太道：廢話！你快點拿出來，你不拿出來，你今天別想回去。宋太太道：我身上有是一百多塊錢，是替兩門買賣東西多下來的，若是沒用了，明天怎麼交卷？宋太太道：那還要你幹什麼臭錢？今天身上總空了，對面一掃一掃，你快點拿出來。宋太太道：不行。宋太太道：看宋太太的顏色，氣兒直喘，臉上一白中帶紅，紅中帶青。不許多說，在身上掏出一疊鈔票，數了一百元交給宋太太。宋太太看也不看，就到賭場去了，他把鈔票攙虛上一扔，說道：這是一百塊錢，做兩回推，你拿本贏贏。說完，理好了牌，又推起來，誰知錢圓轉身，又要光了？到了最後一條，骰子擲下去一粒是二，已經停了，一粒

是好牌，所以成心碰一碰骰子，這樣賭錢，好不要險。張五奶奶聽了這話，火也不知從何而起？將手一抽，在桌上一拍。只聽見啊喲一聲。桌子邊站着一個小鬍子，鞋子掉掉了，正低着頭去拔鞋子，恰好張五奶奶手一抽，桌子禮被一戰，他在小鬍子的嘴上，打出滿嘴的牙血。他雙手握拳，轉着腰跑到一邊去了，這裏的人，一陣圍觀大笑。余二姨太太看見，也禁不住笑。

忽然覺得有人，趁亂中，在人叢裏，看他兩手，搖了幾下，余三姨太太側頭一看，是個二十來歲的男子漢，臉一紅，忙縮手，便到桌子邊去。這時，宋太太也拍着桌子，和張五奶奶對罵，臉紅；你拍我的桌子，張五奶奶道：拍桌子以拍桌子，你說話不要臉？有誰打你？張五奶奶說了這話，隔着桌子對宋太太臉就是一巴掌。宋太太把臉一偏，張五奶奶卻在頭上，抓下一縷頭髮來。口裏說道：我打你這個渾蛋！什麼話的？宋太太一巴掌打了過去，打張五奶奶的胳膊上。張五奶奶馬上兩隻手齊上，他那四隻金玉手鐲，那當即的響成一片，對太太在一邊看見不服。說道：姓張的，你憑什麼伸手就打人？張五奶奶道：他都是混蛋，我憑什麼打人就打人。你管得着嗎？劉太太手上握着錢袋，在人叢中看着，心裏一滑，一直就奔到張五奶奶面前說道：你罵誰渾蛋？張五奶奶道：我罵你！怎麼樣？這時宋太太也擠上前來了，和劉太太兩個人，圍着張五奶奶對罵。張五奶奶的好朋友，看了都不服，七嘴八舌，幫張五奶奶罵。宋太太劉太太，有他們的朋友，也幫着劉太太宋太太罵。一刻之間

，幾不蓋就倒倒了幾層氈子一樣。加上高底鞋子聲，雙袋裏的銀錢響，茶碗打碎聲，噴子撞倒聲，鬧成一片。那一窩賭錢的男子漢，看見鬧得太厲害了，不能不上前來勸，也有抱太太們的手，站在一邊去的，也有坐在太太面前伸開兩隻手，在兩面攔着的，也有兩隻手扶着太太的脊梁望一邊推的，也有在後面半抱着太太的胸，與裏拉的。這時金場兩桌牌九都歇了，屋子裏一二十個男女，越看一團。那位宋主事，站在一邊，看見他太太在人叢裏亂跳，口裏只是說何苦何苦？一點辦法沒有。卻幸有個二十來歲的男子漢，替宋主事幫忙，走到人叢裏去，攔腰一把，將宋太太連摟帶抱，送到一邊。打架的为首頭，算是謀開了，那邊張五奶奶在人叢裏，被人擠着左一步，右一步，右一倒，撞得他手上玉鐲子只響。他伸着兩隻肥手，拍了一下巴掌，身子望後一仰，昂頭說道：反了，陽溝裏翻……句話沒有說完，脚下踩着一塊泥塊，一個不留心，身子望後一倒，他後面正是兩位穿高跟鞋子的太太，那裏抵得住一個大胖子？便倒在兩邊地下。張五奶奶腳碰前一伸，整個的屁股墮下一坐，只見臉上的肉，頓上一哆嗦，頓得五奶奶渾身肉跳。這一班男子漢，早過去把那兩位穿高跟鞋的太太扶起。這裏面有一位，正是余三姨太太的姊妹，他也趕上前去。偏是事不湊巧，電燈忽然全滅了。這屋子是秘密場合，白天也非燈不亮。滿屋子人，都在黑暗中亂撞。就有兩隻手，握着余三姨太太的手，只說懷裏拉，余三姨太太以為是他姊妹，也不在意。誰知電燈黑了，過了好幾分鐘，還不見亮？不

由得余三姨太太怪叫起來，大家都嚇了一跳。一般人猶想：或者是那懼賭錢的男賓，在不規則的行動。就有人說道：是沒，是我。電燈一亮，大家看時，卻是余三姨太太抓着一個人的手，一面伸手去愛打那人，但是那人並不是男子漢，是這裏面的交際家何少奶。不過何少奶奶身邊倒站着一個男子漢，都叫他劉七少爺，是個有錢的人，和何少奶奶很好，當時大家覺得開會了，三張臉都羞得通紅，究竟何少奶奶是個交際家，很會說話。對余三姨太太笑道：對不住，眼前一黑，我就糊塗了，不知怎樣撞上了。說着，低着頭看看余三姨太太的臉上，說道：碰痛了沒有？余三姨太太到了這時，當然也不好說什麼，在身上抽出一條手絹，一面揩着嘴，一面笑道：不要緊，就怕碰痛了你哩！大家一笑，也就算了。那位揮手地上的張五奶奶，這時也被人攙起來了，低着頭，七嘴八舌的在那裏罵人，余三姨太太看見劉七少爺站在身邊，卻有些不相宜，就對劉太太說：今天這兒亂極了，我們走罷。劉太太還沒答出話來，余三姨太太已經拉着劉太太，一扭身子便先走了。走出門來，坐了自己的馬車，獨自回家。到了家裏，只見他的小姐依舊和梅雙修李冬青坐在一處談話。梅雙修看見他進來，先笑起來道：我們也開會吧？作客的回來可，我們還沒走呢。余三姨太太道：日場電影算是開了，索性坐一會兒，在我這裏便罷，回頭我們一路瞧晚場去。余瑞香道：你這人太小器了。要請人吃飯，又怕花錢，就是家裏的飯，請人家吃嗎？余三姨太太揚起一隻手來，旋着，個個個，像要打

人的樣子，笑着罵道：你這丫頭，沒大沒小，仔細我抽你的肉。余瑞香測着身子搖起一邊肩膀伸到余三姨太太面前，說道：你打！你打！余三姨太太扔了簪髮，兩隻手將余瑞香一抱，按在懷裏，低着頭在他臉上一陣亂親，口裏說道：我的小寶貝兒。余瑞香趁此機會，用手將余三姨太太的臉；好好親，今天你疼我，看我疼你。梅雙修在一邊看見，說道：有這樣不脫孩子氣的媽，就有這樣不脫孩子氣的閨女。說着，大家都笑起來了。余三姨太太罵余瑞香，笑着說道：我還有點兒事，出去就來，請梅小姐李小姐多坐一會兒。說着，自去了。李冬青對余瑞香道：人家前娘後母媽媽，這三樣上人，總是和兒女合不攏的，怎樣你們母女還這樣好？梅雙修坐在一邊，將眼睛斜睨着余瑞香，笑道：要我說不要我說？余瑞香笑道：你儘管說，有什麼不能告訴人的事情？梅雙修道：密斯李，告訴你一句話，你決計不相信。他們母女是肥子。李冬青笑道：什麼叫肥子？梅雙修道：把手你歪不歪，就是同豎好。李冬青道：胡說！梅雙修道：可不是？說了你不信嗎？但是你問一問密斯余。說着，把手拵對余瑞香額角上一點。余瑞香笑道：你信我這瘋子的媽嗎？他因他年紀小，大姐和我只比他小幾歲。他說：當着人面，沒有法子，罵他一聲媽，只討答應。背着人的時候，大家一攪夾，叫他做老二，叫我媽做老莊，叫我做老四。我們見他說瘋話，也沒什麼理他，他就老三老四的亂叫起來。梅雙修笑道：照你這樣說，你倒有一篇的大道理，我問你，有一次，我們把封光看電影，你會

見了同學，你怎樣介紹給人家說是家姑。余瑞香笑說：「這也有個緣故，因為他小頭莊生人面前說是媽媽，我只好這樣混着說。」梅雙修道：「你倒說得好，母子的小關係，都可以混，將來你有一小女婿，也叫家姑做大媽媽？」余瑞香道：「這話就難了，把右手五個指甲，撮在一處，壓斷一伸，笑說：『我要陪支你。』梅雙修道：「快擲到李冬青坐的長椅子上去，身子一扭，倒在李冬青身上，笑說：『小許動手，動手不是文明人。』余瑞香走上前，呌開三七二十一，把手只當他的臂下，臂下，亂戰亂伸，梅雙修陪着他，夾得鐵緊，人在李冬青懷裏亂扭，整的那裏是皮鞭，敲着地板，咚咚直響，喘着氣笑道：「別鬧了，我可受不起。」這冬青剛在街上，禁不住他兩個人鬧，倒着坐在椅子上，笑道：「你們兩位小姐，真怪了。我。行不行？這時人余瑞香求作伴。梅雙修坐起來一面用手理頭髮，一面說道：「這樣一句話，也不算計；就這得這個樣子，李冬青也笑道：「密斯余這自負是個極開通的人，怎麼說？」梅雙修道：「小女婿三個字，就鬧得這個樣子？」余瑞香道：「你不知道，他這個小女婿，是下內有同她的李冬青倒過來，小婿又有什麼問題？又不能不問了。」

第三十回 稚子無家被人誘騙 姊妹雅集頑曲學周郎

梅

雙雙聽到這句小字，索性對余瑞香道：你說！你說！有什麼問題？余瑞香把腦袋一偏，獻了他一眼，笑道：說就說，怕什麼？便對李冬青道：也是有一天下大雨，密斯梅不能回去，我留他在我家裏，和我一牀睡。窗戶外面，雨下得滴答答，聽着悶得很，我就把火油爐子燒着，燒開水泡茶喝，一面在櫥子裏抓出一點鹹桃仁，吃着說閒話。密斯梅說起將來的話。李冬青笑道：什麼叫將來的話？余瑞香也笑上說道：飛來的話，就是將來的話，你懂得不懂？接上說道：我說，守獨身主義的，許多人在學校裏的時候，都是嘴硬，一組織了家庭，總是受人家的欺侮。要不然，就被小孩子絆住了。密斯梅說：受人欺侮的話，我倒不怕……梅雙修不等他說完，便道：胡說！我幾時說過這句話的？那天你不是說，我倒有個法子，對手方讓他比我們小些，我們去做個老祖姐，事就好辦了，你說對不對？余瑞香取出一塊手絹，兩隻手拿着，裝在臉上，在手絹裏笑。一會兒，拿下手絹來，擰着嘴道：就是這句話，你吃住了勁，老說小女婿了。一句話沒有說完，余三姨太太在門外先接嘴道：好！誰要小女婿？我來給你們做媒。說着，走了進來，又說道：好哇！你們整天的在這裏說話，原來的高貴要小女婿。梅雙修是和他們鬧慣了的，倒不要緊，李冬青是最認真的人，聽了這話，未免臉上一紅。余三姨太太也覺得這話太重了，便說道：走走，我們到那邊坐去，已經把飯預備好了。說着，余三姨太太在前面走，引着他們到一間小客廳裏來。客廳裏中間擺着

一張小桌子，上面放著個圓杯。有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孩子，穿著灰布夾襖夾褲，身軀窈窕的，袖口短窄的，正端著幾個碟子，放在桌上。他看見客進來了，羞得臉紅，顫聲低聲響著，躬了一禮，兩頰紅。他笑著點頭道：「我替你介紹一個朋友，這是衛斯李冬青，說，對李冬青，指一指，那李冬青，就出來了。」

這是衛斯李冬青。那李冬青，手互相揉搓了一會，好像個不安的樣子，笑着對李冬青道：「請坐。我還有點事，不能陪。我走了。」李冬青心裏好生奇怪，心想：這是什麼人？小姐小倖小姐，丫頭也不像丫頭。看那個樣子，一定是余瑞香家裏的人。但是余瑞香家裏人，都是頭極奢的，怎樣會變得這樣寒素？書說不是親戚，不至於住在余家，若說是親戚，我親眼看見他作事，豈不是與他僕為伍？心裏疑著這個疑團，卻是有法子打破。一餐飯吃過，沒見史科捧出來，再一看梅壁，也沒有提到，當然不便問。這時余三姨太太問道：「飯吃完了，我們是去看賭場嗎？還是？」看電影？李冬青道：「我不會跳舞，還是去看電影。」說罷，走進一個婦人來，身上披了一件呢呢的斗篷，臉上粉粉得雪白，耳朵上，串著珠環子，剛纔說的直扑到別物上。李冬青道：「這是余家的二姨太太，點名頭招呼了一聲；余三姨太太問道：「老大，怎麼在空裏打起斗篷來？余二姨太太道：「這兒的氣味，他把這件衣服，作得不合體身，大了兩三分，我穿得不好看，裏邊不穿該？李冬青道：「大兩三分這也可以辦就，那是看不出來。」余三姨太太

道：你不知道：這工錢是特別加價的，他不應該不做好呢？說着，他輕輕的慢慢的把斗篷從肩膊上的扣釦底下，卸了下來，揚着個團交給余三姨太太看。這斗篷的裏子，露了出來，只覺那光射目，鮮豔奪人。梅雙修笑道：這斗篷子很好看，是什麼料子？余三姨太太道：這也是雙料葛，不過他的顏色是斜澤來的，紅的裏面，露出一些金黃色，這說這叫印度紅，現在很時新。李冬青道：這件衣服，費了多少錢？余三姨太太微微的搖了一搖頭，說道：不多，六十多塊錢料子，十二塊錢手工了。李冬青道：什麼？這麼一會夾的斗篷，要十二塊錢手工。余三姨太太道：所以哪！我說他做得不好。李冬青笑道：我要說句鄉下人的話，這樣的天氣，很暖和了。用不着他禦寒。要說好看呢，也不見得好看。余三姨太太笑道：大家都說新這樣東西嗎，我也說不出所以然來。李冬青笑道：我平常總想不出他的好處來，原來你們也不過是時新兩個字的理由。余三姨太太道：不要討論了，我們去看電影去罷。余瑞香道：我還沒換衣呢！說着，用兩隻手在臉上

一擦，對余三姨太太睜了一眼。余三姨太太道：好！咱們一塊兒去。回頭又對梅雙修笑道：怎麼樣？梅雙修道：各各道：你也去一個。李冬青笑道：我不去，我不去。又微微的笑着說：我是老人家了，不像人家年紀輕的人愛修飾。梅雙修道：你去罷罷，你們這裏的流散室很有意思。說着，拉着李冬青的手，跟着余三姨太太後面一路走。走到那幢屋子，便是余三姨太太的臥室，有一架小穿衣鏡，在衣櫃的一邊，余瑞香走到鏡

爲什麼這樣老實？梅斐德道：人家已經做先在了，不能不裝點道學模樣。李冬青正要辯說時，余三姨太太，把一架玻璃櫃下層的抽屜往外一抽，回頭對余瑞香道：你來瞧，我那一雙鞋子出去？李冬青側頭看時，只見裏面深紅淺紫，花花綠綠，一抽屜鞋子。余瑞香拍胸道：那些淺綠色調的就好。余三姨太太道：好！就聽你的話。說時，在裏面拿出一雙淺綠的的細鞋子，頭上是織緞編的一朵芙蓉花，兩面繡着花朵和蝴蝶。李冬青道：如今織緞新，模樣是復古，又成了老前輩那句話，紅繡花鞋了。余三姨太太道：究竟兩樣。從前的鞋子，那有這大一朵的花呢？李冬青道：這花鞋是自己繡的，是貴族。余三姨太太道：我那裏會插花？說來這繡帳，也是該省，每年倒要兩三百塊錢。李冬青道：共坐了一輛汽車，到真光劇場。一進門，只見那位史科蓮女士，攜着一位太太朝裏面走。余瑞香先感嘆：巧得很，她總也來了。李冬青道：知道是他們的母親，就和梅斐德過去覓了一層外老太太。外老太太道：電影一閃一閃，外國人來，外國人去，我就不要了。說時，用手拍着史科蓮肩道：我們這傻丫頭，他就喜歡看這個東西，一個人又不能來，硬借着我這一塊老招牌，拖了我一路來，我若是知道你們不來了。說着，大家走到樓上，這裏茶房認得他們是一家人，早就回了一個包廂，讓他們進去坐。大家坐定，李冬青看那史科蓮，只見還是那件灰布夾襖，只多繫

了一條黑裙子罷了。他換了外老太太坐着，時時露出一點微笑，將辮子從脅下掖到胸前。前來，兩隻手不住地揉搓着，一句話不說。只覺得他小鳥依人，楚楚可憐。李冬青是幹什麼的？他，使神意地說史科蓮一說來，和他說話。問道：密斯史在那個學校裏？史科蓮笑說：沒有上學。問有去進學着寫字罷了。李冬青道：在家裏讀書，究竟沒有上學讀書有秩序，第其分心，我看你是上學的好。史科蓮道：是的，我也是這樣想。說到這裏，頓了一頓，好像有什麼話說，又不便說的樣子。李冬青看他這裏面，或有別的什麼緣故，就沒有跟着再問。便改口問道：密斯史來京幾年了？史科蓮指着外老太太道：是和家祖母一塊兒到京的，已經有三年了。說到這裏，電燈已點，大家看電影，停止說話，看過電影之後，李冬青執着史科蓮的手道：幾時到我們那裏去玩；就是地方窄小一點。史科蓮笑道：一定去的。說着，各自起身走出電影院，楊麗姪李冬青各自回家，余三姨太太一行四人，卻同坐着一輛汽車回去。史科蓮同着他祖母，一前一後自己房裏，外老太太坐定了，史科蓮就去脫裙子，低頭一看，只見裙子上破了一個綳綳大洞窟窿，不覺笑起來道：噫！這是怎樣弄的？外老太太道：撕破了嗎？史科蓮遞給外老太太看道：你瞧！說着，把裙子舉外老太太身上一扔，一歪身坐在旁邊椅子上，紅着脸，鼓着嘴，低着眼皮，一聲不言語。外老太太拿起裙子來，湊着在電燈底下，眼睛對着看了一看，說道：這是一個火眼，一定是香煙熏燒的，我說呢，看電影的時候，閉見一點

兜布燒……說到這裏，擡頭一看，只見史科蓮坐在一邊，說道：「噢！你這是怎麼了？」史科蓮依舊不做聲，用手去撫弄那椅子圈上的花格子。外老太太笑道：「這就奇了，你燒了衣服，和我生氣。史科蓮道：『今天不去瞧電影，可就沒有這事了。外老太太道：『是我要去的嗎？』史科蓮把頭一偏道：『那，那，那，你不知道不讓我走？外老太太劈手撫摸着他的頭道：『天下有這樣的理嗎？』史科蓮不由得也低着頭笑起來。外老太太道：『你這孩子總是這樣的脾氣。』我有一天呢，還有我這老招牌護着你，我眼睛一睜，看你怎樣得了？史科蓮聽了這話，倒觸動了心，低頭不作聲。外老太太道：『燒了一條裙子呢，倒不值什麼，在人家裏裏住着，吃人家的，喝人家的，常常要人添補衣服，這話怎好出口？只好讓你打個補釘罷了。』史科蓮道：『前補釘也不要緊，只要小現形就得了。說到這裏，余瑞香走進來，對史科蓮道：『你說什麼規矩不規矩？』史科蓮道：『你瞧，一條裙子，又燒一個窟窿了。』說着，把裙子遞給余瑞香看，余瑞香笑道：『我說一句話，回頭你又要生氣，我那裏有兩條去。』是新做來的，還沒有穿過，你可以隨便挑一條。他們不鬧很好，他們鬧起來，你就說臺上次打撲克時的頭錢買的，也就過去了。』史科蓮道：『我又不是什麼小氣？裙子上補一個補釘，也不要緊，做賊似的討衣服穿，穿着也不舒服。』余瑞香對外老太太笑道：『妮兒！你聽聽，我好心好意送你裙子給他，他倒挖苦我幾句。外老太太道：『這孩子也是，劉皎昌洞窟，不憐好歹，越是我祖護着你，你越愛和我祖鬧。』這

句話更得史科過氣笑了。余瑞香拍着他的肩膀道：「你別作聲，明天偷偷兒的，我將包一個跑去那王府街。史科道：『不受聽戲，我不去。』余瑞香道：『你不知道，明天王府街在那明戲院上說，我送了一對花籃給他，明天一定是去看的。』史科道：『不從樣，一個人包一個，又沒意思，我約了寶勤梅密斯李一路去，你倒不也去一個？』史科道：『那末，我更不去了。』余瑞香道：『你們都是拌角的闊小姐，我怎麼攀得上？坐在包廂裏，也怪寒碇的。余瑞香道：『約的！你去一個。』因余密斯梅連同兩個人，驀然順口答應了一句，去不去，還沒來拉人做什麼？余瑞香道：『他們一樣被花籃，一樣定包廂，那裏能加入到我這邊來？你只管去，若還沒衣服，我隨便借一件給你。』史科道：『我穿得寒碇，也沒誰攔阻我不許聽戲，借衣服做什麼？』余瑞香道：『還不結了！說來說去，合瑞香一定要他去，他只得答應了。到了次日下午一點鐘，吃過午飯，到了兩點鐘，余瑞香便和史科連二人，一路到春明戲院來。走進戲院，還是演前幾齣戲，梅雙修李冬香兩個人又沒有來，余瑞香在包廂裏坐了一會，臺上正在唱椰子腔兩齣天門，沒味得很，便對史科道：『坐著沒意思，我們到後臺玩去。』史科道：『從來沒到過後臺，很高興的答應着去。』兩個人走太平門轉了出去，走到後臺，只見一大羣女孩子，圍着一個賣糖高底的老頭子，在院子裏說開話。這些女孩子，有穿花袍的，有穿一件對襟黃子的，有頭上繫着綉巾，臉上顯

脂擦得通紅的。鏡臺的門，半掩着，余瑞香掩着門進去。史得連跟在後面，憑空一個五花六色的怪軀，望前一伸，嚇了史科連一跳。接上那怪軀說起話來，說道：余小祖，好久不見。史科連這才想起，他是一個人。再仔細看那人時，穿着一件白花布大褂，褂子，大紅褲子，小小個胖子，可不也是一個女孩子嗎？余瑞香和他拉拉手，笑了一笑，沒有說什麼，帶着史科連走進去。史科連見屋的四週，都陳設着很高很大的木頭箱子，箱子上，都是三頭架子，身著許多帽子等類的東西。屋子裏的女孩子，跑來跑去，穿梭一般。他一眼看見一個十六七的姑娘，脫的只剩了一件單褂子，有一個男子摸拿着一件一寸來厚的棉衣，給他穿上，這姑娘伸開右手，那男子漢接着身子，在他背底下繫上坎肩的帶子，繫好了，那姑娘伸開左手，那男子漢又轉到左脅照辦。坎肩兒穿好，那男子漢又對嘴對面的，彎着身子替那姑娘繫腰帶。史科連看呆了，心想，他們唱戲的人，倒真是不在乎。正看時，後面有人喊道：借光借光。回轉身一看，一個小丑角，鬚鬚一具木棍子環前圍。有一個穿戲裝的小生，站在路頭上，這小丑角將他一推，把袖子一拂，口裏說道：你且散開了。那小生身子裏後一仰，幾乎跌倒，站住了腳，對小丑頭上就是一掌，把帽子打在地上。口裏說道：我報那一箭之仇！小丑檢起帽子，口裏罵道：王八蛋，什麼換的？……你的媽。小生道：渾小子，你可別罵人，……你的媽的。說時，有一個男子漢走過來，抱着小丑望上場門走。口裏說道：上場！上場！就

把他精飾帶套的纏了進去。史稱這仔細，這這特豪，真是磨成一團糝，很覺有趣。余瑞香道：我們上那邊找玉雪梅去，這處亂得很。他們走到後臺的裏頭，只見玉雪梅坐在一張椅桌邊。桌子上擺着許多化妝品，什麼胭脂雪花粉之類，擺了一桌子，玉雪梅穿一件小的短襖子，兩隻手扶椅背，低着頭理了鏡子。他的身後，站了一個男子漢，正在和他梳頭。余瑞香上到跟前，他早看見了，便笑道：余小姐來了，謝謝你。我在後臺，可沒有工夫招待。余瑞香道：不要緊，你扮你的戲。玉雪梅笑道：今天的妝，不算多，不過二三個。除了那套外，還有幾個銀盾，這倒是費事的，在臺上擺起來，得另外搬桌子擺他。余小姐你問是沒有？包圍的櫃子上都插着銀戟，這些都是人送的。余瑞香笑道：這才叫名角見面。我問你：前天劉小姐家裏請你吃飯，你怎樣沒去？玉雪梅道：這可真是對不住。那天戲一趕上來了，我忙不過來，沒有工夫去。等那一天沒戲的時候，一定請劉小姐在後臺打小牌。劉小姐今天來了沒有？若是來了，請你轉請他到後臺來，我有幾句話和他說。余瑞香道：是不是你送相片子給他？玉雪梅道：不是，要是送給他，一定要送一份。玉雪梅說着話，一個宮裏裏高雲，已經梳起來，那男子漢捧了一盒子宮裏裏花之類出來，一樣一樣替他戴上。梳完之後，就穿衣服。最後加上一件紅袖新單袖的衣服。余瑞香一想，記得密斯袋也說過，做了一件黃色的宮袍送給玉雪梅；難道就是這一件？看一看那裏子，也是綾子的，若把這工算起來，

怕不要一百多塊錢，難怪他和密斯劉，交情又好些了。玉雪梅一面扮戲，一面和金瑞看說話。有一個十歲的女孩子一跑一蹿的來了，後面跟着一個穿戲裝的小生追了過來。玉雪梅看見，對那穿戲裝的小生唱道：你追他做甚麼？那扮小生的道：你家小巧兒，可真淘氣，我肚子餓，買了幾個包子吃。他問我要，我說這是羊肉餡兒的，你不吃的。他聽了這話，不問三七二十一，把我一碟包子全搶去了，倒在乾水桶裏。玉雪梅用手摸着小巧兒腦袋笑道：你這孩子，就這樣淘氣，倒看餵狗吃，也不要緊，一定要倒到乾水桶裏去做什麼？說畢，對那小生道：你追來怎麼樣？難道說還要他賠？他是一個小孩子，你也和他一樣的鬧。那小生舉起大袖口擦了一擦鼻子，呆呆的站着一言不發。那小巧兒走過去，踢了那小生兩脚，說道：去你的，小子！玉雪梅看着只是笑笑，一言不發。那小生被小巧兒踢了幾脚，只把身子左躲右閃，卻沒有作聲。他還要說話時，玉雪梅卻在他身後，用手一推，那小生穿着高底靴子，一個不小心，向前一栽，跌在地下，頭碰在戲箱上，暈咚一下。玉雪梅看見，倒哈哈的笑起來了。那小生站了起來，舉起手來，擦着頭，流着眼淚，慢慢的走了。這時，戲碼子已唱到了倒第三，金瑞查便拉着史科蓮前臺去看戲。史科蓮問道：玉雪梅剛才打那個扮小生的女孩子，我見了也不服氣，怎樣你不勸勸？余瑞香道：這就算好的了。凡是名角，沒有不欺壓人的。他們那天不打人，我們儘天天勸他嗎？兩州說着話，復又走到包廂裏，只見李冬青梅雲修已經坐在那裏。

梅雙修道：我們來了好久了。我見這裏糊了菜，擗了果碟，我就猜你來了，一準是到機臺去了。李冬青道：你不能够介紹我和玉雪梅見見？余瑞香道：這是很容易的事，有什麼不能夠？現在他在扮戲，沒有工夫，回頭等他到了裝，我們一塊兒到他家裏玩去。李冬青道：他家在那裏……這是一句閒話沒說完。史科讓坐在他身邊，用手拐子在李冬青背下敲了兩下，然後用眼睛對李冬青一瞥。這時余瑞香正坐在臺上，沒有聽見，李冬青會意，沒有望下說，余瑞香也沒有理會。一會兒臺口上擺着几層菜籃，史科後改着五張桌子，桌子上擺着這個玻璃匣子，裏面都是餅香，溫好了，吹打起來。玉雪梅穿着一身古裝，幾個女戲子從後面出來，着戲臺下正面一鞠躬，又對左右兩邊一鞠躬，那臺底下的（聲，說個開場四句一掃一和着霹靂也似的說聲，一番舞了起來。玉雪梅行了禮，就進去了，李冬青問余瑞香道：這是什麼戲？怎麼走出一個仙女來，和臺底下行禮？余瑞香笑道：樓子！你別說了，這是人家出來款迎來賓，又對着這花籃的人道謝，那有這樣的戲？又一會兒，玉雪梅才正衣出來演戲。那臺前坐七八個人，從玉雪梅出臺起，不斷的叫好，玉雪梅唱一句，他們固然叫一句好，就是玉雪梅說一句道白，他們也叫一句好。中間玉雪梅舉起袖子掩着臉，回頭吐了一口吐沫，他們也叫好。而且叫好之後，就有三四個人，豎起兩隻手，舉着比頭還高，在那裏鼓掌。李冬青皺着眉道：實在吵人。討厭得很，我不願意聽了。史科道：這班東西貪淺了，我也受不住，我們一塊兒

走。李冬青道：舍下離這兒不遠，可以到我家裏去坐坐。史科進笑道：很好。余瑞香道：好戲剛剛出來，幹嗎就罷走？史科道：聽一齣戲，聽一陣子響聲，樂不做苦，我耳朵都吵聾了，實在耐不住。說着，站起身來，就要走。李冬青看見他站了起來，不慌坐着，也站起來說：請密斯梅停一會兒罷，我和密斯史先走一步。余瑞香見他們有好戲不聽，心裏好像有一根什麼不痛快的事，那裏肯依？梅雙修道：你就隨他們去罷，好後那個大鼓聲，你總覺得一點兒末腳沒有，一定要走，這不是一樣嗎？余瑞香聽了他這句停頓，竟自軟化了，就讓那兩人走。他們走不多路，頂頭碰見楊杏樓，他左手夾着一箇書，早間有站在他的一邊，右手收下帽子來點了一個頭。李冬青站住，也笑着點了一個頭，眼睛卻射在他夾的那一箇書上，書上面的題簽，乃是絕妙好詞。他見這個，忽想起楊杏樓那首詩，心裏想不出什麼話來提起他，只笑了一笑，繼後突然出口，問了一聲：楊先生買的什麼書？楊杏樓道：不是買的書，因為下午在公園裏散步，買了一箇書去看。李冬青笑了一笑，梅雙修道：哦！說完又笑了一笑。彼此聲音很和悅的模樣，默然站了一會。李冬青點了一個頭道：再會。便和史科進走開。當着冬青和楊杏樓說話的時候，史科進走到一邊去，站在一架鋪戶的玻璃窗下，看窗戶裏陳設的鞋子，這時他和李冬青走着，又一路說話，李冬青轉身的說道：剛才這一箇楊先生學問很好，倒是一個讀書的人。我原不認得他，因為在我教書的地方，常會見他，所

以認得。史科連原沒在問他，也就沒有相意，說起話來，不覺得一會兒就到了李冬青家裏。李冬青先引着史科進見了他母親，然後就引史科進到他屋子裏來坐。史科進一看她這屋子，牀榻桌椅，都是蘇竹製。儲蓄的地方，一副擺着泥磁花盆，栽着幾盆文竹，和幾盆四季海棠，都是舊的，越發顯得屋子裏幽靜。史科與史科笑道：我們雖然只見面兩次，卻很投機，我還是當面奉承的話，給斯李這樣的人，我還是佩服的。李冬青道：我也很投機。我這起一棒那來了。剛才我和密期余說，我到玉雪梅家裏去，密期余爲什麼止住我？史科道：我看一杯茶外喝，笑着說：你什麼茶杯子，把頭幾手裏供到什麼去。李冬青道：密期余問你什麼？難道我說到玉雪梅家裏去，這句話，是不應該說的？史科道：那個不是。我以為這女家裏，總不是平常人家，難道有不三不四的人出入。我們雖然是去玩，究竟穿過這身。況且女子持角，這種話傳出去了，總是就會上一種新聞，人家知道，也沒有什麼意思？你不願見今天獻羞上，玉雪梅有那些酒會嗎？那些花籃，十分之九，是身子被送前，他們和玉雪梅說說辭度，當然也和我們差不多。我們能夠到玉雪梅家裏去，他們就不能去嗎？說若我們去的時候，看見了他們，你想，這不是很不合適？所以我當面說，只爲要你不去，用手拉着你止住你不要去。史科連說完，將茶呷了一口，將茶杯放在桌上，露着爐上一團微紅，掛袖穿着衣服大襟的下擺，然後笑道：我這話可放球一點。李冬青道：這話本來就打聽出來了，他是無父無母的人，跟着

祖母在余瑞香家過活。余瑞香向母親，或是他的姑母，現在姑母又過世了，余瑞香的家務，統由繼往的一個太太掌管，他算是吃姑丈的飯。受繼姑母的囑。李冬青一想，自己是個有母無父的人，又是一個孤苦一腔痛史在心裏的人，和史科蓮正是同病相憐。從前還以為他小為依人，可憐而已，而今聽他一無話，居然很有見識，越發喜歡。便說道：「密斯史說的話，極有道理，是我一向相心，沒有想到。你令家姊，他都是個熱鬧人，喜歡玩，其實……」李冬青說到這裏，說不下去，便借看給史科蓮倒茶，停了一停。史科蓮接嘴道：「我也勸過他，少玩些，就是玩，也要有個時候，無奈當時答應了，轉身就忘了。李冬青是向來不聽議論人的，說到這裏，便不往下說，就和史科蓮談些各人家鄉的事。史科蓮從來沒有遇着和他這樣暢談的人，今天說得十分高興，一直談到六點鐘才回去，李冬青原要留他吃晚飯，史科蓮執意不肯。李冬青一想，且許他有別的苦衷，就由他走了。史科蓮走後，李冬青想到他的身世，其自己還可憐，但是看他的樣子，卻是坦然處之，覺得自己不如人家豪脫。又想，他是少念了兩句書，不解發牛。要是一樣能填詞作詩，恐怕連性命也都沒有了。如此看來，空字為憂與之媒，實是不錯。想到這裏，又記起編杏園送來的幾首詩，憑空又多運機一番心事，我認識了一個憔悴京華的楊杏園，又認識了一個風塵飄泊的史科蓮，這雖是人生遇合不定，也可見物以類聚。越想越覺心緒不寧，自己側着身子，坐在桌子邊的一張椅子上，左手撐住托着腮，右手捻着

樓角，竟是想呆了。忽然王媽在外喊道：大小姐，吃飯了。怎麼屋子裏還沒點燈？睡了嗎？一句話聽罷了，李老爹，攏頭一看，屋子裏黑糊糊的。桌子上面，燈白一塊，燈外一背，原來是半輪月落，由屋角上照進屋子來。桌上那幾盆文竹，四季海棠，都把影子，倒在桌上。李老爹覺得很是有理，索性不作聲，又坐在月落旁，坐着，過了一會兒，李太太又嘆道：怎麼看？多虧了這月？李老爹笑起來道：沒話，我坐在這裏哩。李太太道：怎麼不點燈？李老爹道：是就存心。點燈，好坐着看月落。李太太道：你這不是跌子？漆黑的坐在屋子裏做什麼？快出來吃飯。李老爹道：老福吃飯，我人不很舒服，等我好好的休息一會兒。李太太道：你就不吃飯，也點個燈坐着。李老爹道：媽也是，你老人家就吃飯罷。李太太道：你瞧，我這話倒記他問我了。說罷，也就沒有作聲，李老爹一個人，坐在窗戶月影下，手托着腮，沉思坐了幾個鐘頭，一直到月亮影兒斜了，方才點着燈，昏了一會書，然後去睡。晚上睡得很早，次日也起得很早，打開房門一看，卻沒有起來。但是覺得空氣很清新，不由得順着腳步走到院裏來。擡頭一看天上，乾乾淨淨，一點雲也沒有，院子沒身，兩邊人家樓棟高樹，都是綠油油的，株着大半邊半紅半黃的日光。大概太陽還是剛出來。廊下裏放了幾盆石榴樹夾竹桃之類，樹葉子上和花上，還留着極細的露水珠子在上面。在院子裏站了一會，覺得精神很好，便找了一把掃帚，打掃院子，心裏想道：以後每天都要這副樣子，一來起得早，說些新話。

氣，二來也可藉此勞動勞動。替他掃完了地，王媽才醒了。他走出來一看，說道：「啊！小媽起來得這麼早呀！怎麼沒有一點兒衣服？李冬青低頭一看，原來身上只穿一件單褂和一條褲子，這怎麼行！他連忙上床去取衣服，更走進房去添衣服，叫進房門，不由得一驚，心，忙了，忙了，王媽也嚇得，說：「這是怎麼了？李冬青道：「不要緊，我有一點兒涼氣，許是睡著了着了風了。王媽道：「早看晚！你這睡一會兒罷。李冬青道：「我有些倦，便扶在牀邊了下來，一而睡到上午十點鐘還不能起來，小學裏的書是不能去教了，何太太那裏掃掃功課也不能去下。勉強爬了起來，寫了兩封信告假。他寫給何太太的信是：

今天起了一個早，想運動運動，不料我還沒出門，反而中了寒，生了病了。今天只好休息，自己寫兩張字罷。

何太太寫了兩行字，一張八行，還沒寫完，然後又在紙尾附了兩行道：「何先生均此致意，何先生來時，代為問候。寫完，接了一個信封，寫了地點，註明何太太收。原來這一個名字，也是李冬青代他取的，含着有出於污泥而不染的意思。信寫好了，便叫王媽送到郵政局寄了。信到河家的時候，恰好楊杏園在那裏閒坐。原來這一個多月，和何劍塵校訂一編詩集，天天來來的。何太太看了信，便遞給何劍塵道：「李先生病了，這附筆問候你們呢。何劍塵道：「又特意送給楊杏園看，楊杏園道：「這人雖然是個女學生，完

全是個活式女子，一年到頭，總是多愁多病的溫柔樣子，太不習放了。何劍塵笑道：這種人，而你很勤動，怎麼你倒批評他不好起來？楊杏園道：我是一個落伍的青年，那個人和我對勁？正是社會上所不取的。何劍塵笑道：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楊杏園也就笑了。

第三十二回

顧影自憐漫吟金縷曲

拈花微笑醉看玉仙斜

這

日下午，楊杏園回去，不由得想到李冬青的病，他想，人家既來信致意我，我

又知道他的病信，似乎不好意思不理，我不如也寫一封信去慰問慰問。想到這裏，便坐下來寫信，可是一提筆，只寫了冬青先生文鑒六個字，便止住了。心想，我們雖然算是一個文字之交的朋友，一來交情很淺，二來又有男女之別，這話卻是不好措詞。再說，那人輪情很孤僻的，不想看用社交公開的眼光來看他。如此一想，便把寫了六個字的信紙撕掉，把筆筒起來，墨盒也蓋起來。在那蓋墨盒的時候，扶着墨盒，凝神一想，又覺不對，以為李冬青在那封信中寫着碎聞候我，似乎通知他害了病的意思，我簡直不理，很不對。如此又一想，依舊把墨盒子打開，從新抽了一張信箋來寫，寫了冬青先生文鑒六個字，還是不施寫下去。自己呆呆的坐着，把筆管向着桌角擦了一會，寫也

寫不好，筆法好也怕人家說我多事，算了罷。但是我寫這第一帖子，或者也不要緊，這又有什麼可躊躇的呢？想了半天，決定了，他時着，張八行，寫了一封信。原信是：

多青先生文鑒：於致嘉遠若函中，得悉適惠清恙。今日濃陰漠漠，大有南意，青登明鏡閣，得毋又添詩料幾許乎？春寒料峭，伏維珍重萬千！揚杏園敬啟。

信寫好了，封得妥貼，上夜的時候便仍舊備與。這封信送到李冬青家裏，已是次日上午。李冬青這天睡醒好了，一會兒精神復甦，清早只吃了一點清飯，就坐在屋子裏，也沒法頭，只隨便對着鏡子一照。這時他看一本詩帖在桌上，全神貫注，無聊得很。王媽將筆送上來，李冬青以為是何太太的信件，或者拆開來上裏，卻是馮杏園的信。他出於他意料之外，他相信着了魏遇，依舊把信連看，反過來對裏看。王媽在一邊看見他想些什麼似的，便問道：小姐，學堂裏來信，拆開了嗎？李冬青隨便說：不是的。王媽又問道：是誰的信？李冬青倒不料他問這一句，便道：是個學及來的罷了。說着，把信拆了抽出來，兩隻手四圍除盡，便看桌上的四季海棠，出了一會神。一眼望見桌上鏡子裏面，自己的影子，清瘦了許多，便索性拿起鏡子照了一會，對着鏡子，瘦了一理髮。又將自己臉上，仔細一會。鏡子裏面，映的是一張四寸相片，一個瘦小身材的女子，梳着辮子，站在一樹花架下，手上拈着一朵花，這正是四五年前自己的相，現在別若別人了。酒到這裏，雙玉氣着鏡子，一隻手放在桌上掩住耳邊，又

想呆了。手拿着那面鏡子，只是擦弄不已。心想，早幾年的事，就在眼前。轉一下眼，又是幾年，這一生就完了。想到這裏，長歎一口氣。想起剛才念的舊詩，記得金縷曲說：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須惜少年時。有花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想到這裏，自己不由行腔設調唱起詞來。正吟詩吟得高興，忽聽得外面一陣高聲鞋子響。李冬青他心裏想，或者又是母親變態來了。接上卻聽見他在院子裏喊了一聲何太太，他這才知道何太太來了。便迎了出去，何太太進房上房，見他臉上黃黃的，便邊邊看幾圈亂髮，走上來，握着李冬青的手，對他臉上望了一望，說道：可不是瘦了許多嗎？這時，李老太太也在屋裏出來，笑道：今日怎麼瘦得這來？何太太道：李先生昨天寫信給我，說是病了，我今天特意來瞧瞧。李老太太道：這可勞累了。不是我說，現在年紀輕的人，卻像何太太這樣好心腸兒的少，將來何太太一定是修得多兒多女的。何太太聽了李老太太一頓客氣話，正想謙遜兩句，卻今聽他說到這句話，他是一個未開懷的，未免臉上一紅。李冬青見機，便拉着何太太的手道：我這子裏空虛。說着，便拉到他的屋子裏去了。何太太一看，地下放着一雙小火酒爐子，上頭放一個瓦罐子，正在煮藥。桌上頭合爐裏，正點着兩枝安息香，酒瓶子是，都是藥味和着香氣，何太太笑道：這屋子裏氣味好，本來很幽雅，加上這一股子藥香，李先生倒像個散見詞上，多愁多病的小通哩。李冬青聽了這句話，未免心裏添了一腔酸酸，卻笑着說道：你以為這是一句恭維我的話，其實在

這個時代，女子要是如此，總是一個廢物了。重一點子說，就是沒有人格。從前我們小的時候，喜歡看小說，看了那些佳人才子的話，就覺得林黛玉杜麗娘都是好人，其實我們仔細想，這些吃下飯，專做嗔聲怨氣的女子，是自己討戾受，什麼許多愁多病呢？何太太笑道：李先生這一篇話，真是痛快！可是從來我沒有聽見你說過，今天是什麼事生了風潮吧？李冬青道：我向來主張如此，而且這種話，也是人家說爛了的，不過我懶得說罷了。我剛才念了一遍唐詩，引起我一肚子的心事，所以你一說，不由得我翻開了話匣子了。何太太聽了，笑道：原來如此，這話看來，李先生應該提起精神，不應該斯斯文文的在屋子裏害癩呀。李冬青道：你不知道，我就是吃了舊文學的虧，什麼詞呀，詩呀，都是滑腸入志氣的，我偏愛他。越拿他解悶，越是悶，所以鬧得總是寒酸酸酸樣子。自己雖知道這種毛病要不得，可是一時又改不掉。何太太道：李先生心事，我也不知道些，不要在屋子裏發悶了，我到第一臺包一個廂請李先生和老太太去樂一天，好不好？李冬青道：前天還聽戲的呢，戲還沒完，我就走了。何太太道：那末，今天天氣很好，我陪李先生到中央公園去走走，好不好？李冬青道：這倒可以。可是你要一等船，我還沒梳頭呢。李冬青一面和何太太說話，一面梳頭，不到一刻兒工夫，頭就梳起來了。李冬青又對李老太太說了一聲，要出去玩玩。換了一條裙子，便和何太太一路到中央公園來。進了門，先在各處看了一會兒花，便在柏斯墓門前找了一個茶座喝茶。他們隔壁

頂西式帽子，帽子上一大叢孔雀毛，颯風招展，劉太太和太太交班裏，有什麼中國魚，外國魚。中國魚就是胖太太，外國魚就是瘦太太。和劉太太笑着招呼了，又和那位胖老太太點了一個頭，劉太太便給何太太介紹道：這呢，是將軍夫人。又對劉太太道：這是我的同鄉何太太。那劉太太站起來，笑着和何太太一鞠躬，說道：請坐，請坐。何太太扶着桌子，剛要向椅子坐下去，劉太太又熱又軟的東西，在手上摸了一下，低頭看時，卻是一條棕毛的狼狗，站在何太太身邊。狗脖子上的，有條鋼鍊子，那一頭正牽在劉太太手上。劉太太則是這狗舔一下，何太太笑着拍狗的，加上這條狗，又高又大，兩隻狼狗，可怕的眼睛，望着人，牠也不動，嚇得何太太和劉太太，加上這條狗，又高又大，兩隻狼狗，可怕的眼睛，望着人，牠也不動，嚇得何太太和劉太太，兩隻手，倒退幾步。劉太太道：不要緊……不要緊！說着，他對那狗說了一句：英，英，又叫了一聲佛蘭特，那狗便由劉太太身邊走到劉太太身邊去了，何太太看狗走了，才勉強坐下。劉太太便問道：要不要喝點汽水，或者冰淇淋？何太太道：天氣還不太熱，不能吃這些東西。而且我在那邊剛喝茶的。口還不清。又笑道：你們說茶，喝了一杯，這吃冰淇淋，喝汽水就不有礙衛生嗎？劉太太要笑話，只見何太太站起來，和劉太太點了一個頭。坐下來便對劉太太道：劉太太認識這個人嗎？何太太道：這個人，一會就走了。何太太又站起來，接上就有兩個穿西裝的人，走過來和何太太握了一握手。那兩人走了。何太太對劉太太道：這兩位一個是大學教授，一位是……

太的丈夫來了，何太太的話打斷了。這才想起李冬青還在柏斯摩那裏候他，便辭了劉太太，又騎這邊來。李冬青面前，盤着一塊破，站起來笑道：「怎麼去了？」你再不來，我就要走了。何太太回頭看，隨着那兩個人，已辨不看見了，就把剛才打人的話，全告訴了他。李冬青笑道：「請快是強快，不過你動手打人，我有些不贊成。何太太道：「那個時候，你不打他，有什麼法子叫他走？你若是不理他，隨他在後面，若是遇見熟人，像個什麼樣子？李冬青道：「你找人找着沒有？何太太道：「找着了。那位劉太太，還叫我去學跳舞呢。李冬青道：「這事我卻不很贊成。本來無論在西洋是橋樑普通的事，但是到了中國，在大庭廣眾之中，男女擁抱，究竟不很合適。在新的人物，一定認我這句話，是緣故的話，其實不然。譬如中國人作個領袖，在我們自己從來不為甚麼降重的禮節，而今到了我們沾了歐化，就說這是野蠻行動。倘若我們原來是個強國，把西洋各國都征服了，恐怕他們還看我們作個領袖，也不可不知呢？反過來說，我們看見男女不分生熟，擁抱擁擠，一定也要說他是野蠻風俗。何太太笑道：「男女真該找個曉得嗎？我不信。李冬青道：「你難道沒見過嗎？昨天你去弄一回，就知道。何太太道：「剛才劉太太說了，約我禮拜六禮拜日去洋飯店去看，那末，我和李先生一塊兒去，好不好？李冬青笑道：「不會哪，去看看新舞，那好在幫下人進城，到那裏去裝傻子去，實在沒有意思。何太太笑道：「這個傻子，總要做一回的，要不然，一輩子就與跳舞無緣了。李冬青道：「你要去，還

是和何先生回去。何太太道：「今天是禮拜四，後天是禮拜六，我們可以一塊兒去。」李冬青笑了一聲，也不管他，只說：「這天何太太回去，說和何先生說了。何先生道：『不是沒有什麼事，你若是要去，我也可以陪你去。』何太太聽了這話，自是歡喜，到了第二日，他對夫妻吃酒，一醉，楊杏園忽然跑來了，便問說：『你們今日的晚飯，似乎特別早些，是準備出門玩嗎？』」那就要帶我一個。何劍塵用筷子指着何太太道：「他高興，要去看跳舞。」楊杏園道：「那有什麼意思？我今天應該休息，也沒有什麼事，這是一路去聽戲罷。」何太太道：「我已經約了人了，不能改到別的地方去，楊先生也可以同去玩玩。」楊杏園道：「我不去，我懶得一個人跑出去。你說你約了人，約了誰？何劍塵正要說同，李冬青卻從外面進來，他看見楊杏園在這裏，便笑着問道：『楊先生是去嗎？』楊杏園失口說道：『不是的。』後又改口道：『不是他們約我去的，劍塵正要說一塊去呢。』」李冬青道：「我原不要去，何太太一定要我陪你去，我只好去一回，我想這地方，我們雖不必常去，偶然去一兩回，倒也很有趣。楊杏園當然不便入家的話，笑道：『是的，是的。』」李冬青道：「楊先生若果沒空，也可以去玩玩。」楊杏園道：「跳舞可是個外行。」李冬青道：「誰又是內行呢？他們說話時，何劍塵的晚飯，已吃完了，後來大家到外邊飯館去，楊杏園倒沒有表示不去，跟着一塊兒出門了。到了那洋飯店，直到大門口，那裏燈火燦亮，楊杏園像口說一樣，四圍桌上，真是鳥獸交游，可長有一陣，男男女女，

十分之九，都是穿西裝的，他們一行男女四人進來，倒反形成了異言異貌的人了。這個時候，雖然是暮春天氣，晚上究竟很涼，可以穿得住西裝，可是這裏飯廳裏的客，都是穿者西裝，有的就穿西裝，不但兩隻胳膊，完全露在外面，其實上面是打赤膊。西裝人那雪白的肉，直出燈下，照着，自然是另有一種情形。惟有中國的女人，向來拋乳，胸的，在這裏坐着，也是露胸背。他們的露背，坐着兩個西裝男子，一個有二十來歲，是一位少年，一位嘴上留着一小撮鬍子，各捧着一隻大玻璃杯子，對舉一下，昂頭狂喝一陣。在他們的中間，就坐着一位女子，別看短髮，全裝着鬆起來，兩鬢蓬鬆，幾乎看不出髮髻，其髮下，卻又露着一串很長的珠子，一搖動，將那吹彈得破的殼蛋打着。他身上的一體的也穿西裝，前襟有兩片黑絲綢的東西，就護了背心和胸口，那兩隻乳際然而挺。何太太因着這西裝裏面，露出兩隻，加上同來的還有個侍者，他看見人家這樣打赤膊，這西裝裏面，露出兩隻，先就臉上一紅，拿出手絹拉着嘴笑了一笑，何太太生氣他露出兩隻，對他眼睛一看，下面又用西裝的袖子，掩着他兩下，他這才不作聲了。他剛走過一個西裝，何太太對他說了兩句話，一會兒他就托着一瓶啤酒，這個西裝，放在桌上，楊太太手執酒瓶，笑着一個西裝，便先問李冬青道：「密斯李，有什麼？想來一杯咖啡，好嗎？李冬青笑說：好。何太太又問何太太道：何太太，何太太先他這西裝，何太太先他這西裝，何太太先他這西裝，何太太先他這西裝。」

杯咖啡，恰好西點師傅端了咖啡子放在桌上，楊杏園拿起糖裏的白鋼夾子，夾了一塊糖，一撮。覺和何太太打了一個照面，他便將這糖放在何太太面前，那裏咖啡杯子裏，接上又夾了一塊地過去，何太太微微一欠身子，說道：「勞駕。」楊杏園笑一笑，然後又夾了一塊糖，這男李冬荷杯子裏去，李冬荷手舉着托杯子的碟子，舉上接着，身子微微的站起來，低着頭笑了一笑，卻沒說什麼。何劍塵在一邊，都看着眼裏，卻把腳又微微的碰了何太太一下，何太太正舉着一把茶匙，在杯子邊個裏，他見何劍塵碰一下，以為這是不對的，卻停止了。在這個時間，幕上的音樂隊，音樂奏起來了，只一轉眼之間，男女客紛紛離座，每一個男客或一手插腰，擔任一個女客，另外一隻手，互相的捉着，直伸了出去。他的隔壁的這位唱音姑娘，正是和那個連裝少年，接在一處，他那臉，笑嘻嘻地，靠着那少年肩膀上。胸面前是縱向起的地方，和那少年胸面前，正是緊緊的靠着。那面的音樂，轟隆隆的直響，所有這些跳舞的人，圍成一班，一張一扯，便在飯廳中間，搖了過來，搖了過去。當那音樂奏得急急的時候，他們忽然扭轉腰容，看那個樣子，腰也扭得十八。這些男男推背及容，有的面有愉快模樣子，不問的對面，面目那一下。有的男男，靠近着女客的臉，她身體搖動的時候，不時的親近一下。有的男男的嘴，直就到女客的耳朵，嘴脣微微的動，和女客在那裏說話。有的低着眼，親近女客的身上的肉體美，那身子微微的動，好像是嗅那身上的粉香。再看這些女客，誰的臉上

，也都帶着笑容，看同一面跳舞，一面將眼光射到旁的桌上來。楊杏園他們下手坐着一對外國人，那有五十以上的年紀。那位外國老太太，大概有些近視眼，手拿一副沒腳的眼鏡，常常放到眼前，照這們一下，好像對那跳舞女子身上的肉，仔細偵察似的，眼鏡取下來，照例他要將嘴一擦。那個外國人卻不然，眼睛舉着動也不動，一隻手扶着一個椅子，一隻手在桌上打着拍子，一會兒跳着舞，一對一對的人，彼此交錯的走來走去，像繡柳，綠花一般。這外國老太太看見，面上現出笑容，他那上半截身體，就像自鳴鐘的編一轉。舞世間的，擺動起來，外國老太太看見，又不敢動，那嘴越撇得厲害。何太太笑着問何劍塵道：你不是常對我說，外國人男女社交公開，跳舞是極平常的事嗎？怎持這位……說到這裏，低頭喝咖啡，眼睛望着那位外國老太太說道：你瞧，那一團形。何劍塵道：這面很長，回去說罷。楊杏園一面看跳舞，一面一口一口的喝着咖啡，喝得臉上已經有些通紅，大概有三四分醉意。聽見何太太和何劍塵說話，心裏想道：夫定茶野陸錄，不如同情人來看跳舞。何劍塵人來看跳舞，不如……想到此地，不免對李冬冬看了一眼，李冬冬恰好一搖頭微微的笑了。楊杏園替請着將桌上花瓶裏的花，拆了一袋，放在鼻上嗅了嗅，也是微微的笑着笑。何劍塵回頭一看，問道：你笑什麼？李冬冬這時一陣小咳嗽，拿手巾捂着嘴，將頭偏在一邊。楊杏園對一個跳舞的女子望着，微微的低聲道：此玉鉤斜也。何劍塵一看，那位跳舞女子，上身

完全露着，上面的乳帶一披，中間腰一綁，又穿了一雙極高的高跟鞋，把那中間的襠都，越發紅得向外突出。這一個人身體，恰好成了兩山兩地的梳子，楊杏園常稱兩位女賓在這裏，不知這意思這就是回絲弄，所以何劍塵打了一個冷戰。何劍塵一聽他這話，剛白他的用意，不覺笑了。何太太問道：你笑什麼？何劍塵笑道：就是玉鈞斜。何太太又問楊杏園道：什麼時玉鈞斜？楊杏園拈花微笑。李冬青聽着也笑了，又用着手絹掩着嘴咳嗽了一陣，他們三人，那如此心照，何有老太太在一邊，真防其妙，未免楞住。正想問的，恰好音樂停止了，燈燈拍拍，大家正在鼓掌，那些跳舞的人，就各自散開，各歸原位。這個富兒，一眼看見中央公園和會的那位處女太，一涌一擁的走了進來，滑着過路的地方，和桌上的座客微微點頭。何太太輕輕的對李冬青道：李先生，你瞧！那天我說的那個中國魚，就是他。李冬青看時，見一個又黃又胖的太太，走得臉上的肉，像蠶豆腐一樣，一走一抖擻。他雖年紀大，卻穿的是套西裝，膝下，露出大塊肥肉，是底下也穿着一雙高跟鞋，加上他那雙腳大小，架着三個屏身體，越發有些撐持不住，前一走、後一仰，身上的肉就志志地顫動起來。何太太這樣子，也有許多人歡迎他，都和他打招呼。李冬青道：你看他這樣子，也是個交際明星。楊杏園笑道：豈但是交際明星，而且是明星的領袖呢。說着，又笑着，何劍塵道：你瞧！這加入文明交際團，找一個跳舞的伴侶？你若不願意，可以請處女太太吃一頓晚餐，機會就

來了。說完了，回頭又望着何太太笑了一笑。何太太笑答：『他開口說這裏，竟聽來聽起來，那些區區上的男女賓客，又紛紛的合攏起來，在一處誰誰。何太太覺得沒有什麼大意思，將頭一偏，眉毛一皺，對何劍塵說出一句大白話來，說道：『嘻嘻，何劍塵，那末，我們走罷。』說罷，風扇一扇，繞到西邊開了帳單來，催催咖啡，點心，茶，酒，一共要十塊多錢。他們正從華洋飯店出來的時候，恰好有一輛特別加大的汽車，漆着瓦灰色的車身，亮晶晶地，一枝箭似的，不聲不響的閃到面前，安安穩穩的停住了。何劍塵回頭望着楊杏園，不覺讚了一句說：『好汽車。』車前頭站出一個穿軍服掛盒子廠的人，將車門一開，車裏走出一個二十來歲的少年，這人圓潤的面孔，穿着一套新式的軍裝，笑瞇瞇地跳下車來，走進華洋飯店。當他和何劍塵疾身而過的時候，忽然站住了，左手取下頭上的帽子，右手卻和何劍塵一握手，笑着說到：『久違。何劍塵點點頭，道：『這也就進去了。』楊杏園問道：『這人面孔，好像很熟，是誰？』何劍塵道：『就是鼎鼎有名的韓幼樓公子，乃是八公之一，怎麼會不知道？』一聽末了，又笑了，『這汽車，車上下來一個人，穿着一身綢衣服，嘴上留着小鬍子，手上倒揸着手杖，笑着進來。何劍塵認得他是韓幼樓的貴客馬士香，便和楊杏園說話，當着這看見，馬士香和何劍塵招呼，說道：『何先生，你也來了。怎麼就要去？』剛才韓大爺進去了，你會見了嗎？何劍塵點點頭，道：『去，只得笑着含糊答應。』馬士香道：『我那裏有一個大爺的相片，是最近照的，展在神

「好，十牙好。明天送給你製銅版，好不好？何劍塵道：「好極！好極！馬士香道：「大爺是辦過這道的人，什麼都會，什麼都好，他的獎券，實在是好極了，你不可不看！何劍塵道：「天有點兒事，不能就罷了，第二次再來看看吧。說着，點了一個頭就和着楊杏園他走了。馬士香一人，高高興興，自往華洋飯店裏面走來，走到韓幼樸的桌子面前，先站了一站，然後似笑非笑，放聲笑問他道：「大爺也是剛到。韓幼樸隨手向旁邊椅子上一指，說道：「坐下。馬士香面朝韓幼樸，方才側着身子，坐了下來。這飯廳裏面，一大半的人，都是認得韓幼樸的，大有有眼光，都不約而同，射在他身上。女傭們，看見這樣少年英俊的人物，他們的眼睛，越發像閃電一樣，一陣一陣的望這邊望那邊。韓幼樸卻含笑自若，毫不介意。當馬士香進來的時候，韓幼樸兩邊，已經坐了兩位女賓，都是半中半西的裝束，極其漂亮的，韓幼樸和他們說話，倒很隨便，卻回過頭去，和隔壁桌上的虞夫人說話。虞夫人座上，正坐着一位朱大小姐，他的父親雖是中國人，他母親卻是英國人，是一位中西合璧的美人。虞夫人正在交際場中，什麼不知道，馬上就給韓公子介紹。韓幼樸將虞夫人介紹了，身子站了起來，走上前和朱大小姐握手。虞夫人坐在一邊，把他那臉上的肉，都笑着皺了起來，心想：給大爺介紹了一位心愛的朋友，這是很光榮的，最好讓他們兩人在一處陪舞一回，那就更妙了。心裏這樣想着，韓幼樸就坐下了，只是兩方強力的引逗，後來自然就談到舞舞。談到這裏，

係嗎？好！你既然可以同玩笑，我也不難在他身上試你開玩笑。不用別的手段，只要給你一個不即不離，不怕你不來和我負刑請罪。他心裏這意思着，從這日以後，他到黃律飯店，若是韓幼樵來了，他就要注意他的行動，看他是不是預備着要娶子理謙？誰知韓幼樵，果然心口如一，他絕沒有另外和一個女子耽擱？但是當那韓幼樵在馬士奇，這其活動，無論什麼女子，他都要週旋一回。他知這處太太是這真箇在儲備，他去問一個知交實際情形的人，想個什麼法子聯絡？那人道：這是容易的，你只要請他吃一餐大菜，錫力的恭維他一頓，他自然就會和你找一兩費手。至於費手，你情情怎樣，那就看你的手腕，他是無能為力的。若說介紹一兩個女朋友，他是更難辦了。這話，對男方，多交一兩個男朋友，不算什麼，而且和他只有精神無害的。馬士奇聽了這話，心想，靠我個人的面子那是不算，倘若拉着韓幼樵一處請他一回，他必定樂於介紹的。這一日，他陪着韓幼樵去聽堂會戲，正想借這厚禮說出來，不料韓幼樵，韓幼樵不見了，一刻兒副官傳出信來，說是大爺已經由車站出來了，在車站的人，這一半在京，一半在六個鐘頭以內，另外掛一輛專車出來。馬士奇聽了，真個五步，好在他是留京的人員，也就不慌不忙，自回他的公寓，他心想着，交際場裏，固然要介紹，但是有本事的，未必不能找伴侶。現在大爺既無走了，我也不必去請韓太太，這個人這面子來，這韓幼樵，我看前兩天坐在我對面桌上的那個女子，每回都是坐一回，匆匆就走了，這韓幼樵不

女士的口音，好像江蘇人。丁女士笑道：敝縣是常州。密斯脫馬呢？馬士香道：敝處是杭州，我們卻是極近的同鄉呢。馬士香根裏一點引子，就和了丁女士，大談家鄉的事。丁女士有說有笑，毫不拘束。坐在一處，不過一個鐘頭，各方面卻像混得很久了。丁女士不就和和個開口，要他一塊兒去跳舞；又轉一個念頭，別忙，慢慢的再說罷。別個問他，就確一兩釘子。便冷住了，依舊和他說話。後來不覺說到電影，誰知道女士卻把這事說電影的？他道：我還約了一個外國朋友在安寧看哩，我們明天見面。他道：你真好住人家。這個人誰走了，鼻子裏覺得還留有一股香味，他看桌上，還留着一盤三鮮。馬士香板起來一聞，香氣撲鼻，正是那位丁女士失落的，他歡喜得不得了，急急指在桌上。到了次日，又是禮拜六，華洋飯店該大院舞，他便連了一會舞，也了一身汗子的勁，現皮鞋也擦得雪亮，這才到華洋飯店去，滿心滿意要和他去舞，舞到四點鐘，丁女士早已在座了，他穿着綠色的衣服，外單一件杏黃色，裏面一件藍色的，並不精緻，只繫在領上把一根絲條束了四週，整齊整齊。他倒很整齊，使馬士香心裏。馬士香昨天因為初會，不會怎樣費履歷，今天因為熟了許多，就整齊，更整齊了。他道：前幾天常常跟着韓大爺這兒家，卻沒有看見過女士。丁道：我是那天到天津去了一回，那裏有一個吳大爺，我供認。馬士香道：是呀，他們都在

八大公子以內呀，吳大爺我們認識的，他和我們大爺是把兄弟。他雖然是老大哥，輪起才幹來，究竟不如張輔才。吳大爺倒還和我很談得上，他這次出洋考察政治，和我們大爺說了幾回，一定要我去當團員。他這話倒話是常常，不料恰好和T T對勁。連忙笑問道：這話說，將來當團員，也說得，那可以玩一個週，這是恰好沒有的差事。什麼時候動身？馬士香看見T T那羨慕的樣子，便道：動身日期，還沒有定。聽說這回老察公費，政府定的共三十萬元，至必要撥了三分之二做款子，才好動身呢。將來坐船是包船，坐車是專車，一路都有人招待，路上很是舒服的。T T聽了這話，越發的美意，馬士香就趁着機會說道：女士能允許我和你跳舞嗎？T T眼睛一轉，微微一笑道：可以的。馬士香雖然學過跳舞，可是在交際場中，實行和女子跳舞，今天還是第一次，心裏未免有些慚怯。一會兒音樂奏將起來，T T女士先站起身。等到馬士香站起來了，他就伸着手，直站到馬士香面前，馬士香一隻手挽着他的手，一手將他的腰攏住，他就一隻手緊把馬士香的肩膀。別的確了，他身上的香水香，臉上的粉香，頭髮的油香，一陣一陣沁入心脾。他抱着T T女士腰的那隻手，感觸着又暖又軟，合了古人那句話，玉溫香沁。隨後，馬士香真有些情不自在。兩個人彼此嬉嬉着，跳了兩個圈子，T T女士大搖有一點吃力了。他的頭微微的向後仰着，馬士香兩目直視，看的他臉上清楚，已從白粉的裏面，泛出紅色，口裏細細的喘着氣，似乎也有些香味。這時馬士香心裏，

換掉馬士香一面和他說話，一面抽煙。手上拿的雪茄快抽完了，他便將這雪茄煙柄在爐裏煮裏。一眼看見盒子邊，夾着一張石印傳單，順手抽出來一看，卻是如飛汽車行出賃汽車價目表，再看那銅盒子上，也刻着如飛兩個字。T T雖然能說幾句外國話，可是中國話並不懂識，馬士香在那裏看汽車價目表，他並不懂這個帳，一會兒到了惠民飯店，汽車停住，馬士香道：女士可以請到敝寓坐嗎？T T笑江：今天晚了，過兩天再來奉看罷。馬士香有那意思，並不十分拒絕，說道：既然到這裏來了，沒有過門不入的道理。便在車門口候着，T T看見他執意要請了去，便笑着下了車。這惠民飯店的大門口，本來有沙厝石階，T T穿着長衣和高跟鞋，一步一步踏了上去，很像費事，馬士香便過去想扶他一把，T T更是不客氣，就伸過一雙手來，挽着馬士香的胳膊，兩個人並着肩膀走了進去。飯店裏的茶房，看見馬士香來了，早就走上前一步，替他開了房間。T T進去一看，共是三間，一間臥室，一間會客室，一間浴室，在飯店裏，大概已是上等的房間了。馬士香對T T坐下，笑道：這雖是家西式飯店，倒是什麼東西都有，很合中國人的脾胃，天也不早了，我叫他們預備一點小菜，在這裏吃了稀飯再走，好不好？T T坐在一張沙發上，斜躺着身子，眼睛望着馬士香一轉，笑了一笑。說道：你不必客氣。說時，他頭頂着沙發椅後面壁上的掛鐘，已經有十二點多鐘了。馬士香不見他看鐘，說道：不要緊，早着罷。旅館裏的鐘，向來靠不住的。說話時馬士香就在沙發邊，趁勢就

坐在沙發椅子上。T T動也不動，依舊坐在那裏，笑着問馬士香道：「剛才你說天氣不早了，請吃稀飯。現在又說睡不住，還很早，究竟是早還是不早呢？」馬士香看見他如自己說笑，心裏發發歡喜，笑道：「我以為你要走就早，你要不走，就不早。所以一刻兒工夫，就說出兩樣的話來，那末，主人留客的誠意，也就可以想見了。」T T聽說，笑了一笑。馬士香便也學着時髦，說道：「密斯T T，我們做了朋友，我是很榮幸的事，我想我們爲着通信和送話的便利，能不能將尊姓大名告訴我？」T T道：「我的姓，我的名字，都在T T兩個字母裏頭，我就是T T。你要是通信，照着我名片上的英文地點，一定也可以寄到。」馬士香看他那模樣，並不是敷衍拒絕，但是也不便老是追問，一時找不着別的話說，勉強的笑了一笑。T T又道：「我並不是保守姓名的秘密，我有這樣一個脾氣，一定要到了相當的程度，我才能告訴他。馬士香道：「將來我也能够有這種程度嗎？」T T笑着說了一句英文。馬士香彷彿聽懂這話音裏，有些頗以爲然的意思想，只是自己不知這怎麼答話才好？又勉強笑了一笑。T T這時高興起來，走到臥室裏面來了，四週一看，笑道：「衛還不錯。他看見牀後的浴室，說道：『我應該搭室怎樣？』」衛門進去。馬士香原在後面跟着的，T T走進來，他也走進來，笑着問道：「你看怎麼樣？這乾淨嗎？」T T道：「這乾淨。馬士香道：『要不要洗個澡？』T T道：『誰？你叫我洗澡嗎？就是洗澡了，要是還早，我更要洗個澡。』馬士香笑道：『回頭又要說我洗個澡了，你別再說。』」

：你要回去嗎？T T道：家裏有一筆小款子要我回去拿出來，不能不回去。馬士香正和他說得投機，聽見他說要走，未免有些懸念，T T怕他留，說走就走，走到門外邊，扶着門框，探進半截身子來笑道：谷待掙。馬士香見T T好好的走了，心裏着實不受用，但是他的鑽石戒指，忘記帶去，還在這裏，逆料他晚上一定還要來的，就是今晚不來，這樣重要的東西，丟在這裏，或者也要打一個電話來問問。他這樣一想，就在家裏等着，並不出門。不料T T去了，這晚不但本不來，連電話也沒有。據馬士香估計，這個鑽石戒指，總要值到一千元上下，他簡直隨便的傳了，真是有錢的人，不在乎此。這晚上沒來，到了次日晚上以為T T要來了，誰知又是謠言？馬士香想：奇怪呀！他和我感情很好，似乎不至於中斷，就是中斷，還有一個戒指在這裏，也應該拿去呀！難道他忘了？自己一想，簡直沒法解釋這個疑團。一直到第三日，他等不住了。這將T T在華洋飯店，到了晚上七點鐘，就到華洋飯店去候着，了九點鐘，T T穿了一身西裝，果然來了。馬士香看見，連忙讓着坐在一處，笑問道：怎麼一去三天，不見蹤影？T T道：前天是到天津去了。昨天家父宴府個公使所派的官員，要我作陪。說到這裏，T T忽然覺得說出實情來，臉上一紅。連忙改口說道：今日我就打算去找你呢，不料先就在這裏碰見了。馬士香都聽在心裏，說道：這裏嘈雜些，不如還是到我那邊去坐坐，也可以自由談話。T T道：剛來，坐一會兒，忙什麼呢？馬士香聽他這樣說，分明是願

重去的了，只得又耐下性子，陪他坐。一會兒工夫，走來兩個時裝女子。和T T好像很熟的样子，笑着和T T道：密斯郭。說到這良，T T把眼睛對他一望，他會意，就不說了。馬士香在一邊看見，心裏恍然大悟，這T T女士一定就是前任郭次三的女公子，不過他爲什麼要隱藏姓名起來，這卻不解，這個問題，只好擱在心裏，留着他慢慢地來問他。交際場中，時關最易混過去，一會兒工夫，就是十二點鐘了。馬士香當着T T的面，已把懷裏的金表，掏出來看過了兩三回，最後忍不住說道：可真不早，我們走罷。T T看他這樣，笑道：怎麼這樣坐不住？也就沒再遲延，又和馬士香共坐一輛汽車到惠民飯店來。剛剛進門，卻有一個三十來歲的漢子，站在樓梯邊，對T T輕輕喊了一聲三小姐。T T和馬士香並肩走着，一路說着話上樓，卻沒有留心。到了馬士香房裏，馬士香也笑着喊了一聲三小姐。T T道：你怎樣知道我住三？馬士香道：剛才樓梯邊不是有人叫你三小姐嗎？T T道：沒有呀，我怎樣沒有聽見？馬士香道：我親眼見的，怎說沒有？T T道：像個什麼樣兒？馬士香道：矮胖個兒，穿一件藍布大褂。T T用手揮着臉，想了一想，笑道：更不對了。那有這樣的人會認識我？馬士香見T T不相信，以爲是自己認錯了，也就擱下，沒再下說。卻笑着問道：今天洗澡不洗澡？T T斜着眼睛，對他一望，笑道：你警惕。馬士香看見他撒嬌，渾身都要癢起來，一手拉着T T便一同坐在睡椅上，馬士香低頭看見手上的戒指，就取了下來，拿着T T的手，T T道：這戒指你

纔不來？馬士香垂着頭，一直看到T T臉上來，說道：我怎樣不受？T T道：你既然這道個，我可以送你。不過這一個戒指，有點特別的緣故，明天我準再挑一隻比這好的。爲你，馬士香不辭而別，且就着這屋裏的東，心裏倒是一通一跳，笑道：我那就先要謝謝。馬士香道：將這金銀大入安插起來，我多少可以效勞。T T笑道：你說我父親是誰？馬士香道：你以爲我爲誰？T T道：我也明白你的意思，但是你猜錯了。馬士香道：我是個學問，只要和人一見面，就要看出他是什麼人，何況我們已經很熟呢？T T是福地話，也就沒有再爭，不過一笑。馬士香心裏一想，這決是鄭次長的小姐。目前好像聽見人說，那裏有外道，這許是外室生的，所以不肯露姓名呢。自己這樣想，越猜越對，不敢小看T T，客客氣氣的和他說話，直談到夜深。高等的旅館，大概總是把下午窗戶上的，他們十二點鐘起來，將房門一開，一個三十來歲的婦人，撲身而進。T T看見那婦人進來，臉色都變了，楞着站在一邊。馬士香莫明其妙，也楞住了。那婦人走上兩句T T請了一個安，叫了一聲三小姐，T T叫着答應了。那婦人回轉身來，就對馬士香講一個安，馬士香只會苦笑了一下。那婦人然後面對着T T，把恭恭敬敬站在那裏。馬士香開口道：三小姐現在那裏做活？馬士香聽他這樣說，才知道是T T家裏的一個活。看那婦人身上穿着粗呢襖子，乾乾淨淨的，手上還帶着很粗的銀鐲子。並不和普通人一樣，梳那種朝尾巴的頭，他卻是挽着的辮子頭，漆黑的頭髮上，斜插

一個老用人，因為他的丈夫外面做偵探，我怕多事，把他辭了。他有一個兒子，也是北京城裏的渾渾，都是不能惹的。今天的事，被他撞破了，要不給他一點兒甜頭，好！他就問我家裏直說了出來，或者傳到外面去了，我怎好見人？不然，他兒子現在房門外，知道他鬧些什麼？馬士香不聽我的，這一聽也冷了半截。半末，說道：他要多少錢呢？

T T道：誰知道呢？馬士香道：我坐在裏邊，你去問問他。若是只要兩三百塊錢，我箱子裏卻也現成。T T一聽不言語，走出去了，馬士香隔着屋子一聽，卻又多了兩個男子說話。那男子說道：我不難為三小姐。三小姐年輕，被人欺侮了，我要給老爺田口氣。他是做官的人，那執更好，我們得問問他，這拆白黨的事情，可是他們應當做的？這時，就聽見李媽說，有話好說，你聽什麼？馬士香聽他們這樣說，心裏不覺一跳。後來就聽見T T說：小三兒，我也知道你子邊緊，我身上可沒多帶錢。哪！我這裏有一隻鑽石戒指，總值個七八百塊錢，你拿去換着使罷。就聽見一個男子漢道：我可不敢接，你啦！又聽見T T道：你還嫌少嗎？說時，T T走進來了。馬士香看時，他手裏那隻戒指，已經不見了。T T輕輕的說道：你存這兒，他挾制着，我是不容易送走的，不知你這兒有支票沒有？馬士香以為是妥當，說道：不必用支票，我箱子裏有兩百多塊錢，全給他們得了。T T道：我已遞去了一隻戒指了，還給他們這些錢做什麼？我想了一個主意，你只開一張一千元支票給他，等他拿着走。只要他一出門，屋子裏有的是電話，

你打聽電話給銀行，叫他不要放款，就說沒有存款……他自然摸個空。他走了，我也走，他就跑回家，俗話說：捉賊要賊……說到這裏，忽然頓住了。馬士香親眼看見T T去了一隻戒指，心裏很過意不去，銀行裏雖然只有一千多塊錢，好在照了T T的法子行事，他拿不去的，何妨試試。主意想定，立刻答應了，就在箱子裏拿出銀行的支票，開了一千元的數目，連自己開單，交給T T。T T走到外邊對李媽道：這是一千塊錢，你們總可以撿手了罷。要不然，我也沒別的法子，儘你們樂。說着，把支票交給李媽。他們在外頭說話，馬士香在屋裏，一句一句，都聽得清楚。心想，支票拿出去，他們一定會走的。誰知言三四語，他們總是吵個不了？好說一會子，又歹說一會子，逼得T T哭也不是，笑也不是，楞作坐在一邊。約有半個鐘頭，忽然外面屋裏電話鈴響，T T正坐在桌邊，便接起耳機說道：惠民飯店八號，不對，錯了。就把話機掛起。這個時候，李媽拉着他的兒子，也說了不少的好話，方才走了。馬士香在隔壁聽得清楚，隔着門簾一聽，果然沒有人，心裏落了一塊石頭，便走了出來，一看T T，還伏在沙發椅子上，肩膊一聳一聳，正在哭呢。馬士香問道：他們把支票拿去了嗎？T T回轉頭來，一面擦一擦眼，一面說道：你快些打電話到銀行裏去，叫不要付款給他。馬士香聽他的話，當即打電話到存款的銀行裏去，叫不要付款。誰知那邊答應說：款子已經領走了。馬士香道：不能啊，我這裏剛才出門，那能夠就到銀行裏去了呢？那邊說：的確付了，一

點沒事。馬士香聽了這句話，又是輕輕的改變心緒，只好把電話機放下。T T 這兒見不滿意，執着馬士香的手道：對不住，這是我聽錯了。那小三兒發給支票的時候，曾在房門外站了一會兒，我沒有留心，也許那個時候，他已把支票和別的去領走了，因為我們是個偵探出身，步步都心，我們這個法子，想是早被他猜破了。難怪呢，剛才這裏電話鈴聲，我想這並不出打錯了電話，是他有事要來。但是這個款子，我決不讓你，今天下午我就還你。馬士香見T T 這樣慷慨，倒不開口答應受他的錢，說道：那是什麼話？這裏你一個人吃虧！T T 道：這個款子我不能久坐了，晚上我們在華洋飯店再會罷。最好你就搬到那裏去，那時他來帶了手槍找我們，也不怕他了。說罷，T T 提着一袋口袋，扶門伸出頭去，舉了一做就走了。馬士香這時關心慌意亂，也不知道T T 如何這樣害怕？疑惑自己，也沒有聽出是非。正在這裏想，只見T T 又拆了回來，連忙將門關上。一下便坐馬士香身邊，一隻手摸着他的肩膀，把頭靠在他懷裏，一隻手拍着胸脯：嚇死我了。馬士香看見這個樣子，疑心又出了什麼，連忙問道：怎麼了？怎麼了？T T 擦着頭臉，一氣說道：我剛才走飯館上過，下見一個穿藍衣服的人，和三個人在那裏吃飯，他還另外，帶了好幾瓶酒，我不敢進去，他退出來了。請你到飯館裏去看看，那人嘴上養了胡子沒有？如若有新字，就拍是他老人家，我這不能出去，馬士香道：那末，你在這兒坐着，我出去看看。說着，便走到飯館裏去。他看一着飯廳裏，不便就

這樣四身，只得走了過道，然後四身來。他看飯廳那邊的圓桌上，果然坐着一個穿西裝的人，可是呀，並沒有椅子，他想，這一定是T.T.的父親了。便一直走回房間，要把這話告訴T.T.。他推開房門進去，T.T.卻呆呆的坐在那裏，馬士查道：「不要緊，那個人並沒有椅子，當然不是你的爸爸。」T.T.道：「那才好，不過我的膽子小，請你把我送到大門口罷。」說時，已經了。起來望着馬士查，馬士查見他一定要自己送出去，也推辭不了，只得帶上房門，下了樓，一直送他到惠民飯店的大門口，然後才回轉來，他走進房去，坐了一會，也就打算出去，便來回看箱子。低頭一看，不出得一驚，原來牀頭邊小皮箱上的鎖，不知被誰拆開了？趕忙打開箱子一看，箱子裏的東西，弄得亂七八糟，六百多塊鈔票，已不翼而飛。他一想，這是誰拿去了呢？剛才我送了T.T.出去的時候，沒有叫茶房鎖門，難道這一會子，賊就進來了嗎？連忙按鈴叫茶房進來，把丟了錢的情形告訴他。茶房道：「我們坐的地方，就在樓口上，上來一隻耗子，我們也會看見，決計沒有進來一個人。」馬士查一想，也對，他們是坐在樓口，專門等客人叫喚的，而且我這房門，他們看得見，青天白日，那裏有賊進來？自己請住了一會子，心裏恍然大悟，便叫茶房出去，自己再來找錢可丟了別的東西？等了一會，還好，別的東西，都還沒丟去，僅僅的丟了這六百多塊錢。馬士查仔細一想，這位T.T.女士，那裏是什麼次長女公子，又是什麼交際明星？簡直是滿口說一張支票而來，不用說，那個李媽和那個

不是他同黨。自己請前後後一想，一點兒不錯，這決是拆白黨，自己醉心交際，今日竟惹起，明日也惹起，不料初次上場，就碰了這麼一個釘子，越想越悔，越悔越氣，悶悶的坐了一會兒，嚥不下這口氣，便關着門，做了一箇稿子。稿子做好，便叫兩個到何劍塵家裏來，找何劍塵。他雖和何劍塵有些交情，可是並沒有真誠拜過，何劍塵說：這兩天天氣暖，和了許多。何劍塵道：天氣暖，和了許多。馬士香道：這話，說到去個處玩玩嗎？何劍塵道：偶然也去一回。馬士香坐了一枝檯煙，道：這稿子，交給何劍塵。何劍塵以為一定是一樁軍國大事，及至打開，只見稿子，卻是一篇，位住旅館的閩客，受了女拆白的騙，丟了一千六百塊錢。何劍塵看稿子，看看馬士香，臉，早已了熱於胸。馬士香見何劍塵注意他，未免有些不好意思，何劍塵道：這是你老哥命友的事嗎？馬士香道：唔！別說起，就是我上了這麼一回當。我倘不為別府，把這稿子發了出去，好讓人家注意，叫他在北京不能存身，和社會上說此一害。何劍塵道：發我們是當然登的，依我說，你老哥就算不幸之中大幸了。你若身邊方便，也許十倍此數哩。他們弄了這筆錢去，恐怕也不過暫為躲避一會兒，你憑他離開北京，恐怕不行呢。就譬如以老哥自身論，你和他見了面，你能說破這事，

年蓋金枝這兩金剛的時候，誰都怕花了錢，也結不上。等到他已直了，也就沒了，少年當然不會去理他，就是一般老客，當年以他一笑為美的，如今就是蓋金枝，要自己去找他，他也避開惟恐不及，後來有一個有良心的，他的名字我忘記了，吩咐合股，怕他扯蓋金枝討去纏綿，偏偏蓋二爺嫁去兩年，他病的又死了。世間的雖然有日子，也討了蓋二爺的吃嗎，供不了蓋二爺的煙燭和香花，後來就弄法裏了，現在蓋二爺也做個白面泉水，也沒有人能領教呢。楊春問說了這話，看官的感嘆。說：君位取來，我初是心身處地，檢回假短命死了的梁賢，不願做這損壞天倫的買賣了。何似在之進，想雲雲，只是不死，應是決不托於像蓋二爺，就是可以商言的，我想你也可做一個增說。楊春肉肉笑笑，說：「提起這事，我前想這一件事，我早想說這到若地我這酒，我早想說這到若地我這酒，我早想說這到若地我這酒。」今天他這下等一，把藤子都打爛了，妙在的，我早想說這到若地我這酒，我早想說這到若地我這酒，我早想說這到若地我這酒。」怕回夢時了，我早想說這到若地我這酒，我早想說這到若地我這酒，我早想說這到若地我這酒。」我不管那本帳，我早想說這到若地我這酒，我早想說這到若地我這酒，我早想說這到若地我這酒。」回到家裏，自己一人燒香一，帶些什麼品，我早想說這到若地我這酒，我早想說這到若地我這酒，我早想說這到若地我這酒。」些俗物，總對用不着，我早想說這到若地我這酒，我早想說這到若地我這酒，我早想說這到若地我這酒。」做一齋祭文罷，他這樣三想三覺，我早想說這到若地我這酒，我早想說這到若地我這酒，我早想說這到若地我這酒。」打開算盤算算，我早想說這到若地我這酒，我早想說這到若地我這酒，我早想說這到若地我這酒。」

的事情，你們怎會知道？汽車夫笑道：大公路，大宅子裏的事，打外面瞧，誰也看不得。可是說到骨子裏，總是猜透了。這話他事，別人不知道，我們這一行的人，比誰還要猜之。說到這裏，李國外那那一輩御廚，已經求去料理，一刻見工夫，就到了。楊合圍下車，那李國外的三管親自親自執轡，早跑着與了出來。他這第一是楊合圍，心裏想道：這人與我爽快，願月送錢兒，騎馬車，不到半年工夫又說說就去了。楊合圍一進門，他先作一個揖，說道：今年借開，楊先生復事。楊合圍點了一個頭說道：請你附帶圍丁犯。車上那些東西都下車，送到墳邊去。管理員道：是問是問。說罷，一個圍丁正從裏面出來，管理員道：你去把這汽車上的東西，搬到墳上填上去。你仔細一點，別碰了車上的玻璃。你總說說一個汽車，死也甘心，你這東西油油，倒可以坐下試一試。可是話又說開了，楊合圍道：這汽車的輪胎，幾時就不動了。他正說時，楊合圍走上前去了，他三腳兩步，趕着上前，攔着說話。圍道：去幫着扶這人，好嗎？楊先生常見嗎？楊合圍知道他的名聲，心裏好笑，便道：我力能事，常見。管理員聽說楊合圍和總裁同事，臉上不由得現出笑容，又問道：楊先生在那位總裁手下辦事嗎？楊合圍道：我們是中等的地位。管理員帶着臉說：楊先生，你這出來一論，還不是都要給國務總理上呈子請假？我們還是鄉下人，常常帶着楊先生知道些兒。他一路說着，楊合圍那有工夫理會他？只把鼻子口看答應。一直走到圍丁的墳前，只見墳上

蘇蘭索恩約，敢與冷在可也。蘇斗酒之酒。有如此日。魂兮歸來。伊謀或矣。主新值而與備出，
 賦。派得新月初理。亦清嶺之雙。經江曾深。賦引。所書。其之。賦。已去。自。小鳥。故入。以。傳
 命。叫。玉。佩。三。搖。翠。葉。列。從。金。錦。日。曾。祝。未。年。昔。先。帝。南。陽。行。冠。成。野。馬。賦。畫。管。以。厚。后
 命。蘇。蘭。索。恩。約。真。知。至。死。之。詩。有。此。為。子。有。存。鄭。氏。之。賦。新。步。去。人。以。深。其。前。身。其。詩。自。蘇。蘭。索。恩。約
 命。蘇。蘭。索。恩。約。真。知。至。死。之。詩。有。此。為。子。有。存。鄭。氏。之。賦。新。步。去。人。以。深。其。前。身。其。詩。自。蘇。蘭。索。恩。約

蘇蘭索恩約，敢與冷在可也。蘇斗酒之酒。有如此日。魂兮歸來。伊謀或矣。主新值而與備出，
 賦。派得新月初理。亦清嶺之雙。經江曾深。賦引。所書。其之。賦。已去。自。小鳥。故入。以。傳
 命。叫。玉。佩。三。搖。翠。葉。列。從。金。錦。日。曾。祝。未。年。昔。先。帝。南。陽。行。冠。成。野。馬。賦。畫。管。以。厚。后
 命。蘇。蘭。索。恩。約。真。知。至。死。之。詩。有。此。為。子。有。存。鄭。氏。之。賦。新。步。去。人。以。深。其。前。身。其。詩。自。蘇。蘭。索。恩。約
 命。蘇。蘭。索。恩。約。真。知。至。死。之。詩。有。此。為。子。有。存。鄭。氏。之。賦。新。步。去。人。以。深。其。前。身。其。詩。自。蘇。蘭。索。恩。約

蘇蘭索恩約，敢與冷在可也。蘇斗酒之酒。有如此日。魂兮歸來。伊謀或矣。主新值而與備出，
 賦。派得新月初理。亦清嶺之雙。經江曾深。賦引。所書。其之。賦。已去。自。小鳥。故入。以。傳
 命。叫。玉。佩。三。搖。翠。葉。列。從。金。錦。日。曾。祝。未。年。昔。先。帝。南。陽。行。冠。成。野。馬。賦。畫。管。以。厚。后
 命。蘇。蘭。索。恩。約。真。知。至。死。之。詩。有。此。為。子。有。存。鄭。氏。之。賦。新。步。去。人。以。深。其。前。身。其。詩。自。蘇。蘭。索。恩。約
 命。蘇。蘭。索。恩。約。真。知。至。死。之。詩。有。此。為。子。有。存。鄭。氏。之。賦。新。步。去。人。以。深。其。前。身。其。詩。自。蘇。蘭。索。恩。約

蘇蘭索恩約，敢與冷在可也。蘇斗酒之酒。有如此日。魂兮歸來。伊謀或矣。主新值而與備出，
 賦。派得新月初理。亦清嶺之雙。經江曾深。賦引。所書。其之。賦。已去。自。小鳥。故入。以。傳
 命。叫。玉。佩。三。搖。翠。葉。列。從。金。錦。日。曾。祝。未。年。昔。先。帝。南。陽。行。冠。成。野。馬。賦。畫。管。以。厚。后
 命。蘇。蘭。索。恩。約。真。知。至。死。之。詩。有。此。為。子。有。存。鄭。氏。之。賦。新。步。去。人。以。深。其。前。身。其。詩。自。蘇。蘭。索。恩。約
 命。蘇。蘭。索。恩。約。真。知。至。死。之。詩。有。此。為。子。有。存。鄭。氏。之。賦。新。步。去。人。以。深。其。前。身。其。詩。自。蘇。蘭。索。恩。約

成於低寒。燕子樓臺，淅涼水閣。相思灰盡，原無可補之天。魂夢徒勞，尙隔吳興之浦。仙牙琴碎，安聞焦桐？東野詩寒，心如北水。直十年而呼蘇仲，四德孤寡。將一死以報知音，小人有母。玉臺鏡破，豈可遺終死之志。藥石難愈，古言留夢生之約。人生到此，天南地北？嗚呼！每草離魂之卷，紅樓泣血。別有離魂之約，烏巢夜。燕牙琴，長此孤眠。葬琴風塵，空悲鏡活。呼蘇靈之孤片，前疑切事。約院圃之爲花，買山歸葬。可憫飲窻千古，斯卷留清小之名。功德於我九原，到底合與濕之塚。

他念到合葬之塚，拿着祭文，雙手又作了一個揖。這時，那位管理員兩隻手抱着一隻蠟燭，顛頭踏踏的跑來了。楊杏園叫他取了一把刀來，將蠟燭割破，滴了幾點血在酒杯裏。又取了火柴，把祭文焚化了。楊杏園望着墳圍灑了幾點淚，在身上取了五塊錢給那管理員，說道：「這難嗎，我買了罷，另外幾個錢送給你，請你對這墳多關照一點。」管理員一眼看見五塊錢，心裏倒是卜通的一跳。嘻嘻的笑了，伸出手來接了，然後給楊杏園一躬到地，深深的作了一個揖。說道：「照應墳墓是我們應盡的責任，怎好受你的？」楊杏園道：「一點兒意思。你給我買一些花，在墳上栽着得了。」秋天裏，我還要弄一趙，那個時候，我再有報酬。管理員捧着兩隻手，直舉到鼻子尖上，口裏連說不敢。依他的意思，還要拉楊杏園到他屋裏去坐，楊杏園道：「不必了。」他將四錢玫瑰花擺在墳圍

前其餘的東西，依舊帶着上京。這時，太陽還沒十分偏西，坐着車子回到家裏，竟不復曉，叫長班胡二開發了汽車，硬叫他泡了一壺茶，請在睡椅上休息休息。胡二便去，把一張名片，楊先生看見嗎？楊先生道：沒看見，誰來了？胡二便把名片遞給他。楊先生一看，是他的舊同學華伯平。名片後面，用鉛筆寫了幾行字，是說高兩河清、陽字館十號。便問胡二道：他說了什麼沒有？胡二道：他就是剛到京的，他在西便街十號房開，走過去，見房門虛掩着，桌上堆滿了點心盒，茶葉瓶，罐頭和鮮水果之類。華伯平拿了一張北京的地圖，正拿着窗子透的光線，在那裏看。楊先生便感了一聲伯平。華伯平丟了地圖，拍着過來，口裏啊呀一聲，便拿看楊先生遞來的名片。楊先生問他是久別的朋友，見了面之後，少不得有一番暢談，可是問了。胡二便自便其身，和到京時的情形，也就無話可說了。只是更問一句，老問一句，偶然說到要一計檢事情。坐了一會兒，走進來一個穿舊布長衫的長房，手裏拿着一本地圖，一紙紙，遞給華伯平。說道：馬上要開會了。你瞧！預備些什麼？這時，華伯平正在一盞一盞地嚼着。華伯平一想，北京的旅館，這些客帳。剛才我在北京上，問過。這便是一塊五毛錢一天，連飯在內。怎麼着，還讓客人睡一晚？一而忽時，一面打開那本子，只見上面雞鴨魚肉，冷熱葷菜，居然樣樣都有，下面和真別樣，發着標子，也寫價錢

認認認。楊杏園出其不意，倒不好說什麼。那女子操着純淨京腔，卻笑着先問道：你貴姓？楊杏園一看那樣子，早已聽了八分帳，便笑着說道：我姓楊。你呢。那女子笑了一笑，然後才說道：姓劉。楊杏園目視張逸詞，合着微笑。張逸詞道：你別笑，和我沒關係，我和他是一對兒。說時，伸出右手，將站在身邊那個太太裝束的肩膀，拍了一下。那婦人道：小張，你不怕小桂枝兒吃醋嗎？我是不在乎，一對兒就一對兒，怕什麼？張逸詞伸出一個大拇指，對那太太道：小吳兒！好的。另外有個女位穿着藍色荷葉緞的夾襖，黑羽毛裙子，臉上擦了一片胭脂，倒像一個良家婦人，拿着一條手絹，掩着嘴笑，這時，王眼石走了過來，扯着楊杏園坐在一張沙發上，將頭就到他肩膀上，用手掩着半邊嘴，對着他的耳朵說道：這三個你瞧怎麼樣？那個穿藍衣服的，還是新出馬的。楊杏園聽了這話，臉色未免一變，輕輕的對王眼石道：你們這事，究竟有甚裨益。老的罷了……王眼石伸出一隻手，將楊杏園的嘴一堵，笑着說道：廢話！楊杏園四對手方在當面，這話也不便說，只好算了。王眼石將手一招，空連太太裝束的說道：小吳兒來！那小吳兒果然走過來，擠在他們兩人中間一坐。他對楊杏園道：這兒我來迎。王眼石道：小吳兒，你不是說有一個姓張的姓劉的姓吳的？介紹給這位楊先生，好不好？小吳兒道：好哇！好嗎不好？知道這姓張的姓劉的姓吳的牌不進牌？別胡鬧了。王眼石聽說，便過去打撲克去了，這裏只剩楊杏園和小吳兒兩個

紅漆的欄杆，裏面一羣小孩，教讀香蘭華說書，就是他家裏，那裏纜輪船，人家裏來，攪着搖籃，
爺了。眼裏說道：「剛！是了。有一天，我走他門內，看見一個五十上下的人，脚下穿着高底靴，
高底靴，身上穿着開岔袍子，手上提着一個包袱，裏面還露出一管花箭，一個大紅頂子，
，那就是他的父親。小桂枝說：「有點花白鬍子嗎？張德潤道：「是病。我到錢裏，只見那一個
個穿藍綢夾襖的女人也來了。一推門，先笑了，心裏說：「張德潤道：「你進來，他又笑着，笑着，
，用吓嚇，摩打士下並到，又取賬簿，翻翻着，騎臉，可抵了頭，在什麼，幾千，幾百，幾百，幾百，
就是剛才的大格，有詩，有酒，隨人，隨人，隨人，隨人，隨人，隨人，隨人，隨人，隨人，隨人，隨人，
，待多一點，卻隨海有驚濤，的樓，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
小桂枝有話，又說不出來，說說：「特一會兒，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
子當玩物，還不給我。一氣，一氣，一氣，一氣，一氣，一氣，一氣，一氣，一氣，一氣，一氣，一氣，一氣，一氣，
陣子，那大格頓時臉色變了，幾乎要哭出來。眼裏道：「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
你不聽他說，他是鬧着玩的呢。老柳說：「算，有事，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的意思。歌子，他也已經交給我了，我這還交給你了。說着，拿了一張，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枝。那大格着，
人可憐，我着地，含着，含着，含着，含着，含着，含着，含着，含着，含着，含着，含着，含着，含着，含着，含着，含着，含着，含着，
，有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

哭的原因在誰。他們這番什麼話。楊杏園道：「這你們剛才的話，他是个小姐，說他甘心做這個事，我不肯信。張達詞道：「你是涉世太淺，怎麼知道這世上的種種事？還有些

小姐，不為錢幹這個呢。將來也許有一天我帶你長見識。此時，楊杏園說着樹子，舉着雙下的街上。只見四方在外面屋裏的那個小兒，竟走出店門，有一個人拉過來一輛

補充新的包月人力車，放在他面前，他一坐上車去，那人拉起就飛也似的走了。楊杏園道：「這人居然還有包車，張達詞沖出頭一頓，笑道：「你還是少見多怪。坐包車就

下了居然兩個字，若是坐馬車汽車的呢？楊杏園道：「人家有馬車坐，還至於作這個事？張達詞道：「多着哩！這想見，突然有個穿灰色制服的軍人，腰上掛着自來得，推門而

進。楊杏園出於無意，不由得心裏嚇了一跳，又以爲這是拿賭拿烟的來了。本人現在是非之地，少不得要受池魚之殃。誰知那兵士進來，滿臉放出和重的樣子，將右手一擡，

留眉毛尖上一比，行了一個舉手禮，在這個時候，只聽見撲的一聲，是他腳後跟比着，皮鞋碰着地，同時行了一個很規矩的立正式。他面朝着張達詞，說道：「我奉請張老

爺過去。張達詞很不在乎似的，說道：「我就去。那兵士倒退幾步，才掉轉身去。張達詞道：「我有些話，你別去見督辦，那小兒和我開玩笑？張達詞和笑道：「爲了，我又不知你

頑皮，來這一查假話。楊杏園道：「真的我不去。不想，無緣無故，我這個人往來對麼？」

張達詞笑道：「你把他當個軍上將，或者是兩湖，或者是三江的督辦，其實，他也是一個好玩的，最歡喜結交朋友。若像你們報界的人，他尤其是歡迎。走，咱們過去。回頭那個教跳舞的女士，也是在那裏相會。楊杏園聽說教跳舞的女士，也在一處，心想，這個督辦，大概沒有什麼官派，要不然，也不會同他們公子哥兒在一處瞎混，去會會也不要緊。這樣一想，果然就和張達詞一路巡察，走到外面房間，卻不看見一個人。楊杏園問道：「剛才那一班人呢？」張達詞笑道：「這班人是最能保守人民有集會結社之自由這一句法律的，說來就來，說走就走，不知道又到那裏湊局面去了？他們二人說着話，走出房間，走過一個很長的甬道，就到了一號房間。推門進去，照例是問客房，一進來就聞到一股濃厚的鴉片煙氣味。轉過裏面只見客沉沉的，有一個人躺在牀上，有一個踉蹌半跪半伏，在牀沿邊繞煙，牀上的人，看見有生客進來，就懷上一跳，趕緊站了起來，那聽差也就走開一邊。張達詞便給楊杏園介紹道：「這是甄寶蔭督辦。又給甄寶蔭介紹道：「這就是說前同和你說的那位秘書楊杏園先生。楊杏園見他說謊，很不願意，但是礙於情面，也不便否認，唯唯而已。而且他一看那位督辦，早就十分詫異，容不及照顧其他了。」

第三十五回 流盼屬新知似曾相識 聽歌懷故國無可奈何

原

來這位督辦，不但沒有官僚的氣度，而且乳臭未乾，只是一個十六七歲的小孩子。當年有一個祕書長的兒子，十八歲就當參軍，人家就引為奇談，自己還不

十分肯信。而今卻親眼看見這樣年幼的督辦，他怎樣不奇怪？那甄寶蔭雖然年輕，卻也很知道應酬的規矩，客客氣氣讓楊杏圃坐下。那甄蔭取了三個雪茄，一人遞了一枝，又擦了一火柴，一一來燃着。楊杏圃這時就近看那甄寶蔭，細嫩的皮膚，本來就不黃不黑，兩腮上一點氣色沒有，越發顯得蒼白，光光臉子，架着一副大框眼鏡，猛然一看，似乎很俊秀，仔細一看，卻一點精神沒有。他兩個上了黃鵠的指頭，夾着雪茄坐在牀上抽，一面說話。他除了這些嫖賭經商外，就是談那位總長的近況如何，那位謝人的崑山奚似，談到謝一點的人，總是藉着西林河間瑣瑣。再次一點的謝人，就連着那人的姓和號，一塊兒稱呼，不叫他的名字。譬如叫王克敏做王叔魯，曹汝霖叫做曹潤田之類。楊杏園起初不知道他是什麼督辦，後來因為他常常說到毛革的事情，又被張達詞點明了幾句，才曉得他是改良外毛革督辦？三人談了一會子，那甄寶蔭就忘其所以了，由嫖經又談到土娼。便問張達詞道：你說的那個次，怎麼這時候沒有來？我說等的不耐煩，我們先

那個什麼事，一見其不，之，遂從簡，遂集攝後有候前，他就快到了。一雙寶藍笑道：「現在够了。回如無着，亦替我假候候。遂讀了一回，史實也沒有想測科，一時消遣的法子。這時，有一位穿白色衣服的，茶房走了進來，高着尖聲輕快的說：「來了。就寶藍道：「什麼？」遂要言樣，鬼臉，遂了乾，遂進來了。茶房笑着答了：「是，進了出去。一會工夫，遂進到，略略略，一時反，遂，一看，走進兩個女子。一個二十上下，穿着杏黃色的西服，白色花帽子，蓬鬆如頭，後面拍着一串珠子。一個只有十六七歲的光，一身的水紅，連褲子也是水紅色的，帽子後面，露出半截知髮。他們一進門，就有一陣粉香，輕輕飄到二人，嗎了一聲大雅三爺。雙楊杏園卻笑笑，微微的點了一個頭，就招呼的意思。遂進先，對他二人道：「姊妹倆是在我們面前說英文，這關子，今天有信得前人在這裏了。這楊杏園恍然大悟，所謂教跳舞的西洋留學生，就是這一對人物。張遂詞跟着楊杏園介紹，指着那位年紀大的叫愛羅女士，年紀小的叫愛思女士。愛羅女士坐在煙榻上，愛思女士坐在達詞的身邊。張遂詞伸手摸着愛思的手，愛思很不在乎似的，便挨着坐下，和張遂詞坐在一張煙榻上。楊杏園想道：看他這個樣子，倒是一個交際明慧。便向他說了幾少年的英文，那愛思毫不思索的，用英語回答，說了五句英文。遂進地，他久等了半點鐘，遂進的步，遂進得十分，一點，遂進也沒有。楊杏園心裏想道：這洋留學生，雖着這樣真確，說話這樣流利，就是北京城裏真正

的女學生，十中誦誦一二，他們也起起生動。那女學生，那愛思的手帕，掉在地下，他就彎腰去檢，那書和手帕，露出雪白一大塊。張達詞坐在他身邊，就把手帕塞在他手帕上，一陣亂翻。看見他手帕上是一根桃紅色絲線，拿手一提，說道：這麼大人還掛鎖嗎？他一提時，那絲線由愛思額頭裏面露了出來，下處繫着一個金子打的小十字架，很是精緻。愛思笑着道：你總是愛胡鬧。連托托那十字架，俱落案到衣兜裏面去。張達詞笑道：你們一歐化，簡直變化得沒有道理，這是外國人最喜歡的東西，你們拿這當玩意。你們三個人在這裏說話，那愛思卻倚在張寶琴榻上和他嬉。張寶琴說道：你們年紀也還相稱，我請你當一個英文秘書，你會不會？愛思在紅紙上，用煙簽子畫着煙骨子，正望燈上燒，聽了這話，把筆的刷子擰着，擦起勁來。張達詞笑道：你聽，這是怪話不是？我當他的秘書，每月給薪水得了，這兩年紀念什麼？張達詞也笑着：這話一點也不怪。請男秘書可以不談年紀，請女秘書就不談年紀不可。說着，掉轉臉對愛思說：他是一個督辦，可以託你姐姐當秘書。說這個小物，用不着秘書，託你做什麼呢？張寶琴在牀上坐了起來，一手將腿一擰，說道：還有一個名目啊，你不會請他當英文教員嗎？張達詞道：要是這樣的名目，可以敷衍得過去，那就好話說了。何必一定要說英文教員？就是說請他當教員，鋼琴教員，也無不可以的了。兩個你一言，我一語，說來說去，無非把愛思兩人開玩笑，揭各開在旁邊一張沙

發上，翹着脚把一隻手托着子圍上托着臉，只是微笑。那愛思坐在張達詞的身邊，卻不住的用眼睛過來，過了一會兒，愛思忽然對楊春園一噴一笑，自己好好的把頭低了下去。他一眼看見張達詞正望着他，又噴一聲笑了出來。張達詞笑說：你這是發了什麼毛病？愛思道：這話不許人笑嗎？張達詞道：笑是許你笑，但有一點原因沒有，你忽然笑起來，笑的可怪。愛思道：怎麼沒有原因，原因在我心裏。張達詞架起一隻腿支着身子，一直來到愛思臉上，問道：原因在心裏！原因在心裏！什麼原因？愛思將手托着達詞的腰袋一推笑道：河燈動說！過去！心裏有原因，你管得着嗎？張達詞看見他撒嬌的樣子，不由哈哈大笑。愛思道：你這人真有趣，他這話和你說話，你要干涉他，罵了一頓，你又笑了。說話時，他實話已說了幾句。愛思抽出手絹，在空中擄了兩擄，把眉毛一皺道：這屋子裏的氣味，真難受，你們外面坐罷。張達詞也笑着楊春園道：春園兄，咱們到外面去坐坐，可以請兩位女士的妙舞。五個人一路到外邊院子裏來，楊春園一雙眼裏閃閃着光，他看了一隻眼，就說：這屋子本有一個是二位女士帶來的。心思，他們這會扯凡間事，總比算得多才多藝了。這屋子本有一個動差一個護兵在這裏伺候，看見魏寶蔭出來，都站着像個屍一般。張寶蔭對他路為攔了一盞頭，說道：出去！他們蚊子叮有一般。答應了一個是字，走了出去了。楊春園隨便坐在一張沙發椅上，愛思也坐下了下。低低笑着問楊春園道：你貴姓？我還沒聽聞。楊春

圍道：我姓楊。愛思道：我們好像在那兒會過？楊杏園笑道：不能吧？愛思用左手一個食指，比着嘴唇，偏着頭想了一想，笑道：這事向誰去問。說罷，請走過來，讓椅子上坐，坐在愛思的這一邊，將身子挪了一挪，讓愛思身邊直擠。笑道：你們一見面，就這麼親熱，說體己話兒，我們認識了半個月，怎麼生猴子似的遠遠的就離着？要親熱大家親熱。說着，又擠過三一點，愛思把身子一扭，一鼓嘴道：怎麼啦？楊杏園笑着站了起來，說道：鬧什麼？我讓你們坐。張遠道：你們剛才說什麼？愛思本伸着兩隻高跟鞋的脚，這一縮一頓，把頭一扭道：話多着哩，就是不能告訴你。楊杏園恐山張遠詞有些誤會，笑着說道：你說奇怪不奇怪？他說好像在什麼地方會過我。爾實麼？愛思在對面一張沙發上，正要他放話，便插嘴道：這事也許有的，他們常常上華洋飯店，也許你們會過了。楊杏園道：除非如此，但愛思又不曾說，只不過說去一兩句罷了。又對愛思道：你這就說我信口雌黃了？這邊愛思哈哈大笑道：你這可話問了不要緊，不要氣死張三爺。張遠詞道：不信下，我們俱不上或沒關係，我還和他做媒呢。不信，你問問他。說時，指着楊杏園道：你們沒來，我早就介紹過了。一面說着，一面將那桌上琴盒打開，拿着琴加拉弓遞給愛爾。說：借光，借光。愛爾笑着，接了琴站着起來。張遠詞又對愛思道：借光借光。愛思想了一個懶腰，笑道：今天我一點兒勁都沒有了。張遠詞對楊杏園道：他們兩位，一位拉，一位舞，真好！可惜他不露面子，你沒有

眼。楊杏園也笑着對愛思道：真不賞面子嗎？愛思又伸了一個懶腰，笑道：可別見笑。張連在口裏取出雪茄煙，在桌上玻璃煙匣子上，敲了一敲煙灰，對張連道：怎麼樣？人家一說就行了。你呢？張連詞笑道：我是拉雜的，那又算什麼呢？這時，那愛爾反扭着左手，將凡阿零拱在肩上，右手拿着琴弓，便拉了起來，愛思站在屋中間的地盤上，前仰後合，左搖右擺，合着拍子便舞起來。他舞舞的時候，老是含着微笑，他那雙眼睛，就像閃電似的，不時的向着楊杏園射來。舞了一會，凡阿零先停了，愛思兩隻手，牽着裙子的角，斜着腰肢下一蹲，眼睛對着張連詞。張連詞也舞了兩步，然後才出去了。一會工夫，這飯店裏的茶房，捧着一隻托盤進來。就在桌上擺了兩碟牛乳點心，斟上五杯咖啡。大家便圍着桌子坐下來喝。咖啡吃點心。楊杏園因為張連詞雖然年紀極輕，卻是特派了官僚，因此他說道：所以和他談話，總存着三分不層的意思。張連詞那樣放浪形骸，在這裏抽煙狎妓，正是高興的時候，見楊杏園談話的精神，他以為初次見面的緣故，卻也沒有注意。這時，大家坐看喝咖啡，不免有些話說。便對楊杏園道：楊先生辦事很忙嗎？鼎老人很好，在他那裏辦事比別處好。楊杏園應他這話，莫明其妙，張連

爾愛思兩人，也是頭也不回的走了。楊杏園和張頌二人又坐了一會兒，無非談的是做官取樂兩件事。甄寶蔭說道：今天不知道楊先生來，不恭得很，故日再找個地方談談。楊杏園雖然謙遜着，究竟不知道他爲什麼這樣客氣？便對張頌說道：我到你那邊坐坐。便辭了甄寶蔭到張頌詞房裏來。楊杏園埋怨他道：你這人真是豈有此理？我有座和我陪吹，說我是個秘書，張頌詞笑道：一點沒有關係。你有所不知，這位甄寶蔭，是論對岳父朋友的，他說你他來頭大，他這和你親近。我老早的說你不過是新聞記者，你就坐不了許久。你坐不了許久，怎樣交得上這一位好女朋友？楊杏園笑道：我並不愛給愛官樣一個女朋友，我爲什麼要你替我吹牛？張頌詞笑道：那小傢伙和你很有意思，你不要辜負人家。他背着你向我問你的住址和電話號碼，我都要告訴他了。楊杏園道：那你們直樹。我爲什麼和他們這些人往來？張頌詞道：你不要聽他小起，背起履歷來，也許比我個闊得多。楊杏園雖然清白自許，但是男女之間，究竟是不接近的好。若是接近了，就是時彥所說，難免兩性的吸引。這種吸引，是很神秘的，他要發生的時候，決計不是什麼階級上限制得住。楊杏園一想，他剛才給個什麼東西給我，好像紙團，我總要看看。因此張頌詞沒有去談，他就走了。走到大門口時候，他本來就想在袋裏拿出紙團來一看，可是這門口不住的人來往，又忍住了。坐上車去，再拿出來看時，原來是一張局票，並沒有什麼。翻過背面，彷彿有些字跡，卻是鉛筆寫的，在街燈下，那裏看得出來？這

時，車子經過西長安街，車子在平緩的馬路上拉，又快又平適，天上的月高，斜着照在路邊的槐樹林上，那樹影子，一排一排的倒在地下，現出地上的月色，格外的白淨。路邊的垂柳，葉子已經全綠了，樹上好像很是濃潤，托着月色，似乎有點淡綠的清光。再一看樹林邊電杆上的電燈，也都映成淡淡一顏色，不覺那燈亮了。楊各因剛才在藍橋飯店，耳目繫於景色之中，精神之累，快活快快活活，顯是昏昏沉沉地。現在到了這地方，靜悄悄的，不見一點喧嚷之象，一刻那間，簡直是一場夢。誰由繁雜冷靜之變幻，想到色即是空的一句話，山色即是空的一句話，又想到「爾愛世間味兩人，似爾是慣有知識的人，何至於做這種賣人肉的生活？仔細想了一想。不明白這是什麼道理？這車子起來，大街上飛馬鬧鬧，招搖過市的老爺太太，裏面未時沒有……：……：……：忽聽見後邊有一輛車子追了上來，有個個人在車上說話。有一句話送入耳中。是明天還去不去？這話很像是熟人的聲音。楊各因便聽他說些什麼？恰好那輛車子，緊緊的隨在後面，一句一句聽得清清楚楚。當時又有一個答道：自然去，怎麼不去？頭排的座位，我已經定了三個。這個似乎笑道：定了三個座，我有一席嗎？那個人道：你要去呢，自然有你一席，你若不去，自然也有人填缺。這個道：很好，你另講講別處了。明天有一個座方去，比你那兒好得多呢。那個道：什麼地方？說來聽聽。這個似乎笑道：明天下午，奧芝芬在西宅家裏過頭，約我湊一腳，你說有去嗎？那個道：你不要胡吹！他們也三棒

角，有你有濟分？這個道：實話，有倒是有這一回事，並沒有要殺捧角，我卻打聽得實在。那個說：你怎麼知道？這一個道：西老是我們的同學，他的五少爺，也是一位平吊子名士。昨天和幾個朋友在一起有談，有人說：西老這個人，可真是這道上的，別人家吵，有人笑有說：你就只偷聽着你的男兒姓，不問你的男兒姓？他說：怎麼不偷聽？今天我這和老彭子商量着，後天替老彭打牌呢？楊杏園聽到這道，不覺插嘴道：呸！你們在這道上的大老，宣布人家秘密，豈有此理？那人大罵：月亮影下，仔細一看，不是別人，卻是吳丹波，另外一個，是吳丹波的同學，楊杏園也會過的。吳丹波笑道：你這冒失鬼，突然一喊，我們回嚇了一晚。楊杏園道：你現在在放着書不念，天天捧角嗎？吳丹波道：那也兩然罷了。楊杏園道：剛才我聽見你問西老，我想起一樁事，華伯平來京了，他正要找這些人。請你明早到我那裏來一禮，我和你一路找他去。吳丹波就答應了。說到這裏，車子到了分路的地方，各自告別人別。一會兒楊杏園到了家裏，第一要緊的事，就抄寫那幾篇寫的是否什麼？向從水在湖裏的長近走了，然後又把房門关上。這就把那幾篇寫出來。

楊先生：我和你實在很熟，明天下午六點鐘，請到那幾位先生家去。你下了衙門的時候，就請你順便來會我，好好細談一談。此語要守秘密！

楊杏園拿在手上看了幾遍，心裏想，我怎樣會和他認識？這話奇得很，無論如何，我沒

有這樣的熟人。自己又把這張紙逐句推敲一番，忽然大悟，想道：有了。這上面就要緊的地方，就是那句「一句話」，他以為我是一粒大老鴿，所以竭力和我聯絡。其實，我是一介寒儒，你上了那張紙的當了。就以我他寫信給老，或真就有什麼可憐憫的。原來如此，想這這牛常的事實了，何必那裏做作呢？這信紙，對誰的人兒方見了。不知就紙出的，一語見了，又不無說是一粒風濕癩癩？想到這裏，撥了一枝火柴，把紙就燒了。到了次日，吳碧波果然來了。他問道：華伯，這日子，他到北京來做什麼？楊杏園道：我也鬧不清楚，他論話的說了幾句是為民選省長這個問題來的，蓋忠要和寓京的大老，芬蘭接洽。要求這些大老，幫他一點忙。吳碧波道：周西老，頑固得很，聽了這些什麼運動請願的事，沒有不頭抽的，找他做什麼？楊杏園道：大概還有他個人的私事，那我們就不得其詳了。兩個繞了一會，便一路到藥店裏來會華伯。華伯平買了一大疊日報，正在那裏看，並沒有出去，他首先便問楊杏園看的是什麼了？楊杏園因說他飯店昨晚一會，覺得那紙店，究竟不是好地方，便說：沒有空房間，再想法子罷。又談了一會，他先走了，還留吳碧波在這裏，陪他上兩層樓去。華伯平到十點鐘就到了，先和吳碧波吃午飯，兩個坐着嚼飯吃，便談起話來。吳碧波問他到京以後，那裏去玩過沒有？華伯平笑道：昨日晚上，我特為到什麼開開戲院去了一回，要看看蘭芳的戲。誰知走到那裏去，恰好碰着停演？看看門口的戲報，要到禮拜六才演呢。吳碧波道：你

怎麼到家第二日，休息也不休息，就去聽戲。吳伯平道：「我們在南方，梅蘭芳這個名字，聽也聽熟了。心想，到底長得怎麼樣好看？總要看一看，才死心，可是每回到上海，總碰不着梅蘭芳在那裏。所以一到北京，就急於要辦法是這問題。吳伯平道：「南方人到北京來的確都有這種情形。可是北京會聽戲的，可並不歡迎他。吳伯平道：「什麼？北京人並不歡迎梅蘭芳？吳伯平道：「這種話內地的人聽了，是很以為奇怪的，你在北京住久了，自然知道了。譬如南方人到京裏來，有錢的少不待要帶兩件皮貨回南，其實，北京的皮貨，並不比南方便宜，有時還比上海貴。又好像南方叫做京老兒屎的藥丸，當做靈丹一樣，以為能治小兒科的神藥，巴巴的從信到北京來，既人製了毒去，其實，這種藥西，北京人明耗子屎，看得稀鬆。再說，我又說起一拮拮來了。北京冬天是極冷的，家家少不了一火爐。平常的人家，就是用一種白泥巴爐子，把煤球放在裏面燒。小戶人家，就不在多冬天，平常煮飯燒水，也是用白泥子，不值錢可以想見。那年冬天回南，到一個白泥人家裏去，他客廳上擺着這樣一個白爐子，特製了一個白銅架子架起來，裏面燒了幾個紅炭，以到很時髦，說叫天津爐子。我那時好笑了不得。南方人把梅蘭芳當着天仙看，大概也是把天津爐子當寶貝一樣了。吳伯平道：「你這話我不信。吳伯平道：「你自然不信，那一天你去梅蘭芳的戲，你有細仔細，考考你前後，說北京話的，佔幾分之幾，那末，你就有個比例了。但是吳伯平絕對不肯借，兩個人爭吵

了半天，還是沒有結果。直到旅館裏關上午飯，兩人方才停止了談論。吃過飯之後，華伯才換了一件長夾衫，又加上了一件馬褂，便和吳碧波一路步到周西老。周西老家裏，住在東城隍廟下，地方是個中淨。他的門口，一說空地，繞着空地種了一排綠葉扶疏的槐樹。靠門口，又有一列有五六株木樨，正合了門邊五柳樹陶淵明的那句詩。華伯和吳碧波走到了，就料定是周西老的家裏了。兩人到門房裏遞了名片，周老總在家沒有？門房一看吳碧波是熟人，便說道：剛起來吧？請你二位在書廳上坐坐，我進去聽聽。說着，便引他二人到客廳裏來。華伯等一看，中間擺着紅木桌椅，兩邊也是紅木太師椅。沿着屋梁，都垂着六角紗燈。此外，點點點點，都是古色古香，別有風趣。正中掛着一副中堂，四個大字，老蒼雄壯。上款寫着周西老，下款寫着宣統十四年御筆。旁邊一副珊瑚皮几，紙的對聯：風梳扇舞道範，綠手空交章。上款寫着周方伯，下款寫着周西老。大人雅正。下款寫着庚申年春。華伯等想道：就這兩樣東西，誰怕或到別家所無呢。這時，就聽見屏風外面接連的有人咳嗽兩聲，接上報出一個人來，穿着紫紅色綉子夾袍，穿着天青縐子馬褂，頭上戴着一頂紅頂瓜皮帽子，中間戴了一塊長方形的綠玉，縐子兩邊，露出幾縷白頭髮來。他手裏拿着一把水煙袋，於膝下，夾着一根紙煙，他笑嘻嘻的走進來，與吳碧波先就告辭。華伯不，還是西老。一進門，華伯才這沒招呼，他手裏提起水煙袋，一捲煙，一捲走了起來。華伯不也只得揮手

兩隻手作了幾個揖。周西老文着手就讓他和吳學波在太師椅上坐下，周西老先說道：華先生從何處來？吳學波插嘴道：他久仰西老的大名，特意的我引他過來拜會的。周西老聽了，頗覺又作又倒，說道：那不敢當。現在季事維新，我們老朽無用了，是你們青年人的時代了。說話，把一隻手抄在袖袋，縮一縮手到太師椅上去，待等半字天，摸出一方疊着的毛手巾，將手巾底下的椅子，推了推下，然後又在左右嘴角上抹了抹下。可是他總沒有抹得乾淨，鬍子上依舊有些鼻涕，像鼻涕水珠子似的，沾在上頭。這個時候，聽差捧着一盤小圓托盤進來，放在一旁桌上。托盤放着三碗茶，那第一碗一碗一碗的，向寶三三個人身旁的茶几上放下。這茶碗下面有兩塊托子，下面又有一個蓋，華伯平彷彿小口候，曾看見過兩，不曾想直到北京茶又上了。茶以過了，陸廷又捧了一管水銀袋，和一根紙捲遞到華伯平面前，他也只向接了。他在南方，幾年來不曾見這一回水煙袋，當然是不會抽煙。但是人家既遞了煙袋過來，也不見不抽，只用嘴一吹紙捲，打算抽一口。可是吹着紙捲，也不見煙，行着待來的。他吹了十幾下也吹不着，只得用紙捲堵住煙袋口上，用嘴就着煙袋抽。這一抽，滾倒沒吸着，吸了一口煙袋裏面倒臭水，又聞又辣，趕快喝茶嗽了一漱口，就吐在面前痰盂裏了。吳學波看見，未免對他微笑，華伯平越發不好意思。這刻，周西老竟不注意。華伯平一想起剛才的話，才接上說道：其實，談到辦事呢，還是仗老前輩。周西老歎了一口氣道：人心不古，世衰道微，現在

他就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慢說我們不出來辦事，就是追來辦事，也是無從下手。我們那裏是外人，是客看，什麼共和政體，什麼自由平等，簡直都是胡鬧。古人說：宰相肚裏能撐船。我們就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還要什麼泰西的法？從前以科舉取士，人家以為有病，而今簡直不成話了，還奉一個八百姓可以做公卿。罷了，依舊又是文官姓。吳淞波是絕了，倒不算回事。華伯平聽了這一番議論，心裏想道：我們有方，總是這樣想，省政到了不了的時候，可以到北京去請高京大老，那來高京大老能辦，不過如此。他在一邊，也只是嘆唯而已。周西老談的高興，又說道：如今的大夫，那裏懂得什麼？無非是狂標浪賭。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既着這把槍子，單你一仰，誰在椅子背上，騎袋的看個子，搖了鈴，敲了一口氣道：如今的亂化，那真是壞極了。要麼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衣冠禽……說到這裏，走了一個都壓進來，到周西老道：大人，有電話來。周西老問道：誰的電話？魏差道：吳望章。周西老聽了，鬍子先笑看朝了起來，一邊放下煙袋。魏差就將桌上烟絲盤裏的烟筒拿起來，向壁上插去。周西老接過煙筒，喫了一口，那邊橋洞洞的響着，先就問道：乾爹嗎？周西老笑嘻嘻的說道：是我呀，你在那兒？那邊道：我說，在家裏嗎，一會兒就要去辦子鳥了。我說，今兒個是新戲，給你留了一個西席，你去不去？周西老道：去去去。那邊道：我說，那末，我可留下了，可別不來呀。周西老道：你這孩子

，我幾時寬你了？那邊笑着說了一聲再見，掛上了電話。周西老放下電話，依舊捧着水煙袋，和他二人說話。吳碧波道：芝芬的電話嗎？周西老笑道：這個孩子，天真爛漫，很好！吳碧波道：在臺下我是沒見過，若能他到臺上，那真是個重彩。前次見他一鞠躬，淒涼婉轉，哀怨極了。周西老聽到人字說他這般好，這一喜，比人家誇獎他自己，還要高興。沒說話，先哈哈的笑了一笑，用手飛擺一撥，說道：作事，就是這們可取。他在臺上那彎曲嫵媚的樣子，令人對之非正豈危坐不可。吳碧波坐在一邊，很愉悅的聽着。吳碧波道：你或者不知道，西老有好幾個乾小姐，都是現在很有名的坤伶，剛才打電話來的，就是乾小姐裏的一位，名字叫吳芝芬。西老一聽這名，聞之出，無處發洩，一審之於金樽檀板之間，真也是不得已。吳碧波這兩句似恭維而恭維的話，不料一句一字，都打入周西老的心坎裏，不由得脣脣又白一下道：看！這們看得透徹。吳碧波道：再說，這幾位小姐，也真是解語之花，忘憂之草，實在令人喜。周西老燃着紙煤正在吸煙，聽到一個名字，忍不住要笑。本領一閃眸子，捧着煙袋，看着吳碧波不住。吳碧波華伯平看見周西老被煙噎着了，都有些替他着急。那周西老咳得滿臉通紅，鼻前眼淚都流出來了，好不容易止住了咳嗽，吐了一口氣吐息。又在袖裏掏出一塊毛巾，擦了一擦臉，這才重新捧着煙袋和他說話。而且這們個樣子：並沒有散他的笑容，他將紙煤指着吳碧波道：你這個名字，形容得淋漓盡致。這們個樣子，說着，又捧起頭燈

詐伯平道：伯平兄沒有見過，學長很好。詐伯平道：那是一定要聽仰的。周西老復是高興，說道：不知二位有工夫沒有工夫？若是有工夫，我們今天可以同去。詐伯平先來的時候，聽見周西老說了一大堆忠君愛國的話，他這聲高揚身不愉快，而全看起來，這老頭也是一個知趣的人兒。自然很歡喜，不等兵發波聲，就先說道：我們都願去陪。周西老本想打電話出去，邀幾個人一路去包包，無奈詐伯平各處轉去，就不用去找人了，便說道：在這裏小坐一會兒，回過我們同去。吳鴻波一聽，老頭是帶一個包頭在那裏，正怕找不到人去坐，我們這樣一答應，正正其言，那又何必？便道：伯平兄和周老一塊兒去罷，我先告辭。周西老連忙走來，將手一支道：坐下坐下！一塊兒去。我裏面還點燈，一路騎輪燈去。好不好？說着，便將他二人往裏讓，一直引到他自己着臂抽煙的房裏家。抽一個多鐘頭的煙，才同坐看周西老的馬車，一路到摩戲園來。

第二十六回

金屋深藏銀燈搖影

魔城自招錦字浩華年

他

們一走進戲院，那看座兒的，就走過來叫了一聲周大人，一會引到樓上包廂裏去。周西老的聽差，拿着茶蛋熟餅子，也就隨了進來。他這熟餅子原開，舖在

椅子上，打開藤簾箱，又倒了三杯茶，然後更進一步，輕輕的問周西老道：還有什麼事嗎？周西老道：晚上有客，在戲院裏定個坐。她子兒：張才這前門兒是款一麼？周西老

道：那自然。劉老客應了兩個是，退出去。這裏他們就落坐老處。華伯不見這戲院子裏面，黑黢黢的，低頭一看棚底下，一排一排椅子，人擠着人，椅子中間露出尺把寬一條路，賣香煙的，賣水果的，賣菜的，用手托着一個木托盤，在人腦袋上，端來端去。進門那個地方，越發是人進人出，鬧轟轟地。那臺像一乘轎子一樣，伸出座位中間來，也不過一間房子那樣大，柱子上的油漆，全都剝落了。臺正面的雕格上，灰塵積得有一寸多厚。歲灰沾着蛛絲上，一根一根望下垂着，像掛了流蘇一般。滿戲院子，是個四方的樣子，柱子圍着，門窗戶格，沒有一樣不是黑黢黢的。屋的頂棚上有幾處畫着紅綠的故事，彷彿還看得出。猛然一看這戲院子。好像幾十年沒有修理過的一座破廟。華伯平心裏想道：北京的皮黃戲馳名中外，怎麼這戲院子這樣腐敗？就是這包圍裏，也就是個名，蘇桐子擺了四張方桌，凳子上坐着一塊又舊又臭的蒲藍布墊子。凳子後面，一條高些的板凳，板邊後面，又一條最高的板凳，這就是看戲人最優等的地方。華伯平看着，心裏很不以為然，不免將頭搖了兩搖。吳波功笑道：你搖什麼頭，戲唱得不好嗎？華伯平道：不是，這戲院子內容太壞。吳波功道：這就算壞嗎？壞的你還沒有看見呢？看戲體面。說時，吳波功將手到臺上一指，華伯平看時，場面上的人已經在那裏換過紅的繡花桌圍和椅墊子。桌圍上有三個金字，就是吳芝芬的名字。這種佈置，正是吳芝芬要出臺的暗示。大家就都注意着臺上，這時突然在身後面有一個蒼老的聲音，在這裏哈哈大笑道

辯論，他隨手也拿了下來，他坐在周西老的下手。扶起碟子，斟茶杯子裏的水，想些話餵我。周西老笑道：你隨處討我的樣子。林雪老笑道：這是要春開學。你這個隨處最良可要仔細。梅打聽。周西老笑道：說起來，我們想起來了。個問吳芝芬道：造謠驚夢，現在學務怎了？吳芝芬道：這事也了，就是身段還沒有學會。鬼臉就是這個醜態動兒，膩死了。乾芝老道：一死功也，要入家學。周西老道：真院裏教練學，可比皮囊古雅得多。吳芝芬道：什麼古雅？鬼臉的鬼臉：這就很好說了。譬如鬼臉，梅北和榜花都是花，誰花是華麗的，梅北是古雅。吳芝芬道：這說可憐佳妙了，花也有什麼古雅的花，誰的？周西老道：鬼臉和梅北都是古雅的，但是鬼臉臉的骨頭，和梅花一點也不同樣呀。周西老道：鬼臉鬼臉不懂，只許說道：鬼臉好極。吳芝芬笑道：還不結了。若是早說這話，可以行。這鬼臉。周西老道：避開話，有幾句身位，你要注意。假如花等，假大說這這八個字，假要把這話裏的意思，噴出袖口。吳芝芬道：什麼又叫這話？周西老道：鬼臉這話，毛上，都要做出這話出來。吳芝芬道：這話我就不知他問些什麼？吳芝芬道：林雪老道：這有什麼不懂？就是說花一樣的人，禁不起水樣的滾來。吳芝芬道：鬼臉了。算命的說去老正個開裏改過，問這學八字，不亂是這話。鬼臉？這句話說去鬼臉林雪老都笑了，連吳雪雲也伯中不止不住笑。吳芝芬道：說對了也不做什麼？你聽？這話好極極兒。大夫正要正位笑的，聽他這樣一說，又聽

起來了。周西老吳芝芬坐得近，一面喝酒吃菜，一面和他談遊園驚夢詞曲的意見，他拿看筷子，繞着醬油碟子畫個圈，一面又搖着頭道：良辰美景奈何天，是說這風清日朗的天氣，有那鳥語花香的景緻，正是閨中人徒喚奈何的日子。說着，又拿起筷子，在空中畫了兩個圈。吳芝芬坐在一邊，呆了眼睛，眯眯的臉上現出笑容。周西老見他這個樣子，以為這聽得來味了，越發搖頭擺腦，講得有味。吃一餐飯，就講了一餐飯。吃過飯之後，大家起身漱口。林雪老趁着這個當兒，就着桌上的綠墨，拿了一張局票，在紙後面寫了兩首詩，題目是即席贈芝芬女士。詩是：

好是秋波別水清，沾衣平視不勝情。斷紅飛入雙蓬鬢，笑向生人道姓名。

撲朔迷離辨不真，豈裝掩飾女兒身。不須更着何郎粉，羞煞當年衛嬖人。

他那張紙先遞給周西老看，說道：如何？周西老摸着鬚子說道：好！便順手遞給吳碧波道：這兩首詩，卻牽連二位在內呢。吳碧波接着同華伯平同看，笑道：都不是事實，第一吳老板沒和我們蓋姓名，第二我們也沒有那個配稱嬖人？吳芝芬聽他們這樣說，明知這是說自己，卻不知道是說些什麼。周西老笑着道：林大人做了兩首詩送你呢，還是嫌得的事。你回去，明天拿一張好紙膠着，你將來可以糊糊起來。說時，在吳碧波手裏換了詩稿過來，遞給吳芝芬。又說道：我留給你聽。吳芝芬道：你們這樣說了一陣，我還不明白嗎？別解了，送着麻煩。說時，將那兩首詩的稿子，揣在衣服褲兜裏，用手捏成

女子，後面跟隨着一個大脚老媽，正要上汽車。吳尊談一看，暗想道：糟了，幸而沒亂鬧進去。這不是李家公館裏的小姐嗎？不料吳尊談這樣想時，那女子就先向楊杏園笑了笑，說道：他正在等你呢？楊杏園道：就是這婆頭嗎？那女子道：是的，我有事要走，我們回姐再見。說畢，他和老媽子上了車子，飛也似的開車走了。這時，那大門裏站着一個老頭兒，像個門房的樣子，手扶看大門，側着身子站在一邊，笑着說道：二位請進。楊杏園種種方面的證明，知道決不會錯，便和吳尊談大步走着進去。那老頭兒就隨手將門關上。楊杏園以為那老頭兒必在後面跟着，一直鬧到院子裏來。只見月亮門裏又走出一個衣服乾乾淨淨的大脚老媽子。他看見生客，重重的問了一聲道：找誰？楊杏園慌了，無辭可對。幸而那老頭兒也趕來了。說道：是會你們二小姐。那老媽子看見這難說，早就滿臉堆下笑來。說道：請裏面坐。他就在前面引路。楊杏園等他背轉身去，對吳尊談看看笑了一笑，吳尊談搖了搖頭，二人跟着這老媽子轉過兩道轉廊，進了兩個院子，幾乎都分不出東南西北。老媽子搶上前走了一步，一扭電機。當時面東電燈一亮，站在一個長方形的小客廳面前。走進小客廳去，裏面糊得雪亮，地下鋪着厚厚的地毯，在南邊屋角上，對設着兩套沙發。沙發上的紫香鴨絨枕頭，都是寶藍緞子的，上面繡着牡丹花。正中壁上掛着四幅湘繡花卉，其餘大大小小，陳列幾十幅愛思的化裝像片，很是別緻。老媽子道：二位請坐，我去取茶。他順手將門裏的藍幅印花垂幔放了下来，

和這出來了。吳碧波和楊杏園坐在三張沙發椅上，輕輕說道：「如此一班，可窺全豹；這班人，多少資本？楊杏園道：資本大，才能做大生意。你以為他這種組織，是接待我們這些顧客的嗎？二人說話時，隱隱的聽見一種笑聲。這聲浪很是複雜，不像是一個人的。牠彷彿發自背後，正抵著一個窗戶，兩人便回過頭，搖擺一點窗紗朝外望去，只見花窗外，是個小四合院子，院子中間，高高低低擺了許多花，對面的屋子，下午被全被花遮住了，那也是一列走廊，走廊裏電燈通亮，映着滿院子的綠葉，很有意思，只見那上面一陣皮鞋窸窣之聲，燈光下進去一個人。人的和誰看不清楚，一頂外國的女帽，露出倩影頭上，那是很分明的。這人過去，接上又有八影子過來，因為高跟鞋聲，起落纏連，斷定是兩個人。高跟鞋聲，漸漸走遠了，只見一團小小的光線，在電光下，一閃一閃，楊杏園和吳碧波都不知道是什麼東西？恰好那發光的東西，遙遙的定住了，仔細一看，好像光下也是一個婦人。一陣風來，樹枝一閃，露出缺處，果然是個婦人，手撐着走廊上的柱子，另外和一個婦人說話，那發光的東西，就在那婦人頭變上。吳碧波對楊杏園道：你看清楚了沒有？這是嵌鑽石的髮花。楊杏園道：我想也是那樣。但是這一些髮花，不值一萬，也值好幾千，他們這樣闊的，到這裏來做什麼？吳碧波道：我想他們來，在商不是爲的賺錢。楊杏園微笑道：你只猜到一半，他們不但是不賺錢，恐怕是來花錢。這錢小花則已，一花，就比男賓裏多出若干倍。吳碧波想了一想，說道：

你這話有趣！我們無意中倒發覺了。他拿了兩封信，三番看，意思已經用去，他在這裏。吳君波道：我正有一句話要問你，一定是這樣了。就到了轉瞬間，繞圍裏一樣，有些恍惚，卻忘記了。剛才門口弄上我東西，有人拿禮物來，你怎麼不帶他？楊杏園道：這就是愛爾女士，你還不知道嗎？請你去試試。吳君波道：我聽見一陣高聲，就發覺到了門口，楊杏園回頭看時，愛思捧着一包東西，迎面而來，看見楊杏園，笑了一笑，把東西放在桌上，原來是一匣雪茄，和一匣菸灰。楊杏園道：我有個介紹，這去與洗床，這是愛爾女士。愛思和吳君波彼此對了一個眼，愛思說和楊杏園在一張沙發上。他問道：我昨天請你吃飯，你怎樣不去？楊杏園笑道：你不知道，昨天一到朋友，就在那裏請客，我先就推辭了不去，倘若去了，遇見了他們，吃他的飯，這就吃他的飯，吃他們的飯？辭了又來未免笑話。吃你的吧。那舞廳裏的朋友，所以難得不見。愛思說：這話會說話。說時，老媽捧着一個銅盤子，送了三四個餅進來，一樣的是牛奶和糖塊。楊杏園笑道：完全外國派頭。愛思道：小才這派頭，還有兩個位，而舞廳裏，我特選好她預備的。老媽子來咖啡放在三人面前，放下糖塊，送上牛奶，送上茶。愛思道：這雪茄，先給了吳君波。然後又拿了一根，放在嘴裏，吳君波道：這四個雪白的餅，對石較好，便是在這香圍嘴裏。楊杏園道：先給吳君波點上，然後又要過去給楊杏園點上，愛思接過火柴，說道：你到那邊去點煙。老媽子送了這話，答應去了。愛思卻整

了火柴，扭着身子和楊杏園來備那枝煙。喫着喫着，都着在心裏。楊杏園抽紙煙原不很在行，抽雪茄更是不行，因為愛思那條教習，只對他囑咐着。他又以為和愛思還是第一次會面，總不能十分放浪形骸坐在一處，他不過是問些閒話和遊戲的問題。談了一會兒，老媽子又進來了，說：「請到那邊去坐坐。」愛思也笑道：「請到那邊去坐坐。」說着，站起來，並且去牽楊杏園的衫袖。吳淞波也不得一絲，倒要去看看。他們走出客廳，到對面的屋裏來。這裏是三間房，正中是客廳的櫃子，正中擺着一張鏡面的方桌，旁邊還放着一個藤筐匣子，好像是剛才用過的一些。愛思把他們讓進右邊房間去坐，只見滿屋的器具，全是紅色，鮮豔奪目。銅器，磁器，漆器，都是紅色，桌椅的漆色，甚而桌上的香燭燈籠，都是紅色。楊杏園笑道：「你怎麼這般愛紅？你難道是赤化黨赤色化了？愛思道：「這個也不是我辦的，不過我出的主意罷了。是赤色化不羣赤色化，你要問這裏的主人罷了。楊杏園不是被他這樣一提，幾乎忘了，這是另有主人辦的地方。笑道：「我們也大意了，還沒拜訪主人呢。一言未了，只見一個前番而說北字婦人口音，在外面答應道：「對不住，沒有先出來招待。說時，進來一個婦人，有四十來歲年紀，雖然粉擦的很白，有些嬌容。身上穿一件藍色縐紗的長袍，兩隻手插在衣袋裏，口裏啣着一管玳瑁煙嘴。愛思看見她進來，便請兩個人介紹道：「這是園主奶奶，這俱樂部雖然是李太太籌的經費，可是她一手支配的。楊杏園聽了，和愛思道：「一個

自己穿自己的整開嗎？吳碧波自顧搔首，正想說什麼。楊杏園怕他瘋瘋顛顛，真認出破綻來，大家都不好意思。便把話扯開去，對愛思道：我請你一定愛看電影，對不秀？愛思笑道：這是你剛才看了我的照片，氣出來的。楊杏園笑道：你看電影是一個人去，還是和別個人？愛思道：一個人去，同姊妹伴真也去。楊杏園道：兩個人去就好，可以多交幾個男朋友。愛思道：胡說！這種事情，我是不會的。楊杏園道：我問你一句玩話，你會告訴我，不肯告訴我？愛思道：你說，儘管說。楊杏園道：聽某人說，交朋友，總要先吃大菜，吃大菜還有一定的地方，這話對嗎？愛思紅着脸道：我又沒有在外面交過男朋友，我那裏知道？吳碧波指著楊杏園道：你不是你的男用友嗎？哦！我知道了，比朋友的關係，還要深一層。愛思道：吳碧波說得對，再你問，笑裏在使勁上敲了一下。回聲又走到楊杏園身邊，對着耳旁，輕輕的問道：給他介紹一個好不好？楊杏園道：自己就甚麼樣的人，原不難回答。愛思道：你這人，他是無害的人，他這人，他這人？吳碧波道：他有一個很好的女用友，他是不喜交女用友的人。愛思道：白粉國的寶貝？他這人，是我一個小姊妹。楊杏園道：可以呀，你去看看。楊杏園道：你這話，我又想起一件事。彷彿某人說，衣服這中有個十八姊妹，你知道不知道？愛思道：你聽外國的謠言，那精細人呢。這話他們就是說我們的。其實，我獨自姊妹共幾家，三個十八姊妹也不止。但是各人拜各人的姊妹，頂多也不過七八個人，一個團體，沒有

十八個人。外面一試，到不相干的事，總是說十八姊妹，那真冤枉。說時，進來一個女孩子，約摸有十五六歲的樣子。穿着白地鴛鴦綉的褂子，套着紫心領的雲霞軟衫，印度綢短褂子，杏黃色皮鞋，湖水新褲。帶一張鴨蛋臉，配着漆黑的眼珠，十分清秀，烏油油辮子上，插着一朵大紅結子，插着珍珠。他探頭進來，看見有人，又縮了轉去。愛思道：小妹妹來，別走，我給你介紹介紹。他聽了這話，果然進來了。楊杏園一看，他的面孔極熟，常在遊藝園碰到他的。他到遊藝園去，有一條穿着一身綢，有時候又穿着一套女學生平常的藍布衣服，因為他年紀小，常在女廳裏走走，很令人注意。當時就想着，不知道那家的女孩子，怎樣一點不拘束？三百六十天，至少有二百天在遊藝園，恐怕沒我好結果。不料今日居然在這裏碰到了。這小少年，就到這地方來，他家若有父兄，恐怕怕夢也想不到呢。楊杏園這樣一想，傷心已極，呆呆的望着。愛思笑道：噫！怎麼了？看人也沒有看這這模樣子的。楊杏園這樣一想，傷心已極，呆呆的望着。那女孩子，惘惘奇滿臉羞紅。吳碧波對着這女子，也好像很認識。他便輕嘴道：不但是他看呆了，我也看呆了，我們似乎是相識的呢。那女孩子點了點頭，吳碧波一眼，把頭一點，小嘴一撇，好像表示不相信的樣子。閻五奶奶便拉着他的手道：小妹妹，坐一會兒。那女孩子就挨着閻五奶奶坐在一處。吳碧波道：什麼？他的名字就叫小妹妹嗎？愛思道：是的。他就叫小妹妹。吳碧波道：那末，我們要叫起來，豈不是佔了便宜？閻五奶奶道：

「估着麼？本來他說是小妹妹呀。吳碧波道：小妹妹，貴姓？那女孩子笑道：你聽他們作呢。試問小妹妹？說時，手中一掏出一個小粉袋，裏面，在裏面抽出兩張名片，給了吳碧波一張，又給楊杏園一張。片上又有一寸涼長，印着五個字。中間是金秀英三字，旁邊是浙江兩字。吳碧波一想：是了。我當在一個會館門口遇見他，大概那是他的會館啦。」

第三十七回 玉臂親援詩疑稿本 珠簾不捲綺席落衣香

吳碧波正在出神，愛思在一邊笑道：你起什麼？吳碧波道：想做他的哥哥。愛思對楊杏園擠眼，楊杏園也笑了。他想：這是非之嫌走了的好，因對着愛思的耳朵，說了兩句話。愛思笑道：你大一點聲音，我一點聽不見。楊杏園道：你們要脫知心話嗎？走！我們讓你，便和金秀英到外邊走走。金秀英走到房門口，又拉吳碧波的衣襟道：你也走呀。吳碧波苦笑着道：別說了。楊杏園見沒有人，正好，便道：我今天抽空來的，改日再來罷。說到這裏，他又紅，說道：怨我臂味，我一點不懂規矩，便拿了一張空鈔票，塞在愛思手裏。愛思拿在手裏，看也看有一看，笑道：呆子！快舊把鈔票塞在楊杏園手裏。楊杏園道：難以為情了。不知道怎樣才好？愛思

道：我老實告訴你……說到這裏，也紅了臉，又笑了一笑，說道：你還不明白我的意思嗎？我們的交情，那在這上頭？至於說到這個地方，他們的自白，只是在折騰。又把手上的小指頭一伸，說道：你若要想什麼人，和他去熟交涉，那或者他更與你熟一個眼目。你隨便來坐一坐，那是不緊要的。你高興可以賞老媽子一兩兒小錢，下次可不必了。我本與你一個人來的，你怎樣又和這位吳先生來？楊杏園本與行不再說，便問：你聽，他們後面，是在唧唧噥噥呢？從這此走到外面屋來，吳吳說使使一團顏色。吳吳道：要去了吧？人家還等着我們呢。楊杏園道：甚的，坐坐他們。愛思也追，出來道：再坐一會兒，忙什麼？但是楊杏園愛坐那裏得什麼？愛思也只好自便。恰好那老媽子進來了，楊杏園就賞了他們兩塊錢，仍回老媽子領了出來。閻五奶奶命秀英愛思他們送到院子門前就不送了。楊杏園記得這事的時候，不是竟的這個地方，等到出了門才知道，還是這門呢。這裏是個胡同，一日可以上大街的，楊杏園與吳吳道：別忙，他們不讓我在大門口出來，我偏要到大門口去看看，究竟怎麼一回事？楊杏園更是一個好準的人，連忙轉身，就和楊杏園同到門口。剛到大門口，有一輛汽車，恰好開走了。楊杏園道：笑起來，對吳吳道：……這車就是胡胡的規矩，忙著驅頭呢。二人出得胡同口，各自回家，楊杏園卻還到程程家去看看。一進門，便見了排下房的小徒弟，他就嚷道：好了，楊先生來了，關張請……還差二十多行呢。楊杏園道：等等，我

一箱信，還有現成的稿子沒有。他到了編輯部裏，將自己位子抽出來，看，倒是有半箱信。一面拆一面看，稿子不是不好，就是長了，都不實用。後來拆開一封，是詩，勁勁可用，加上題目，就有十行了。便抄了一波排字再的給，叫了一個小徒弟來，將稿子交給他。徒弟道：你說，這還不好，你自己來兩首詩罷。楊春因笑道：你更知道這詩？徒弟道：好，我們也小學幾幾。詩詞倒不知道？不多在一點兒，七個字一句，還不對？楊春因道：你這也罷了。徒弟道：你先生去，我這就備一點兒稿上。自己還在位子邊坐下去，一面打問那小徒弟，一面想稿思起來。手裏現成稿新見，拿了一小張，信筆寫了一個半是詩題目，以後便寫詩。那詩道：

青衫衫子藕絲裙，玉骨清標似畫林，故讓論君金鈿指，小名祇在蟹行文。

記得還原玉照，一紙新詩更幾行，香風吹起真元動，又說貧因一香因。

這是當時的詩，無時時更幾行，香風吹起真元動，又說貧因一香因。

這詩，自己一看也太難了，不過是極白主義，因此

小題目下，或小有姓名，讓他看看，他估量了，將詩交付小徒弟，就叫家了。到了次日，他翻翻一看，見見詩的題目下，已經寫了幾個字。他想道：這一定是校對先生

生加上去的，妙除這筆力求無過，可見此非我的本意了。又過了兩天，忽然後到一封李鐵

的稿，字跡多端，一看，病者一定是李冬青寄來的。連忙拆開來一看，上面寫：

香蘭先生：誤端得讀大著作見三絕，竊以爲文情並茂，置之雙雨集中，幾不可辨矣。午間小讀，詩意勃然不可遏，因雜湊三首小詩，一弄專門之斧，惟望先生噴面數之！

無從委腸著墨泥，新詩爲首榜無題，怪他絕代屠龍手，一瓣心香屬玉環。才子佳人信有之，洛妃顏色次回詩，低吟光動鶯鴻句，我亦傾心乍見時。

畫出如花白帶羞，謂渠雲鬢更低頭，遊仙應有詩千首，新得佳人號莫愁。

楊杏園將詩念了幾遍，臉上不由得發起熱來。一個人自言自語的道：這是那裏說起？引起他的這地誤會，這不比罵我這厲書十信嗎？自己便拿了信紙，文不加點寫起覆信來。這話越寫越多，足足寫了六張八行。寫完之後，自己拿起來，從頭至尾一念，覺得重三倒四，有許多話是不必說的。想了一會兒，於是又重念一遍。誰知重念一遍之後，越發不安，便揉作一團，扔在字紙簍裏。但是人家既然來信，決無置之不理的道理。沉吟了一會兒，便簡單的寫了一封回信。那信道：

冬青女士：頃得詩，如陳琳之獻，頓風立愈，感激奚似？然僕心如朽木，烏有所謂莫愁者？此事之起，殊爲可笑。前因積缺，戲爲小詩三首以補之。明知遊戲文章，無關大雅，故錄詩而不署名。乃後對者以素無此句，乃補署焉。而香蓮公附，爲輕薄兒矣。女士文以教之，猶不失詩人敦厚之旨，誠長友也。道義之交，固應如是耳。

杏園拜禮。

楊杏園將信寫好，又寫了一個封套，馬上就吩咐長班送到郵政局去。信是早上發的，一點鐘，就寄到李冬青家。他的小弟弟小麟兒正在門口買糖葫蘆，接了信就竄裏跑，口裏一面嚷道：「姐姐，來了信來了信。這天本是禮拜六，余瑞香因為沒有上學，和史料連一路到李冬青家裏來，要他一路去幫幾位英芝芬合演的四郎探母，說是珠聯璧合，非尋的好。李冬青笑道：「我聽見人說，坤伶戲，沒什麼可聽的。男子漢摔角，別有用處，我不知道你們當小姐的，也老要摔角，這是什麼意思？說到這裏，小麟兒正拿着一封封信進來，李冬青一伸手便搶了過去，說道：「我還沒看呢，回頭你又弄壞了。說着，將信封的面兒朝裏，撕開封口，抽出信來看了一看，便和信封一捲，一齊插在褲兜裏。余瑞香以為是李冬青同學寫來的信。便道：「常常見面的朋友，見了面什麼話不能說？文淵的寫信，那不是多此一舉？國文好的人，總有這個毛病，喜歡掉文袋。李冬青臉一紅，笑道：「北京城裏這樣大，爲了什麼要緊的事由北城到南城來，那是多討厭？寫一封不省事了嗎？那個像你呢？放着書不念，騰出工夫摔角，那就有的是時間。史料連這當真的，我也懶動戲，什麼四郎探母，武家坡，我跟着姐姐聽了一二十四，什麼意思？今天平安換新片子，是李麗吉得的空門遺恨。白天價錢便宜些，我們不如看電影去。余瑞香道：「你總是談電影，將來要成電影迷，跟着那班女流氓去做電影明星。李冬青

：你別說他，我就愛看李麗吉舒的電影。此外還有瑪麗蘇，他演的電影，我也愛看。更料這兒百爾瑞香請彭韻，做看廣香香頭，又帶點兒微笑，說：姐，我們看電影去，人家那香頭了。余瑞香在長襟上抽出他身上，周子，在史丹更晚上一節，說：這門大人，這件件更凝。這 說，大家都笑了。余瑞香因為他這個人那裏看電影，拗不過來。只得犧牲自己的主張，陪他們去看電影。說：要香香頭，這時候去，也早了一點呀。李冬青道：順路在中央公園繞一個湖兒也好。大家主意既定，也不再計較了。成了三輛車子，便到中央公園來。買票進了門，余瑞香就。到來今爾舒云。李冬青道：我們上公園，是來走走，不是專門來喝茶的。要說喝茶，我們家裏，不有的是茶？余瑞香笑：我今天專說小人，什麼事也鬧。一說說笑，一說走着，在柏樹林子裏，繞了一個圈子。他們三人，惟余瑞香穿的一雙高跟鞋，走得前仰後合，老頭更料讓李冬青不上。便笑道：你，你們再來，我就不走了。說時，他從茶壺旁邊的書檯，翻坐下了。史丹更道：你走過去許道，回頭一看，又走回來。笑：你個好，索性坐下。余瑞香道：你們不知道，人家這雙鞋子夾腳。李冬青道：這雙鞋好看得緊呀。余瑞香道：我的高跟鞋，向來是在蘇州胡同做的，偏是我三姨婆要我做。做什麼加料小吃店去定做。那天定鞋，我光着絲襪子，彭韻拿了一根帶子，在腳上左一試，右一試，圍了半天。偏偏有兩個短命鬼男人在那裏，目不轉睛的看，我急了，不要他再地，所以就弄小

了。李冬青道：你應酬，這們為一個入，連招牌都認不清。佳處是人家的酒肆，小吃素人人家字樣的匾額。誰到趙子唐處小吃去？吃些果子罷？吃糕罷？他倒正往這趙子唐家裏說笑，只見一個羅川穿西服的女子，和這司笑着哩。余清道：啊，這司原是靈所開，你大着胆子以後，教這人，見了，那密胡胡捉到他結婚，好像似不歡喜的樣子。便走過來，與余清握手，問道：上回歐美同學會開舞會，你怎樣沒有去？余清道：我不會跳舞，去作什麼呢？他道：這話，見那路上，站着一個男子漢，約摸三十多歲，帽子拿在手上，那髮梳像女人的打扮一樣，一齊梳着，又光又滑。先光兒的白淨臉皮，銀看，那密胡胡眼說。身上穿着綠帶花的湖夾袍，套着紅緞縐紗的單馬褂，下面又是綠縐紗的鞋。這密胡胡的在那裏站着，好像在等密胡胡。余清道：這人穿西服的，便問他道：路上那個人，是你熟人嗎？密胡胡道：這人你怎樣不認得？也是大詩文時文先生。余清道：他怎麼叫名字，心裏明白了一些，自己是問未出閣的女孩子，怎麼又再問，說了幾句話，各自散了。他們說話的時候，李冬青和史君道站在一起。史君道：這人穿西服的，是怎麼？余清道：這是有名的社會之花胡蝶也。史君道：那個社會之花，是怎麼的？余清道：有人說：嫁得商人願不嫁胡蝶也。史君道：那個大詩文，倒像胡蝶也。史君道：他嫁了半年多了，嫁了，那裏來的未婚夫？李冬青道：那末，他還有什麼對文產恨容氣，再加上死生兩個字呢？

余瑞香把他的高底鞋在地下下一頓滾；咳！你這人真麻煩，他自有他的丈夫，這時文查是他的朋友，怎樣不應該稱先生呢？三人一邊說話，一面繞着柏樹林走，不覺走到來今雨軒。改着李冬青又散步就鼻了。余瑞香一定要到茶樓裏去歇一歇。李冬青史料連只好依着他，三個人坐不了多大一會兒，胡曉梅和時文查也來了。他們坐的桌子上，擺了玻璃杯子，玻璃瓶子，大概最先前已擺在這裏坐了一會兒的了。胡曉梅看見他們在這裏，只笑着點了一個頭，那時文查一雙眼睛，在那大框眼鏡裏面，甩流星一般的亂轉，低着頭望這邊看來。余瑞香他們二人都有些不好意思，只得都避過臉去。坐了一會兒，胡曉梅先走了。李冬青代他們會了茶帳，也就出了中央公園，倒平安去看電影。當他們入座的時候，一眼就看見胡曉梅和時文查又坐在旁邊包廂裏。史料連悄悄的罵道：這男人也是缺德，爲什麼老釘着人家？李冬青也笑了。余瑞香也輕輕說道：時文查會做幾句白話詩，在學生界很有點聲名，其實，這個人太風流了。不說別的，你看他那一身所穿。照理說，這個年頭自由戀愛，不算一回事，可是人家有夫之婦，你老跟着人家不像樣子，無論你滿口英國法國，沒有這個道理。李冬青將余瑞香身上輕輕一拍，笑道：少說罷，仔細別人聽見了。這電影已經開映了，大家都往黑暗的房子裏跑。時文查胡曉梅兩人單獨坐一個包廂，自然也是在黑暗之中。余瑞香心裏假設着，爲了人家的事，他的臉皮倒紅起來。一會兒休息，電燈亮了，余瑞香都不好意思對那邊包廂裏。李冬青究竟持

重些，他倒處之坦然，史哲更專心在電影，更是不過問了。電影放完，出門的時候，李多舟自願送子回家。余瑞香問李多舟車子，後面有人問道：密斯余。余瑞香回頭看時，又是胡曉梅，卻看不見文英了。余瑞香只得站住腳，笑道：密斯胡也在這裏，我一點不知。胡曉梅道：我早就看見你，你們卻沒看見我呢。回去嗎？我新近搬了家，和府上住在一起，同路哩。我們同路何不坐我的車去？我可以送你們回家。天上的雲，正黑下來，余瑞香正要下雨，心想，誰坐馬車回去，免得在路上遇雨，也好。便和胡曉梅一踏坐上車去。史科美的心眼忌事，不肯上車，說道：我還要上市場買東西呢。頭也不回，竟自走了。胡曉梅原不認識史科美，他這樣鬧脾氣走了，胡曉梅並不知道，所以他依舊和余瑞香同車。胡曉梅坐在車子裏和余瑞香閒談，談到學校的事，胡曉梅笑道：你們的同學，又開什麼遊戲？余瑞香道：是會早英籌款，你怎樣知道？胡曉梅道：昨天送了一張包頭票到介下去了。我怎樣不知道？余瑞香道：合會本來是喜歡做好事的人，這一點子錢，自然肯出，那天開會你去不去？胡曉梅道：我是沒有什麼事的，可以去。余瑞香道：會裏要做什麼事？余瑞香道：他們演少奶奶的扇子，派我作少奶奶呢。胡曉梅道：怎麼這個遊戲，也是少奶奶的扇子？那個遊戲會，也是少奶奶的扇子？余瑞香要告訴他的道理時，車子已到了自己門口，已由胡曉梅招呼馬車夫，將車停住了。余瑞香和胡曉梅說了一聲再會，下車而去，胡曉梅仍舊坐着車子，一直回家。他的馬車一到門

口，遠遠的看了幾陣車鈴，門房知道是家裏馬車到了，就站到門口來了。胡曉梅一下車，門房就捧首跪的站在一邊。胡曉梅因為出去的時候，會約着兩個女傭又來付。四太太的文章打了四五次電話，催他到公園裏去相會，他等不及了，就自己走了，想起前事，便問家裏拿了什麼人沒有？門房領了家裏，笑臉的說：是，托家船少爺來了。胡曉梅聽見這句話，雪白臉頰上，突然紅出幾條，一言不發，又說：說說，他，話不說，一直就領上，去見他的父親胡德一。胡德一揮手，不勝感佩，他正在看呂德陽作的那篇原草。他躺在沙發椅上，口裏念道：

語云：天不變，道亦不變，千古以來，無此比一，且而曰矣。君子欲推道之本，而無多語。曰：在止於至善。至善非一，可至，則從小善始，積小善而為大善，積大善而為至善，即得道矣。何為小善？正心修身，周困濟貧等皆是已。至善令君子慷慨輸捐，贊助本社，亦即欲導君子入於道。蓋本社之所以立，即為端人心，息邪說，救民困。故以財助本社者，即不意端人心，息邪說，救民困也。

胡德一拿到母案之前，胡德陽走上前將他書一把摺了，與他下一扔。胡德一，這他摺了，又去拍了一拍灰，胡德陽合着好好的，放在桌上。這才與胡曉梅問話：又是什麼事，這大的脾氣？書上有別人的名字，你就這樣亂踏。胡曉梅冷笑道：得了罷，心好不用吃齋。胡德一聽了這話，眉毛一皺，以為他又又要罵他好佛。胡曉梅接上卻不是這樣說，

敦崑崙的人，這時候本就在這裏籌議，何遜先生誇博士資格，也犧牲了，當起臨時聽差來，連忙就倒了一杯茶給胡曉梅潤嗓子。又不辭辛苦的要去請敦崑崙的來吹笛子。李如泉攔住道：不！不！我們在這兒玩，用不着他，我來吹，我來吹。胡曉梅也道：何先生你別忙，就讓密斯脫李吹笛子罷。何遜一時高興，不辭倒餞了這樣一個橡皮釘子，只得勉強露着乾笑，坐在一邊。一會兒李如泉吹起笛子，胡曉梅嬌聲滴溜和着笛子唱起來。唱的時候，用手拍着桌子打板，臉上帶着笑容，眼光一定一閃，斜向各人身上射來，誰也覺得精神愉快，一句話也說不齊。胡曉梅將一段虛曲唱完，劈裏拍拉，又是一陣鼓掌。也不知什麼原故，這一段思凡，唱起胡曉梅的心事來了。他一點也按捺不住，起身就走。這許多人雖然還想留他多玩一會，但是誰都知道他的脾氣最清不過，只好由他去了。偏是這樣巧，胡曉梅去了沒有五分鐘，時文彥就來了，他一進來，就到小客廳裏去。這屋的兩邊兩邊門，都垂着簾子，空氣不很十分流通。他坐在綠色綉紗發椅上，靠看繡緞的香盤，忽然聞見一種香味。他仔細一聞，不是檀香，不是麝香，不是花香，卻是美人身上的脂粉香。時文彥是一個談愛情的人，又是個新式風花雪月的詩家，這種香味一飄到他鼻子裏去，他還有個什麼不明白的道理？他料定胡曉梅一定到這裏來了，這種香味，就是他身上落下來的那香氣，還未散盡。舊詩上不是說得自，重簾不捲留香人嗎？這何遜先生進來了，他看見時文彥一人坐在這裏發呆，問道：你又在這裏做什麼？要

做詩嗎？時文道：我問你，密斯胡，剛才來了嗎？何達道：來了，他的歌曲越發進步。時文道：你怎麼知道他的歌曲有進步？何達道：剛才他在這兒唱一段尼姑思凡。字正腔圓，的的正正是原曲，一點兒不含糊。時文道：見他胡胡梅梅，心裏還是好過的，不覺得微微一笑。何達道：他這像一個若若般般的美人，又能唱，又能舞，真是解語之花，我們天星就養有了他，真是出色得很。時文道：見他越談越發，笑噴噴地說不出所以然來。何達道：我想我們朋友，一定有這個人，心，被他燃燒着。時文道：雖然有許多人的心，被他燃燒着，我想，也只有一個人被燃燒得最厲害吧？你猜這人是誰？時文道：說完，含着微笑，靜等何達博士滿意的答覆。何達道：還沒有別人，一定是李如泉。時文道：很不以為然，勉強問道：你在那一點上看出來的呢？何達道：這有證據的，剛才密斯胡唱思凡，就是密斯脫李吹簫子。時文道：聽這話，心裏一陣難過，兩眼直直，說不出話來。何達見他呆了過去，也呆了，連忙問道：怎！怎！怎樣了？說着，用手搖動他的身體。時文道：半晌才說出一句話，說：我的心絃動了。何達才知道並不要緊，不然，何以出口成章，竟沒有改掉隨人的吐屬呢？那清屋子裏的人，男男女女會員，聽見何達博士那樣急切呼喚，以爲這事出了事情，都圍過來看。只見時文道：這好端端的坐着，並沒有什麼事。大家以爲何達博士又是在心理學上，有什麼心得，故意叫喚起來，試他一試，看看如何如何呢？也就不說什麼。何達博士明知時文道是醋氣攻心的毛病。

，當着李如泉在這裏，不便說。時文產本人看見憤懣，滿身都是不好過，更不願說什麼了。這一場事，也就含糊過去。到了次日，時文產換了一些新鮮顏色衣服，硬硬的到胡曉梅家裏去，探聽他的口氣，看他和李如泉究竟有什麼關係？這在李如泉不是一個，是開進人家，因為胡曉梅的關係，卻完全釋放了，只要是胡曉梅的朋友，無論男女，一概歡迎。惟那些不慣交際的車夫和雜差的，看見胡曉梅的朋友來了，便互相避讓。這這不來？來了，大家廳裏一坐，是吃，是吃，是吃，還有胡曉梅的小姐兒呢？來了，反正比打茶圍強。有的又說：他們就是這偏心眼兒。你不聽見他們車夫說這話？來了，天天上這兒打白茶圍呢。又有人說：這個年頭兒，就是這偏心眼兒，養了六七年，正該兒那婆家不去，亂七八糟的胡攪，這個景文明自由。我的兒兒兒，我哥哥兒兒兒，義務小學去，我就這這個反對。這種論調，吹到時文產他們耳朵裏去，也不覺啞口無言。其是由這種腐敗的社會，想到中國的前途，覺得是無希望。但是這種下等社會的人，也胡說附會着去，像蒼蠅一樣，當然不放在心上。所以時文產來了，只當不知道。這要時文產到家，由胡曉梅引到內客廳裏，和胡曉梅相會。時文產開口便問道：昨天到夫是胡曉梅，一會兒就走了？胡曉梅用手撫摩着耳朵邊兩捲鬚形的邊線，笑道：你不在那兒，我也不願意久坐了。時文產道：還有什麼人？胡曉梅道：坐在坐的人，請聽說了幾個。時文產道：李如泉劍是天天到，他在這兒上，是帶有興趣的，就是不很著意。胡曉梅道：

回任家來了。

第三十八回 消恨上紅氍人胡不醉 斷恩盟白水郎夫無情

胡

曉梅坐着馬車到家，已經十二點鐘，時罷了門，一直個裏家去。他丈夫任家，實在是個多情的少年，本睡在銀牀上看書，見他妻子的夫人回來了，山路上沒

忙起來含着笑問道：晚上究竟很涼，你穿這一件單的襖袍，不嫌冷嗎？任家聽了，又取了線線織的短夾襖出來，一個人到牀頭邊屏後，去換衣服，他任家聽了，也聽不見任放。任放臉上的笑容也散了，將牙齒咬着了下嘴唇，是立在電燈底下。半晌，任放才掏出煙捲盒，拿了一根煙捲，點了火柴來吸着。胡曉梅換了短夾襖，任放聽了，任放聽了風聲出來。半天的工夫，彼此都不作聲，任放究竟忍耐不住，是個先開口，任放問任放道：你無論和什麼人在一處，都是有說有笑，為什麼一見了我就是這樣悶悶不樂？胡曉梅冷笑了，說道：我是你的玩物，應該見着你就有說有笑。任放道：我不以為你是玩物，但是我希望你，也不要當別人的玩物。這一句話剛說完，還沒有說第二句，任放拍的一聲，胡曉梅將桌上一隻洋瓷杯子，擲地下一聲，碎得粉碎，那茶杯子正落在任

，非說要其自來，却歸咎於我。不態供詞，兩下均做調。任放道：撒開這撒謊。胡曉梅道：不算語兒，任放道：爲什麼不算話？胡曉梅道：好好好！沒有別的高說了。說罷，他展兩條土的一條水紅條絲高講說，爬上牀去，一盞身睡下，就將乾正上了。他睡的是牀邊，牀外邊還有一條軟蓋的褥子，意思是讓任放睡。任放見他不吵，自己又何必慍惱？也就只得胡亂睡下。誰知胡曉梅把取頭上的話，翻作罵話？次日早了一盞眼，將頭梳好，把自己癩時要穿的衣服取了一隻小皮箱。治治行，便吩咐老媽子，招喚馬車夫套車。匠衣筐牀上，取些碎貨，後車胡曉梅，到寺廟下，下通下通，胡曉梅，虎虎地過寺廟了。他睡在牀上，身正正，心也，看，怎樣？家半胡曉梅當時交車，他不睡不醒了，一頭爬起來，道：你上那裏去？胡曉梅道：一幅，說說：你管不！任放道：穿不查呀？哼！你這話可以正明，面前說，就不聽在現面前說，我就管管。胡曉梅雖然十分強硬，因是自己要離開漢水，並不去去訴丈夫，在中國的前漢上，問去，不過。只得說：我四娘去，你也回國國去？任放也不好意思留住他。就道：回國就好好。胡曉梅道：及告訴你。吵吵吵，鬧歸鬧，我可要來告你去。你不管，可以派人一路和我去。任放道：說有什麼不該？你儘管走。胡曉梅去志已決，也不管任放干涉不干涉，叫老媽子提了小皮箱，出大門上馬車去了。任放這一氣，只氣得半天說不出話來，穿着短夾襖，赤着雙腳，踏着鞋子，背着手，在屋子裏跌來跌去。她

老太太在兩房裏，早睡了一個清清楚楚。因為他們夫妻常常鬧口的，早聽慣了，不算一回事。而且新式家庭，是不許用專制手段的，不似二三十年前，婆婆可以干涉兒媳婦，所以他也只好忍住一口氣。他看着這媳婦，外國書出版店興進，很不以爲然，未嘗沒有種兒子提過。他是兒子是西洋留學生，多少要比中國普通人文明些。據說，這種事，在外國是平常。他做丈夫的，卻不下這妻子，做婆婆的又有什麼法子呢？今天胡曉梅一室氣走了，他不放心，便走到任放房裏去看看。他一見任放赤着雙腳，便道：「孩子！你偏成個什麼樣子？你自己想想，你也是個一官少將。再說，我們家裏，世代書香，也不是沒有根底的人家。連言久不歸家，昨天半夜裏回來，今天一早又走，我愛個處了錢爺了。你還嫌他呢？任放說他母親說了一頓，默默沒有話說。任老太太道：「信我的話，我雖然有心看，但是人家之真三天兩天，總是這樣吵下去，也不虛個樣兒，你總得學個法子才好。任放成爲個什麼，怎麼子倒來家，他還有頭腦去洗臉。任老太太扶着他，歎了一口氣，說道：「傻孩子，你二十幾歲就嫁人家，人家一見你，就將你，你不是自憐心嗎？胡家的小姐也去心裏了。我的兒子差不多把心都折和神，他他差看得一個大不值。阿媽從佛，這和丈夫那裏去？這幾句冷言冷語，任老太太能出來？好！只是研究這個問題。卻不料一字一句，有些刺任放的耳朵。他雖然十分感愛胡曉梅，除了他母親一番不心之言，也就搖搖不似，當時就對任老太太道：「你老人家不心說，我自我的斷

法。正想心裏，有什麼辦法，才講法也不致為這事自危。任我道：你老人家謀後
難。說完了這話，他也沒有別的別語，任老太太就坐在裏面。任我道：你這話說
服，就要去上衙門，任老太太只好走開，自個他的話裏去了。這天任放驢騎得狠，一直
到晚上他才回來。見他個個沒個回來，並問問公公辦完，坐在公事桌上，會想家事，
在戲園子裏。
想別家事，一跟任我上，也會到案。所以他對於胡曉梅的問題
，在戲園裏已經得旋一天了。一回家，走進書房，便寫信。不但主意打定，連
信的信詞，屬筋與帶已有一篇稿子。任我提筆寫了一張信紙，又寫一張信紙，一氣就
寫了五張信紙，便停了，從頭到尾看了一遍。當他初寫的時候，是照直順順腰的，原以
為信詞極好，誰知一寫出來，自己便覺得有許多不澈的地方。沉吟了一會兒，自己一
想，不必如此堅決，便把信拆成一張，仍舊字紙寫。他寫了這多字，也覺苦悶了，停
了一個頓飯，坐在椅子上。他頭發一仰，只見書檯上，一個銀樞子，筆在字裏
，是胡曉梅的放大半身相片，那相片正是他結婚以後，畫了半張的，單字中另含有一種
寒氣。他一時念頭，像他這樣，胡曉梅是個女子，有這許的美女子為妻，不嫌不草率福
，要和他決裂了，那信找不到第一個。任我已經看來，固然信他不錯，但是他是富人之
女。眼裏我這武人，竟不免有些受氣，也不過念和任我。胡曉梅是受過中學以上教育的人，
體格的前面他，總會好的。古人說：誠格天。我以至成夫婦，他若不正，還有心腸

，不能不回心轉意吧？這纔前後想一想，就把剛才一陣憤憤不平之氣，由大化小，由小化了，慢慢地平了下去。一看窗戶格上掛的月份牌，明日是個假日，不用得上衙門，不如帶着母親，到姑家去一趟。帶丈胡建一，他是最尊重我的，我把他女兒的事，告訴了他，也許他會出來調圓。他雖然很文雅，究竟是做官做，決不願意他的女兒不作少將夫人，卻作社會交際明星。任放這樣一想，他的計劃就全變了。到了次日，他換了一套新製的西裝，坐着馬車，就到胡宅來。這回胡宅，已經十二點鐘了，胡曉梅穿着藍白鷲鷲紗丁綢的長褂，只齊平膝蓋，露出一大節精緻在外面，轉機子上露出一截雪白的腿。拿着一副網球拍，從裏面出來，在大門口碰一個正着，馬上臉上就變了一個樣子，拿了網拍這回身進去了。胡太太聽見媳婦子報告，便隔着窗戶，把他叫了進去。胡曉梅坐在一邊椅子上，兩手舞弄着網球拍。胡太太道：「孩子，今天任放來了，你未必給他下不去。胡曉梅板着臉道：『我有什麼給他下不去？我就是這個樣子，他不高興就罷。說時，將手裏的網球拍擱地板上一擡，大的一擡，小的一擡。接上道：『給他下不去，就給他下不去，他能把我怎樣？充其量不過是離婚。胡太太道：『什麼？離婚？你不要刺激，我是不能答應你這個事情。你自己不顧面子，你也要替你父親顧一點面子。知道的呢，說你們夫妻不和，不知羞的呢，就是我養的女兒不好，給人休了，這有多難為情？就是以後見了親戚朋友，自己也要不好意思。胡曉梅道：『我離婚離定了。你就不答應，我也是決意

不再進狂雲的門。胡太太正要說下說，老鴿子進來說道：有位胡先生來了電話，請大小姐說話。胡曉梅聽了這話，也不和他母親分辯，便走了。這一通電話，正應了文官打家的，他說：你還不打算到這裏來嗎？大家都等着你。胡曉梅道：想起來了，今天是天星社的音樂會，自己答應了琴臺演春香鬧學，一個鬼話，把這事都忘了。老鴿子：你這早嘛，忙什麼？文官道：就這人多，大家在這裏說說笑笑，再是有點事的，不覺候在家裏悶着嗎？胡曉梅道：好罷，我就來。胡曉梅道：胡曉梅，你將口已做的行頭，用一個包包包了，便坐了馬車，帶着行頭，到天星社來。這日天星社熱鬧極了，有電影，有音樂，有話劇，有崑曲。崑曲是男女合演，尤其是震動一時的。胡曉梅一到這裏，見男男女女，歡天喜地，把任放和他吵嘴生氣的事，已經丟在九霄雲外。約着他合演鬧學的張太太，李白泉先生，坐在一個屋子裏對戲詞，一段一段的，會場上的電影已先開了，電影以後，場上自製個會員的小姐，演月明之夜，唱詞曲子種種歌曲，第二晚是種在江同音樂。第三晚來雜多，臺下列有一排一排的椅子男女交雜，都坐滿了。在場的人，有一大半是西裝，女賓更不用說，都入席中。左一幫右一幫，看一節一節的，當是胡曉梅與胡曉梅，胡曉梅這兩樣，可以看見這席中的人，都是中上等社會的人。所以會場上，雖然坐滿了，卻並不吵鬧，音樂極，大家都互相說道：胡曉梅，胡曉梅，只聽見胡曉梅，一陣鼓掌之聲。大家擡頭一看，臺上出來一個戲裝女子，做着身段，台上雷聲，唱了出來。

他穿着渾身的水紅綢軍衣服，戴着黑撇扇，繫着白綢腰帶，把腰束得小小的，頭上束一個小帽，又垂着一股辮，繫了一大仔大紅絲線，這般顯得身材窈窕，這時會場上的秩序，不能像以前那樣靜了。胡曉梅一聽一動，會場上就有一陣哄堂大笑之聲，笑聲過去，接上就是雷聲拍拍的震響。胡曉梅演的，正是春香鬧學的春香。他當人本來卻極伶俐，極活潑，而今去演這頑皮丫頭，於天真爛漫之中，弄些小狡猾，臺底下的人，沒有一個不傾倒，所以無怪如何，這笑聲和鼓掌之聲，總是按捺不住。好容易一直演到演完，再加上最後一次狂風的鼓掌，喧嘩之餘，才安靜了些。胡曉梅到了發臺許久，兀自聽到前面的掌聲，拍個不已。在後臺的人，一陣風似的，剛了上來，都說道：密斯胡，密斯胡，你演得實在好，你看是多們受歡迎？胡曉梅這回心裏得意，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他又回想到在臺上演戲的時候，臺底下那些裙屐翩翩的少年都有些神魂顛倒，這樣看來，自己實在是個美人，決不是所云何人眼裏出何話，僅僅任放和財文這兩個大爺重寶。首自己在一邊卸裝的時候，財文在臺下的立着，含笑和風。胡曉梅在臺下見財文重寶的樣子，也感無所不至。在後臺的一些男子，誰又不會動心？某某說：『但是這裏有男賓，也有女賓。女子作姊妹，也是天經地義的，有個人看見胡曉梅這般出風頭，卻做這般說：任太太今天演這好戲，任先生怎麼不來看一看？胡曉梅最招人崇拜他做任太太，在大庭廣眾之中，這樣說法，尤見其是令他難堪。因此立刻生了興趣，說了幾

，換了衣服走了。胡曉梅回到家裏，不過十二點鐘，照說，是很早的，這可以坐一會兒。不過他心緒亂得很，拿了一本英文小說翻在牀上看。不想這書本子，丟得太久了，頁書，倒有上一個半字，看了一兩頁，終不得一語，這書翻開的就斷了。第二天，他連村間文書一定會來的，一直等到晚上，還沒有有一點兒消息，心裏發發不舒服。到了第三日，十點鐘起來了，這個時候就是出去了，也沒有地方去玩。心裏，好久沒有過報了，就叫老媽子在旁邊客房裏，拿了這份報來看看。他沒梳頭，洗了臉之後，只捱了一點兒粉，便躺在沙發上看報。從拿正張一看，看了幾行題目，扔在一邊。倒是看社會新聞有餘，都看了一遍。後來無心檢起新文單來一看，見上面有一首詩，詩的題目下，是時文產的名字。他雖然不要研究文學，有「文產」三個字，射入他的眼睛，他就禁不住要看。那題目是父親的眼淚，胡曉梅不知怎麼說些什麼，後來一看那首詩，卻是時文產真被他死了的兒子的。胡曉梅因為他這兒子，想到他的夫人，心裏十分不痛快。將報使勁一擄，扔在地下。正在這當兒，老媽子送上三封信呀，胡曉梅拿過來一看，卻是一個紅紙的西式信封，上面有凸起來的海棠花印，四週還有水練的雲明花邊。這東西又小巧，又雅緻，一張而顯是個漂亮人物寄來的。那信面上，寫着一筆秀逸的柳字，很是好看，胡曉梅不必看，已經知道是時文產寫的。他拆出信來一看，是兩張送好的上等印花宣紙。信上寫道：

曉梅：這兩天晚上的月色很好，我爲着俗事，不能和你一路到中央公園去踏月，這是多麼惆悵而不幸的事？今天下午，我在公園的門暖的亭下，悠悠的看風，吹動窗外樹葉而沙沙的響，我聽一陣鈴聲，我在這一剎那裏面，得到奇異的快感，心扉竟充滿了愉快。那窗外的夾竹桃，他在那裏靜靜的，默默的看着，吸引我做他寂寞環境裏面的相伴者。但是，誰能够做我的相伴者嗎？我已做了一個人的忠僕，我的心，同時也掬給他了。曉梅，聽我的話，你應當知道吧？我做了一首小詩，送你指正！

接濟的小鳥，

你不要對我賣弄你的歌喉。

嬌豔的新花呀，

你也不要對我做你的媚笑。

你們要知道我只有一顆心——這顆心一門心，

已經給我心愛佔據了。

你們別疑心妄想，

我的愛——黃金的爱——絲毫小量分都給你們呢！

胡蝶梅看了，冷笑了起來，也不做聲，把那兩張信紙，依舊裝着，放到信封裏去，卻把

際場中的事。怎麼鬧得了？在胡曉梅還未離婚之前，時文查李如泉任放三人對胡曉梅一人，成了四角戀愛。李如泉想他是有夫之婦，我想不着，時文查也想不着。胡曉梅進行離婚以後，時文查越是每日還在胡曉梅後頭。胡曉梅回南去離婚，時文查和他同車南下，也回家和父親分家，和他夫人離婚。兩方面都離了婚，就沒有障礙，後事就不必提了。失戀的人，妒嫉心是免不了的，因此李如泉把這事的内容，到處告訴人，於是說得滿城風雨了。胡曉梅的女朋友，誰也都知道他和時文查發生了戀愛。但是，一個是有夫之婦，一個是有婦之夫，逆料沒有好結果。現在居然都打破離關，要成眷屬，可知道天下事，只要肯去做，沒有不能解決的。余瑞香家裏和胡家相定婚約，得的消息，也就最詳細。這一天余瑞香在瑞麒祥做了一件蔥綠色的印度綢單褂，今天新取了回來，他穿在身上，又把他姨媽的珠子，也掛在脖子上。蔥綠色上面，托着又白淨又圓潤的珠子，又素雅，又好看。他高高興興，帶走帶跳，跑到他母親屋子來，要告訴他的母親，問好看，好看？余太太一見就歎了一口氣，說道：打扮這樣時髦做什麼？你看胡小姐，是什麼下場呢？也就爲了漂亮兩個字啦。余瑞香最怕他母親喚喚的，聽到他母親這樣說，越發跑得快了。他走回自己屋裏去，把衣服脫下，盥好了，送到玻璃櫃子裏去。卻按着電鈴，打算叫老媽子來，將一串珠子，送回三姨媽。可是按了幾次鈴，老媽子也不見來。正裏好裏，史科進來了，說道：姐姐，什麼事？我奶奶想吃水果，叫到媽出去買東西去。

野史

史

史

史

史

史

史瑞香道：「你不去也好，我撈個小燈籠電燈，你就在我房裏念書。這樣一來，他們就不疑心我出去了。」史科道：「你別說我作賊，有什麼交情條件？余瑞香道：「我出去先和傷買兩本小說，帶回來給你看看，好不好？」史科道：「要買你就買封神傳，頭回我只看了一本，就不見了。」余瑞香道：「那更好買，舊小說只要三五毛錢，我一定買來。兩個約好了，乾酒脫殼，史科道：「當真到余瑞香屋子裏來讀書，余瑞香悄悄的換了衣服，就溜進沈宅院去了。他穿的是一件寶藍色的印度綢旗袍，上面繡着梅花，衣兜裏，得個人注意。他本來約定了梅雙修的，在四圍座上一望，不見他的影子，他預料梅雙修沒來，就在旁邊的椅子上坐下了。他左邊一排，都是外國人，右邊空着一把椅子。史瑞香見丈夫，這座位上就坐下了一位西裝少年。這人余瑞香認得，是京華大學的學生，叫若果波麗，是荷花文藝社的主要分子。余瑞香原不知道這樣詳，因為有兩